



第九百四十四號
1953.7.17
期刊庫

大衆

號月一十



衣雨色雙

宇宙牌

裁心出別 亮漂穎新

品出司公造製衣雨昌大
七九〇二一・話電 號三〇三號〇四路波寧

行印社版出衆大 Car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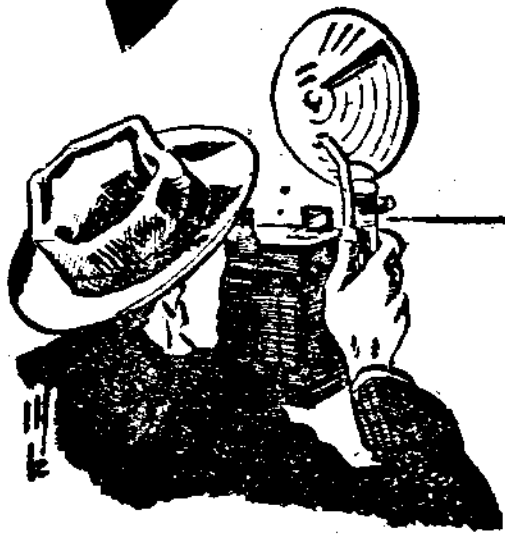


AAOK

秋季西裝

備貨最多

出品精良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貨色繁多 定價劃一

成都路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3番

售均店藥大各

深 得 吾 心



精肝血造
DCB₂B₁A命他維及
汁補合綜



新
星
巨
獻

吳下阿蒙

墨 水



黑 人

品 出 廠 水 墨 人 黑 海 上

售 均 店 商 具 文 大 各

卅三十一三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B.H.B.

衣雨牌馬雙



一第樣式 一第料質

品出器裝廠衣雨生祥海上

大衆十月號目次

民國卅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彩色銅圖四頁

△ 摘圖 ▽

△ 短篇小說 ▽

過彩貞

予且 (四)

笑與淚

丁諱 (三)

一縷麻

包天笑 (三元)

聖女

譚惟翰 (三元)

兩箇出發

徐卓呆 (三元)

銀鳳

呂白華 (四元)

轉變

朱淇綠 (四元)

守財虜

唐萱 (五元)

大虎

楊赫文 (六元)

職業的代價

汪麗玲 (六元)

獨身聯盟

陳冬林 (六元)

粉紅蓮

徐碧波 (七元)

先生

王旺 (七元)

農人們

楊絢霄 (八元)

△ 國故新知 ▽

孝經講義

唐文治 (八元)

中庸新解

胡樸安 (八元)

△ 參攷資料 ▽

民治私議

馬相伯遺著 (八元)

各大公司通售

酒達已知五千五百少

酒多利福

多福 多利

唯一國產貴族白蘭地

知己又知己 痛快！
一五再一五

福利農

九大明星介紹

各界一致推崇

九星牌手帕



品質細軟
式樣新穎
顏色鮮艷
久洗如新

九星織造廠出品

總廠 梵皇渡路一四八六弄二三號
電話 二三七一四

發行所 威海衛路十二弄六號
電話 六二五七二

鄉諺證古	石鼓新釋(銅圖)	病廢閉門記	孔子之進退	疇隱居士丁福保自傳	帽不離頭的文豪	寄瑣散葉	晚甘齋臆錄	雉尾集	上海名人論	海內音書	此時此地	國際知識	談加拿大	怎樣製造罐頭食物	新婦	史可法	拈花記	京塵影事	編後小記
張壽鏞(八八)	馬公愚	胡樸安(九〇)	何若(九四)	丁福保(九六)	周越然(九九)	范烟橋(一〇三)	何蒼同(一〇五)	屈彈山(一〇八)	俞珍(一一一)	蘇邱輯(一二四)	張超(一二七)	安納(一二八)	楊融(二一九)	何平慰(二二二)	顧仲彝(二二三)	陶秦(二二六)	包天笑(二三〇)	張恨水(二三七)	編者(二四〇)

香鼻在里 甜口在里 愛心在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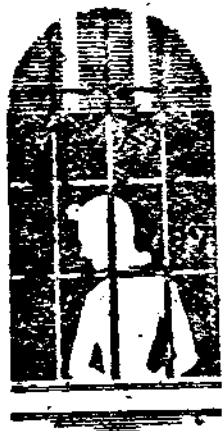
葡萄酒美酒

場出品

純水純果純蜂蜜科學釀製

為慈母 斟上一盃
為嬌妻 斟上一盃
為膩友 斟上一盃

電話購酒 71458 東亞



過彩貞

予且

李大隆剛從公司裏拿了兩個月的退職金回來，心裏真是有說不出的難過。他想着自己有一個家，一個妻帶兩個孩子，以後的日子，又怎樣過下去呢？

他抬頭望望天，天上的烏雲，真是一塊比一塊黑。好像就是自己前途的象徵。他低頭胡亂的走着，走着。一陣月餅香味透入他的鼻觀。

「後天就是中秋了！」

他走近月餅鋪子的門前。那「中秋月餅」四個紅字，在他的目前閃耀着。

「去年！」

他想到了去年的事。

「去年爲了月餅四十元一個，曾經罵過鎖兒，不該在這物價高昂的時節，吵着要月餅。但是，月餅終究是好吃的，又怎怪孩子向我吵呢？像這樣香甜的月餅，誰看了也都要想。他又怎能例外？他既不能偷，又不能搶。不向我吵，又向誰吵呢！」

「在中秋的時節，孩子吵着要月餅，不能算是無理的要求，自己連他這點要求也不能允許，未免太對不住孩子了。」

他的心靈這樣地指示着他。他看那片餅的價錢，已經漲到一百元。在平時，無論如何，他是要望而却走的。今天不然了。他只覺得有一陣強烈的火在他心中燃燒着。

「一家人隨着我苦，究竟要苦到那一天呢？去年他們沒有的吃，今年沒有的吃。明年……」

他真不敢想下去。不說明年，就是明天怎樣能消遣過去，也都成問題。

「長期的苦況，實在是太對不起他們了。」

他只覺得遍身熱血沸騰着。毫不遲疑地拿了大量的錢，把月餅買成了。

這是他心理上一種變態，只是暫時的。月餅買到了手，他又有一點懊悔。他想自己不是瘋了嗎？就是省吃減用，這點錢還不夠兩個月，以後怎麼辦！

「不能想！不能想！」

他自己這樣告誡自己，接着又走了一程，心裏却愈煩燥起來了。他的煩燥就是他心中的矛盾。既是沒有錢，就不該買月餅，既買了月餅，爲什麼又要煩燥呢？他要免除這種煩燥，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不要想。他更沒有方法使自己不要想，只好買兩瓶酒，準備回家去一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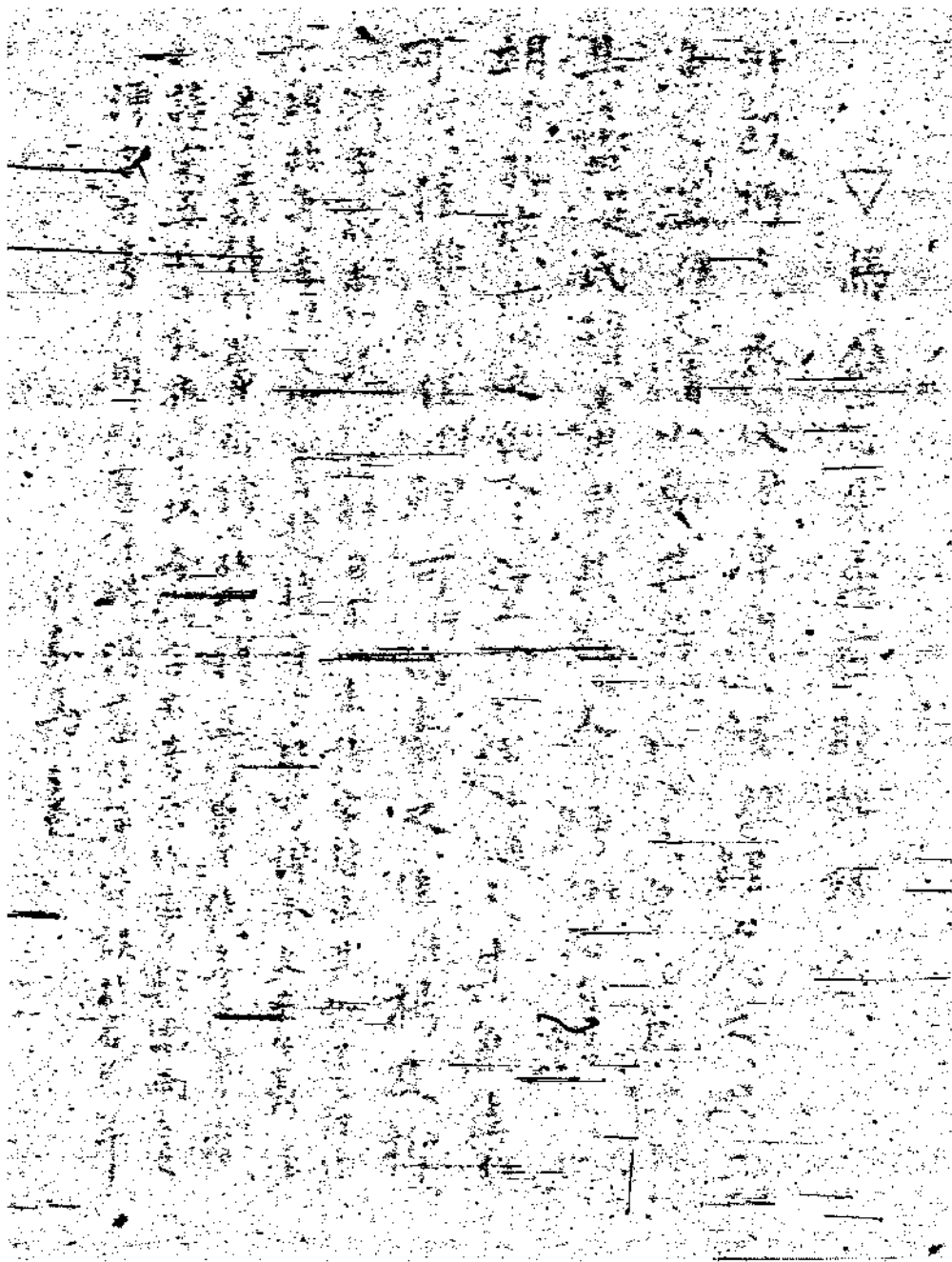
大隆拿了酒和月餅回了家。妻正從廚下走出來，看見他買了這些東西，也就不禁驚訝起來了。她說：



止	角	虺	鯢	黃	帛	止	鯢	𣪠
角	鯢	𣪠	其	帛	爽	𣪠	鯢	𣪠
楊	角	𣪠	加	其	纒	𣪠	𣪠	𣪠
𣪠	鯢	其	子	鯢	其	止	君	𣪠
𣪠	可	爽	𣪠	𣪠	𣪠	子	子	𣪠
	乙	角	纒	爽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可	止	𣪠	鮮	𣪠	𣪠	𣪠

▷ 頁後見釋新 ◁

▷ 鼓石臨縮生先愚公馬 ◁



「怎麼？你買了這許多東西？」

「是呵！」大隆裝出一臉的笑。

「還有酒？」

大隆笑着點點頭。

「我明白了！」妻也笑着說：

「大概你是預備送人家的節禮罷！」

「節禮？送誰的節禮？這是我自己買的，自己用的。」

「是你公司因為過節發了雙薪？」

「雙薪也不能使這這樣的興奮。我陞任為公司外面的調查員了。」

「外面的調查員？」

「是呵！例如調查外面情形是怎樣呵！貨物銷得怎樣呵等等。薪水，薪水至少要比以前大四五倍。叫我怎能不買點東西，自己來慶賀一番呢？你們幾年來，也太苦了。尤其是你，可曾添過一件新衣，可曾吃過一點好的東西。今天買一點月餅……」

說着他臉上有些羞慚，妻不禁有些感動了。

李大隆是一個拘謹的人，他向來不說謊話。就是對於子女，對於其他一切的人，都是非常誠懇的。今天他這樣的說着，叫他的妻怎會不感動？她覺得幾年來的辛勤痛苦，今天得着代價了。她說：

「大隆，我心裏真喜歡，我想孩子們見着，還不知喜歡到什麼樣？」

「孩子們還沒有回來？」

「大概一會兒就要回來的。」

「記得去年向我討月餅的時候，月餅只有四十元一個，

今年已經漲到……」

「多少？」

「一百多塊了。」

「一百多塊？」妻不禁向那月餅望着。

「一百多塊有什麼要緊。只要我們的心理變一變，二百塊錢一個也能買得來。」

「心理？」

「我現在的心理變了。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的苦。人到世界上來是找樂園的，不是找痛苦的。我們辛辛苦苦的過着，一年，兩年，三年，以至於五年，六年，七年。淑，你想到底那一天是我們快樂的日子？」

妻被他這樣一說，倒也不禁有些傷感起來了。她的眼淚雖然在眼中旋轉着，笑容仍飄浮在臉上。

鎖兒跟他姊姊荷香，跳躍着進來了。他們從沒有想到爸爸會買這些月餅。小眼不禁就在那月餅上轉。到底荷香比較大一些，她輕輕地走到媽的面前，問道：

「這是不是爸爸買了送人的呢？」

媽媽笑着搖搖頭。

「那麼是我們的！」

「我們的。」媽媽笑着輕輕地說：

「我們的……」荷香不禁笑着叫出來了。

「我們的？」鎖兒的快樂又豈是能描寫出來的。他抱着爸爸的腿，將頭仰望着爸爸，可憐爸爸沒有看見過鎖兒這樣親暱的狀態，真是好久好久了。

爸爸坐下來。把月餅拿給他們每人一個。自己便去開了那瓶酒，媽媽也將那多時不用的酒杯拿出來了。

「要兩個杯子！」

爸爸笑着說。媽媽道：

「我不喝。」

「喝一點，我倆沒有對飲過，差不多已經十幾年了。想我們在結婚的時節。那時……那時……」

他不禁又有點傷感。接着說：

「那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媽媽看着爸爸有這般好的興致，她又怎能不順從他的意思？她重新又跑到自己的房裏，一面拿出了酒杯，一面就想到了菜，她想丈夫今天興致，真是從來沒有過的。喝酒焉能沒有菜？但是家裏的菜實在太不行了。芽菜，豆腐，青菜等等只好用來下飯。喝酒是不行的。她暗暗地開了自己的箱子把自己所積蓄的錢拿了出來。

「丈夫的收入，從此就要增加了。家用就要富裕起來。他幾年來的辛苦……自己還積蓄這幾個錢做什麼呢？」

酒香已經透入大廳的鼻觀。

「杯子呢？如果不好拿就用茶杯吧！」

「不！我是在拿錢！」

「拿錢？」

「你喝酒沒有菜。」

「我怎麼能用你的錢。來！我這裏的錢多着呢？」

媽媽笑着走出來，爸爸便和她客氣起來了。他們真如主一賓，拉拉扯扯的好半天，爸爸終於得了勝利，一溜煙跑出去了。

在爸爸回來的時候，桌上已擺的十分整齊。大廳沒有喝多少酒，就現出醉意了。孩子們今晚也吃的比往常多。飯後

沒有一會兒功夫，鑽兒就睡了。荷香因為失了伴，也打不起精神來，到底還是他們吃的太多，還是因為爸爸酒後沒有說話，使他們無精打彩的，倒是一件很難說的事情。

他們固然是吃的太多，爸爸酒後，也實在是沒有說話。他只靠在那張舊藤椅上，將眼閉着。月光從窗櫺中射到他的臉上，他都不覺得。媽媽照料他們睡了之後，便到廚下泡了一壺很好的茶，熄了爐子，將水提到房內，重新洗了一次臉。看着爸爸還是閉着眼，便又把水放在爐子溫着。一壺茶也拿到爸爸面前來。爸爸還是閉着眼，當她將另一件衣服拿來覆到爸爸身上的時候，爸爸便將眼睜開了。他說：

「淑！今晚月光真好呢！鑽兒荷香都睡了麼？」

「睡了！」

「我們就在這月光下談一談罷！」

今晚，媽媽的臉上有薄薄地一層脂粉的。雖然月光下不十分看的清楚，但較諸平日却是不同。可惜爸爸的心不在這些上面，酒力摧動他的心思，他閉着眼，已經想了好些時了。

他向媽媽說：

「今晚你覺得快樂嗎？」

「當然。我只要看見你的興致好，我沒有不快樂的。」

「我沒有這樣的興致，已經好幾年。」

「這幾年物價高漲，實在令人太打不起精神來。想我們在以前，孩子們初生的時節……」

「那時情況是不會再來了。不說那時，就是今晚的興致，也是一時的。」

「我想你的事做的好一點，薪水加一點，自己也不必太苦，像今晚喝的一點酒，加上一點菜。在平時我們也許覺得

太費了一點。實際說起來，並不算過分的，你是家裏最重要的人，怎能太苦了你自己！」

「倘使家庭失去了我呢？」

「那怎麼行？」

「你可以回鄉，生活也不過是這樣的苦。」

「爲什麼說這些話？」

「我不過是隨便想到的，人到如意的時候，會想到不如意的事。在極不如意的時候，就會想到大大如意的事了。」

他哈哈地一陣笑。接着就喝了一盅茶。說道：

「你去睡吧！明早還有許多事要做。」

「你不睡？」

「讓我休息，我捨不得你剛纔爲我泡的一壺茶。」

媽媽走進去了，爸爸獨自的坐着。那明月的清輝似乎格外的亮，格外的清。照射的地點，也似乎越來越擴大。

大隆現在的心情，可以說是極混亂的狀態中。他也不知道是怎樣去過這以後的日子。他老是惦念着：

「就是找着事，也不會比這失去的事格外大些。那麼此後生活的痛苦，又是怎樣的嚴重，又到幾時纔能出頭。他覺得自己不如乞丐，乞丐沒有室家之累，更不需要裝個假門面。更不如妓女，妓女既有恩客，又有機會從良，況且她們的生活還是相當豐裕的。」

他把以後的生活看作永遠得不到天明的漫漫長夜。他想的不是失業問題。乃是得業亦不能解決。自己拿來的退職金，已經用去一半了。這剩下的一半，又能用幾天？自己是在妻的面前說過陞職加薪的。

「公司外面的調查員。」

他不禁自己冷笑着。

「明天起，就要到馬路邊開看櫥窗了。」

他預算明天究竟要怎樣度過。覺得真是無法度過去。

還整整地一天——不——還有明天，後天，大後天，以及以後無窮的天。

「我在世上活着，他們也不能得着好生活。除去了我，

他們也不會餓死的，妻可以回鄉，因爲沒有我的原故，她會得着鄉隣幫助的。」

一夜的光陰，都沒有把他這種不徹底的厭世思想改變過來。在天剛明的時節，他輕輕地來到牀邊，看妻和孩子睡的正熟。便把口袋中所餘的錢，全放在枕邊，靜悄悄地溜出了門。

二

大隆的思想誠然是糊塗的。他出門的目的就是去到江邊，縱身一躍。

可是他走到江邊，冷風一陣陣襲到身上，他就覺得有些氣餒了。他梭巡着，梭巡了半天，更沒有勇氣跳下去。他在欄杆邊站了一會，望着那滔滔的江水，勇氣簡直消滅的一乾二淨。他生怕有人來，不住地向四面望，忽然一陣履聲窸窣地攪入他的耳鼓。

「這又是什麼人，怎會來的這樣早呢？」

他定神的看，看了半天，在那晨光熹微中，似乎遠遠地有個人影。

「跳下去罷！」

「不能！」

他自己這樣的想着。那履聲越走越近，他將身一閃，就在一所堆棧的牆下隱藏起來了。他忘記了自己是來自殺的，却對那來的人起了十分的注意。他看那來的人是一個約摸二十多歲的少女，衣服倒也並不華麗，頭髮蓬鬆地，那脚上的一雙皮鞋，好像已經失去光彩了。

她來到江邊，站在欄杆旁，望着那滔滔地江水，嘻嘻的

笑了一陣。

「她究竟是來幹什麼的？」
大隆真是十分的懷疑。從她的笑聲中，覺得她定然是一個病者——神經病者。

當大隆正在疑心的時節。她的笑聲倏然的停止了。停止了之後她就哭起來。哭的好像很傷心。

大隆一連的望着她，她也一連的哭，哭了一陣之後，便四下的望了望。

「她恐怕是和我一樣的。」大隆這樣的想着。

這位小姐又走離了欄杆幾步，好像是在找個什麼人。可是像這樣的清晨，這裏又那兒來的人影？要說有人，除去大隆之外，是不會再有第二個了。

「她定然是和我一樣的。」

大隆肯定了他的意見。

「像這樣年輕的小姐也要跳江，未免太可惜了。」

他一面想着，一面看那位小姐已經又復走到欄杆邊。她現在並不哭，遙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笑聲又復起來了。

大隆想，自己是來跳江的，可是始終沒有這種勇氣。她呢？看她倒未見得沒有勇氣，她的態度委實有些反常。

「她恐怕是還要等一個什麼人。」

大隆四下的張望着，更看不見半個人影。可是他一回首，看見這位小姐真的要往江裏跳。

「不能的！」

他急急地竄上去，一把將她的腰抱住。不圖這位小姐一翻身。叭的一記耳光打在他的臉上。在這樣一個靜寂的晨間，聲音真是特別響亮。

大隆被她一打，兩手便鬆了下來。但他却像沒有事的人一樣，既不發怒，也不抱怨。反而很和緩的問道：

「小姐，你為什麼自殺？」

「我認不得你！」

「是的。我們誰也不認識誰。在這樣的早晨，我們能以相遇在這個地方，不能說我們彼此沒有相同的心境。」

小姐聽他這樣一說，就向他看一看，隨即就把頭低下去了。

兩人相對默然的好一會兒。小姐道：

「你也是來自殺的嗎？」

大隆點點頭。

「你還預備再跳下去？」

「不！我已經沒有那樣的勇氣了。」

「我……我也不預備再跳下去了。我們彼此不認識，彼此却有相同的心境。」

她幽然的想着。又過了一會兒，很和悅的說道：

「你也肯到我處談一談嗎？」

「你的府上？」

「不！是在一個旅館裏！」

大隆要是還像由家裏走出門時那一種心境，他是不會

她去的。他現在是由自殺化爲自殺，更由自殺而憐憫起他人來了。憐憫當中是富有同情心的。他憑着這一點同情心，糊裏糊塗跟她走入旅館。

小姐和大隆一道走入旅館，態度倒是很平常的。旅館中茶房臉上却有點驚異的容顏，但說話仍是很恭敬，他說：

「小姐——您回來了嗎？您的一封信說十點鐘送出去，現在還沒有送。」

「不用送了。還給我罷！」

茶房把信拿了來，順便送來了一壺茶，就輕輕的將門帶上退了出去。

小姐一面請大隆坐下來，一面自己就去洗臉撲粉。等她完畢之後把窗子打開的時節，她已經變爲鮮明美麗。燃起了一枝煙，微笑的坐在大隆面前了。

大隆真像是在做夢，他忘記了回家去看一看他的妻兒。只呆呆地望着這位小姐。小姐道：

「你也是自殺的？」

大隆點點頭。她說：

「我的自殺，爲的是愛情不遂。你呢？」

大隆搖搖頭。

小姐吸了一口煙，半晌都沒有說話。在她把煙吸夠了之後，便在茶房所交還的那一封信中，抽出一張紙來給了他。

那紙上面寫着：

「我的自白」

我自殺了，我是爲愛情不遂而自殺。我相信世上最寶貴的是愛情。我並不是一個沒有錢的人。我有錢，我的錢不爲我所愛的人所接受使我送給旁人是我痛心最痛心的事。

我不是沒有家庭的人，但是家庭已不認我。我用我的本領自己掙來的錢。我要用我自掙的錢給我所愛的人用，他拒絕我。這就是我死的原因。

過彩貞

大隆看完了就說：

「爲了這樣小的事，就尋短見是不應該的。」

「愛情是世上最寶貴的東西，錢又算什麼？」

「不瞞你說，我就是爲了沒有錢而自殺的。我有一個老婆帶兩個孩子。」

「你沒有做事？」

「我是剛剛失業的。我實在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我就拿了我的退職金，買了一些月餅酒菜給他們吃過了，我就預備與世長辭了。」

在大隆的意思，以爲這話說出來。她也要以同樣的話反對着說他不應該自殺的。結果却不是這樣。這位小姐聽過了之後，就傷心起來了。大隆真不知所措，他趕緊的問道：

「你爲什麼傷心？」

「我不如你太太有福氣。」

「福氣？兩個孩子已經把她磨夠了。」

「我說的不是孩子。」

「是什麼？」

「是你！」

「我？」

「你是一個很能體貼人家心情的人。自從我遇見了你，打了你你也不發怒，這真是對不起你的。你不認識，你這樣的對我。對你的太太，那就更不用說了。你始終覺得你

無法維持這個家。所謂家，實際就是你的太太，我如果有了像你這樣的人……」

大隆也把頭低着。她又道：

「我也不瞞你。我到江邊之前。我心裏也立過一個志願。我想我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一個人。我去跳江，遇不着人我就死去，倘使能遇着一個單身漢，我也就願和他去過共同生活了。死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這樣從從容容的死。我以為我能遇着的人總是個賣菜的，或者是個推糞車的，不想遇着的却是你。」

她這一席話，真把大隆說呆了。他滯了半天終於說道：「你既是有錢，當然可以自己生活下去。即使愛情不遂，也可以獨自生活。社會上人，不一定全是要有家庭的。」

「那你又爲什麼爲了家庭而輕生呢？像你這樣一個人，只謀自己一個人的溫飽，不是沒有辦法。」

「我撇不開他們，我不能只顧自己。」

「所以一個人，不管男人女人。一個伴侶終究是重要的。一個理想的伴侶尤其重要。我有錢，我找不着人，我中意的人，却不中意於我。我的錢又有什麼用。錢能求得來，人却求不來。譬如我今天遇見你，我的志願，不算沒有實現。你既不是推糞車的，又不是賣菜的。你的年齡，相貌，服裝，都好。尤其是我們同具了離世的心情。你也能把以前種種，譬如今晨死，整個兒丟棄他。以後種種，譬如此時生，和我共同創造一個新生活嗎？」

大隆不說話，他怎能捨得丟棄一切？小姐又笑道：

「我知道你是不能丟棄一切的。所以我說沒有你太太福氣好。失去的你，仍舊可以走入她的懷抱。我得着的你，仍

舊不能不把你放開。現在已經六點多鐘了。你可以回去看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他們都在憂傷焦急呢？」

「那裏？你……」

「我？我今天總沒有勇氣再去自殺。說不定那一天，在我想不開的時節，不免仍要想個方法，與世長辭。」

「小姐，那決不能夠的。你還是要生存。」

「我不是不要生存，乃是覺得生存沒有趣味。我是爲誰而工作而賺錢而奮興呢？人家是爲着丈夫，孩子，父母。我呢？連我所愛的人都不要我的錢，我還有什麼趣味？你是一個以家爲念的，我的家……不說了，你去罷！」

「我不能去！」

「爲什麼不能？」

「因爲我看你並沒有改變你原有的意見。」

「你有什麼辦法？」

大隆不敢想。

「你看我這個人太醜陋了麼？」

「不！」他向她看一看，真是雲鬢蓬鬆，眉目如畫。他們相對的望着不說話。半晌，小姐說：

「你出門時也像我一般丟下一封信麼？」

「不！我瞞着他們出來的。如果丟信上她們的刺激就太大了。」

「我們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我陞事加薪，心裏充滿了快樂。」

「這是你向他們說的謊？」

「是的。」

「以後你將怎樣去圓你這個謊？」

「原是有辦法，所以纔想尋一個短見。」

「那我倒有一個辦法。你還說你在原來地方做事。每月的薪水，由我支給給你。我在我的結拜姊妹處頂一間房。你每天上午九點鐘來，下午四點鐘去。我把你當作我的丈夫看待，供給你的用度，飯食。只是除去「同眠」一層關係。你呢，只當是在做事拿錢，我並不希望你把我看作是你的夫人或是如夫人，只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

「那不能！那不能！」
大隆連連的說。

「爲什麼？我並不是買你的情愛，只是買你的時間，你的時間原是出賣的。在公司裏，出賣時間，還要做事，還要負責。在我這裏，不要做事，更不要負責，你每日回家，對於你太太的情感，決無損害。況且，還圓了你的謊。對於我，錢也沒有白用，總算有了一個名義上……不，不是名義上，因爲本來沒有名義，只算是精神上的丈夫。我出去賺錢，是爲我精神上的丈夫，我心裏便很坦然。我只買你的時間，並沒有對不住你夫人和你的去處。我心裏便更坦然。」

這一席話真是把大隆說的口呆目瞪。他做夢是也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果的。放在眼前的問題。就是答應罷，雖然於家裏是有利的，可是事却不像事，不答應罷，自己的家庭又怎樣維持下去。

小姐已經打開了手袋，把茶房還給她的那封信取出來了。她從信封中抽出一張二十萬的支票來，說道：

「這錢要是送給別人，就不如送給你。不過我可是要按月支付。先給你兩萬罷！」

三

經過了一個禮拜的光陰，一切好像都很順遂了。

彩貞這個人在大隆眼中看，是既「單幫」，又做「股票」。她的本領真比自己一向做着循規蹈矩的職員要高出萬倍。她倒很誠實，看待自己也好。尤令他驚異的，就是彩貞真的只買他的時間，並不買他的情愛，而且對於生意也很認真。偶然和她談起她所愛的那個人，她必定說：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但是這肅殺的秋風，是最能劫奪人們之生意的。彩貞就在這深秋的季節病起來了。依大隆的意思，要她到醫院去，但彩貞自己却執着不肯。

「醫院雖然貴一點，到底比家裏舒服些。」

「我寧死都不要進醫院。」而且，彩貞絕對不相信西醫，她是服中藥的。大隆的時問，原是賣給彩貞。既不做事，又不負責。那麼就只好看護彩貞的病了。

彩貞原不是一個纏綿的人。不知如何在害病的時候，就特別的纏綿。她時常拉着大隆的手，哀哀的啼哭着。並且時常還說出以下的話：

「我是個苦命的人，沒有歸宿，沒有靠山，沒有家庭，沒有子女。」

大隆雖然是想安慰她，但想不出適當的話。他不能說，我就是你的丈夫，這裏就是你的家庭。其他空洞的安慰，又怎能安慰彩貞於萬一。彩貞終於是哭着，哭的十分傷心。

醫生曾向大隆說過：

「我看尊夫人病的時候，常見她的兩眼是浮腫的。我不明白，沒有公婆，妯娌，小姑的家庭，爲什麼要常傷心。你該優待她，安慰她。大人的病，不比小孩，七情六欲操縱的力量是很大的。望你好好地安慰她，使她不要傷心；她這病自然就可以早些好了。」

大隆還有什麼說的。他只有「唯唯」。但是「唯唯」聲中，却挾有大量的酸辛。在某一天的下午四點鐘，大隆準備回家的時候，彩貞的精神似乎特別壞。她說：

「大隆，你忍心撇我而去嗎？我自己還不知道能在世上過多少時。就是我已往對你有一千個「不是」，總有一個「是」在裏面的，就憑這一個「是」字，你也得在這兒多看我一會時。你的時間難道是真給我買着的，一分鐘也不肯加增，一分鐘也不肯減少嗎？我倆的關係，任憑你把它怎樣的看法，要說是夫婦，我們只少了「同眠」一層關係。要說是朋友呢，倘使我今天是個男子，病到如此地步，要求你多看我一夜，恐怕你也未便拒絕罷！」

說着她便抽了他的手，又嗚嗚地哭起來。

大隆看她這樣一哭，覺得自己一走，就太沒有人心了。他決定守在她的面前。讓自己的妻在家裏心情上起着極大的變化。

無疑的，大隆的妻和子女，在這一晚，心裏是焦急萬狀的。荷香看見媽媽着急，她便說：

「前天我看見爸爸的一個熟人，他問我，你爸爸找着事了嗎？我想爸爸原是有事的，我不理他。」

媽媽也有點懷疑起來。她問：

「你爸爸沒有熟人，也沒有託人找過事。就是公司裏的

人，他也是很少交往的。」

「我看那個人好像就是公司裏的人。」

「難道你爸爸掉了事，那他又爲什麼不說出來呢？」

他們雖然是這樣談着，仍舊是不得要領的。不過媽媽心情起了變化，却是一件事實。

第二天一早起來，媽媽就去找爸爸了。她從公司裏得着爸爸早就被辭退的消息。在她失望地歸家的程途上，便看見這可憐的爸爸。

「你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做事？」

「沒有在什麼地方。」

爸爸顫聲的 answering，他好像受了天良最重的責罰，已經沒有勇氣再瞞着這位辛勤的妻了。

「你掉事都不告訴我，還在外面過夜！」

「實在沒有事。」

「你那兒來的錢？」

「朋友那兒拿來的。我怕失業的消息引起你的悲傷，所以就在你面前扯了一個謊，說我陞職加薪！」

媽媽嘆了一聲，便什麼話也不說了。

他們一同進了門。孩子們急急地到校中去，媽媽坐在房裏，爸爸站在她的旁邊。房中滿佈了愁悶的空氣，兩個人都覺得不舒服。媽媽道：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朋友，不做事給你錢用。朋友是幫你忙替你找事的人，決不會給你錢。況且，我們結婚這些年，我豈不知你是一個不好交游的人。你這朋友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這一下却把大隆給問住了。他是一個老實人，他把實情

全部告訴了媽媽。並且說，昨夜不歸，就爲的是看護她的病。媽媽在先確實是有「盛氣凌人」的態度。可是聽他這樣一說，立刻就呆若木雞。呆了半天，便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這事之在媽媽，誠然是嚴重地。這既不是「拈花惹草」，又不是「竊玉偷香」。這是一種用金錢毀滅他們全家靈魂的行爲。她傷心了一刻，便道：

「我們爲什麼還要活在世上。我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你明白嗎？你想想看。」

大隆不敢響。她又道：

「我們一家人吃誰的飯？吃一個女人的飯。這個女人是每天把你關閉六個鐘點來作換飯的條件。我們真羞恥，我們都不是人！不是人！」

她說着連連捶着桌子，聲音叫的震天價響。大隆被她這樣一說，連呼吸都沒有勇氣。

「你別以爲不和她同眠，就是對我的貞潔。你要知道男女在一起的關係只有兩種，一種是經營共同生活兼發生生理關係的，就是妻和妾。一種是經營共同事業兼發生經濟關係的，就是朋友和同事。你們在經營着什麼生活？你道卑怯的人，懦弱的人，沒有靈魂的人。你侮辱了你自己，侮辱了我，侮辱了子女，侮辱了我們的全家。」

她又把桌子捶了一陣，索興放聲大哭起來了。

大隆現在不是一隻戰敗的雄雞，乃是一個判定死刑待決的囚犯。他什麼都沒有了，只是失望的坐在妻的傍邊嗚咽着。

「你既是一個男子！」

她又大聲的說着。

「就應該拿出勇氣來。」

「你要我怎樣？」

「第一件事你要她肯作你的姘婦。第二件事，你要把她帶到家裏來。」

「她現在還在害病。」

「害病有什麼關係。我這裏你也不必來住了。今晚你就住在她家裏。我夜裏去。」

「你去？」大隆的聲音越發顫抖起來。

「你沒有本事帶，我可以替你帶了來。只要你能這樣做，我什麼責任都可以担負。你現在說一句，你願不願。如果不願，我明天帶着孩子下鄉去，從此我們的關係就斷絕。」

其實，這件事真是一件極其容易的事，然而大隆沒有這種勇氣做。尤其是在彩貞的病中，跑去睡在她的牀上，等着自己的妻室去捉拿。這太對不起彩貞了。彩貞對於自己一切，原是善意的。善意的舉動會變成侮辱了全家，毀滅了全家的靈魂。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想駁覆妻的一番話，可是既沒有理由，又沒有胆量，他期期艾艾地亂說了大半天，終於被他的妻推出了大門。

四

大隆這次出門，真比上一次出門自殺還要難過，這一次的出門，心裏只惦記着：「去罷，又怎能不把剛纔的一切告訴彩貞。不去罷，又不知道她的病狀？」自己的家庭靠她養活是一件事實。如今還是靠她養着，即使不靠她，這一段恩義也不能忘去。

他又才下地來到江邊，江邊真是熱鬧非凡。那些工作

的人，好像都在宣示着他。我們都在工作着，我們不靠人。

「靠人是不行的。」

他的心思好像格外活動起來。他想還是去和彩貞說明自己的困難，以後那怕做一個碼頭小工，也不能再拿她的錢，至於她對自己的恩義，以後再圖補報。

他回轉身軀又復行到彩貞那裏。彩貞已經起了牀。他說：

「你今天覺得好了嗎？我想不到你好的這樣快。昨天你的樣子是很難看的。」

「你沒有看見我臉上的脂粉嗎？我想我應該打起精神來活動活動。昨天我就想着，你是決不肯在我這裏過夜的。你竟會答應，就憑你這一點心意，我的病也就會快好了。」

大隆聽了她這一番話，真像一盆熱水澆在背上。他想這一夜的停留，已經把整個兒事態弄的不可收拾了。他沒有說話，只望着彩貞。彩貞的神色很是愉悅。她說：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我竟能得着。我為什麼不打起精神來呢？」

大隆向她注視，她臉上的脂粉蓋不住眼旁的黑圈，精神雖然是愉快的，身體却早已被病魔摧折壞了。他想還是要告訴她一切，如果不告訴，那她今晚也許還要留在這裏。夜裏，妻要是來的話，那豈不變成和妻串通好了，故意使她難堪嗎？

他把實話告訴了彩貞。彩貞想了一刻便道：

「這是很容易解決的事，不知道你要怎麼做法？」

「我？我正是沒有辦法，纔把一切經過的實情告訴你的。」

「你以為她今晚會來？」

「怎麼不會？」

彩貞冷笑了一聲道：

「你和她雖然是夫妻，可是你懂得她的程度，還不如我是。她是不會來的。」

「不會來？」

「那我們倒可以試試，你今晚也可以不必回去了，你睡我的牀上也好，不睡在牀上也好。她來，我自然會應付，決不會使你為難。」

「我真不明白！」

「她要是真的來，不會向你說的。向你說了，豈不是給機會讓你預備？你第一條路，可以不到我這裏來。第二條路，就是我們一同躲開去，讓她找不着。第三條路呢，就是我們仍舊在這裏等她來，既等她來，我們當然就有準備了。」

接着她冷笑了一次。又道：

「她為什麼不來找我，却把你推到我這裏來？她是你家的主婦，替你生過孩子，和你共同吃過苦。為什麼不把你關在家裏；反把你推到我這裏來，也就可見她的苦心了。她叫你做的是什麼？要你把我帶到你家裏去，用我的錢，受她的管束，世界上根本沒有這般奇事。錢到底是有權力的。我有錢讓她使用權力來壓制我。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不是一個小姑娘，憑她的經驗，也知道這件事辦不到。」

大隆聽見這句話，真是不勝驚訝，他問：

「既知辦不到，為什麼要這樣說？」

「那全是你做壞了的。既是圓謊，為什麼不圓到底？就拿我倆實際情形向人家說，人家決不會說是對的。尤其是在

你太太的面前說出來。她總不能說，這是很好的辦法，我們就照這樣的過下去罷！你想，她能說這句話嗎？」

她滔滔地這樣一解釋，大隆心裏陡然明白起來了。他想起自己以前所下的判斷，完全錯誤。買月餅是錯誤，自殺是錯誤。跟彩貞到旅館，聽從彩貞的計劃，全是錯誤。後來爲服侍彩貞的病，一夜沒有回去。被妻一追問，就把事實全盤的托出來，更是一錯再錯，一直錯到了底了。他立刻想着妻的哭鬧，完全爲了面子的問題。

「她不能說這事是對的。她這一着做出來真有相當的苦心！」

他有點傷感，接着便嘆了一口氣。彩貞笑道：

「嘆什麼呢？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一件很簡單的事實。不過是兩個女人儘你挑選罷了。一個是和你共患難的髮妻，一個是和你有同樣心情的朋友。站起來說一句話罷！你究竟願丟掉誰？在以前，這是三件極易解決的事。一個男子擁有兩個女人是多麼稀鬆平常的事呵！如今不行了，你沒有金錢，沒有權力。在以前，女人總是吃虧的。女人有家庭壓迫她，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本家拘束她。風俗禮教法律範圍她。男子呢，却有父母兄弟姊妹朋友親戚幫他的忙。如今不然了，我們全以金錢做力量的標準了。那怕就是一個女人，只要有錢，什麼都能做，不但沒有什麼壓迫，範圍和拘束，甚至還有人稱贊，倘使你沒有錢，那怕你就是男人，自己的太太，也會不買賬，也會找麻煩，你在這裏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她把你驅逐出門是什麼用意？這是很簡單的，換句話說，你再回去的時節，就是要有錢纔行。如果沒有錢，你就得將我帶回去，爲什麼要將我帶回去？就是因我有幾個錢。倘使我是一

個窮女人，她把我弄到你家去做什麼？搶你們自己都吃不飽的一口飯嗎？她今晚是不會來的，除非她是一個強盜。可是她雖不來，你却不好回去了。回去會有一番什麼樣的痛苦，你自己會知道。」

她連連地冷笑着。大隆真的不能忍了。他很堅決的說：

「今晚我決計在你這裏，看她到底來不來？」

彩貞道：

「來不來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她不來，你明天怎麼辦？」

「明天！」

大隆想了一想，又毅然地說：

「明天，我還是獨自走到江邊跳下去。」彩貞道：

「果如此，在你也許覺得是解決了一切。不過第二次已經就比第一次難。」

「不難！」

「不難？」

彩貞說着就點起了一枝煙，坐在那裏很幽閒的吸着。

五

這一夜，是迷迷糊糊在「假寐」之中滑過去的。

大隆的妻，真的沒有來。

在晨光熹微的時節，大隆就被彩貞叫醒了。她說：

「現在你預備不預備到江邊？」

大隆不作聲。

「爲什麼不動？再遲就有人在那裏，你也死不成了。」

「你爲什麼要我死？」

「解除你的煩惱，減輕我的負擔，斷絕你太太要錢兼要權力的心思。」

「女人，女人真是太狠心了。」

「和你最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只有兩個，一個是你的太太，一個就是我。我幫了你的家用，你太太給你養了子女，誰也沒有虧待你，死是你自己說的。誰狠心？」

「我難道不能自尋一條出路？」

「沒有出路。因為現在你的周圍，沒有一個人是幫你的人，就是你自己的太太也不是。你只有我，除了我你更沒有出路。也許你以為找一兩個同事幫你的忙，替你尋一條出路，不過這簡直是空想。他們也許可以幫助你幾個錢，但是那錢的數目，還不足你一天的費用。也許可以暫時替你找個小事，但這小事的收入，又怎能養你一家四口？你沒有出路，不但是沒有出路，連自殺的路也沒有了。回想那天早晨我倆相遇的時節，情緒是多麼熱烈。可是一會兒功夫就冷下去了。譬如說跳江，走到那裏一跳便什麼都完了。沒有跳下去，以後就跳不下去。也許你再走到那裏，你會怕起來。也許你再走到那裏，你會恨起來。」

大隆到了這時，他真是什麼話也沒有說的了。這些都是他的實情，不幸這些實情都被彩貞一一替他說出來。他急不暇擇的說：

「我不能就像這樣的失掉了一個家。」

「你幾時失掉家？」

「我不能回去。」

「她並不是不要你回去。」

「我既沒有錢又沒有你……」

他停了一刻，又接着說道：

「她終於要帶了孩子下鄉了。」

彩貞笑起來道：

「這是你的空想。下鄉不是容易事。她連車票都沒有方法買着的。鄉下也不是容易生活的地方。不說你的太太，就是你自己罷！你住的房屋也許可以頂出去拿着幾十萬，再用這幾十萬創造一個比你現在更為優美的生活，就比登天還要難了。你既無住處，又回不得家鄉。即使你費盡了氣力，費盡了金錢，買得了車票，回到家鄉。所謂家鄉，只是一個很小而又無生產的地域，一點貨物，都在幾個所謂老板的手中，決不賣出，即使賣出一點點，也必昂貴非凡。你們回鄉，在鄉下人看起來，只不過是多多了四個買賣貨的人，此外你們是什麼資格也沒有的，你們還能做什麼？」

她這些話說出來，處處都是絕路。大隆對於自己的絕路，看的還沒有彩貞清楚，他的羞惡之心不覺油然而生出來。他道：

「我們的一家，只有靠你了。」

「那也說不定，也許你會買一張獎券，得個頭獎。也許你的太太可以像我一樣，跑出去鬼混一陣，弄上一大批錢。不過她是有丈夫有孩子的，有拘有束。我是沒有丈夫，沒有孩子的，無拘無束。我雖然沒有她的福氣，她却沒有我的自由。」

「這些我全明白，就是辦不到。不過有一點我却不明白。」

「？」

「那一點？」

「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彩真笑起來道：

「我向你說過的。我的錢沒有地方用呀！沒有錢是痛苦的，那便是你。有錢沒有處用還是一般的痛苦，這便是我。倘使我是個男人，也許會跳舞，賭博，大吃大喝，儘量的鬼混下去。但實際我是一個女人，以前的教育和環境也使我不能歡喜這樣做。我是一個自幼無父的人，依叔父的主意，把我嫁給一個兇狠的男人，我爲了不堪受他的虐待，就預備和他離異了。他的脾氣雖然兇暴，計算却並不精密。結果我便能積下一些錢。後來我終於和他離婚了。因爲離婚，我的娘家便和我斷絕往來，我的媽也在這個時候去了世，我跟我以前的一位同學來到此地。學會了賺錢的方法。不到一年，我便賺了很多的錢。後來她離開此地，我就住了她的房子。那時我的心情，真是愉快的。記得她臨行時向我說，做一個女人，在今日中國的社會，家庭是必要的。否則要受許多閒氣。我說我是一個吃了家庭苦頭的人。怎能再去創造痛苦呢？她說，男人的樣式和種類很多，你既有錢，不妨揀一個和善的，經濟能力薄弱的要。我聽了她的話。就找着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在我看是極好的。她在先也和我很好。可是等我提出同居的話時，他就很老實的向我說，「你只好做做生意，主婦是不相宜的。」我說：「你給我一點自由，你的用費由我供給。」他搖搖頭，我們的交情就此終了。此後我的錢愈加多起來，我遇的人，也就愈加不滿意。人家說金錢是萬能的，對於我却不是，我要買愛情却買不着。我每天想着這些錢，每天感到生活的無趣。到了後來，我真受不了。我去找我那最喜歡的一個，把錢全送給他，只要求他允許我和他同居，給我一些自由。他拒絕了我，我們便彼此大鬧起來，那時

我就抱了一個必死之心，住在一個旅館裏，寫一封連同支票送給一個相識的女友。其實，這就是我死前最痛心的一件事。我的死要人知道做什麼？社會上根本就不需要像我這種人。就連報館，也不需要像我這樣的新聞。說我失戀，根本就沒有什麼戀愛。說我貧窮，我又很有錢。這種死真是太沒有意義太平淡了，我也不是不知道，但我想避免這生的煩惱，在我出門的前一刻，我還清醒的想着，錢是有用的，除非那個人需要。有錢的女人裝扮的花團錦簇，也不是沒有人要，除非他肯犧牲她的權力和自由。你看我那天在江邊上啼哭，你要知道我並不是捨不得這個世界，乃是哭的我找不着那需要錢的人和我不能犧牲權力和自由。結果我遇着了你，你要的是錢，你有的是主婦。我纔想到現在的這個方法。我的話只能說到此處，此後的事是要看你怎麼做了。我是一個沒有什麼情感的人，對你，我也沒有什麼情感。」

倘使彩真是個富於情感的人，大隆的妻所說的辦法，未嘗不可以實現的。即使不是全部實現，亦必可以一部實現。一個有錢的女人，明知她所選擇的男子是有妻室的，她還願和他在—起，無論如何，在別人看，是有解不開的情分的。倘使這男子被妻室一逼，多少爲了愛男子的原故，這個女人總得會有相當的讓步。可是如今不如此，大隆是註定了毫無辦法來解決了。

彩真話說到如此地步，可以說是把她整個兒心情托出來放在大隆的面前。大隆想來想去，也算是想明白了一點。她好像是走上了一條難走的橋中間纔發現了橋的難走，前進與後退，困難都是相等的。他還想什麼？他說：

「我決計不回去，我想喝點酒。」

「酒？我是可以供給你的。」

「我想的是我要和你一道出去。」

「出去麼？」

彩貞想了一刻道：

「照我的身體是不能和你一同出去的。可是我沒有請男子喝酒已經好久了。今天去一次，去一次。」

她又將臉上化裝了一回，便和大隆一同出了門。

大隆今天的心內實在有說不出的不愉快，他喝了許多的酒。趁着那雙醉眼也逼着彩貞喝了些。他們便相偕着回了家。

不過今日回家之後，大隆的眼睛看着就和以往不同了。以往把她看作自己的恩人，自己的上輩，今日不對了，他看她是個冤鬼，破壞人家家庭的冤鬼。她玩弄過許多男人，她是一個毫無情感冷酷異常的女人。他的怒火從眼中噴出來。說道：

「你脫下你的衣服！」

「怎麼？大隆！你瘋了嗎？」

「我沒有瘋，我是一個沒有什麼情感的人。」

他真像一頭要撲人的餓虎。他連連地冷笑着：

「你不脫？」說着便挽起袖子。

「你想打人？」

「對！今天就是想打你。」

伸手一記耳光打過去。那知彩貞躲避的很巧妙。沒有打着。同時她很快的滾進了大隆的懷抱。委婉地向他說：

「我願給你打的，只求你不要打我的臉，我的前胸，至於別的地方，都願意給你打。」

說時她就解開了她的一條褲帶，兩手捧給他。大隆向她背上一鞭，她只「哎喲」一聲。不求饒，不怨誓，用手捫着臉，倒又預備給他抽第二鞭了。

當大隆第二鞭抽下的時候，他的手就軟下來。褲帶已落下了地，定睛望着彩貞。彩貞忽然轉過身來，熱情抱着他。當他們互相擁抱最親密的一刻。彩貞的笑意掛上了臉，可是眼角流下的淚珠，已經透了枕邊了。

六

大隆在次早起身的時節，心裏覺得無論如何，這裏不是久居的地方。兩天沒有歸家，好像對於妻有了一種特別的掛念。雖然彩貞對於他特別的好，但是抵不上自己的妻，到底和妻在一塊的時候過久了。

他今天決定回家，彩貞並沒有阻攔他。他一進門妻就問：

「你進行的怎樣？她肯來嗎？」

「你給我的題目，實在太難了。」

「我知道你有困難，所以我那天晚上想來想去，我還是不能去。我覺得這件事，實在是木已成舟，既成了舟，就得拖下水。叫她到我們家裏來，就是拖她下水。這個家，原是我們合力造成的，我們總還要維持。不說別的，這兩個孩子，我們也不能讓他們忍饑挨餓。」

「那麼我們還是照這樣過下去罷！」

「不能的，你還是要叫她來。她現在是在害病，病好了來，也不要緊。」

「她是一個有錢的人，有錢的人總不能到我們家來，要

你的約束。」

「誰要約束她？不過你的面子總不能不顧。我並不是不要你和她在一起，她來，我將後面的房收拾給她住，那怕你仍舊是每天坐在那房間裏六小時，我也不說話。她是買你時間的，你就賣給她，只要她出錢。」

大隆不作聲。她又道：

「這完全是和在她家裏一樣。」

「怎麼會一樣。她沒有那麼多的自由。」

「什麼自由？我不明白。一切都照她的意思做好了。只要你不說話，我是決不說話的。你把她看作你的如夫人，我把她看作是我的賬房。你要明白，我們到底是夫妻。爲什麼要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正正經經的家長不做，反去到她那裏做個囚犯呢？你去罷，照我的意思，好好兒地把這事做到，我們的生活，從此就安定了。」

大隆原是想在家裏住幾天的，被他夫人這麼一說，心裏倒又有些活動起來了。他想坐在家裏生活仍舊是不得解決。他輕嘆了一聲就走了門。

出門之後，心裏倒又覺得茫茫然了。他以為不好再到彩貞那裏去，去了也沒有話說。他想今天爲什麼想回家？就是覺得在彩貞那裏不滿意。爲什麼不滿意？自己也答不出來。不過腦中有一片模糊印象。這印象就是彩貞好像不是自己的上峯，乃是自己的姘婦。那裏有上峯肯挨下屬鞭打的道理？況且，她還自己奉上鞭子！

他還隱隱記得彩貞擁抱着她，含着淚，帶着笑向他說：「此後我就是你的人了。要什麼我都給你，說什麼話我都聽。」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說過，或者是自己這樣的疑心，自己也說不上來。昨晚的酒確實喝的太多了。

他一還在路上鬧逛閒走着，走了半天也走不出一個結論來。直到中午的時節，肚子餓起來，方纔覺得自己袋中的幾塊錢不足謀一飽。

這真是她的歸家時候了。到底歸那一個家？大隆自己是沒有答案的，就是還要到彩貞那裏去。「回自己的家是決不會有飯吃的。」這層意見非常強烈的在他腦內。

他帶了錢和約顏色走進了彩貞的房門。彩貞正在那裏化妝。見了他就笑盈盈的站起來。他想了一刻，說道：

「昨天晚上酒喝多了，打了你，心裏過不去。」

「那有什麼要緊。我是被丈夫打慣了的。不挨打已經好些時。你看我昨天晚上那種樣子，正和我丈夫打我的時候，一般無二。不過你待我比我丈夫待我好。」

大隆現在肚裏餓得很。要在平時，他老早就要討飯吃。今天他覺得不好意思，他向彩貞看一看，彩貞那裏是他的上峯，簡直就是他的姘婦。

他遲疑了半天，問道：

「你吃了飯沒有？」

「吃了一點。」

「我還沒有吃飯。」

「這個時候你還沒有吃？」

她更不說其他的話。只靜靜地靠着粧臺。大隆心裏想：「她變了，真的變了。她是我的姘婦，我怎能向她要飯吃。」

大隆無聊地坐下來，順手摸出一枝香煙。彩貞很快的就

將火柴劃着了。她笑着替他點了煙，說道：

「要不要我陪你出去吃？」

大隆那裏敢答應。他每日都是人家送來吃的，今天叫他出去吃，誰出錢？他想到了錢，他就只好說：

「我原不餓，不想吃。」

「陪你出去看電影？」

大隆搖搖頭。房裏的空氣十分靜默。

「變了！」

大隆心裏默念着。究竟是誰變了。大隆心中沒有鮮明的印象。他看彩貞身上穿了一件鮮紅的衣衫，臉上的脂粉也很濃厚，頭上還戴了一枝花。要依他的意見，恨不得要向她大聲一叫：

「拿錢來！」

但是他那裏有這樣的勇氣？一枝香煙無意中也掉到地上。

彩貞道：

「我看你臉上顏色不對，別是你不舒服。」

「我很舒服。」

說着他無聊地站起身走出門。彩貞更沒有問其他的話。當他走到門口，心中的怒火不禁燃燒起來了。他想自己就像這樣的走了嗎？那自己便上了她的當了。此後那一天能來了又做些什麼？這些問題他都找不出答案的。他以為以前一切都是受了騙，受了一個女人的騙。

他站在房門口，轉過臉來，惡狠狠地望着彩貞。彩貞道：

「你心裏好像有不滿意的事，你可以向我說。」

「我是受了你的騙！」

「受了我的騙？我騙了你什麼？金錢麼？愛情麼？你說說看，我不明白。我對你的一切，是沒有什麼錯的。我的金錢，我的精神，我的身體，全都是爲了你而犧牲。我得着的是什麼？不過是你要我搬到你家和你的太太在一起住罷了。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話。除此你更無別的办法。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我的金錢可以犧牲，我的權力和自由是不可以犧牲的。」

「搬到我那裏，仍舊有你的自由！」

「那叫什麼自由？我的自由，就是不搬。搬了之後，再說自由，早已就不是自由了。我正正經經的家主不做，倒跑到你那兒去做你太太的囚犯？」

「這句話是你替我說的，我爲什麼要做你的囚犯？」

「我們有約在先，我並沒有強迫你。我不願接受你的約，你當然也無法強迫我。」

大隆癡呆地站在那裏，臉上泛出灰白色。彩貞道：

「你覺得你是吃了虧。是不是？平心而論，你也許有這樣的感覺。我雖然是花了錢，你也花了時間。也許你會把時間看得重。說男子的時間是要用在替國家社會做一番大事業的。而你的時間是花費在陪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不過你也應該退一步想。我們女人自古到現在，時間完全用在陪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的，真也不知有幾千萬萬了。男女是平等的，你又爲什麼多煩惱？」

「我到世上來，是給你們女人做報復品的？」

「不是！你一個人怎能夠？這是時代的使你如此的。每一個時代都有時代犧牲者，時代的犧牲者都是人做的，你也是一個人，爲什麼不能做？」

「好！你的話我全明白了。今天起，也許就是我們的訣別期，我就是餓死，也不再來了。你珍重罷！」

大隆說完了就邁開大步回了家。他心裏覺得很愉快，雖然知道回家之後，吵鬧仍是不可避免，他已決定無論妻是如何的再罵自己「不是人」，自己也只好充耳不聞了。

大隆一直在家裏睡了兩天，也不知聽了他的妻罵了多少句「不是人」「莫大的侮辱」等等的話。但是她看了丈夫老是睡，也就無法再罵只好用着那剩下來的「侮辱的」錢過着極困苦的日子。

這一樣挨了一個禮拜，大隆在家裏實在坐不住了。他向他的妻說出去找事，實際還是偷偷地去看彩貞。他到了彩貞那裏，看見彩貞臥病在牀，已經懶懶一息了。

彩貞看見他，臉上仍是滿露愉悅的顏色，聲音很低微的向他說：

「無論什麼時代，總有時代犧牲者的。誰是時代犧牲者，我自己就是時代犧牲者。」

她說她這病不能起色的原因，一是由於舟車的勞頓，二是由於風霜雨日中的奔波。三是由於神經過受刺激，所以造成和大隆一段毫無意思的戀愛。

「那一天不該喝酒的。我的病還沒有好，怎能容許你對我蹂躪？」

她的淚珠連串地滾到腮邊。但是笑容仍舊浮在臉上。她說：

「我一點不怨你，我自己也喜歡你如此。使我最快樂的。就是我保持了你的權力，更沒有犧牲我的自由！同時我力量掙來的錢，並沒有落在我所不喜歡的人的手中。」

她在枕邊抽出一本支票簿並一個圖章。顫巍巍地交給了李大隆。

「拿去罷！這裏也許就是你的幸福。」

「我不能收！」

「不！你陪了我許多天，在我煩惱期中，給了我的精神和肉體的安慰，就憑這一點，已足夠收受而有餘了。金錢是從大量的精神和肉體的苦痛中賺來的。能以換得一點精神和肉體的慰安，也就可以滿足了。人世的苦痛是多的，慰安只有一點點。能以大量的痛苦換得一點點慰安，還不能說是不幸！」

她的眼閉上了。剩下李大隆癡呆地坐在牀邊。他癡呆的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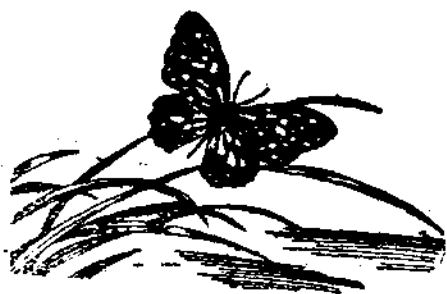
「生活的苦痛是逐漸增加的。在手的金錢到底是有限。自己是個幸福的人，還是個犧牲者呢？」

他只覺得鼻內辛酸一直透到眼。淚水便如泉水一般地湧出來了。

代答寒叟用原韻

張宗儒

莫笑重爲出岫雲，法家一系儼成軍，傷心民瘼淪塗炭，願飭官箴守律文，入獄捨身纔是佛，隔鄰觀火漫勞君，但願萬一收微果，自此犧牲亦所欣。舊雨弓旌重禮儀，耄猶努力勝荒嬉，精金磨涅終存性，路鬼挪揄美相皮。稜溺不違奚所願，踰垣欲避更何之，是非論定憑他日，堪惜良言入耳遲。



笑與淚

丁諦

房間裏，聚滿了人。

這是結婚禮中最有趣的一幕。是結婚禮最後的一個尾聲，是年青人無拘無束盡情歡樂的一個夜晚。

在這個有趣的節目中最有趣的一個人物，是一個年青的婦人——被人稱做伴娘或喜娘的。白皙的臉。圓圓的頰部，略帶點尖的下頰；眼睛細小，但很有媚力，不呆滯也不平板；……她始終是歡笑的，用一對流動活潑的黑眼珠睇視每一個來賓。她來回的走着，用輕快而流利的步子，給每個客人陪不是，說趣話，或是給新郎新娘解圍。

來賓們除了望新郎新娘以外，都歡喜望她，他們都說她很美。

「美是美，不過她總像有點不開心似的。」

穿西裝的青年聽了他的夫人的稱贊，望望伴娘，懷疑地說。

那個滿面黃臘的夫人果然依了他的話細望望伴娘，也表示同意：

「是的，總像是她有點心事。」

在場的人注意伴娘的心事的只有他們兩個。其餘的人，沉浸在歡樂的氛圍中，笑聲像大海狂嘯，要衝出了屋子。

「蕭伴娘，來一隻唱歌！」

「這個伴娘是出名挺會唱的，我聽過她許多唱，唱的四季

相思最拿手。」

「她唱的聲音頂好。她年紀輕。」說話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眯着眼睛望蕭奶奶。

蕭奶奶緊緊的靠住新娘，新娘是一個年小的女孩，面靨而生澀；她把身體緊緊的偎着蕭奶奶，蕭奶奶滿臉微笑，笑得挺神秘，挺熱情；她給幾個鬧得最兇的人倒了茶，要他們坐定。想不到因此反激起站在後邊，沒有喝茶的人轟鬧起來。他們一致的向蕭伴娘責問，說她看不起他們。

「我們不配在這房間裏，所以我們連茶也不配喝，我們識相點，立刻走出去好了。」

裝做要走的姿勢，一羣人用滑稽的姿態左顧右盼的，幾個人望新娘打了個躬，幾個人故意的扭扭頭，發出怪聲來說：

「我們告辭啦！」

告辭啦！……一羣人望了又望，有意的難住新郎新娘。

新郎臉漲得通紅，急急巴巴地：

「何必走！何必走！……叫倒茶好啦！……看我的面子！」

「諸位老爺！看我的面子！我蕭奶奶有一百個不是總給你們陪罪。……我給你們老爺泡上好的龍井香茶，一位一杯，讓你們慢慢的喝，坐一會兒，細細的玩兒……今天是個熱鬧的日子呀！鬧鬧扭扭尋不着歡樂了。……」

蕭奶奶走上前扯住了人的衣袖子。他們自然也趁風轉舵走

回來坐下了。

沒有一會，茶泡來了，茶杯裏斟上了茶。客人一面品茶，一面細細的跟着蕭奶奶有一搭沒一搭的扯談。

「怎麼你們倒忘記來的使命了。」穿西裝戴眼鏡的年青人，被推做團新領袖的，跳上椅子，用着演講的姿勢。

「你帶的酒呢？白蘭地。」一個中裝青年問。

「帶來了。」

「那麼代表進新領的酒！」幾個人一致喊起來。穿西裝的團新領鞠了一個躬，拿着斟滿酒的酒杯送到新領前面。

「我這一杯酒是代表我們全體祝賀新領團的全體團員祝賀的。請！」

新領低着頭，不做聲。

幾次的請，新領總是低頭。

「怎麼？代表不行嗎？要取消你的代表資格。」有一個人故意這呼兒的叫着。

「對，是不行。我面子不夠。」代表一口喝盡杯中的酒，望大家彎了個腰。「我向諸位道歉。」

立刻，房中又轟動起來，客人紛紛的議論，要重推代表，又說要責問新領不應該不給他們的面子。

「小姐，你就說，對他們說一句話，我不會喝酒，請諸位原諒。……他們都是好意啦。」蕭奶奶嘴湊到新領面前，低言巧語的說。

「這才懂道理。……這才像話。」來客靜候着下文。好半天，新領被蕭奶奶勸得沒有法子，勉強地說了句：「我……不會喝酒。」

「不會喝酒就用茶當酒好了。」

「可以，可以。小姐陪你們諸位喝點茶可以。」

蕭奶奶忙着手倒茶，倒了一玻璃杯茶送到新領桌前，又是勸駕又是愛撫的說：

「小姐，隨便喝點茶吧。」

「不是隨便的事。」站在門口的那個下野代表一心要報復：「要喝喝一壺。茶代酒是可以，但是要照打折扣，一壺茶只抵得三杯酒。——不喝茶喝酒也行。隨你們小姐的便。」

「一壺茶哪哩能喝？這不是開玩笑？……喝一杯！一杯！……算是謝謝你們先生的意思。」蕭奶奶拿起玻璃杯要新領喝，幾個團新房的客人却一致的喊住了，說這一杯不行，不行。「我一壺茶的辦法還對？」代表得意洋洋的，看現場的人都附和。

鬧了一陣，還是虧了蕭奶奶調停，新領沒喝茶，由蕭奶奶代表。

蕭奶奶喝下一杯茶，不喝了。蕭奶奶唱歌。

在嘈雜的，充滿瘋狂的歡樂的房間中，響亮着歌聲，那是笑的，快活的，歡迎着一個個來賓的。……

在強烈的燈光下；亮得同白天一般的燈光下。

一切都是強烈的。強烈的笑，強烈的歡欣，強烈的愛情，強烈的羨慕，也強烈的嫉妬。

尖脆的嗓子，透出淫褻的曲調，像一根蛛絲顫抖在空中，像夏天濃膩密的雲假貼在山峯……

誘惑的，不正經的，然而也正是一般人所要聽的歌調——蕭奶奶的拿手的曲調。

「可惜她今天聲音有點沙，不然便更好了。」

「不錯，她今天是有點沙。」
唱完一隻曲調，蕭奶奶顯着疲乏的樣子。她說不能再唱了。

她像一頭戰敗的獸倒在沙法上。……

四邊的牆，粉紅的，掛着的字畫，層層堆層層的銀盾，銀瓶，茶盃，茶杯，……在眼前晃動起來，像是海灘上的五顏六色的貝殼，遇到一陣海潮的狂捲。

「他的病呢？……他的病呢？……」

他！……這一個印象擴大了。

是一個瘦而黃，弱而憔悴的人頭，一嘴突出的黃黑的牙齒，抖着抖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她走出門時只聽他拖着疲弱的聲音說：

「你別再出去啦！說不定我沒有幾天活。」

「我不出去你又怎麼辦呢？我接下人家的定洋，你拿了這個錢還可以混幾頓，免得脫癮。……這筆生意做下來就可以醫你的病了。」

回過頭跟丈夫說了幾句，她又走了出去。她走到這裏來，一直忙了兩天。

她哪裡有心腸再做生意呢？——她忘不了丈夫的病。雖說丈夫是一個鴉片鬼。

他！……黃瘦的人頭，突出的黑牙齒，逼近她的臉，她用手蒙住眼睛。

「怎麼……怎麼啦！」房裏的人都望着蕭奶奶，問她是爲什麼事，她說是肚痛，大約是受了寒涼了。

「一定是跟我們來噱頭！」有人低低的說。

「有辦法。我來對付她。」還是代表有主張，他站到蕭奶

奶面前。

「我有一個治肚痛的好方法。喝白蘭地酒是最好了。」

「對，白蘭地酒是可以治肚痛的。」雜亂的聲音。

「我不喝。我喝點生薑茶就好了。」

「不喝也得喝。你今天還沒有喝過酒。算是代新郎官喝的

。我們還要敬新郎的酒。」

「敬新郎的酒！」一連片喊起來。逼得蕭奶奶只好喝，蕭

奶奶是隨緣慣了的。她只要大家快活。

「我喝我喝！」她站起來，勉強把腦中的那個人像驅散了一杯，下一杯請諸位老爺可別再……」故意的扭扭頭，聲音放低了，學着小孩撒嬌的音調：「可別再叫我喝了。」

她不會喝酒，只有一口一口的呷。

一股強烈的酒香，刺激着她的腦子，她想起有一年，有一個時期，有一個夜晚，她曾經喝過這好酒……

丈夫坐在牀上，拿起酒瓶對着嘴喝，也要她喝一口。他說

這是好酒。

「我不會喝酒。」望着丈夫的特異的臉色她有點羞。

「這是最好的牌子的陳白蘭地。吃一口！」

吃過一口。以後呢？……她記不得什麼了。她好像記得以後，她醉了，燈熄了，……這是一個趣味的夜晚，結婚後的兩天。

丈夫是一個酒鬼。他現在不曉得能不能喝酒呢？他不能喝酒了吧？……不，什麼怕也不能喝了吧？

……突然，酒味變苦起來。她一口一口拚命的喝乾了杯裏的酒，正待坐下，房門外早已有人喊了：

「找伴娘蕭奶奶！……蕭奶奶！……她家裏有急事！」

「你先去，我等會就來。」

蕭奶奶打發了王二孀差來的小女兒，她走到丈夫的靈前供上了三枝香和一碗飯，換了一件衣裳就走到王二孀家。

「怎麼我聽我家小女兒說你……你這裏……怎麼你穿起白鞋子來了？」王二孀覺得十分驚訝。

「哦——丈夫死了。」蕭奶奶要哭的樣子。

「鴉片鬼死了也好，他在世也是坑害你，害得你的錢全被他用光了，倒不如死了乾淨。」王二孀安慰她一陣，蕭奶奶却始終靜默。王二孀又說：「我找你來是有一筆生易，但是現在你……你這一來也不好去做了。」

「什麼生易？我可以做。你告訴我是本城還是外碼頭，外碼頭更好辦了。」蕭奶奶興奮的拉住王二孀的衣袖，竭力懇求她，說是無論如何她總要請她幫忙，她現在還正需要錢。她一定要找一塊寬寬大大的空地，要做一點好的土工埋葬她那死鬼，雖然死鬼虧負她，她可總不願意虧負死鬼，她做下一兩筆生易，錢就可不用愁了。

王二孀聽了話，點點頭，笑說：

「倒是外碼頭的。既然你一定要做，我可以舉薦。……原來我存心就是想找你。」倒了杯茶給蕭奶奶，她又接說下去：

「這人家姓羅，是揚州做鹽商的，現在開錢莊，很有錢，他家的生意一向是我做。不湊巧得很！我的妹妹在蕪湖小產了，生起病來，要我去，一連幾封信，我不能不去，所以我想來找你，想不到你又……可是，也沒有什麼，你只要不說是……不說破也沒有人知道你。橫豎又不在本城。」

講好了條件和拆頭以後，王二孀送蕭奶奶出門，再三的叮囑，她要好好當心，千萬不可露出了她戴上重孝的事。

「這件事人家挺挺忌諱的！」
歎了一口氣，王二孀又懊悔起來。但是，蕭奶奶已經走遠了。

蕭奶奶沒有忘記王二孀的話，她一到家，檢出以前做生意常穿的一雙紅鞋，望了望，幾次要穿上腳試試，但是總不肯。望望蓋滿了灰塵的鞋子，她發怔。

存着傳統的禮俗觀念，她覺得她不能再穿上這雙鞋子。她還要為丈夫戴孝，為丈夫穿三年布衣白鞋，她不能喝酒。

她又想起她以前的職業，那一個綺靡香豔樂事歡欣的一個境界。鬧酒，笑謔，無忌的瘋狂，超乎玩笑以上的惡作劇……一切都不是現在的她可以擔任的。

她是一個不幸的人，不應站在幸福的羣中。
她有的是淚，她沒有笑。

……
「我去呢還是不去？」

想了一整夜。第二天決定了。她還是去。她要為丈夫籌筆出喪費和葬費。

穿起紅花的鞋子和藍綢的夾襖，她到了揚州。

粉紅的牆壁和白亮的燈光中，一切的人都是歡樂的。

房間裏，聚滿了人。……
佈置得漂亮而富麗的房間裏，是沙法，是宮燈，是流型的烟几和衣櫥，是克羅咪的圓椅，是吐出濃郁香水氣味的年青男女們的世界，是無拘無束的盡歡的季節，是色情瘋狂的夜晚。

「新娘今天晚上應該是最快活了。」第一個人說。

「可是她并不笑。一點也不笑。」第二個人說。

「那她是討厭我們在這裏。」第三個人說得更逼緊。

「新娘就笑笑。……剛才新娘還笑呢。你們沒看見。」蕭奶奶給轉寰，輕鬆地。

「我們要新娘笑一笑，笑就是表示她不討厭我們了。」

「那會討厭你們？歡迎還來不及。」蕭奶奶故意表示歡迎的樣子，說：「我先向你們諸位老爺笑笑可好。」果然她格格的笑了起來，眼睛斜掠到每個人臉上，她拿出平生的絕技來，爲的是不願意流露她悲傷的感情和不幸的破綻。她要笑，笑，儘量的笑；輕佻，儘量的輕佻。

忘記一切心上的斑痕，她的頭動着，腰動着，尖脆的喉嚨響着，當伴送新夫婦進房提高聲音說着吉利話，「白頭偕老，多子多孫」的時候，她的心也許有一點酸，不，是像一粒小石子被投進河，水波微微的蕩動的煩憂，高亢的音調突然低下來，她給新娘介紹向諸親友請安的冗長的稱呼也變得柔弱了！

「上代姑太太，下代姑奶奶……姨太太……舅太太……少爺……小姐……」

聲音低下來。剩下的只是疲倦而猶圖振作的目光，她要用敏捷博取人們的稱贊。

尤其是新郎新娘進房以後，一些親友們湧進房來，新郎的太太把她叫了去低低的吩咐她的時候：

「帶重孝的叫他們改三天再來玩吧。我一生是最圖忌諱的。」

蕭奶奶舌頭也哆嗦了。臉漲得紅通通，忙忙地點頭說：

「自然要圖忌諱。我曉得。」

「請明天來玩吧。老太太吩咐的。」

有兩個穿白的客人都被蕭奶奶婉言回走了。蕭奶奶說話的時候完全走去往日的活潑，她變得木訥，不自然。

縱使她盡情的笑着，她的笑也還是不自然。

當她格格笑過以後，幾個會鬧的客人並沒有得到滿意；他們還要新娘笑。並且有人提倡：

「一笑不夠，要三笑。唐伯虎三笑點秋香。」

「老李，越說越不成話了。你這說的不像話。」

新娘微笑過了。只是客人還是不滿意。客人要新娘笑出聲來。最後，又是蕭奶奶轉寰，她唱了一支歌，風情浪漫的「四季相思」。

蓮子羹端了來。新娘沒有吃，客人要蕭奶奶代吃，蕭奶奶也吃了。客人要新娘跳舞，新娘不會跳，結果也是蕭奶奶隨便舞了一陣。

「頭上頂一塊紅布。」有人提議。

「好，依你們老爺的吩咐。」

「還要學新娘的步子，舊式的，小腳的。」

「就是。」長長的唱了一個喏。

扭起來，走起來。一會兒她又坐下去，低着頭做新娘的模樣。

「紅布不許拿掉。一直坐一個鐘點。」一個客人又發出號令來。蕭奶奶果然就依着。

她希望有一個時間，讓她沉默的想想過去和現在。

她的笑？她的眼淚？……她究竟是在一個什麼世界？……

她是快樂還是悲哀？

一個人沉默着。許多人騷亂着。

正在這時，外面的客人又到了。是外埠剛才趕到的客人。

「孫家少爺和少奶奶到了！」女傭人一路招待進來。被安頓吃過了晚酒後，一對結過婚不久的夫婦要來參觀新房，被老太太攔住了，她說：

「你們辛苦了，明天再看他們吧。」

可是裏面明明是熱鬧的。客人沒有走，孫家少爺曉得是自已戴孝，人家圖忌諱，不再多說了。他祇是站在房門外聆聽裏面的歌喉。

「唱得好吧！是我特地找來的一個好伴娘呢。也是你們鎮江人呢。」

伸頭朝裏面一看，他認得是蕭奶奶。

「蕭奶奶丈夫才——」他打了一個楞，正要說出口，裏面的蕭奶奶早已敏捷的跑出來，一路的喊着：

「孫家大少爺，你來正好！我有一個口信要託你帶到鎮江呢。」

走到天井裏，她祇低低的說了一句：

「我的事請你別說！我沒有法。」

「蕭奶奶你也認識他？」老太太奇怪的問孫大少爺，孫大少爺說：

「我們今年春天結婚，是她做的伴娘。」

「她人討喜。不會叫人悶氣。人看了她準會笑。」

趁沒有人的時候，孫家少爺把蕭奶奶的話告訴少奶奶。

……
新房裏又笑了。
笑聲中，飄蕩着柔媚的歌聲。……

• 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

曆本

• 大小開本 • 應有盡有 •

• 精印考究 • 大量批發 •

掛曆
美術底版
橫直俱有

日曆

案曆
闊狹洞
無不齊備

• 各種日記 • 名貴手冊 •

日記

• 饋贈親友 • 無上禮品 •

總店 四馬路
分店 河南路

百新書店

總批發 特別 克己



一縷麻

包天笑重寫

下卷

那時候，上海的時報上，

載有一篇短篇小說，題為「妾命薄」，是翻譯的歐洲小說。其中述一女子馬利亞，起初兩情相愛，與一位英俊的青年加里士訂婚。後來加里士成了殘廢了，甚而至於兩手兩足，都截去了，僅留了一個身體，而馬利亞不負所諾，終嫁了加里士。這是歐洲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則故事。

陳慧芬的父親，讀了這篇小說，意謂這可以諷示吾女。外國人向來不重貞節，然而也有馬利亞其人，因此把這篇小說，給他女兒看了。他道：

「近年自從歐風東漸以來，我們東方的道德，給它摧殘了不少，好似拔禾植秀。至於婦女們貞節之行，不值他們一笑，真可謂棄如敝屣了。然而可見歐洲從前也不是如此，到了如今，纔敗壞了。你只看看這篇小說中的歐西女子馬利亞，她如何的深情重義。即使加里士殘廢到如此程度，她還是甘心嫁了他。情願一生茹荼飲蘖，

，堅苦自忍，只不過自己慨歎着命運，製了一隻「妾命薄」的歌，自己唱唱，聊慰憂思罷了。」

但是陳慧芬看了這篇小說，聽了老父一番訓話，却是默然。

「吾兒！你評量評量像馬利亞其人如何呢？」她父親因為她默然不語，不置可否，不知她意旨之所在。

「馬利亞，是一位深於情的人呀。斷不因爲加里士的殘廢，而斷了她的愛情，這是一位可敬的人物。」陳慧芬如此說。

老父這時大喜，以爲女兒聰明人，知道老父的意思了。

「對啦！」他道：「這實在是一位可敬的人物。近來新學方纔有一些萌芽，而舊道德爲人厭棄，如土之委地。一班新進少年，提倡離婚之說者，風起雲湧。將來一定要視夫婦如傳舍，今天和某人結婚了，便和前者離婚，明天又和某人結婚了，又把前者離婚，從此夫婦之道垂矣。古聖賢所說的「一與之醜，終身不改」者，視爲塵土之言了。想到了人世配偶之間，安

能一無缺憾，也惟有順受應變而已。」

「父親的訓誨很是，但兒以爲這事也當分別觀之。」陳慧芬道：「第一，歐洲是自由婚姻，像馬利亞與加里士，他們是互相戀愛，兩心相印的，不像吾國的僅憑媒妁一言，把兩個不相識的人，牽合在一處的。第二，加里士雖然殘廢，然而他是一個知識中人，也許是學問中人。他既非癡愚之徒，自然也不失侶隨之樂，即使加里士身體雖殘廢，而知識却健全，馬利亞的不忍輕棄加里士，也所當然。至於吾國的婚姻，還是承着古代野蠻遺制，隨便牽一人作爲配偶，不管他們配合不配合。而且女子尤其吃虧，一訂了婚，終生的事，從此便注定了，一生就此可以說完了，這豈不是畢生抱憾的事嗎？因此歐洲的提倡離婚，女兒也覺得未可厚非呀。」

老父聽得她這樣說法，也知道她在所指。但她的話也不能駁回。陳太尊本來是愛女兒的，覺得這一段婚姻，實在是委屈了女兒了，爲父母者不能不擔這個責任。這是女兒終生大事，良心上如何對得起女

兒呢？但要提到離婚這件事，那些小戶人家，還可以勉強使得，像我們這樣的家世門第，如何可以呢？倘一提出，只怕就要被精神悶死之家所不齒吧？

陳太守到此也無可如何，惟有搖頭歎息，離開他的女兒了。

那時陳家道宅中，有一同居沈家，也是他們的同鄉。沈太太僅有一個兒子，這位沈少爺，名字喚做君玉，真是一位翩翩濁世的佳公子。他是某大學校的高材生，聰明冠一時，而又勤懇好學。每逢星期日，他從學校中回來，歸省老母，必訪問陳慧芬，與之論文談藝。他們都是新學中人，很相投契。陳慧芬也覺得家中除了此人以外，也沒有可談的人了。陳沈兩家，既是同鄉，而又同居，從小就在一處，分明是個竹馬繩角之交了，因此他們是以兄妹相稱的。然而大家都能以禮相持的，因此老父也初不之禁。

不過天下情網的縛人，往往出於人不知不覺之間，自信無他，向愛神偷戲其間，輒以一箭貫激兩人之心。沈君玉固明知陳慧芬從小就許配了人家，小姑非無恥者。本來倒也沒有什麼遐想，不過後來知道她的這位未婚夫，却是一位傻子，便是來甲孝的那一天，沈君玉也是在場的。始而

覺得那種癡狀，覺得可笑，既而給陳慧芬一想，正好似名花隨瀾，白璧投淵，就此一生，斷送在這樣一位癡耶手裏，其何以堪？你想對於陳慧芬這樣一位佳人，豈不要對之扼腕太息呢？

至於陳慧芬的對於沈君玉，也未嘗不深佩其為人。他既是一位翩翩美少年，時常見面。以學業而言，他是一位大學高材生，而陳慧芬只不過是高中的程度。只是在學問上切磋琢磨，她也常常的叨教於沈君玉的。不過她想到自己是已經訂婚的人了，大家閨秀，恆多以禮自持的，況且在那個時代，惟有相見恨晚而已。但是後來知道自己的那位未婚夫，是一個癡騷之徒，她在怨艾之餘，不能不想起同為一個男子，為什麼一個如此呆笨？一個如此聰明？人類如此不齊呢？

又想到天既生了智慧不齊的人類，而於配偶之際，却又這樣的惡作劇，亂點鴛鴦，往往使男女各生其缺憾，以至於抱憾終生。而且人不可以比量，試把癡騷的未婚夫，和這位才貌卓絕的沈君玉一比，相去豈不可以道里計呢？所以雖然兩人都以禮自守，然而兩個慧心的人，聚在一起，怎不要生長情根呢？這時陳慧芬的父親，也微微覺察到了，也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

事。倘然陳慧芬而有一個母親，那便要好多，現在陳慧芬的母親又故世了，父親究竟對於內閣中事，不免有些隔閡咧。

因此這位陳太守想：一誤不可再誤，既然鑄成一錯，也惟有錯到底而已。像我們那種家世，既不能說出離婚兩字，一個女兒，已經斷送了，惟有請他們索性早些討了去，以了此一段惡姻緣。不然，恐又生出別種事變來。萬一女兒又沉入了別的情海之中，不能解脫，這又添出怎樣的麻煩來呢？甚而至於外間斐語中傷，也是可怕的事。要知道這時候的陳太守，也正在無可如何中，爲了愛女而迴腸百轉了。

過了幾個月，媒人便來通知，男家已經把結婚的日子選定了。因爲周觀察官跡所經，一帆風順，本來他們是武林大族，以家產而言，亦可以在家鄉首屈一指。這位公子，雖然覺得有些不慧，然而他們僅此一子，非常鍾愛。並且得此子時，也不容易，觀察公除了他的正夫人之外，姨太太却也有五六人之多。雖然有五六人之多，然而這些姨太太們，好似同盟罷工一般，一個也不會給他生過一個兒子。

要說這位觀察公生理上的缺點吧？却也並不如此。因爲他少爺雖沒有，而姑娘到有了好幾位。上天與了他一部機器，不

能說這部機器，只能製造小姐而不能製造少爺的。連大夫人也生了兩位小姐，一位已經出閣，嫁了一位名流的公子，還有一位，却待字閨中，年紀也已不小了。此外幾位姨太太，也都希望生一位公子，則母以子貴，連自己地位也提高了。無奈肚皮不爭氣，出來說是一位小姐，她們總是給別人家製造媳婦，而不肯給別人家製造女婿。

有一天，老爺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便在這位三姨太的房裏床上一橫。這位三姨太，老爺已經不大寵愛了，一年之間也難得到她那裏去住幾夜。他所寵愛的，自然是新討的姨太太。既然老爺今天睡在三姨太房裏，誰攔他出去呢？午夜夢回，見三姨太蹲縮在腳邊，因覺得她是很可憐的，遂與她綉繆了一夜，不想因此就懷了孕。懷孕也是常事耳，他們家裏生女孩子生慣了的，好像男孩子決不會投生到他們家裏來的。不過三姨太膝下並無兒女，心想即便有一個女孩子也是好的，所謂慰情聊勝於無了。

當三姨太懷孕之始，大家也視為尋常。姨視的人，以為家中再添一個女孩子，也無甚希罕。便是他們老爺，也以為這是偶然的事，偶然吃醉了，偶然睡在三姨太

房裏，偶然與她春風一度，便偶然有了孕，人生都是偶然而已。及至三姨太臨盆之際，正是人家賽馬一般，獨出冷門，來了一位男孩子。這是天大地大的喜事，閨宅中人皆大歡喜。便是那幾位生過女孩子的姨太太，雖然心中妒忌，也不敢不向她老爺賀喜。

這時不但是她們老爺獎勵他的這位三姨太，便是他的大太太，也對於他的三姨太，另眼相看。不知她有怎樣的技巧，居然可以生出這一位男孩子來，必是她有過人之處。這時周觀察正委著了一個好差使，而又添了這位公子，真是雙福臨門。那時候，他們家裏開了一次湯餅之宴，賀客盈門，羣來慶祝，要算是最滿意的時代了。可是這位公子一年年的長大了，他的疑難之狀，也一年年的發現了。因為他年齡還小，大家還希望他成人以後，當然不會如此。實在那一年和陳慧芬訂婚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小傻子了。

他父親就看得他有些不大妥當，雖然人也似植物一般，早熟晚熟，各有不同。然而知識的啓發，到底從小時節就看得出的。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什麼自由結婚，因此有人做媒，而陳太守也是同寅，家世很好，聽得也僅有這一女，於是便訂了婚

吧。後來到了十五六歲，青春發育之期已過，而傻象畢現，那也處於無可如何的一境了。

到後來西方生理學的學說。漸漸及於中國，也有人以此問題，供研究的材料。有人說：凡醉後性交，也許生下兒女來，患有精神病，而有愚鈍白癡的現象。然而他的父親不承認。因為那天雖然有些醺然，却未大醉。況當午夜夢回，早已酒醒，那時神志清明，在溫馨懷抱之中，並無有酒醉狀態。這在他是不承認的。也有人說：這事有關於遺傳的。但是他的父母都沒有精神病，至於要說隔代遺傳，那末他的父系是督纜望族，祖上並無有此種病象，不過母系上就不可知了。

因此之故，這位三姨太，起初因為有了這個男孩子，十分高興，而人家也很尊重她。到了後來，自己覺得沒趣，而人家對於她也漸趨冷淡，以為雖是男孩子，而只是一個傻孩子，又有什麼希罕呢？這時三姨太反覺痛苦萬狀，以為人家雖是女孩子，而聰明伶俐，自己却來了這樣一位寶貨，倒不如沒有了他，反覺乾淨。因此她心中憂鬱，又不堪妒忌她的人，冷嘲熱罵，不及看見她兒子結婚，便已故世了。到了迎娶有日了，陳慧芬却哭泣着，

誓不顧往。但是這使她的老父，十分為難了。

「這一件婚姻，明知吾兒是受了大大的委屈，這是父親一人之過。」她老父如此垂涕而道：「但是事已如此，可怎麼辦呢？吾們是向來家世清白，詩禮相傳，怎麼能夠背棄了從前的婚約，而有賴婚的舉動呢？這事你要哀憐你垂老的父親了，不然，使我不能為人。吾兒倘然不愜意的，滿月以後，儘可歸甯到父家來，我們仍舊父女兩人，相依為命。想你的翁姑，也是明達的人，知道自己這樣一位癡兒，也不會苛責你的吧！」

但陳慧芬素來倒是很孝她的老父的，自從母親逝世後，見父親孑然一老，顧影可憐，已覺得父親近年老得多，日趨悲涼之境。雖然覺得此段婚姻，自己十分冤屈，然而使父親十分為難，為兒女者於心也有所不忍。想我此生也已完了，人家青年作孀婦的，何可勝數，我也做一個孀婦就完了。聽得男家很有錢，我便設法為癡郎納了妾媵，讓他們去與他周旋，我便回到父親家裏來，不再回去。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應該讓我一切自由，到此地步，又誰人可以拘束我呢？

陳慧芬子歸的前數天，沈君玉特地從

學校歸，以為敘別。

「十年來我與慧妹論文談藝，不但是文字之交，而且是道義之友。現在慧妹子歸了，尚望前途珍重。從今回家省母，祇有榮華孤立，對影淒涼，使我其何以堪呢？」沈君玉道。

「誰能與一個癡人作伴侶呢？」陳慧芬道：「我當然不久就回來了。我們為什麼不能論文談藝呢？況且我們有我們有書信自由權，來鴻去雁，悉聽我們之便。難道一個女子遺嫁以後，如入了囚獄，應教人拘留起來的嗎？」

到了那一天，鼓樂喧天，笙歌匝地，簇擁着這位陳慧芬女士去了。那位癡郎是在自己家中，當然尾從的人不少。然而拜跪果然如儀，而愁狀却是可掬。及至花燭洞房，坐床撒帳，揭去了大紅方巾以後，親朋爭相諷刺，無不讚歎新娘子的絕艷。以如此天人之姿，而下嫁這樣一位癡駘之子，因此親朋中見了陳慧芬，無不給她可憐了。

人家看新娘子，這位新郎君，也癡立在旁邊。他心裏覺得很愛好，却不自知其所以愛好之故，只是吃吃地癡笑罷了。
「噯！不要只管笑，你說這位新娘子好嗎？」傍人便向他說。

他始而不開口，仍舊只管笑，後來人家逼問他。

「好！好！」他這樣地說。停了一刻兒，又道：「好極！好極！」

「既然是好，你怎麼不走近前去，與新娘子親熱親熱。」人家又這樣地慫恿他，撮弄他。

然而他却不敢，仍舊是癡笑。可見他心裏非常愛，不過見此麗質，口曠目眇，無可如何了。

在洞房之中，江浙間風俗，本有關新房之舉。這都是年青的人，以此為調謔之資。今天新房中，擁了一房間的人，你一言，我一言，刺刺不休。又因為新郎是個獸子，平添了不少可笑的材料。家中人知道有些不妙，要把那位獸新郎引出去，可是他偏不肯走，好像要守住那位新娘似的。於是越加鼓起一班鬧新房的興趣來了，把他牽來牽去，要教他和新娘攜手，給新娘捶腿，而合房闐然，笑聲競作。

可是陳慧芬實在不耐了，她想：這實在以女子為玩具了，女子也是人，為什麼要供男子們玩弄呢？而且這一回，他們不直接玩弄女人，而借一傻男子，以間接玩弄女人，更為可惡。他們明知我的處境，已經如此痛苦，而還要儘他們的調笑，以

救人羅堪，試想還有一絲一毫同情心嗎？陳慧芬想到此，心中一酸，不覺得兩顆精瑩的淚珠，如巨鑽一般，滴在她那個紅羅衣襟上了。

那班鬧新房的人一看，知道新娘子心中不高興了，本來也鬧得太無意識，於是就一閃而散。

客散後，時光也已不少了，在燭影搖紅中，便預備安寢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本來這是一個最足銷魂的時間。然而陳慧芬却不然，在未出閣之前，早已自己製好了一條密密加扣的窮袴，不許癢耶一親其肌膚。至此陳家隨來的贈嫁婢子等，已展衾登枕，安排一切，請一對新人安睡。他們也就逡巡而去了。

「新姑爺早些安置吧！」他們笑嘻嘻的說了。

但是這位新姑爺，也還是呆呆的坐在那裏，不言不語的，他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不過他覺得此身飄飄然，有莫名其妙之感。他要想睡，又不敢睡，只是眼睛低垂著。他要想說一句話，却又不說，並且也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只覺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萬分局促而已。

陳慧芬看了這種情狀，只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也不去睬他。自己裹着一幅繡

衾，也不脫衣服，側身向裏床睡了。雖然睡了，那裏睡得着呢？她閉了眼睛，半晌，聽得一無聲息。睜開眼睛來，從床上的鏡屏中，向外面一窺，却見他呆若木雞，癡癡的坐着，以待天明。以為他是在那裏渴睡吧？然而雙目炯炯，又如不瞑之魚，只是以可憐顏色，望着床上。陳慧芬始而覺得可憐了，可是一轉念間，可憐又變為可恨，他又不覺珠淚暗垂了。

思深腦動，陳慧芬怎能安睡，而且她從昨天起，身體上便有些不舒服。現在又一哭了，更覺得頭腦昏沉，便發熱了。但是那一位呢？雖然人說他癡騷，然而他也並不渴睡，坐待天明。有時聽得新娘子呻吟之聲，他好似無所措手足的樣子。他似乎要對於他的愛妻加以撫慰，可是他始終是不敢的。

兩人都一夜無眠，到了明天，嫗婢輩進房來了，見了那個情形，不免相顧錯愕。然而他們也知道這位新姑爺是癡騷的，他或者不能盡丈夫之責，而知道自己的這位小姐，素性是高傲的，當然不去睬他，因此途不免辜負良宵了。但這件事也未便說穿，又怎樣的作勸慰語呢？也只好隱忍不言了。

實在陳慧芬是一夜無眠，而身上發熱

，但是到了早晨，却勉強起身。因為新婚的明日，尚有種種禮節，如願見定省之類。可是她在梳妝的時候，已覺得受不住了。當時便覺得喉中有物，梗然不便於咽飲，將喉間一看，白腐已繞滿了全喉了。於是闔家大駭，因為這一種很厲害傳染病，正猖獗於蘇州，那地方又沒有時疫醫院，家人又不知隔離之法。患此病者，都請中國醫生醫治，中醫稱之為爛喉痧。往往一家十餘口，不數日間，盡染了這惡癘而死，竟不知救護之法。

現在新婦剛進門一日，便帶了這個疫癘而來，舉家皇皇，不知所措。第一，他們家裏的幾位姨太太，都帶了她們所生的女孩子們，高走遠飛的住到親戚人家去了。她們以為這是一個不祥之物，一進門來，便是生病，而所生之病，又是這樣惡毒，而要傳染人的病，差不多家裏是一個女瘟神下降了。此外觀察公的夫婦，因為他們家裏的房子大，住得很遠，是自然的隔離了。只是斷絕了往來，固然他們翁姑不會到新娘子房間去，而且連傭婦婢女也不許去了。

不但是翁姑那裏的傭婦婢女，不到病者的房裏去，就是她自己那裏所用的傭婦婢女們，也都願意告退了。不但是自己所

用的傭婦婢女，顯意告退，連母家所帶來的贈嫁僕婦等，也都望望然去之了。這也難怪，誰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富貴貧賤，也是一體，何必瀕於死亡之境，以不保其身。雖然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而既不能保其生命，雖重賞又有什麼用呢？

這時陳慧芬也知道自己的病是很危險的，要傳染人的，所以看見她們有去意的，便資助遣散之。僅有她貼身婢女阿素，她不願去，她是從小就侍奉慧芬的，而且她也無家可歸。慧芬想：就此一死，倒也乾淨，本來以後歲月，試問有何趣味？况我並非不遵父訓，父親說：吾們的家世，不能毀盟離婚，我不是已經嫁過來了。而且我又不是怨忿我生，以遺老父之戚；那是病魔來尋着我了，還有何說。從此我儘可以幽棲重陰，追隨母親於地下，不強似覩顏生於人世嗎？

越是那班嫗婢之流，越貴重她的生命，這時已經走避一空了。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看護女士，可以雇用。除了她的婢女阿素之外，却有一人，乃不肯離開，就是那位人人目為癡騃的新郎了。凡是湯藥的料理，杯盃的授受，以及病人軀體的扶掖，面目的揩拭，他都能相助為理。但他的父母，恐他也傳染了，便極力要使他離開

，而他終不肯。

「新娘子病了。」他說：「我情願替了她的病。」

「別的可替，病是不能替的。」人家這樣勸告他。

「不能替，我偏要替。」他說：「我記得我病的時候，吾母親也服侍我，因為母親疼我。我現在服侍新娘子，因為我也疼新娘子，我捨不得離開她。」

「但是你從前所患的病，不是那種險惡的傳染病。這是一種險惡的傳染病，傳染着了，便要死的。」

「死就死一回也不要緊，」他道：「倘然人人怕死，病人大家都不管她，她自然更活不下去了。」

這時陳慧芬病得正在昏沉之中，也不管他們的一切。但略為清醒時，却見病房中，有一個人奔走其間，意至誠懇。誰知不到兩日，癡郎竟也傳染了這惡癘了。可是陳慧芬却沒有知道，因為當慧芬病勢最沉重的幾天，竟至不省人事。偶然有些兒半清醒時，她覺得房間裏似乎少了一個人，餘事却不知了。

原來癡郎自從得病以後，他的父母，已經把他安置在別一個屋子中了。那時全家又注意到癡郎身上去了。然而這樣一位

多情而好心腸的癡郎，竟傳染到了惡癘而殞命了。但是陳慧芬却沒有知道，三四天中，一經在昏憫不省人事之中。幸虧診她病的，是她父親的一位老友，醫道高明，悉心治療。不久，喉間的白腐已去，而寒熱亦退，神志也便覺得清澈了。

那時陳慧芬宛轉床席間，覺得她髮根似有一物，以手拊之，却是一縷白麻，束在他的雲鬢之間。

「噢！這是什麼東西呀？」她遲疑地問道。

婢女以為她本痛恨嫁得癡郎，告訴她也無妨。

「小姐沒有知道新姑爺已故世嗎？」

婢女道：「他也害了小姐一樣的病，然而竟沒有治好。大殮的那一天，小姐仍在昏沉沉中，所以老爺太太說：不要驚動小姐了，帶一點孝，見一個意思，所以我們把一條麻絲，束在小姐髮根上了。」

陳慧芬聽了，大為悲慟，哭道：「我負他了！我負他了！他是為我而死的。」

從此陳慧芬一易向者厭薄之心，而為感恩知己之淚。她想：「那固不癡，是世間愛情最真摯的人呀。」又聽得家中人說：「癡郎在瞑目時，還懸念新婦的病狀。」

他囑咐他的父母，以後要好好看待她，疼愛新婦，即是疼愛兒子。」陳慧芬聽了，更是悲不可支，淚似斷了線的珍珠一般。再過了兩天，陳慧芬力疾起，哭拜於癡耶的靈幃之前。其哀痛的感人，不特她的翁姑哭，闔家哭，即道路行者，亦為之墮淚不止。他們竟至不信新婦與癡耶沒有肌膚之愛的。而或者猶以為陳慧芬之哭，自哭其身世，以此妙齡如花之質，今日乃為戚戚之新婦，安得不悲。然而陳慧芬却並非如此，自覺負此多情人，良心上有隱痛咧。

一月以後，陳慧芬病已痊可，沈君玉便致書於慧芬了。有書信自由之權，臨嫁前數日，不是陳慧芬曾允許他的嗎？

書中大意是說：「死者長已矣。願順時應變，澄慮節哀，妹固達者也。未審近日起居奚若？感想如何？……」

陳慧芬沒有答復他。

又越數日，沈君玉又致一書於慧芬了。

書中大意是說：「論文談藝，是妹所許也。而且我兩人不但為文字之交，亦且為道義之友。吾妹於何日歸甯者，我當向學校告假歸，以與妹一傾積喻也。……」

陳慧芬仍舊沒有答復他。

又越數日，沈君玉的第三封信來了。陳慧芬連拆也不拆，原信令來婢帶回。「回去上覆沈家少爺！」她說：「我現在已是一個孀婦了。未亡人心似死灰稿木，一切不復置念。此後光陰，便是我長齋禮佛之天。從此皈命空王，闕除俗慮，還論什麼文，說什麼藝呢？」

嗣後，陳慧芬每歸甯，往省其老父後

具有五年悠久歷史之小說月報，近為革新內容，特以創作小說為主體，復增添散文隨筆，遊記通訊，影劇特寫，名人傳記，海外風光等文字。同時並重行舉辦「大中學學生徵文」，特由中國華恆織織廠股份有限公司許曉初，蔡仁抱二先生贈設「KASCO學生文藝獎金」，共計獎金：五千元。獎品：KASCO羊毛衫及萬賴鳴照相館四寸美術照。

，必探聽得沈君玉不在時，匆匆而去，簪匆匆而歸，避面不再與沈生相見。她自念：我雖有定力，然而女兒家生性纏綿，現在已心如枯井，止水不波，那裏再容得起一微漪呢？

冥鴻飛去，不再作長天之遺音，直到如今，人家傳說陳慧芬女士的真潔，可以比諸金石冰雲云。

——全——

白貓肥皂

玉如白魚 多沫堅質

始終不縮

東方化學製成品出品

到處有售



聖女

六

譚惟翰

企明遠行之後，方麗仍舊在藝專作「模特兒」，不過這種生活看上去似很清閒，其實是非常清苦的。每日她要機械的在畫室裏站上幾個鐘頭，月底按鐘點計算領到菲薄的薪酬，別說想維持母女兩人的生計，就是給她個人零用，都嫌不夠。企明臨走之前，本來也預支了兩個月的薪水給她作貼補，祇是錢不經花，漸漸的也用光了。房錢積欠了很多，她們的房東周奶奶見了面總沒好顏色，言語裏時常帶着譏諷。在愁困之中，方麗的母親的舊病復發了。

方麗雖很懂事，可是遇見了這種危急的境况她也確實無法應付。因為這是一大半需要經濟來解決的，沒有錢她就祇好望着母親忍受着折磨。况且她又缺少能幫助她的親友，可憐她每天工作歸來，惟有依靠床邊，撫着母親的手臂，相視哭泣了。

這母女的哭聲時會被周奶奶在門口聽見。她對她們不但絲毫沒有憐惜之情，反而感到有不可形容的喜悅留在心頭。那一天，周奶奶輕聲的跨進房門，破例的用微笑着的面孔衝着方麗說：

「麗姑娘，你真是個大傻瓜呀！外面有那麼多的現鈔等你去掬，你偏不要，成天的這樣死守着這間屋子，何苦哪！

說。

方麗被她說得莫明其妙。揩揩眼淚，望着她。周奶奶又說：「要是你肯聽我一句話，我包你不愁吃，不愁穿，你的媽也不至於像這樣受罪了！」

方麗的母親從床上點點頭，用微弱的聲音問：

「周奶奶，你說有什麼辦法可想呀？祇要我的孩子能做的事，再苦些我也得讓她去做……！」

周奶奶笑了笑：

「我想替她介紹一個人，這位先生新近做買賣手土弄到不少的錢，每天他在外面花天酒地的玩膩了，很想找個正正經經的年青點兒的女人，我瞧你們麗姑娘倒是挺合式的……！」

方麗的臉色顯得滿不高興的樣子。

「周奶奶，謝謝你一番好意，」她說，「我覺得我不配和那些有錢的人在一起！」

「什麼話呀！」周奶奶說，「祇要人家看得中你，馬上就會把你捧上天！」

「可是他們那般狗東西玩厭了，一樣的可以把你捧下地！我不想做那樣的好夢。」

「麗姑娘，機會不能錯過呀！好容易……！」

「周奶奶，請你別在我面前再說這些無聊的話。」

「什麼？」

「你看錯了人！」

方麗堵着嘴，顯然她是生氣了。然而周奶奶給她這麼撲了一鼻的灰，怒氣更加來得大。她立刻板起臉來把桌子一拍說：

「好，有志氣！你跟我拿房錢一起交出來。」

「你別拿錢來嚇人，我當了東西還錢給你！」

「一句話！不過就是你把錢通通還給了我，這屋子也不能容你們再登下去。每月都是欠三拖四的，你知道這年頭借錢是什麼利息？」

方麗的母親聽了這句話有些兒着急了。她曉得外面找房子實在不容易，於是她懇求周奶奶道：

「你行行好吧，可憐我又無親無戚，麗兒年紀青，說話沒有分寸，你就原諒她一點兒吧！再說，我又有病，等我的毛病稍稍好一點，我一定設法再賣我這條老命，幫人家縫補縫補，決不拖欠你的房租就是了！」

「不行！」周奶奶說，「你的女兒有本領，不怕弄不着錢，有了錢你還擔心沒有地方登？」

方麗懂得周奶奶又在婉苦她，她決不表示屈服，用堅定的口吻對媽說：

「說搬就搬，要死也不死在這兒！」

七

方麗真的賭氣的搬了家，和她的母親住在離城市相當遠的一個鄉村裏。

爲了生活她除了早上在藥專服務，晚上她祇好再找兼職

。剛巧那時有一家新開的電台登報招請報告員，她跑去報名應試，很優伶的被錄取了。她高興得什麼似的把這消息告訴了她的母親。

母親心裏一方面喜歡，一方面是憂愁，她自己是從艱苦中經歷過來的人，當然深深的能了解女兒的苦痛。她覺得方麗太辛苦了！

方麗真太辛苦了。不過她甘心這樣做，祇要母親的衣食無憂她就滿足。因此，她早晚奔走，操勞，完全把自己的健康置之於度外了！

她瘦了許多。

瘦對於她本人，並無多大的打擊，可是却給別人漸漸留下了一個不良的印象，沒有人研究她憔悴的原因，祇覺得她愈來愈不合「美」的條件，她的體型是足以影響一頓高貴的藝術品的，不久校方將她解了職。

當解職的通知書送到她手裏，她的身體簡直無法自主，她顫慄了，眼淚浸透了薄薄的紙張。

她終於和藥專告別了！默默的，沒有一句話。大家也並不把這看作是一件嚴重的事，沒人來理睬她。祇有一個和她同事的姑娘小鳳瞧見方麗走，心裏十分難過，她們兩人一向是很要好的。她追到她身邊，一把抓住方麗的手說：

「麗姐……？我陪你一道走。」

方麗回過頭，望着小鳳；小鳳忍不住，也淌下了眼淚。

過了幾個月。

那一夜，母親的病有了變卦。醫院要預先繳付手續費，否則不肯收她。這可把方麗急死了！

第一，她是念企明無消息，其實企明的來信都是寄到周奶奶家中的，全被周奶奶送到煤爐裏做了引火物；第二，她是念母親的病重，萬一她的性命有什麼危險那可怎麼辦？第三，她是念自己離生產的日子太近了。

她想寫信給企明，但企明並無一定的通信地址留給她，即使企明接着了她的信，却也不一定會有錢寄給她，再說就算他能設法寄錢來，可是遠水總救不了近火。對於母親目前危急的情形並無妥善的補救方法，方麗望着母親在病榻上翻來覆去的呻吟，她的心真要爆裂了。

突然，她記起了一個人，——那便是周奶奶。

周奶奶對她說過的話一句句都在她耳邊響，她不時感到面上似有火在燒，心在急跳。她知道周奶奶是怎樣下濁的一個人，而且她還當面同她衝突過，方麗想到這一層，她暗地裏又在責備自己不該有這種想念了！然而，她再望一望她的母親？——

天！她那麼大的年紀怎能再受這種病痛的折磨？難道真的忍心望着她死麼？

方麗下了決心！

她匆忙的在鏡前梳理了一下，在臉上塗抹了一點脂粉，掩沒了她的淚痕。她走到床頭，輕輕的對母親說：

「我此刻上電台領薪水去，很快的就可以回來……？」

她去了。

她跑到周奶奶家裏，周奶奶剛吃完夜飯，見方麗進來，周奶奶又驚又喜的說：

「麗姑娘，我……知道你是個聰敏人，多想想就會想穿的……？你來得正好！」

方麗呆了一陣，對周奶奶說：

「我請求你設法借點錢給我……？我……。」

「用不着說客氣話了，我的小姐！」周奶奶滿臉堆着笑，「你跟我走吧，包在我身上……！」

方麗心裏慌亂得異常，她隨周奶奶坐上了人力車，街上過路的人好像都帶着懷疑與譏刺的眼色在向她望，她不知不覺的低下了頭。

車一停，她的身子朝前一衝，立刻從複雜的幻思裏她抬起了腦袋。眼前是一座大樓，門口亮着兩盞圓燈。

她們進了大門。

周奶奶領她走着盤旋的扶梯，她的頭感覺有些暈眩，兩腿也似乎非常乏力。可是她仍舊迷迷糊糊的往梯上爬，她不知究竟爬了多少層樓，直隨着周奶奶到了一個房門口。

周奶奶敲了兩下，門給開了。方麗站在門外，發怔；但周奶奶拖住了她的手：

「跟我進來。」

屋子裏有雅片的氣味，有骨牌聲，唱戲聲……！一個眼角開着花的高個子跑來，用夾着天津口音的上海話對周奶奶說：

「你說的就是這一個？」他指着方麗的臉。

「不錯，正是她。」周奶奶說，「她真是清清爽爽的……！」

高個子不等周奶奶說完，便伸出手來摸方麗的面孔，方麗不知怎麼的使勁推開了這人的手，她感到莫可名狀的駭懼和恥辱，「哇」的叫了一聲她便往門外跑，高個子給弄得莫名其妙！



兩箇出發

徐卓呆

門兒一開，走出來的婆婆安子，看見了晴子的姿態，就很覺意外。

「回來得很早啊！」她說：「明天是星期六，就是回來，我想總在後天罷？」

說了「就是回來……」覺得自己的說話，有些不妥；但晴子似乎沒留心，走入茶間，去脫外衣了。隣室中本來二人一同睡的，現在只有安子一個人的被褥鋪着。他們却是說着要我再遲一兩天回來的……

「是的。」看了婆婆很放心的神氣，晴子覺得幸虧是早回來了。

「那末，令堂的病情怎樣……」二人對坐在長火鉢的左右時，安子方她開口問。
「也不見得怎樣厲害。好久不見我的面，所以想會罷了。一定是這樣的。」

哥哥的職務在大阪，一起住着的晴子的母親，從去年年底起，老病神經痛發作起來了。交了春，還是躺着。這是嫂嫂代筆，常常寫信來報告的。二月裏，十天中有三封信，催她到大阪去，後來又有快信來了，安子當然也不能默然旁觀了。於是說：「下月下旬放春假，本來有事到名古屋去，不妨去探探母親的病。她這麼勸了晴子，只好利用了這一星期的休假，出發去探望母親了。」

晴子的不十分高興去，却也有理由。母親近來身體不好，確是事實；但這一次不過借生病為名，喚女兒回去罷了。這一層，安子晴子，心裏都很明白；不過不說出來而已，所以安子一見晴子的面，並不先問病人，原因也在此。

「她們沒有談論我什麼麼？」
「為什麼？」
「因為我一味把你留住在這裏啊！」
「但是，這裏是我的家啊！」
替兒媳婦倒茶的婆婆，手略為一停，就此不開口了。完全明白婆婆心事的兒媳

婦，頭微微低着，伸手去接自己的茶杯了。
「在大阪的時候，好比做食客，一點也不定心，總常常想着您老人家此刻不知怎麼樣了？」

雖然平日也是常常叫婆婆看家。晴子帶笑說着。「你也疲倦了，明天收拾罷，快些去睡。」

「但是，明天非上學校去不可……」
「請假不是還有一天麼？」
「話雖如此，我是已經回來了。」
晴子收拾完畢，安子已經睡了一點鐘了。

丈夫淳去，本來是小學教員。
三年前從軍，在某地戰死，是前年三月，家中只剩姑媳二人，歇了一個月，晴子母家，就提出再醮的話來了。

一個獨生子為國犧牲了，安子現在只靠着晴子一人，她年紀還輕，沒有孩子，自然表面上也很難反對此話，只好聽其自然。晴子排除了周圍的反對，去入為戰死者的寡婦特設的教員養成所，願以身殉夫。這種決意，安子心中何等的感謝；但這

反面，那晴子的母親等人，總以為是我強迫晴子，去作必要以上的犧牲。那些人對於我的壓迫，直到晴子從養成所出來，去年秋天入丈夫奉職的在高圓寺的國民學校時，還是繼續着。晴子的決心，當然很堅固；但這一次，反而是自己去勸她上大阪去一趟，然而說不定會就此一去不返啊。安子雖然躺着；但並未睡着，幾自閉着眼睛亂想。

晴子很明白婆婆的心理，也很想去見見許久未晤的母親；但母親雖然病着，精神倒很好，所以一見面，晴子的心，又回到了東京了。果然不出所料，母家的人，還是主張再醮。結果，她不過在母親哥哥之前，表示自己的覺悟罷了。

「現在雖不覺得怎樣，你到底還年輕，不能不想將來。」

在大阪的五日中，她屢次聽母親說過這同樣的話。細細想想，母親的話，當然很有道理；然而晴子對於自己的現在，並不覺得不幸或悲慘，反而是滿足。

這樣好了，已死的丈夫，也不想留着的妻，會與自己走同一道路，重新去出發渡世的啊！

從軍的上一夜，丈夫對妻子這麼說：「我若有三長兩短，你也不用為我守節。」

我死後，要你做寡婦，那是我的苦痛。」
「爲什麼呢？你先死了，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妻子哭着送丈夫。雖然沒想到丈夫會死；但她在此時已作萬一的決心了。她願把身心獻給丈夫的覺悟，如果此時會被丈夫知道了，丈夫一定以為是妻子的誠實。

但理由不僅在此，因爲他最初愛的女性，是我；而我最初愛的男性，並不是丈夫，所以丈夫認爲妻子的誠實，這裏面，實在含着妻子對丈夫的謝罪。

「自己的一生，已經決定了。」
她閉着眼睛，默默念着。

二

休息了五天，她担任的一年級中，來了一個轉學的女生，叫小澤嘉子。

「父親出去打仗了，最近聽說是負傷了。」

請假時代課的女教員，與領小澤嘉子入學來的母親見過面。所以還說明：她們母女二人，剛從故鄉名古屋到東京來。

「去世的松本先生，也是名古屋人啊！」

她說着，晴子點點頭，也並沒注意到什麼。到了教室，點過名，喚小澤嘉子過

來：「你是初次到東京來麼？」問她。
「三年前，父親從軍以前，一向在東京的。」

她一些沒有鄉下口音，語調很清楚。三年前，是與自己丈夫同時從軍的。一瞬間，晴子想到丈夫了。忙壓住了自己，拿起教科書來。

這一天是星期六，下午有職員會議，還要整理下星期的教材，一會兒就暮氣蒼蒼了。

晴子四點多鐘出校門。向車站那邊走去，在轉彎處，有一個急急走着的少女，一見她，急忙立定：「松本先生！」
原來是小澤嘉子。

她是去寄信的，手中擎着一個厚厚的信封，上有紅字，寫着「軍事郵便」。

「你的父親，聽說受了傷，怎麼樣了？」

「是眼睛受傷。一個月前，有電報來的。後來又有信來，父親自己不能寫，是叫人代寫的。」

「那末，現在呢？……」

「在野戰病院裏。我跟我媽，寫過兩次信去了，父親還沒來過回信。先生！他一定不能寫。」

「是的。」

走到郵筒處，嘉子把書信投入。

「我媽希望父親的眼睛就好，到了這裏來，每天上廟裏去求的。」

「那是很担心的，我也給你們去求，希望他早些痊愈。」

「多謝？」

嘉子並不同轉去。

「你的家不是在那邊麼？」

「是的，先生呢？」她要打聽了。

「大久保！」晴子回答。

「那末，送您到車站罷！」

「不用，你還是早些回去。」

一說，當真嘉子走了。晴子走了五六步，回頭看時，恰巧嘉子也回過頭來，再對晴子行一個禮。

晴子忽然無緣無故的一呆，似乎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一時竟想不起來。總覺得：決不是今天才相識的面孔。但是，一上電車，她笑起來了。自己是每天接觸着幾百個小孩子的啊！一定她面孔像了其中的什麼人。

三

姑媳二人的生活，安靜而和平，大阪的母親，大概看破了，不提什麼了。

一日，傍晚放學回來，忽見花店的玻

璃窗中有「貓柳」。晴子立定了。什麼花也不喜歡的丈夫淳去，很奇怪的獨愛「貓柳」，春初散步時，在花店裏發見了，一定會買回來。「不是很好麼？風雅得很！」

丈夫把「貓柳」插在瓶中觀賞着。

「你喜歡這種花麼？這東西並不燦爛，有什麼意思？」

「雖不燦爛，也很有趣。這東西一出現，就可以知道是春天到了。」

她進去買這「貓柳」，暗想：不久丈夫快到三週年了。

「松本先生！」

有人叫着。回頭看時，小澤嘉子立在店前，晴子擊着「貓柳」走出去。

「媽！這是松本先生！」

晴子看了走過來的嘉子之母的面孔，不禁立定了。前天臨別時，看了嘉子的面孔而感觸，今天又是這麼一陣感觸，一時也來不及回復記憶，立刻與她母親招呼。

「本來要想來拜訪先生的。」

嘉子之母，已經聽人家講過晴子之夫，是戰死了，所以說：

「聽說：府上的主人是戰死了。」

「是的，二年了。」

「那末，是前年。」

晴子點頭稱是，馬上接下去：「聽說

府上主人眼睛負傷，現在怎樣了？」嘉子之母，臉上頓時暗了。視線對一丈前面跳着走的嘉子一瞧，言語混濁了：「兩三天前，有代筆的信寄來，真叫人擔心……」

她又說：丈夫已決定送回本國，不久有病船可乘，本月月杪，可以到東京了。

但說話到一半，晴子頓時默默無言了。一面走，一面無心看着她側面的面影，

晴子心中忽然趨向一個意外的方面去了。在車站前，晴子與她們母女分別。

難道當真是麼？決不會的！心雖向這

一方面；但還不過是疑惑。回到家裏時，這想像，已經確實了。

「那孩子……？」

到底決非偶然，面孔實在像他。

翌日，晴子到校，先去查兒童保護者的名簿。

載着：小澤嘉子是小澤哲雄的長女。

「當真啊！」

朝禮畢，晴子入教室，她用與平日不同的精神，凝視着嘉子的臉。

「眼睛鼻子，不但像，完全與他父親

無異；以前我怎麼會沒有留心到呢？」

四

與萩原哲雄這男子分別，已經有近十年的光陰了。與他一同住着的三年工夫的回憶，一刻也沒有忘掉過。

是住在本鄉區真砂町的時候。

樓上六席，樓下，六席，四席半，三席，是一所小屋子。一向同居着的哥哥，學校一畢業，就入大阪商船會社，赴大阪去了，所以母女二人，房屋已經足夠，不過爲了太冷靜的緣故，樓上要招一房客，談定的，就是秋原。

家裏有中學剛畢業的姑娘，來一個大學生，晴子的母親，起初很躊躇；但此人神氣很誠實，母親仔細爲女兒一想，覺得：或者會有相反的結果也論不定。他以前借宿的人家，離學校太遠，而且樓下小孩子太多，不能很鎮定的用功。第二天，他就把鋪蓋箱子等搬來了。

「這是今天搬到樓上住的秋原先生，這是我女兒晴子。」

初見面的夜裏，母親給二人介紹。

萩原恭恭敬敬行禮，說明他叫萩原哲雄，晴子不過輕輕點頭。

「你怎麼很自大，一點也不客氣。」

後來被母親一說，他淡然的笑着：

「你沒看見麼？他穿的衣服，多麼體

，肩上海發出黑光來了。」

萩原今年二十五歲，在明治大學法科，後年可以畢業，這是母親從他口中聽來的。

「二十五歲，還有兩年畢業，他說不定是苦學生！」

「聽說到軍隊裏去過了。」

晴子猜他是苦學生，有些對的。他每星期有三次，夜裏去充家庭教師，補助學費的一部。父母早已去世，家鄉名古屋，有一哥哥，這哥哥每月一定有錢匯來，他的生活不寬裕，這是母親與晴子想得到的。他的日常生活，似刻板那麼正確，回來的時間，一點不亂，這樣的生活，繼續了一年，母親就覺得這種學生，現在是很少的，晴子也不敢輕視，重行認識他了。

晴子也沒有父親，父親去世時，她還在小學校中，留着的母子二人，直到她哥哥去年春天畢業而獨立，這七年中，僅靠一些父親的恩俸與少許房產，度着節儉的生活。

「萩原先生想攷律師，他拚命的用功着。」女兒告訴母親。在萩原將近畢業時，母親陪着晴子，就向他提出女兒的話。

「在家鄉，已經定了沒有？」

一問他，他回答絕對沒有。

「但是，我經濟上毫無能力。已往的

學費，是哥哥去求家鄉一位前輩幫助的，約定將來成功後，要歸還他，所以我現在還無法了結這債務呢！」他以為：若能瞭解這一點，當然很贊成。於是沒有異議，晴子一得母親的消息，也很同意。

大學一畢業，他一面在一二處中學校中，教授法制經濟，一面自己預備考試。

晴子看他用功，何等高興，穿着自己縫的衣服，面孔湊在電燈光下，翻着法律的書，晴子縮在一旁，給他補襪子。

「這種東西，你別去管他。」一向把破東西叫她縫，心中總覺不安的。

「不！沒有什麼，我是喜歡這樣做的。……你不是一樣麼？用功的時候，最是有興趣？」

「我並不喜歡這種東西，我是志願做軍人的。我去世的父親，他攷過三次律師，都失敗了，他志願未遂而死，叫我一定要繼續他的志願，我真沒法。不是自己高興，所以更非比人家加倍的用功不可了。」

但是，攷試的結果，是不合格。

「一次失敗，何用悲觀呢？不妨再試一次。」

他正以爲：自己也蹈了父親的覆轍，所以呆呆想着，晴子便用力的來安慰他。

無論是萩原，是故鄉照應着的前輩，

都覺得似乎不能等到致取了律師，再行結婚。「這一次的落第，恐怕你也要拋棄我了。」

「不！我只管可以守候下去。」但這不是守候的話，吉報在下一年來了。

萩原哲雄二十八歲，未婚妻晴子，是二十一歲。

「我要到父母的坟上去報告。」

預定回去三四天的，到了近十天光景，他才很慌張回東京來了。

「並不是瞞你，請你不要見怪。」

事情糟了！他就輕輕向晴子耳語。

他在家鄉，跟人家相過親了，這相親，並不是初次見面的人，就是家鄉那補助學費的前輩的甥女。

「他叫我去，我就去；不料突然遇見了。……」

在皮包中，取出那女子的照片來：

「我很想把你的事情，說一個明白的；但是受了人家的恩惠，給人家當我是輕薄的人，我也不願意，所以咬定說：目下還不算訂婚。」「你把這件事一說破，他們自然會明白了。」

「不會明白。我哥哥以為自己的兄弟可以得志了，正是喜歡得不得了。……」

「你的意思怎樣？是不是愛她？」

「胡說！如果愛他，也不會把照片給你看了。」

這麼一說，晴子就打開照片來。

窗邊有一鋼琴，女子是個側影，靠在鋼琴上，眺望着外面。窗外有波斯菊相襯，調和得這女子的面孔很美。

晴子默然閉了照片。

「我一時無法拒絕，只得接受下來了；但是總要還給他們的。你別向母親提起罷。」為了一張照片，她發生了複雜的感情。萩原看了她的表情，有些後悔了。

「你要明白我的心，我決不會被我們的約的。……」

二人從此不再提這話了。反而是晴子要避去。自己當然不會把戀愛去讓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但既經有了競爭者出來，我在某程度以下，不可不改變念頭了。如果一味強硬，就是做成了，將來留一點破綻，我是不願的。還是把我，從他的心上，遠遠離開，給他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罷？晴子自己置身在問題的旋渦中，不告訴母親，能夠獨自下判斷，她自己也很奇怪的回顧着。

從外面回來，見門內有一雙陌生的男皮鞋，一進去：

「很難得，哲雄有客人來了。」

近來呼他名兒的母親，正在茶間內預備茶。

「客人？誰？」

聽說是名古屋來的。晴子胸中很疲乏似的，對樓上望望。母親催了她好幾次，她又歇了好久，才上去。

「這樣一說，好像是：以前特地施恩於你，此刻使你無法逃避，一定要你答應了。我完全沒有這種心思。方才說過了，他們很高興，本人跟父母，都願意進行此事；不料最要緊的你，反而不中意了。」

「那裏那裏！怎麼敢不中意？我真覺得仰攀不上；但是……」

「不贊成入贅麼？」

萩原的回答聽不出。

「這並不是條件，不過你是不見得不開業的，前途都很明白。」

哲雄優柔不斷的態度，晴子很焦急。她方才一些足聲也沒有，此刻特地的做出聲音來，推門進去。客人是個五十歲光景的體面紳士，晴子故意不看萩原，將略為有些冷的茶，放在二人之間而退。

客人也就回去的，大約送往車站，他也一同外去。「那一天的話麼？」

夜裏，母親出去洗浴了。先提出的，倒是晴子。「我也種種的想過了；但是，

我們的話，還是請你作為罷論罷！」

「這是什麼話？」

晴子對於男的詰問，竟默無一語。

二人的分離，恐怕就是這句話做了開場白也未可知。不久，萩原說要搬了，母親雖然很驚異，晴子淡然。

「我是不喜歡萩原了。」

搬去了，晴子坐在樓上空室中，也不管母親在旁，她竟哭了。

「我們幾乎更不幸啊！」

晴子與松本淳去的親事，是從此三年後才發生的。對方是小學教員，很奇怪的，故鄉也是名古屋。

「怎麼樣？」母親並不注意，比了太學畢業而有律師資格的萩原，去做一個小學教員之妻，覺得女兒的幸福，是打了折扣了。

「只消對方要的話……」

僅僅一次相親，晴子就嫁了。夫家只有母子二人，冷靜得很；但婆婆與丈夫，都很和善。

到晴子一結婚，母親趁此搬到在大阪管家庭生活的兒子那邊去了。

丈夫淳去的從軍，是在結婚後二年。下一年，她就得到戰死的消息，後來遺品與遺書也來了。書中語氣，與從軍前一夜

對晴子說的話差不多。

這是丈夫臨死對妻的一種愛情，她對這愛情，願把自己的真實來報答。

晴子以爲自己所選的道路很正常。在未育丈夫以前的一切，在我自己是不必要的；但現在一見小澤嘉子之母，不免想到了萩原哲雄，竟不能全不關心，她也鎮不住自己的心了。

五

「先生！我父親後天要來了！」

這是終業式的一天，前幾天就覺得快到了，自己不禁很嚇。她近來每看見小澤嘉子的面孔時特地做得不開心的樣子了。

「唔。」晴子只答應一聲。

「回到了東京，聽說是進陸軍病院的。」後來嘉子說些什麼，晴子記不得了。心中只自想：自己非更鎮靜不可。

延到月杪的丈夫周年，姑媳二人到名古屋去了四五天才回來，已經是四月了。

晴子又做一年生的級任。開學日，她照料新生，到下午才有暇。

一出校門，見小澤嘉子，似乎是等候着自己。

「什麼事？」

嘉子不語。

「遇見了父親麼？」

「遇見了。」

「神氣怎麼樣？」

「父親兩隻眼睛，都用繃帶紮着，什麼也看不見，我走到他旁邊，他自摸我的面孔身體，說：嘉子長大了。先生！父親的眼睛，沒有用了罷？」

「爲什麼？」

「我總覺得這樣，我沒遇到父親以前，真是何等喜歡！一見他的面就覺得他要變瞎子了，心裏很悲傷。父親說：擊去了繃帶，一定可以看見，母親也說不要緊。」

「不要緊！一定會好的。」她不過一句安慰的話，嘉子的擔心，果然淡了。

「先生！還有話呢！」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嘉子急換另一話題。

「先生的主人，說不定是跟我父親在同一部隊啊！」

「什麼？」

「我母親把先生的話，告訴了父親，我父親是記得的。說一定是他。若是前年三月，在××地方戰死的松本伍長，那末，我父親恰巧那時候在旁邊。」

「那末……」

「我母親說要來告訴先生呢！」

晴子默然。現在一點不驚了，萩原與

自己的關係，深得太可怕了。

嘉子走到要轉灣處，晴子立定了，就說：「請你母親不用來，我自己到病院裏去探望你父親好了。」

六

到了星期了。

晴子到陸軍病院去。昨天在校中說好，所以嘉子與母親也等着。牌子上寫着步兵少尉小澤哲雄，病室中，一個白衣男子坐着。

「我是松本。」在門口一報名，紫綑帶的面孔，一回頭，他就立起來，搖搖擺擺走了二三步，仍舊拉住了鐵床。

「當心！」晴子走近；但不用手。

「突然的成了瞎子，走路還不曉得方向呢！」

用手摸索，找到了椅子，請客人坐。

「冒昧得很，真是喚你來的。」

她對哲雄正面看時，雖用綑帶蒙沒了一半，分別時的面影，至今還留着。

「內人跟嘉子，本來在這裏恭候先生的，只因內人的母親，突然上東京來，所以到車站上去迎接了。……」

晴子聽了母親，就想起真砂町家中來訪問的客人了。談話就跳到戰場上去：

「松本上等兵的記憶，我很奇怪的留着。知道他曾在東京當教員，受敵人襲擊時，我是赴相離三十基羅的村上，去做宣撫工作了。」

他們所屬步兵部隊的駐屯地，其時兵力不足，只有少數人守備着；但敵人來了十倍。「得了急報回去時，松本上等兵已受重傷，意識還很清楚，向我報告了，三呼萬歲，靠在我臂上斷氣的。」

他還說：這部下安靜的死，雖不能稱戰死，自己會常常很羨慕的記憶此事。

晴子從椅子上，望着窗外：

「綑帶什麼時候可以掙下來？」

「大概還有四五天。」他說着，忽然改變語氣：「先生！拜託你一件事，我的眼睛，請你向嘉子說明一下。」

「怎麼樣？……」

「我內人是知道了。……」

這眼睛，已不能再見天日，他到了這裏，已受軍醫的宣告。小孩子很高興的遇到了父親，她心裏最怕是這一件事。他們夫婦，竟沒有向女兒說真話的勇氣。

「不久要搬到小石川去，永遠瞎着是辦不到的。」

「小石川？」

小石川的失明軍人寮，晴子在養成所

時，曾與學友們，去訪問過二三次。

「那末……」

「我這種狀態，有三四個月了，已達超過生死的境地。從此出發，是第一步。肉眼雖失，心眼還開着，我現在只有這一個念頭。」一面想着同居在一家時候，晴子靜靜的聽他說話。

「嘉子的事，我來負責好了。」

要不傷童心，用個什麼方法才行？做教師的，便爽快快答應下來。

「每天怎樣的過日子？」

「現在我好比一張白紙。這白紙上，從明天起，可以畫一幅新的地圖了。」

他又說：到了小石川的寮中，便開始去學習點字與尺八。

現在的他，當然無暇去追想昔日之夢，只自向第二的人生前進，對於晴子的記憶，早已不留心的一隅了。

一小時的面會時間，所剩無幾，便告辭。晴子出了病室，立在正交春的白晝陽光中，她宛如剛剛接觸到現實。

永遠不能看見這碧空的他，竟精神充足的說：自己從此出發。

「我也……」

晴子獨語似的，忽而放聲說：「我也出發！」

木村毅原著



銀鳳

呂白華

這消息，自然早就鑽進了介岡的耳中，在頭一次瘦梅到光明小學的時候，介岡已經發覺了，一年了，紀念週上校長的報告，再沒有提起銀鳳是模範生的話，他知道，這一套又不通，但他一直到現在，想不出其他的方式來，就一直到現在沉默着。

銀鳳下了課，把書包掛上自由車前座，攀住車槓，徐徐的走出校門，看見級任老師王熾先生站着，在看前邊的另一輛自由車，風駛般近來，他微笑着：「銀鳳，這是你的朋友來了，我已經觀察過，他是一個溫和豪爽的青年，不錯，蘭因也對我提起過，正是一個好青年，而和你正是一對。」

「王先生！」銀鳳喊了一聲，面早紅了起來，那自由車上的人也已跳下來。「鳳妹，今天我來遲了一步。」

「這是我們的級任老師，王先生！」銀鳳紅着面說。

「王先生！」

「瘦梅兄，我們不客氣了，你們光華的文學院是有名的，那中文系的金老先生，我也有過一面緣，你代我說一聲，王熾候候他老。」王熾話沒有說完，從裏面搶上一個人來，面容是虎虎地那樣可畏，銀鳳看出是丁校長來了，忙上了車，一同風駛般去了，只依稀聽到一句話：「銀鳳這孩子日趨下流了。」

王熾完全同情銀鳳和瘦梅的，所以對丁介岡的話，毫不理會，走向教室批改未完的卷子，介岡這一來，無形提高了怒氣，三脚兩步上樓去。

「你這不要臉的傢伙，所謂「想吃天鵝肉」，我聽見自由車鈴響，大概是銀鳳的男朋友接她去，你又在惹動妬火了，是不是？」介岡上了樓被妻數說了一頓，換一個時候，他一定移怒到妻身上，得大吵一場。但這時，他突然給抓住一個計劃，一個新的計劃，也是最後對付銀鳳的方式。

「唉！竟然連你也不諒解我了。」他故意嘆息了一回，又笑着，湊近妻的耳邊咕囁了一回，末了幾句話稍放重地。

「你想，這樣辦好嗎？我是爲的錢家那老兒的一筆大財產呀！」「那麼，我同離人去說說看。」

「只消離人出場，事情必然成功的，他們是光華大學的同學生。」介岡說，又拍了一下妻的肩：「咱們老夫妻終是老夫妻，得趕緊進行，可以準備享後福。」

雖然吹皺一池春水，原因由於丁介岡的毒計，狡詐的丁介岡安排好的毒計自是辣手不過，然而，也得歸於銀鳳的命定論，一個活潑聰慧的女子，一步步踏上了可憐的命運，如果命定論的說法太迂腐了，那人與人間的多變，尤其是愛情圈的多變，維那斯之神不喜歡人間有長辰美眷的出現，終到處吹拂着罡風，微弱的春水如何禁受得起。

於是，可憐的命運降臨到銀鳳頭上。

離人也辣手不過的，而和這位光明小學的校長夫人是親戚，介岡妻的緩計，他不得不依，經過離人幾句「陸離式」的話，年青的瘦梅，他知道什麼。就在一個月後，蘭因過來對銀鳳

「我們的表兄走了！」

「走了，到什麼地方去？」銀鳳驚異得什麼似的。

「自然是回去了。」

「那……爲什麼我一點不知道？」

銀鳳流下淚，蘭因只有陪着流淚的份兒，實在她也不知道他表兄會不響地走了。

終究忍不住，銀鳳倒頭在床上痛哭了。

這是給銀鳳芳心中一下巨響的震動，同時，上海也接着巨響了起來，並且震動了一切，一切的一切，在巨響中毀滅。光明小學關門了，銀鳳呢？從蘭因告訴她話以後，老早不上學校了，他父親無可無不可，本來女孩子不必讀書的。

丁介岡的結果，還是一場空。

時間過去了三年。

銀鳳除了找蘭因談談稍解一些鬱抑之外，便喜歡到從前的教任老師王熾家裏去，因爲王熾是同情她和瘦梅的遭遇的。

「銀鳳，你也不必常傷心了。」

「王老師！我不懂，瘦梅爲什麼一走，走得連我一點都不知道。」

「唉！可憐的銀鳳！」王熾看她太過於傷感了，於是把丁介岡的計劃告訴了她，這件事，王熾從間接耳聞到的。

「原來如此！」銀鳳發出憤怒的呼聲：「可惡的校長，他把我銀鳳當什麼人？」停了一下，又嘆息着：

「還得怨瘦梅太薄弱啊！」

事情既然清楚，但是這時候的空氣，只有嚴重，嚴重得使王熾不知要怎樣去勸慰才好。

忽然，蘭因匆匆地跑來：

「王老師」，她喊了一句，忙悄悄對銀鳳說：

「鳳姐，不得了，我們的表兄死了。」

「死了。」銀鳳呆怔着：

「是的，死了，而且是死在沙場上的。」蘭因說：

「到底怎樣個始末，蘭因，你明白告訴我。」銀鳳拖住了蘭因的手臂。

王熾也默然了，好一個青年，竟然死得如此快，但他內心很感奮，瘦梅的死是值得的，譬如當他看破了「情網」，將一身貢獻給國家，那不是值得嗎？

銀鳳含着淚，告辭要走。

「慢一點，銀鳳！」

「王老師，我這時什麼也不用說了，我還是……」

「不對，你去攔她回來。」王熾對蘭因說。

「是不是回家？」

「家，我不回去了。」銀鳳重復止住步。

「一個人不能夠這樣拿自己看得太輕，你要曉得，瘦梅的死，不平凡的，銀鳳，你也得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來，那麼，在人世間，才不白白地來一趟，多少留下一絲痕迹。」

「王老師，我懂得。」

「然而，我一個弱女子，能夠做些什麼呢？」銀鳳又說。

「你不願意回家，可以到那兒去，那兒有許多小生命，你的遭遇更痛苦千萬倍的小生命。你正好去盡一點保護的責任，因爲那兒的院長，是我的老朋友，很需要一個毫無牽掛累贅的而性情又溫良的女子去做這一羣小生命的保護者。」

「也好，聽老師的吩咐！」

明天，銀鳳就開始擔任了××教養院的職務。（全）



轉 變

朱淇綠

「湘！天道麼熱，就在家休息休息吧！整天的奔跑，自己的身體可也要緊呀！」梅太太愛惜又帶着埋怨的口吻。

「媽，你老人家又要嘮叨了，今天是到粹會姊家去開會，籌備那貧女救濟社，事情比較重要，反正在家中也悶着不是嗎？姨母，您從前不也是一個教育家嗎？」湘帶笑着扭轉來向着梅太太的妹妹王太太說。

「話果然對，可是湘，你年紀也不小了，應該好好的有一個歸宿，整天價的奮鬥，可也發展不了什麼，我就是榜樣，辦了十幾年的學校，化了多少心血，受盡多少的艱辛和社會的指摘，到後來還是靠丈夫吃點安閒飯，這世界，唉！壓根兒女子和事業就沒有連帶關係。」王太太發牢騷似地不斷訴說着。

湘不覺起了一陣莫名的悵惘，但責任心即刻戰勝了，於是帶跑帶笑的到客堂門口；「姨媽，回頭見！媽，您放心，我帶着傘呢！」湘揚了揚手中的藍色綢傘，一溜烟的跑了。

「唉，妹妹！您是知道的，我祇有這末一個女孩子，太嬌縱了些，又充分地培植了她，誰知反害了她，一天到晚祇知道爲婦女界服務，自己的歸宿置之腦後，實在說起來，年

紀也不小了，真是我的心事。」梅太太縲着眉搖頭嘆息。

「對啦！湘不是廿六歲了嗎？怎麼會不顧到她自己的婚姻問題呢？那末她整天辛辛苦苦地在外面忙些什麼呢？」

「啊！什麼婦女補習學校教書咧！義賣和募捐囉！同時因爲從前在家鄉與人家合辦了一個小規模的婦女濟良所，興奮得什麼似的，可是戰爭起了，就告遣散，現在又想重振旗鼓，更忙得沒頭蒼蠅一樣，依我看，她們整個的力量太薄弱，環境太難，恐怕吃力不討好啊！」

「那末姊姊你也不勸勸她？」

「當然勸她囉！」梅太太直了直身體，「她說結了婚就不能這樣的自由，專心一致在外面做事了，就是一輩子不結婚，也沒有什麼關係，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終身不嫁，爲社會服務的精神，多麼聖潔偉大，妹妹，你看她傻也傻得可以，可是那服務抖擻的精神，却使我駭她不了。」梅太太在無可奈何中，又帶着點興奮的神氣。

「這個孩子亦太天真熱誠了，不過我看她很聰明，而且富於情感，你不要以爲她傻，或者她別有懷抱吧！」王太太好像很有把握的猜測着。

一一

「唔！別有懷抱！這崇高純潔的女孩子，確是別有懷抱

！「夜來臨了，火傘般的太陽，雖然躲着做美夢去了，可是餘威還在，滿天的星斗，閃爍着金剛石似的光芒，知了的噪聲，聒得人真煩，一陣陣帶着熱氣的微風，撲在身上，使人透不出氣來，雖然這樣，在房中可更受不了。湘晚浴後，覺得今天怪不自在，所以躲去了園中的家庭談話集團，單獨的坐在陽台藤椅上，怔怔的望着天空，「廿六歲應該有歸宿，……受盡指摘，……費盡心血，……還是靠丈夫，……」這些似有理似無理，似事實非事實的話，紊亂了湘的心緒。「唉！男子中心的社會，女子是難以有發展的餘地的，廿六歲的男子，正是事業路上的開始，可是廿六歲的女子，却已是事業路上的結束期了，不平的社會啊！雖然想揮着汗，打開一條血路來，可是一葉扁舟，在茫茫大海中撐持着，幾時能到遼岸邊去呢？至於歸宿，更使她引起過去的隱痛……！」

九年前，湘還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子，她有一個很美麗的的家庭，爸媽都很愛着她，媽是上一輩有智識的新女性，所以主張充分的培植湘，因為家鄉沒有什麼好學校，湘終於插班到申江某高中來。在高中三的這一級，祇有湘一個女性，剛離開父母懷抱，跑到繁華離奇的上海來，已經夠湘無所適從了，再加在女同學中混慣的環境，驟然改換了一批粗魯豪爽的男孩子的世界，更使湘心中發戰；暗地咀咒表哥爲什麼盡力在爸媽面前推薦這可怕的學校，「什麼功課嚴緊咧！高中三級任黃中贊是老朋友咧！」早知這樣，無論如何也不來了。

上課鈴搖了，湘是坐在最前排的位子上，動也不敢動，

紅着臉，低着頭，好似新嫁娘一樣。一會兒轟轟轟，陸續湧進了許多長矮不等的男孩子來，亂糟糟，有拋書在桌上的聲音，有拖椅子的響聲，然後誰都很神祕地看看湘，啾啾低聲地議論着。湘更窘了，祇有搭訕地翻着書看，心裏祇希望黃先生快來解圍，終於黃先生來了，大家寂靜無聲的聽講，散課後，黃先生很和氣的問湘，還習慣嗎？不懂的地方可以問先生，男女同學不要拘束，聽何表兄說，你的思想是非常前進的，這樣和慈母般的常常安慰指導着，湘非常感動。終於她漸漸地習慣了，對於有禮貌有學問的同學，也互相切磋着，頑皮的同學，可也不敢惹她，湘崇高純潔的品格，使他們折服，她的成績更可以稱得一班中的佼佼者，這樣平穩地過了半年，誰又知道下半年湘在生活史上却有一個大轉變呢！

二二

是畢業的這一學期了，剛開課祇有一星期，這天正是黃先生的物理課，黃先生進來了，奇怪的，在後面還跟着一個陌生高大闊肩膀的青年，長方的臉，有一雙深沉明銳的眼，大大的嘴，穿着文青呢的學生裝，大家注視着，露出驚異的顏色。

「這位是你們的新同學鄒宗曜，新從東北來，因為路遠迢迢，所以校中特別通融，准予插入，可是坐在那裏呢？」黃先生介紹以後，搔着頭皮，望着四面坐滿的椅子，最後看到湘的旁邊，露出躊躇之色；因為湘是惟一的女生，特別的佔了二個人的座位，湘馬上明白了黃先生的意思，急忙把頭

低下去。

「梅湘！大家都是同學，現在祇有暫時坐在此地，回頭再想別法。」果然黃先生慢慢地走到湘的旁邊，湘窘然地點點頭，鄭宗曜知道窘羞更會引起同學們的善意譏笑，於是坦然地坐到湘的旁邊去。機靈的黃先生，趕緊拿了另外男同學的書，借給鄭宗曜，免得更增加他們併着書的窘態。這樣默然無言地過了一個星期，終於開始談話了。

「密司梅！前一星期的筆記，可以借給我嗎？」

「啊！可以可以！不過記得不大有秩序。」

「太客氣了！」湘將幾本筆記交給宗曜。

「謝謝。」

回答的是微微的一笑！第二天。

「謝謝你！密司梅！這筆記真記得非常清晰，字又那麼地清秀。」宗曜笑着將筆記放在湘的桌上。

「你說得太好，真使我慚愧。」湘的臉逐漸紅起來了，在少女潔白的臉上，升起了兩朵紅雲，確有點醉人。宗曜，一個熱誠的青年，突然感到興趣，呆呆欣賞着她那長長清秀的臉，高高的鼻子，不甚靈活而露出正直坦白光芒的眼睛，不大不小的嘴，清晰而不尖銳的語聲；和平日回答先生，有條理有見識不論中英文的問題，在在使他愛慕，宗曜的眼思，却僵壞了湘，窘急之下，用咳嗽打開了這個僵局。

「咳咳咳！」湘用手帕按住嘴乾咳着。宗曜驚覺了，臉也紅了，四面掃射一下，幸虧大家沒有注意。

三個月以後，宗曜的成績竟超過在位的優秀份子，湘暗

暗地也欽佩着，可是由於彼此年齡太輕，也可以說彼此天真障礙了情感另一方的發展，雖然雙方都和好着。時光飛一般地半年過去了，他們沒有通過信，更沒有長長的傾談過。畢業考試完畢，湘將要離開學校的那天，宗曜忽然跑過來，囁囁的說：「密司梅！下半年還預備在上海升學嗎？」

「唔，是的。」

「那末預備進什麼學校！」

「××大學。」

「一定？」

「一定。」

「祝你成功，再見！」

「再見！」湘雖然起了一陣悵惘，可是想到不久可以看見半年睽隔慈愛的雙親，全身輕鬆得飛也似地回到一直借住的姨母家裏，整理行裝去了。

四

湘終於考進了 she 預定的學校，裏面有很多的女同學，校舍非常寬大舒適，教授都很和氣，而有學者的風度，湘很快活和習慣，同湘住在一房間的是同班的女同學，湖南人，叫羅明剛，有着高大的個子，長長的臉，銳利的大眼睛，時常緊閉着往下略垂的嘴，顯出她那堅忍不拔的個性來。有時高興起來常常發出滔滔不絕正確而有思想的議論。逐漸使湘又敬又愛她，終於她們和譜得和姊妹一樣。湘得到了不少多方面的學識和勇氣，了解人生和自己的責任。興奮快活地過了

二個月，有一天，女傭送上一封信來，封面是××大學郵寄，起先一怔，忽然不覺微笑起來，裏面寫的是：

湘學友！我首先向你道賀，就是在報上看見你的芳名高高掛在你預定的××大學考試揭曉欄中，我因為比較愛好文學，所以就進了××，雖然我們分在兩處，可是仍在一個大範圍中，我們依舊可以互相切磋，祇要你不拒絕，我們將有一個很光明的大路在等我們攜手邁進，我心中有很多的話要傾吐在你的面前，以先我不敢，可是我想了整個的暑假，覺得我太沒有勇氣了，現在我敢了，最近我在忙於開會和創辦一個刊物，在二星期後，我們可以見面，把我蘊藏在心中的話，像噴水池一般地噴散出來，湘！允許我的直率粗魯吧！我的明燈！最後我渴望你的佳音。祝

快活！

宗曜×月×日

湘在羞慰交織狀態中，躊躇了一會，終於提筆回答了以下的：

宗曜學友：非常欣幸接到你的信，同時也恭賀你如願以償進了××！預祝將來文學壇上，你能放着燦爛的光輝，你願意指教，我很是安慰和感激。祝

光明！

湘×月×日

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老沒有宗曜的音信，湘有點記念和懷疑，可是天真的湘，尚不至於引起煩惱，她理想中有她的光明，她受了明剛的薰陶，知道應該放棄自我，為大眾謀幸福。

快大考了，湘到大馬路去買點零用物品，預備考試期不再出來，電車的踴擠，使她祇能站在外面。

「密司梅！」耳邊有人這樣叫着，歪頭一看，馬奉白，高中三同學，和宗曜最知己的一個朋友。

「啊，密司脫馬！長久不見了，您在那裏工作，老同學常會面嗎？」湘顯然有所作用的問。

「他在××小學教書，我有一個消息要報告您！」

「關於那一方面？」

「關於宗曜！」

「好！我們下去談吧！」湘興奮地和馬逢伯下了車。

「宗曜和您通信嗎？」馬急急地問。

「通過一次，以後就沒有消息，大約他很忙吧！」湘掃興地說。

「不！不！您誤會了，他真太不幸，因為他主辦的刊物上，言論太激烈了些，引起當局的注意，被捕到龍華去了。」

「馬洪水決堤般地橫流出來。」

「呀！這怎麼辦呢！」湘驚駭焦灼地叫了出來！

「我代他奔走了幾天，據說很不容易，並且還需要很多的錢，他家遠在東北！我！我很慚愧！家裏負擔太重，升學不能如願，祇能做小學教員來維持，他……宗曜，常和我提起對您非常好感，恕我冒昧，他非常愛您，唉！現在來不及了！所以我想密司梅，您能否代他設設法！」馬急巴巴毫無秩序地訴說着。「否則一個有為多情的青年，將被埋葬了！」激將似的又添一句。

「呀！這真太不幸了，我還以為他忙着功課呢，所以！所以也不介意，不料，唉！這怎麼好呢！我當然要代他辦法，不過您知道我家不在此地，祇有姨母家在這兒，可是姨父和表兄都是商界中做事的，與他們毫無聯絡，我一個女孩子，……不過我總要代他想辦法的。」湘有點哽咽了，可是強忍着不讓淚珠落下來。

「那好極了！」馬望望遙遠高聲的大自鳴鐘。「快上課了，再見吧！」

「請您告訴我，您的地址。」湘忽忽地問。

「好！在××路，××小學。」

「再見！」

「再見！」在人叢中消失了馬的身體。湘不能再買物件了，拖着笨重的腳，藏着紊亂的心，回到宿舍中。羅明剛看見她蒼白的臉，紅紅的眼睛，嚇了一跳！

「怎麼！不舒服嗎？」明剛急急地問。

「唔！頭痛！湘」淒然地倒在床上。明剛連忙替她脫了鞋，蓋好被。「吃點頭痛藥片吧！湘！」明剛溫柔的問。

「不！讓我一個人靜睡一會兒，明剛！」

明剛似了解非了解地，輕輕放下帳子，跑到別的房间去。湘終於盡量的痛哭起來了，把心中鬱悶都讓淚水沖洗掉。晚上想盡救濟的方法。「唉！要是在家鄉發生就好了，我父親一定有辦法，現在請誰去幫忙呢？我一個未涉世的女孩子。」

「啊！還要化許多錢，好意思問父親要嗎？數目太大，父親負擔得了嗎？」湘自言自語地憂急了一晚。次日頭暈沉

沉地，還勉強出去求姨父表兄幫忙，掩飾着說是要好女同學的弟弟。

一天一天的過去，消息如石沉大海，湘感覺到坐立不安。看着書却不知道書上印些什麼；人家和她說話，她茫然地再問人家說些什麼？胸口漲漲地吃不下飯，睡夢中更時常嗚咽地醒過來。明剛左勸右勸，都不生效力。她真急了，她預備用背水一戰的反激法了。晚飯後，她們坐在宿舍靠窗的藤椅上。湘的手托着昏沈沈的頭，緊鎖着雙眉，悵惘地望着窗外黑黝黝的天空。靜默的環境，幾乎連針丟在地下的聲音都會被聽見。明剛用微微的咳嗽打破了這悶人的空氣。

「湘！我承你不棄，是當我好朋友看，那麼我們處在這個地位，我們就有互相勉勵，互相警惕的權利義務，我不能看你這樣消沉下去！這樣放棄自己的本能，被人生一部份的小事來摧殘你更重大的使命。你會自命是前進的女性，預備打開血路為從前被犧牲的女子報復，為後來將被葬送的女人爭取地位，所以我和你接近，認你是我惟一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現在我太失望了，透視出你仍舊是一個很平凡很渺小的普通人而已。有作為有思想的女性，是絕對不能為人生旅途中一小段情感圈子來包圍而消沉的。倘若你再迷惑！我不忍看，我也不願看，我將立刻離開你！永遠離開你！」明剛有光芒的眼睛噴出了怒火，用極大的力量一個個字的吐出來。湘不知所措了，臉色由紅紫變為蒼白，嘴唇微微地抖動着，淚珠在眼眶中亂滾，怔呆了半晌，突然撲到明剛的懷中。「剛！你別怨恨我！是的，我太幼稚，太不理智了，我把

重要的使命，丟在腦後了，現在我要在你面前懺悔，請你恕我！原諒我！我要你鼓勵和安慰！啊！……」湘啞着聲音嘶叫着！淚珠溼透了明剛的衣襟！明剛感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

湘好像很覺悟了，鎮靜地過着考試的生活。忽然女傭送進一封信來，湘看見信面，怦然一跳，裏面寫的是：

湘同學：早收到您的信了，我知道您確是無能力挽救宗曜的，事實上任何人都不能夠做到。現在居然比較有一個好的消息可以報告，就是宗曜因為嫌疑較輕，已被送到蘇州××感化院去了，這與生命是沒有妨礙了，請放心！祝

好！

馬達白上

「噓！」湘胸中好像輕鬆些，長方的臉，魁梧的身體，又呈顯在她的眼簾前，眼睛有點潤溼了，忽然臉色嚴肅起來，毅然拿起筆來，寫在信的後面：「她將心中一部份的情感像輕烟般地散去，將其他的一切供獻予社會。」默默地遞給了明剛。

五

戰雲叢起了！大家都忍痛離了他們安居的老巢，四下紛逃。湘隨着家裏又到繁華的申江，舊地重臨，憑添了無限的惆悵。明剛遠在天一方掙扎苦幹。湘秉着她的宗旨，揮着汗珠為婦女界奮鬥，精神寄託在事業上，沒有其他的情感。

湘突然被隔鄰嘻笑聲，驚散了回憶，依然躺在走廊的藤椅上；空虛的！渺茫的！她徬徨了！惶恐了！

「我應該繼續往下幹嗎？險詐自私的人類，可詛咒的社會！崎嶇滿地荊棘給女人們走的道路，以前都遭到失敗，以後！以後！……」湘喃喃自語着，宗曜明銳的眼，長木的影子，又恍在面前了，「他在那裏呢？生？死？消沉？奮發？」她啜泣了，突然明剛的聲音在耳邊響揚！「要負起你重大的使命，打開血路，丟棄一部分不必要的情感！」

湘毅然站起來，挺起了胸部，靜穆了神色，眼睛裏放出異樣的光芒，向着遼遠的天空。「我要看得很遠，我應該這樣做，將心中一部份的情感像輕烟般散去，將其他的一切供獻予社會。」

譚正壁售書啓事

敬啓者，正壁因家累繁重，筆耕所入，不足餬口，擬將一部分目下不甚應用之大部藏書出讓，藉償舊欠，並作未雨之計。現決定先將「縮本四部叢刊」出讓。該書全部凡四百四十一冊，洋裝四開大本，書品全新，且未蓋圖記，原出版處久已無書發售，願照目下最低市價通行法幣拾萬元出讓。凡吾友好，如有相熟之圖書館或藏書家，欲購備是書而無從者，敬懇 不惜齒芬，廣為介紹，如得遂下願，則 惠隆邱阜，潤同江海矣！書生無用，曷勝愧赧，干瀆 精神，尤感慚慚，尚祈 亮恕是幸！

讀者有所接洽，請投函本社轉致可也。



守財虜

唐萱

喬三爺猛古丁的把桌子一拍，嚇了廚子一大跳，那硬木桌子腿把磚地震得都「格格楞楞，格格楞楞」的響：

「又是問，又是問，整天的跑來問，吃什麼，還用問，那天那日換過什麼新鮮樣？說得好聽呀，當家是我當，整天讓你們來逼命，我，我……」

廚子的臉煞煞白，兩隻眼睛「波喙喙，波喙喙」的亂翻，兩隻腳可像生在磚地上一樣，一動也不敢動，主子生了氣嘛，喬三爺！

喬四爺輕輕悠悠的搖着把紙扇子，騰出一隻手來摸着他那光淨淨的下巴：

「三哥，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就告訴他，告訴他不就結了？」

喬三爺差一點把嘴巴子氣歪了：

「結了，結了，還用問我，那天換過新鮮樣？那一個大宅大戶的家我都能當，這個……」

搖搖頭：「我當不了！」

四爺把紙扇子合起來輕輕的在磕膝蓋上拍着：

「再不，再不就……」

喬三爺一下子搶過來：

「再不就，棒子麵窩窩頭，高粱米飯，我當家，我當家我可做的了主？我倒想吃包餃子，你叫老頭子看見還得了？」

？」

四爺儘管把眼珠子往上翻，翻呀翻的，把凳子往三爺跟前拉一下，伸起頭來，把嘴尋靠着三爺的耳朵，就像要把這隻耳朵吃下去一樣，嗓子壓得低低的：

「老頭子在家？」

那個搖搖頭。

四爺就怪得意的把紙扇子「拍」的用力一拍，脖子仰得老高老高，衝着廚子。

「吃包餃子，今天，包餃子！」

廚子比突然的在腳底下爆發了一隻地雷還顯得慌張，兩隻眼珠失神的往四下望：

「吃，吃什麼，你說，四爺？……」

那個就有力的敲着紙扇子，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下去，好像要借這扇子幫忙把聲音敲進廚子的耳朵裏去一樣：

「包——餃——子——今天！」

那廚子把手捂在腦門子上，閉起眼睛來苦苦的想，好半天好半天，才把手垂下來，帶着那麼一點虔敬的：

「回四爺的話，咱們府上可從來也沒有吃過包餃子！」

三爺把拳頭握起來狠命的往桌子上一擂：

「還不是說，你知道吃什麼還要問，整天的來，吃什麼，吃什麼，逼命，逼命，逼命！」

四爺把手掌朝三爺揮了揮

「三哥，何必這麼大的氣，難道是您愛吃，是他愛吃，整年整月的窩窩頭，小米飯，高粱米，……您以為他——」

手指頭戳在廚子那邊：「……您以為他就不想您有一天忽然大起嗓子來：『吃包餃子，包餃子！』」

三爺搖搖頭不自然的嘆口氣。

廚子的巴掌不住的在油裙上用力的擦：

「那麼吃什麼呢？四爺。」

四爺小眼睛眯着，伸出一隻手指頭來指着前面：

「一言爲定，包餃子，二十斤肉，全家子吃個飽！」

廚子就哈一哈腰：

「是，可是……四爺……」

四爺不屑的：

「又是老爺，老爺，老爺不準吃包餃子，就進窩窩頭，棒子麵，窩窩頭，棒子麵，我都替你說出來，可是老爺家財萬貫，全縣第一，米都爛在倉裏，就吃不起包餃子？」

廚子弄得很爲難的：

「我們不敢，四爺，可是，可是，可是我們做下人的還要吃喬府上的飯，我們……」

四爺就把胸脯用力的一拍：

「有我，四爺！」

廚子的臉上掛着一大串的恍惚，就好像有一大堆螞蟻在臉上串呀爬的。

三爺輕輕的往四爺那邊探探頭：

「老爺子要回家吃飯的呀，老四。」

四爺祇把頭仰一仰，拖着那怪自得的嗓子，把個不字讀成「嘆」字音：

「嘆要緊，有我，」又轉過頭來對着廚子掛上一句：

「再蒸三個窩窩頭給老爺，你們也吃包餃子，肉的！」

三爺好像頗相信了四爺的聰明，就學着四爺的樣，把手揚一揚：

「就這樣，包餃子，四爺的話！」

廚子哈着腰，謝着四爺的恩典退了出去，門簾子「搭」的一聲插在門框子上。

「喬三爺可再也沉不住氣，急勾勾的兩隻眼望着四爺的臉，嗓子都有些顫，不知爲什麼要那麼壓着嗓子：

「老四，老四，你真有主意？闖這個禍，你挖了老頭子的肉，你！」

四爺突的把臉一整：

「可是你答應的吃餃子，三哥！」

這一下子三哥的臉就比白紙牆還白，結結巴巴的：

「老四，老四你……」你字就結在嗓子裏再也你不出來。

老四不言語，祇是把頭仰望着天，不住的用一隻手閑散的摸着他那隻光溜溜的下巴。

三哥踩着腳：

「你，你，老四……」

突然，像迸破了一隻輕氣球似的，老四再也忍不住的一股笑迸了出來，跌着腳，喘不過氣來的用手指着三哥：

「……你……看你急得……」

好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就把手掌在胸口上拍得山響：

「有我，三哥。你，你是讓老頭子鎮住了。有我，今天，你不用管事，吃一頓太平餃子！」

喬三爺不知道這傢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相信的眯着眼睛，一閃一閃的。

那當弟弟的伸了一個懶腰，斜着眼睛衝哥哥笑一笑，然後輕悠悠的把一口濁氣噴到半空中去，那指甲在頭上搔上那麼兩下子，倦倦的撇着長腔：

「有，有我——」

哥哥就怪不得已的嘆一口氣：

「唉——」

廚房裏，廚子狠命的拿刀刺着「案板」：

「蹾蹾蹾蹾，蹾蹾，蹾蹾蹾蹾……」

各房裏都有小孩子，「拍」的掀開簾子跳了出來，拍着手跳着腳：

「吃餃子，剝餡子……蹾蹾蹾蹾蹾蹾！」

第一個孩子疾速的穿過堂屋的門口，小手在嘴巴上打着「哇哇」：

「吃餃子哩，哇哇哇哇哇，看大司務剝餡子去！」

四爺在簾子裏面沉着嗓子喊：

「小湘子！」

孩子猛古丁的嚇了一跳，腳在地上打了一個出溜，憂的停住，一對大黑眼睛「古嘖嘖」的翻。

四爺就咳嗽一聲打掃打掃嗓子：

「你愛吃包餃子？小湘子！」

「我？」小湘子把手指在鼻頭上「我？我就愛吃包餃子，包餃子比高高頭好吃，白麵的，有肉！」

四爺怪得意的回過頭來瞟了哥哥一眼，意思在說：

「看，饒的孩子們！」但他沒有說，祇把手伸出簾子外面向孩子招招手：

「來，這裏來，小湘子！」一面就把頭也探在外面，嘴脣湊在孩子的鼻袋上，「嘟嘟嚙，嘟嘟嚙」的打了半天岔岔，才揚起聲來：

「知道吧？去，待會多給你兩個大餡兒的！」

孩子衝叔叔裂裂嘴，躊躇一下便一滋溜的溜到大街門口去，屁股坐在門墩子上，拍手打腳的唱：

「小小子，坐門墩，

哭着喊着要媳婦。

要媳婦做啥？

點燈說話，吹燈做伴，

明兒早上起來……」

突然停住不唱了，仰起腦袋來巴着眼睛想。

離着大門不遠，一個正在捫着底子的鞋匠，歪着嘴衝這孩子做了一個怪臉：

「明兒早上起來做啥呢？小湘子！」

小湘子歪着頭假裝的想，突然「格格格」的大聲笑了起來：「明兒早上起來包餃子！」

「格格格格格」

鞋匠拿嘴抵了一下蕭綫，輕輕的把吐沫唾在泥土地上：

「咋，你饒瘋啦，小湘子，你爺爺也給你吃包餃子？」孩子把嘴一鼓，像是生氣了，一會又怪不甘心的輕着嗓子告訴別人：

「我們今天真吃包餃了哩，王鞋匠！」

王鞋匠滿臉的不相信：「你們？……」

廚房裏廚子特別賣力氣，死命的用手刺着案板：

「蹾蹾蹾蹾，蹾蹾，蹾蹾蹾蹾……」

聲音由廚房穿過過道，由過道穿過院子，再穿過屏門，

門洞，大街門，人們全都聽見：

「蹾蹾蹾蹾，蹾蹾，蹾蹾蹾蹾……」

王鞋匠嚥一口吐沫：

「唉？——」

小湘子就更得意的高聲唱：

「明兒早晨起來做啥？明兒早晨起來包餃子！」

廚房裏剝餡子的聲音戛然的停住了。

廚子站在院子當中噙着喉嚨喊：

「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包餃子啦！」

小湘子白了王鞋匠一眼。

王鞋匠把鞋底安在鉄砧子上狠命的捶了兩槌子：

「太陽打西邊出來嘛，奶奶的！」

喬三爺背着手在堂屋裏走過來走過去，待一會看看他兄弟，

待一會看看他兄弟：

「老四我看你這回要闖禍。」頓一下子「也要連累我，

看老頭子回來怎麼辦！」

「怎麼辦？」老四把嘴一撇：「老頭子怪下來是老四我

的事，哥哥你就等着吃包餃子好啦！」一面用力的咳嗽一下

子：

「唉！——高聲而凝重的叫：

「任四，任四！」

任四赤精着腿在院子裏撿花，就趕緊的放下噴壺趕過來

：「噫，四爺！」

四爺看看哥哥，哥哥還在那裏背着手踱，四爺有些可憐

起這哥哥來了，他太可憐，他，他簡直，簡直……四爺不忍

再想下去，就告訴任四：

「任四，到倉裏去措一袋子高粱米來！」

任四不知道要這袋高粱米做什麼，「波登波登」的翻着

眼：「四，四爺！」

四爺「巴」的把脚用力的一蹾：

「我叫，我叫你去扛！扛到這裏來！」

任四嚇得不敢再言語，就「噫噫」的退了下去。

四爺滿意的回頭望望哥哥：

「我，三哥，我得教訓教訓這老頭子！」

哥哥嚇了一大跳：

「誰？」

「老頭子！」

三爺的脖子都紅了：

「那是爹，你，你，你也教訓？」把教訓兩個字說的特

別重：「那是爹！」

那個就是沒有把爹放在心上：

「爹，爹我也得教訓他，過日子不是這麼過，古語說得

好：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做馬牛，告訴他，讓他懂得

，活在世上一輩子就讓棒子麵高粱給打發過去？」

哥哥搖搖頭蹾蹾脚：

「唉！——」又東呀西呀的踱了起來。

壁上一隻古碑陳腐了的自鳴鐘「噹噹噹噹」的敲了十二

下，聲音顛巍巍的，像一個被虐待了的老頭子喘着氣，夾雜

着不甘心的呻吟。

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又着一手的白麵由廚房那邊嘻嘻哈哈的走過來，二奶奶合攏起手來拍拍手上的白麵：

「自打我進門來，吃過幾次包餃子數的過來，這回要不是四弟……」

四奶奶就嘻嘻的笑，怪得意的歪歪頭：

「他就是，他就是這樣，自以為，等會老頭子，老頭子，哼！」其實她心裏不見得不知道四爺的肚子裏整的什麼壞，可是，可是她就不能不這麼說，不這麼說就不俏皮，她總要替自己的丈夫謙遜一點。

三奶奶在旁邊聽着不免有些酸溜溜的：

「可不是，要不是四弟，看我們老三當的這份家，就……」斜了別人一眼。

另外的兩個就趕緊的：

「那裏那裏，當一份家可不容易，也多虧三哥。要是老四，一回漂亮，二回就得塌台。」

「……」

四爺可打簾子裏面看見，笑咪咪的由屋子裏踱了出來，背着手幌幌悠悠的：

「包好了？這麼快？」

二奶奶趕快的搭下笑臉接上腔：

「好了，餃子已經下了鍋，等着吃吧，薄皮大餡兒！」

三爺在屋裏由鼻子裏擠出一股冷笑：

「快，餃子熟了，老頭子也回來了，看這一份大鬧。」說着說着也踱了出來，點頭披腦的：

「但願能吃個太平就好！」

那妯娌三個可嘻嘻哈哈的回自己屋子裏去等吃餃子去了。

順着廚房走道外面「哼哼嚶，哼哼嚶。」任四扛着一大袋子高粱米繞過來，用力的往堂屋門口一扔：地被震得「蓬」的一聲響，紙窗上鑲着的大玻璃有些微微的發顫：

「噫，好沉重！」

挽下袖口子來不住的往頭上揩汗，另一隻手揭起衣襟來不住的搨。

四爺滿意的點點頭，把手按一按表示叫任四等一等。任四就一屁股坐在米袋子上，讓水噴壺還那麼擲在花池子旁邊。四爺順手在窗台上拾起一柄修剪花梗的剪刀，拿在手上有無意的玩弄着。

突然大門口外面「登登登登」小湘子岔息着跑了進來，滿臉擰得通紅，就像地裏成熟了的一個大西紅柿，手指着，腳劃着，結結巴巴的，小胸脯兒也一起一俯的：

「來了，來了！」

三爺吃了一大嚇：

「誰？」

那個嘴祇嚮嚮的往外出氣，半天才：

「爺，爺，爺爺回來了！」

三爺的臉都白了，一眼瞧定了老四：

「這，這，這，這，老四，怎麼辦，你？」

那做弟弟的把剪刀倒一倒刀，騰出手來去拍任四的肩膀：

「扛起來，任四！」

任四「噫」的一聲把麻包交在自己的肩膀上：「噫！」

四弟的剪刀順着勁就在米袋子上劃了一個大窟窿。高粱米像一條下瀉的紅瀑，一長串的流了下來，院子裏的鷄都「咕咕咕」的奔上來啄，一會兒便找到自己足夠的糧食，就不再吵雜，悶着頭吃起來。

三爺就看不懂，扯着四弟：

「四弟，你這是做什麼？」

四弟連言語都不言語，扯着任四往外就走，由堂屋的院子穿過屏門，走進山海，再由門洞折回來，一直繞到廚房後面去，拖得老遠老遠的，拖到後頭大院子的米倉外面。那紅瀑似的高粱米流就順着那大口子流呀流的，流成一個大道子，有的米粒落在地上又跳起來，就跳得更遠一些，於是乎弄得滿院子盡是高粱米的碎粒子，一些不知足的鷄則追着這紅瀑瀉下來的大紅道子亂跳亂跑。

任四扛着的米袋子漸漸的輕減，就像一隻少婦的乳，由於哺嬰而膨脹，而圓闊，而飽滿，漸漸的受了年歲的侵蝕，衰頹了，鬆馳了，乾癟了，難看的低垂下來，打上許許多多的皺褶。

任四把乾癟了的奶子往倉門裏一扔，詫異的望着四爺。

四爺把手拍拍，舒暢的踱到廚房門口高聲的喊：

「三哥，吃餃子了！」

這時候，喬老頭子剛剛拄着拐棍踱到王鞋匠攤子的旁邊，這老頭子鬍子雪白的，臉上擠滿了皺紋，走起路來蹣跚蹣跚，胸口起伏着微浪，微微的有些氣喘，身上穿着一領藍布袍子，古老而結實的雙股纜有些地方洗滌的已經露出了白色，但是乾淨，平整。

王鞋匠由鞋底子上抽出線來，抬頭望望這老頭子：

「老爺子，走回來的，累吧！」

「不累，不——累！」

其實還騙誰？不是說起話來都有些大喘氣！騙的了誰？年歲總是不饒人的：

「嗯——」喬老頭子總是累了。

王鞋匠看着老頭子有些可憐，「何必？」家裏剩了一早上餛飩子，難道連個車也坐不起？就：

「老爺子，進去歇歇吧，家裏包着餃子等您呢！」

老頭子像突出不意的被人搶去什麼寶貝似的吃了一嚇，兩隻眼瞪得圓圓的，鬍子都擻了起來，直着腰筋分辯：

「那裏。那裏，包餃子，你看我老喬家也吃得起包餃子？」大遠的路車也坐不起，沒有錢呀！」就嘆一口氣：

「唉——沒有錢也吃包餃子？」

王鞋匠衝他裂着嘴樂一樂，肚子裏咕嚕着：

「沒有錢，呸！」

喬老頭子當然聽不見，他加急了脚步衝進門去，想看一看兒子們是不是真的在吃包餃子。

但他一進門便踩着腳響了起來：

「任四，任四，任四——」

任四和廚子都正蹲在廚房的門坎上捧着一隻大磁碗吃包餃子，三爺，四爺，二奶奶，三奶奶……們都坐在廚房裏圍着一隻大圓桌吃，小湘子的碗裏有兩隻大的。

「任四，任四，任四——」

任四欠一欠屁股，三爺的臉都白了。

四爺輕輕的踢任四一下：

「吃着，吃着！」

任四就不再動。

「任四，任四，任四——」

……

「任四，任四，任四——」

……

老頭子嘆一口氣，有幾隻鷄「咕咕咕」的朝裏面撲進去。地上大片大片的紅高粱米攪和着鷄糞。

「糧食呀，這不是造孽，日子這樣過下去怕真要吃包餃子哩！」

高粱米順着門洞跑進去，一大片一大片，老頭子的手氣得哆嗦：

「居家過日子好這樣來？搬糧嘛不留留神？一珠一粒當知來處不易呀？」

「任四，任四，任四——」

任四不答應，這東西死到什麼地方去了？

任四還死在廚房的大門坎上吃包餃子。

老頭子一賭氣，由大門後面抽出一柄掃街門口的破掃帚來，一帶一帶的掃。但是有的碎粒子進得很遠，鷄都懶得跑去吃，所以掃起來就有些吃力，老頭子就不得不嘆氣：

「要不是我在，幾個家都敗光了，唉！」

掃幾步，湊成一堆就捧起來兜在衣襟上：

「居家過日子呀！唉——」

還是得一帶一帶的掃下去。

老汗由額上流下來，填滿臉上每一條皺摺，盛不下的時候便一瀉一瀉的瀉下來，滲到磚縫裏去。

掃過一條門洞，掃過屏門，掃過廚房背後的過道……

廚房裏聽見廚子在洗碟碗。

老頭子的腿有些打戰，米越掃越多，肚子裏填滿了氣，手也顫了，在廚房的背後聽見廚房裏任四和廚子也不知道爲什麼哈哈的笑起來了。

廚子說：「你去看看，任四！」

「哈哈哈哈哈！」

老頭子揩揩額上流下來的汗：

「任四原來在，可不答應，難道我非用你不成，這樣的傭人，敗家的！」

一帶一帶的又掃下去，汗滴下來。

……

突然，任四氣促促的跑到堂屋來，嘴張得大大的，眼睛有些往上吊：

「三爺，四爺，……不——不——不——老爺子——吐

吐了血——倒……」

大家都鑽出屋來跟在任四後面跑。

老頭子躺在倉門的外面，血流在露白的藍布袍子上，手裏捏着破掃帚，紅高粱米由衣襟上攤下來洒了一地。

老頭子被抬到臥室裏，喘着氣告訴他的兒子們：

「不，不要緊，我不要緊！」

廚子用一隻油盤托進四個黃澄澄的高窩頭來：

三爺捧過去：

「爹，您吃一點！」

老頭子望望那窩窩頭，安心的嘆一口氣：

「我知道，你們不會吃包餃子！」

三爺偷偷的遞了四爺一眼。



大虎

楊赫文

月光從窗子裏照了進來，滿屋明亮，黃老爹吹熄了棹子上那盞油燈，嘴裏喃喃地道：

「這年頭兒，真是愈省愈好！」

坐在他對面的是個年輕的小伙子，身體很顯得魁偉，紫棠色的面皮，雙目炯炯有光。時候雖是深夜，他却毫不感覺疲乏，直挺挺地坐着，他似乎沒有注意黃老爹的低微的聲息，仍繼續他方才沒有說完的話：

「我見了她，就要生氣，要我跟她在一起過日子，簡直是叫我活受罪！」

黃老爹搖搖頭，燃着他領下花白的短鬚，嘆了一口氣道：

「唉，你們雖不是一個娘生的，可也是同胞兄妹，不該有這樣的深仇大恨！」

年輕人的臉上有些微紅，但他仍是那樣地氣忿：

「黃老爹，並不是我心腸狠，我妹子在我晚娘面前搬了多少是非，到後來連我夢也變了心，夢一死，她們就將我攆出門，逼我到安城去做工，我早就想跟她們一刀兩斷，從此不相往來，豈知晚娘死了，她又想起我這個哥哥來了！」

黃老爹將那一對幾乎合成一條縫的眼睛睜了開來，端詳着她的臉，半晌，才開口，語調是那樣的沉重：

「過去的事不必提了，她現在年紀大了，也懂事了，你們到底是一個爹生的，瞧你爹的份上，也該把她當親妹妹看待，她現在倒是誠心誠意巴望你做哥哥的招顧她哩！」

年輕的人顯露着不以爲然的神氣。

「大虎，我勸你把事情看得開些，你現在沒有一個親人，太孤獨了，有個妹妹在身邊，究竟是好的，你能招顧她，她也能幫助你，她現在是一個孤孤單單的女孩子，怪可憐的！」

黃老爹的顫顫的聲音，不能打動大虎的心。

「我妹子的日子容易打發過去，晚娘死的時候，聽說很有幾件金器首飾留給她，眼前是不用愁的，祇要有人出來替她說一個好婆家，就可以嫁過去，要我這哥哥幹嗎？」

黃老爹不禁微微地笑了起來：

「她原不要你養她，祇要你把她帶到安城去一塊兒過活，沒有人敢欺侮她，她就放心了，我黃老爹將你喚回來，半夜三更向你勸長勸短，也就是這個意思！」

不料大虎猛地站了起來，向黃老爹拱拱手：

「黃老爹，我就拜託你吧，多多招顧小英，諒也不會有人敢欺她！」

「這……！這我可擔當不起！」

大虎沒有聽到他的囁嚅，又向他打了一躬：

「黃老爹，您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你照顧她，一定比我還周到……！時候不早，我該走了！」

黃老爹氣得發抖，他的一片好意，大虎全不明瞭，可是他知道這孩子生來是一付倔強的脾氣，無論你怎樣說好說歹，他是不肯心回意轉的。

默默地，瞧着大虎轉身出門，踏着月光走回去了。

到了家裏，不作一聲，輕輕地走進自己的房裏，點上了燈，將零星的東西收拾起來，預備天明時動身，回到安城去。

隔壁房裏的妹妹，翻來覆去睡不着，等候大虎回來，她聽見推門的聲音，不敢起來迎他，靜靜地留心他的舉動，直聽到他開始整理東西，知道他明天就要走，却沒有一句話對她說，大概黃老爹的勸告又失敗了。心裏一陣子的酸，道下子她可完了，哥哥將她當作冤家，以後將孤伶伶的一個人，在這個地方生活，誰來保護她，她愈想愈傷心，嚶嚶地啜泣起來。

大虎聽見妹妹哭得傷心，彷彿也覺得她可憐，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帶她上安城去吧！」

他想過去叫她不要哭，卻又覺得有一種力量阻擋他，五年前的情景，他是不能忘記的，他被晚娘逼出門去的時候，曾發下一個誓，永遠離開她們母女倆。這一回，不是黃老爹將他騙回來，他連故鄉也要拋棄了。況且他今天又在黃老爹面前說了狠話，現在又軟了心，豈不被人恥笑，他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硬漢子，應當說一不二的。

大虎一夜沒有睡覺，躺在椅子上養了一回神，天剛亮，他就動身，將兩個布包扣在一起，掛在肩上，開門走了。

妹妹從房裏趕了出來，兩眼哭得又紅又大，見他匆匆地走出去，楞楞地，說不出一句話。

他裝作沒有看見，脚步踏得飛快，只管向前走，背後傳來了妹妹的嗚咽聲。

他的心頭亂了，腳底下有點發軟，但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挽回的事，還是硬一硬心腸，一走了事。

到了村外的一家茶館門口，那個爛眼邊的老闆喊住了他：「大虎，上城去嗎？沒有帶你妹子走？」

「沒有，我在外面也混得不好，帶了她去多麼累贅！」在昨天，也許他還不願說這樣的話。

「她一個人在家，也不會怎麼……！」爛眼邊揶揄着說。

「還怕誰欺侮她，我大虎不是不回來的，那一個得罪了她，那我是甘休的！」

大虎挺起了胸脯，他這樣地說，心裏覺得痛快，他希望爛眼邊替他把話傳開去，教人家知道他並不是不顧他的妹子。

「這小子，莽撞到這個地步！」爛眼邊見他揚長而去，望着他的背影，憤憤地說，他這個茶館老闆，無論對誰，都是挺和氣，人家也都將他當作朋友，像大虎這般無禮的人，是不常碰見的。

月光又照進了黃老爹的屋子，雖在兩年之後，這個老人還是那麼健壯，有了事，能夠熬夜不睡。

屋子裏坐着四五個人，黃老爹嘆了一口氣道：

「我倒料大虎這小子不會回來，昨天叫榮根趕到安城去，這小子聽了，竟大發雷霆，要回來看看鐵大爺有什麼手段，一定要跟他較量較量！」

「這小子就是這點兒火性，他要拚過鐵大爺，怕也不容易，他不顧妹子，那也罷了，只怕他回來一鬧，反而鬧得我們村子不太平！」村長劉三爺是個識時務的人。

「那個小娘兒打定主意不嫁鐵大爺做第七房，非要人家去喊他哥哥回來不可！」

「鐵大爺的勢力頗大，什麼手段都使得出，大虎又不是三頭六臂，竟要想跟他扭？」

「聽說他要到鎮上去，向保衛團告鐵大爺一狀，說他欺凌孤女……」——站在黃老爹身後的榮根，插嘴說道。

大家都不再作聲，坐在角落裏的一個扁臉的人，睜開了他的細小的鼠眼，向榮根瞧着。

x x x

第二天清早，那個扁臉細眼的人——村上的地保，溜到鄰村鐵大爺家裏去，把昨晚在黃老爹家所聽到的話，報告了一番。

鐵大爺猛地將桌子一拍：

「那大虎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來跟我爭短長！」

「他還要到鎮上保衛團去告大爺一狀哩！」

鐵大爺忽然大笑起來：

「保衛團，保衛團又奈何我不得，我鐵大爺也是有部下的，何況團長跟我們的二爺又是好朋友，倒是我隨便給那小子一

個罪名，叫保衛團把他抓起來，却是容易的事！」

「那小子也太不識抬舉，跟大爺攀上一門親，身份也抬高些呢！」

鐵大爺又呵呵地笑了：

「我的幾房姨太太，那一個不是我看中了意，托人出來說幾句話！沒有不答應的！」

「那個小娘兒也是不識好歹，哭哭啼啼地不答應，有福不享，看她能嫁什麼人？」

「哼，我放不了她，我也費了不少的心血，不將她弄到手，我的面子豈不丟乾淨，哼，瞧吧，她再是這般勁兒，我就叫幾個人抬一頂轎子去，把她搶過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大爺要小心點兒，那個大虎，雖是一頭粗牛，而黃老爹，徐二太爺那幾個老賊，會替他出主意，騙過您大爺！」

「我看他們也不敢，大虎兄妹能溜過我的手，我必不與這兩個老賊甘休！」

x x x

第二天，大虎垂頭喪氣地到了家，他興沖沖地跑到保衛團裏去求助，不料撲了一鼻子的灰，那個保衛團的朋友，非但不允幫他的忙，反而勸他道：

「鐵大爺不是好惹的，我看你還是跟他客氣一點的好，就是你不願把妹子嫁他做小，也該低聲下氣的混過去，千萬別和他硬！」

大虎嘔了一肚子的氣，鐵大爺如此無理，還要向他低頭，真是太可惱了，回到家裏，妹子只是向他哭，他覺得前年他太

狠心，沒有將她帶走，惹出這件事來，未免有點對不住她。

黃老爹聽見大虎到了家，就差人來喚他去商量，先將事情從頭至尾講了一遍，說是鐵大爺身邊有一個專舐屁眼的陳六，看見小英生得不錯，就在鐵大爺面前誇贊了一番，鐵大爺聽了心動，叫他來說媒，小英不肯，陳六就冷笑着對她說：「不要太不識抬舉，鐵大爺不是好惹的，你不允他，他不會饒過你。小英被他一嚇，差一點兒投河尋死。」

大虎聽了這話，臉又變了色，恨恨地說：「好，我就去找那王八羔子，先將他打死了，再找那姓鐵的小子說話！」

黃老爹輕輕地拍着大虎的肩膀：

「大虎，這不是靠一股火氣可以了結的事，鐵大爺能在一帶無法無天，就因為他的勢力大，和軍隊勾連，家裏養了七八十個壯漢，你一個光桿條兒去跟他鬥，豈不是老虎頭上拍蒼蠅！」

「不跟他鬥，難道就將妹子送給他！」

黃老爹用手指着板凳，叫大虎坐下來：「大虎，還是慢慢兒的講，你當初不肯照顧她，現在爲了她又要拿命來拚！」

「那麼依你怎麼樣？」

「依我說，你趕快帶了你妹子走！」

大虎頓了一頓，不住地點頭：

「事不宜遲，回去收拾吧！」

回到家裏，就叫妹子趕快準備，可是妹子很作難的說：

「我早就想逃走了，出了事後，我就想一個人逃到你那裏去，可是那個地保對我說：鐵大爺在村前村後，派了許多人把

守着，不許我逃走！」

「有這等事！」大虎兩眼圓睜，好似不相信她的話。

「就是鐵大爺不派人，這村上的壞人多，他們會留心着我們，替鐵大爺通風報信！」

大虎不作一聲。

妹子又告訴他，村子裏的人都沒有好心眼兒，當她娘死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留給她不少的首飾，還有田單地擔，都說她是一個孤伶伶的女孩子，人人想把她收回去做媳婦，做義女，做老婆，其實都想她的財產，她堅持要等哥哥回來，豈知哥哥又不顧她，把她托給黃老爹，幸虧哥哥臨走時向茶館老闆說了幾句話，一時傳遍了全村，大家不知大虎究竟存着什麼心，都有點兒忌怕，沒有來爲難她，豈知又遇到了這個魔王。

妹妹哭了，大虎心裏頗爲難受，倒底是親骨肉，終於很悲痛的說：「那一次怪我太莽撞，是我的錯，這一回我一定要將你救出去，咱們到安城去過活！」

幾年以來，妹妹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安慰，而且哥哥從沒有這樣地溫存，她的全身忽感到和暖，偉大的手足之愛滋潤了她的心，她的受創的心靈。

這時黃老爹和劉三爺來了，劉三爺對於他們的事，也特別關心，大虎告訴他們難以逃走的話，黃老爹也覺得可慮，劉三爺緊蹙着眉頭，忽地湊着大虎的耳朵說了一陣：

「這個法子倒痛快！」大虎又高興地叫了起來。

「什麼法子？」黃老爹莫名其妙地問。

劉三爺又把嘴套着他的耳朵，說了一遍。

黃老爹搖搖頭。

「恐怕太危險吧！」

「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劉三爺肯定地道。

大虎也一口贊成，劉三爺所出的主意，非但救了妹子，也可爲地方上除害，他是三個硬漢，不該駭怕，黃老爹無法反對，祇得跟着他們去做。

x

x

x

黃老爹找到了陳六，拉他到小酒店裏去喝了兩斤酒，要他到鐵大爺那裏去說兩句話。

「可以辦到，可以辦到！」陳六喝得醉薰薰地，搖搖幌幌地回去了。

一口氣跑到大爺的書房裏，就將黃老爹的話告訴了他的主子。

「什麼，要我親自上他家去求親，這叫什麼話！」

「不……不……不……！大虎他也要點兒面子，大爺能上他的門，他就以爲臉上有光彩，一切的事都可以答應了！」

「這小子，好大的架子！」

「噯，大爺，你愛的人兒，現在還是人家的妹子，你要到手，不妨遷就人家一下！」

聽不住陳六一陣子的阿諛，鐵大爺的怒火全消，答應到大爺的家裏去。

第二天的上午，鐵大爺和二十幾個隨從，浩浩蕩蕩，向大虎家而來。

大虎和黃老爹們早在門外恭候着，將鐵大爺接到客堂裏，

陳六帶了一羣人，也正要去往內走，只見劉三爺趕上一步，向陳六一躬到地：

「陳六爺，大虎家的屋子太小了，容不了多少人，您六爺一個人進去吧，你帶來的人，請在外面坐，我去擡茶來！」

「好，既然是劉三爺出來招待，我們都在外邊吧！」

大虎迎鐵大爺進了客堂，請他在正中的椅子上坐了，黃老爹家的傭人捧上茶來，大虎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沒有言語。

鐵大爺哼了一聲：

「大虎，一切的事你都明白了，我知道你是一個知趣的人，所以我今天才來，咱們以後是親眷了，你可有什麼說，不妨痛痛快快的說出來。」

「別的沒有話，你要我的妹子，也不難，請你拿一百萬塊錢出來就行！」

「什麼，大虎，你簡直是賣你的妹子！」

「當然囉，你要我的妹子，不是去做太太的，去做你的小老婆，小老婆，不要拿錢買嗎？」

「大虎，你真不要臉，你想詐我！」

「哈哈！」大虎狂笑了起來，猛地俯下身去，拉起了褲腳管，颯的一聲，從褲筒子裏抽出一柄小刀來，往鐵大爺的胸口就刺。

鐵大爺聽得大虎的話頭不對，就知道他要下毒手，他早已防備着，看見大虎俯下身去，他立刻站起身來，打算向外面跑，可是大虎眼快，刀拿在手裏，便是一個飛腿，踢在鐵大爺的肚子上，鐵大爺頓時跌倒在地，痛得亂滾。

國產胎素製劑

蒙生胚

用先天補物。後天補虧損

含有命乙一維
他鈣腦下肝
鐵質爾密配
體等精不配
膏益於男女
製幼之營一
有且為唯養
大補效之合
謂用劑天理
物損補後天
延齡損補却
宜服時

• 治主 •
腰酸腿軟
神經衰弱
久不生育
血管硬化

• 功能 •
返老駐顏
補助發育
發達腦力
亢進食慾

新亞藥廠監製藥房均售

大虎跟着撲在他的身上，將刀刺入了他的喉管。
一陣子的騷動，驚起了屋外的一羣人，紛紛地衝了進來，他們一見鐵大虎躺在血泊中，立刻一擁上前，將大虎抓住了！

× × ×

大虎被送到保衛團裏去，在獄中押了半個月，審問了好多次，證實他是一個敲詐不遂的殺人兇犯，被判了死刑。
鐵大爺死了，鐵二爺承繼了他的地位，他是城裏高中畢業的，比鐵大爺講理，可是有一羣人包圍着他，慫恿他作惡。
小英見哥哥下了獄，哭哭啼啼，拿了幾件首飾出來，託黃老爹到保衛團去疏通，減輕哥哥的罪名，可是劉三爺竭力阻止她這樣做，他另外想法子救她的哥哥，結果却失敗了，大虎正法之後，小英就做了劉三爺的兒媳。

訂婚結婚必備

柳影夫婦繪製

龍鳳證書

經銷處
先施公司
中國國貨公司
百新書店
中西書局
啓新書局
大豐紙號
元益印刷所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新國民書店
南京
陶朱商店
華新文具紙號
建國書店
杭州
大東美術館
硤石干河
四喜商店

上海四馬路二號六〇二
柳影畫社發行
電話九八五八三轉



職業的代價

汪麗玲

在我心力俱瘁的當兒，我有了一個職業，這時候我家裏的賬單堆積得像山一般。雖然我的丈夫詹姆好好地幹着一個青年所應該幹的一切，但是我們還是欠着債過日子。

這一次在郊外的宴會中，一位廣告部的主任坐在我的身旁，他對我說：「我們這一部分需要一位女職員，她要知道怎麼樣的去寫和怎麼樣的管理家務，這也許是一個適合於你的位置吧！」

回去的時候，我把這件事情告訴詹姆。他在廣告部裏有一個位置等着我，我准定去就職了。」

詹姆顯着不很信任的神氣問道：「那末家裏的事情誰來管理呢？」

「關於這一層，我們可以雇用一個女傭人。」我說，「我這個職業每星期有三十五金元的薪水，一個月可以收入一百四十元。這樣，我們可以付清了那煤氣賬，並且還可以替我們的狄克和彼弟添置幾件新衣服哩！」

可是當我踏進辦公室的第一天，我就

感到我那陳舊的衣服在遺廣告部裏是不合適的，我一定要穿得漂亮些才是。

星期六那天，我就到紐約去買我的衣服。於是，第一個月的薪水，沒有到手就給我用完了。

這是一種非常緊張和迫急的生活，緊張和迫急佔有了我所有的時間。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帶給我的只是一種無意識的緊急，我像發了瘋似的在半夜裏起來趕去，如果我趕不上那到山裏去的最後一次的列車，我就得住旅館，旅館的賬單愈積愈多，我常常沒有時間看見我的孩子。

夏天裏，我們的女傭露絲對我說，她再也不能帶領着孩子又管理着廚房了。所以我們又雇用了一個海爾，她是一個高大的強健的瑞典籍的姑娘，她替我們照管着孩子。

我把買東西的事情都交給了露絲，她很會買東西，但是不儉省，所以開支是更大了。

夏末秋初的時候，爲了我的工作便利起見，我們從鄉間搬到了紐約。住在紐約

不久，公司裏忽然有了一個新計劃，要我離開紐約到外埠去工作幾個月。

在我離開紐約以前，我得先解決我的兒子狄克的學校問題，狄克在那個公立的學校裏，學了許多鄙卑的動作和下流的污言，無論如何非換一個學校不可，我們找到了一個著名的私立學校，這個學校的校規非常嚴正，可是學費特別的貴，爲了孩子的前途，我們不得不把狄克送入那個私立學校，好在我的月薪也增加了，我還可以負擔得起這筆巨額的學費。

我一部分的工作是向那些在俱樂部裏消磨着時光的太太們宣傳我們公司裏的出品。第一天我在一個大都市裏用午膳的時候，有一位太太在談論着就地一位著名的女英雄瑪葛蘭愛佛絲的故事，她在一本著名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談話，說到她獨手創辦那丹百貨公司的經過，並且竭力地誇耀着那丹百貨公司的營業是如何的發達。末了，她還說到她雖然經營着這般大規模的企業，但是她還是好好地照顧着她的丈夫和孩子，她簡直是一位新時代的典型的

賢妻良母啊！這些俱樂部裏的太太們，她們從來沒有做過家務以外的工作，她們是在怎樣的羨慕着那位女英雄瑪葛蘭愛佛絲啊！

我聽了她們的談話以後，對於自己的職業感到無限的興趣。我想，十年以後，這些太太們將要談論關於我的這許多同樣的事情了。

當我到另一個城市的時候，家裏給我一個電報，告訴我狄克患了喉症。

我立刻回電叫海爾送他去找最好的醫生，並且叫她給我一個治療經過的病狀的報告。發出了電報之後，我去訪問一位家政教授，她是一位有着很好的家政學識而又極富於同情心的太太，所以我就告訴她狄克患着喉症的事情。

「這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了，對於像我們這般在外面工作的女人，」她說。「我把我的女兒琴妮託付了一位鄰居，但是她這樣的疏忽，她沒有好好地照顧着我的琴妮。」

「你是一位寡婦嗎？」從她的談話裏，我找出了一個這樣的問句。

她點點頭，她反問我：「你也是寡婦嗎？」

「不，」我說，「我是有丈夫的。」

「那末他是失業了嗎？」

「不，」我說。我替自己辯護着：「因為我們欠了許多債，所以我要出來工作，希望能夠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

「但是你出來工作以後，是不是改善了你家裏的經濟狀況呢？」她問。

「我們的收入是增加了……但是收入的增加，並沒有改善了我們的經濟狀況！……我不明白，我不能說出這個理由來……然而我總想找出這個理由來！」我堅決地說。

在我的旅程中，只要有空餘的時間，我就在研究着我和那位太太討論過的這個問題，究竟是我化錢化得不適當呢？還是處在像我這般環境裏的人是根本不配出外工作的呢？

許多有丈夫而沒有孩子的職業婦女，雖然她們達人訴苦，說她們買不起這麼貴的服裝來裝飾自己，但是她們却都穿着得很體面。

小城市裏的職業婦女，都羨慕着我這一位紐約市的女職員。「你不是說你有兩個傭人嗎？」她們說，「那你必定有許多收入，才夠這般的消費呢！」

「這也許就是我化錢的去處吧，」我想，「在紐約，孩子們除了公園是沒有玩

要的地方的，我們能讓一個孩子獨自的到公園裏去嗎，當然的我們必須雇一個傭人陪伴着他們去啊！」

有一位太太說：「我把我的孩子放在一個沒有智識的女傭的手裏，我老是覺得不安，我在外面工作將近一年了，我沒有一天感到平安，我決定就要辭職不幹了。」

正在工作的職業婦女們，她們沒有像俱樂部裏的太太們一樣的羨慕那位女英雄瑪葛蘭愛佛絲，她們差不多都是這末說：「爲了職業，我們所付的代價委實是太高了。」

當我接到詹姆寄給我的每月的賬單的時候，我更證實了她們的話是不錯的，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年，但是比起詹姆一個人工作的時候來，我們是多欠了三倍的債了。

我把那些職業婦女的談話，和我的現實的處境，作一個客觀的比較。

在我把我的化費，和那些職業婦女的化費對照之下，我覺得我這個問題，並不是我個人的問題，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並不是我化錢化的不適當，其實是一個有丈夫又有孩子的女人，拋棄了家務跑到社會上去服務，是不經濟的，除非是你的丈

夫失業了。

這許多思潮，不斷地起伏在我的腦海中，直到我回到家裏。我一抵家，海爾就告訴我：「狄克正在傷風，彼第又得了流行性傳染症。」

出乎意外的又是一篇醫藥賬！我慌忙搭了公共汽車到醫生那裏去討論我的孩子的病症。

「他們的體重減輕了太多了，」醫生說。「他們吃得很好，但是心理狀態不好，他們必須要有非常留心的管理才好。」
「他們是有着最留心的管理的喇！」我喊了出來。

「不見得吧，」他說。「只有你才能最留心的管理着他們吧！你非要去工作不可嗎？」

「不，」我說。「但是我們欠了許多債，直到現在還是欠着債。」

「除了我的妻子之外，我不讓任何一個人照管我的孩子，」他說。「不過，如果你的丈夫一定要你去工作……」

「哦，不，」我說。「詹姆斯喜歡我住在家裏的。但是，一個女人總是希望自己能夠獨立的，不依賴男人，是值得自傲的。」

「值得自傲的？哼！」醫生冷笑了。

「還有比好好地照管着你的孩子以外更有價值的事情嗎？你以為你能在外面工作比照顧你的孩子更偉大些嗎？」

「這也不一定，」我說。「我很喜歡我的職業，職業給我自立的光榮，但是所費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不光是多化了錢而已。」

「我也是這樣的意思。」醫生同意了我們的見解。

我離開醫生跑到公共汽車站，在那裏詹姆斯正等着我，「我要辭去我的職務了！」我一面說一面向他跑過去。

「好小姐！」他說。「我正在考慮着和你離婚的問題呢！如果你再不辭職，你再不回到家裏來，真的我只有和你離婚了！」

我住在家裏第一個月，我的孩子就增加了體重五磅，我們儘可能的設法使我們趕快的搬回了鄉間。

慢慢地我們清償了我們所欠的債。

雖然我們很貧窮，但是我們過得很舒適，沒有像我在外面工作的時候那樣的不平安了。那時候我們表面上似乎很有錢，然而實際上是窮極了。因為一個有孩子的職業婦女，她所需要的化費委實是太多了啊！

原著者 Louise Michel

場歌袖領·袖領場歌

場歌樂高

五五九五九話電 址原樓三界世新

劇平稽滑 表演日五三星期每逢 童神小社聲新

(起半時七晚每場夜)

候伴座 歡迎 堅陣容 歌基本



獨身聯盟

陳冬林

▽女子大學出身

富有自信的文子小姐在學校時，說要做女演員，把姐姐難倒了。後來總算放棄了這念頭，現在却說要做職業女子了。自從畢業以來，一直在各處奔走謀事。

「文子，你還是結婚了吧。否則我作為你的監護人，實在太對不起父親和母親了。」

姐姐不斷地勸導着她。

「姐姐，你放心好了。我也並不是說預備終生抱獨身主義。」

「那麼不是越早越好麼？」

「不過也得仔細考慮一下呢。」

「爲什麼？」

「姐姐是最好的榜樣。結了婚，除了孩子和二人的生活問題以外，得了些什麼呢？」

▽三個好朋友

「曉得要有這種事，當初父親和母親遲疑不決，後來不是由我擔保無事，你才得進大學的麼？」

姐姐對鄉下的雙親感到重大的責任。文子小姐在大學的四年間是從姐姐家裏上學校去的。

「我們有一種約定。」

「什麼約定？和誰約定的？」

「和望月小姐與綱島小姐。因爲一結婚，要好的朋友就不能自由地會面，所以約定暫時作職業女子，過獨身的生活。」

「暫時是到幾時爲止呢？」

「至少五年。」

「那不是把絕好的婚期錯過了麼？」

「倘使婚期會錯過的話，我也像姐姐一樣，趕快作母性女子了，不過我是永遠的處女呢。」

▽謀事

文子小姐的家裏是獨身聯盟三人組的總部。因爲姐姐非常客氣，大家都感到安適。望月小姐和綱島小姐在學校時代就常常來，近來更來得頻繁。三個人聚在一起，所談的就是謀事問題。

「我們當初的作戰太拙劣了。三個人死不肯離開，大家一齊去考一家百貨公司，使激烈的競爭更形激烈，結果三個人都落了空。」

「是的。倘使到不同的地方去考，也許總有一個人成功的。」

「」

「百貨公司已經沒有希望。」

「公司也已大都招考完畢。」

「那麼此後除了託熟人外，別無他法了。」

「這種時候，最好的是望月小姐了。因爲舅父是公司的董事。務必拜托。」

▽介紹信和電話

望月小姐把二個朋友介紹給舅母。舅母給她們寫了許多介紹信。對方都是公司銀行的幹部。三人以為頗有希望，趕去謁見，每一次都受到鄭重的拒絕。這也難怪，因為望月小姐的舅母，於寫好介紹信後，必定向對方的太太打這樣的電話：

「甥女（或是甥女的親友綱島小姐或廣瀨小姐）畢業了女子大學，想要謀事，所以我向你的先生寫了介紹信。到店裏來的時候，一切務請照拂。不過這是表面的話，她們根本不是能夠做職業女子的人。只是因一時的好奇在鬧着玩的。在紛忙中，務請接見一下，如果你知道有相當的男人，請你告訴我，你的先生也請他多多介紹。」

望月小姐的舅母綱島董事夫人，是喜歡交際，又喜歡多管閒事的人，她把做媒當作消遣。

▽嚴謹的董事

「呢，你希望到本公司來服務麼？」

董事把介紹信過目後，必定把老眼鏡脫下。因為六尺開外，不戴眼鏡反而看得清楚。處於這種地位的老人，大都對年輕而漂亮的女人感覺興趣。心裏想，這人倒像新橋（係東京之妓院的所在地——譯者）的某人，可是態度却非常嚴肅。

「是的。」

「你帶着履歷書麼？」

「嗯，這是日文的，這是英文的。為妥當計。我寫了二種。」

「好極了。你出於什麼動機出來謀事的呢？」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機，不過我想出來幹一點事。」

「家庭方面對你表同意麼？」

「是的。」

「你是不是出於生活上的需要？」

▽共通的經驗

碰了一鼻子灰回來的文子小姐，當綱島小姐來的時候，就把會面的情形告訴她。

「對方問我是不是出於生活上的需要？我回答說，沒有這種需要，結果就不行了。」

「遇到這種時候，我必定回答說，我雖然沒有這種需要，却想要學習學習。」

「我也以為這是最恰當的回答，可是結果却使萬事俱休。對方說，公司和學校不同，不能用作學習的地方。」

「那麼我也一定是那句話說壞了。」

「對方說，出於絕對的需要來投考的人很多，所以對學習的人，採着敬遠的方針。」

「董事們真調皮。他們專門找着我們的弱點。」

▽交際上的努力

「我最感困難的是，離開時的藉口。總不好意思，突然開口說再會。」

望月小姐對回絕後，體面地逃回的方法，頗費苦心。大家都是形勢不利。

「我先看錶。於是好像如夢初醒一般地說，啊呀，我怎麼打擾你這許多工夫，顯出驚慌的表情。」

「這倒是好方法。」

「所以，我如果忘記帶錶時，可不得了。上一次，我一看，竟沒有帶着。我正感到慌亂，窗外忽然發出狗叫聲，因此我不禁脫口而說：這公司裏狗倒很多呢。」

「呵呵呵呵。」
「那個董事真壞。他說，不要給狗咬傷，趕快回去吧。」
網島小姐到現在還怨恨着他。

▽奇妙的考試

「我最近和一個秘書談了一小時左右的話，真弄得不知怎樣才好。」

文子小姐訴說着。

「據說談話越久越有希望。」

「但是並不是關於職業的問題。老是問着家庭的事。說是我遲早要結婚的吧。」

「啊呀！是年輕的人麼？」

「是的。好像是獨身的。」

「怪討厭的。」

「從他的談話聽來，他好像當我是鍋島先生的親戚。」

「男母是粗心的人，也許她弄錯，把我介紹給對方了。」

「一定是的。對方以為娶了鍋島先生的甥女就可以有發跡的希望，並且……。」

「並且什麼？」

「望月小姐，你不必去問她的，因為她是曾經想要做女演員的人呢。」

網島小姐打趣着說。

▽嘖！

「我有一個地方在那裏談。」

有一天望月小姐說。

「真的麼？已經決定了麼？」

「還沒有，正在考慮之中。是一件婚事。」

「什麼！你預備背叛了麼？」

「並不是預備背叛，不過……！」

「不過什麼？這可不能讓你輕輕放過。」

「望月小姐，你說在考慮之中，是出於你的本心講的麼？」

網島小姐追究着問。

「這不是我的責任。」

「不過你的態度不是有錯誤麼？」

「我昨天拿着舅父的介紹信去看某公司的董事。於是他說，關於這事，請你到我家裏去，內人在等着。到他家裏一聽，原來是關於婚事呢。」

▽試探

其後望月小姐雖然仍舊和她們合着步伐，可是那顯然是頗為勉強的。到文子小姐家裏來的次數也漸漸少了。

「近來一定有脫離聯盟者出來。」

「文子小姐，這是指望月小姐說呢，還是指你自己說呢。」

「你說指我自己說是什麼意思？」

「我老實告訴你。你也不是開始談着婚事麼？」

「網島小姐，這你太委屈我了。也許你自己正在考慮中呢。」

文子小姐憤激着說。

「你放心好了。不過我這次痛切地感到，朋友的心真不可靠。第一個退出的，竟是發起人的望月小姐。」

「讓我們提出抗議吧。因為我們約定一切事都由多數表決。」

「已經來不及了。她既已生離心，看見我們一定就會拔腿逃的。」

▽厚皮的退出者

從春天開始的謀事運動，到了夏天，仍不能使文子小姐和網島小姐謀到事。固然，因為憤於望月小姐的背叛，她們不再拜訪望月小姐的舅母，所以介紹信已告缺貨也是事實。

「文子小姐，我今天是來道歉的。」

有一天，望月小姐突然來訪。

「新郎已經決定了麼？」

「還沒有，不過目下正在進行中。」

「恭喜，恭喜！」

「謝。」

「英文裏不是有這樣的一句話麼？此後我除了看你的背脊以外，和你沒有關係了。請你回去吧。」

「文子小姐，你當真在生氣麼？」

「總之，我給姐姐稱讚了一下，她說，像我這樣的好人是不多見的。因此，我確有浸在酒精裏作爲標本的價值。」

▽姐姐和姐夫

「樓上的形勢怎樣？」

姐姐的外子問道。

「文子在大發脾氣。因為望月小姐終於退出聯盟。」

「預備出嫁了麼？」

「噫。大概已經決定了。」

「漸漸有希望了。慢慢地對她談談看好麼？」

「現在更不好談了。」

「爲什麼？」

「望月小姐一定嫁得很好的。文子一向有不肯認輸的脾氣，這時候和她談一個平凡的小職員，恐怕不會有多大的希望的。」

「別諷刺了。」

「年紀輕的大都是小職員，那麼還是對她說一點什麼特別可取之點吧。」

「越聽越不像了。」

「你既然以爲如此，那麼就是爲了文子的原故，也得更努力一下，好讓你早些加薪升級。」

▽嘖！嘖！嘖！

文子小姐第二天到網島小姐處去報告叛逆的事。網島小姐穿着從未見過的全身盛裝的和服，剛從裏面出來，正預備和母親一起乘上汽車。

「啊呀！」

「文子小姐，富士子（網島小姐之芳名——譯者）有點急事，現在就到……！」

母親含糊其詞地說。網島小姐始終低着頭。

文子小姐曉得她們是相親，馬上回到家裏。

「姐姐，友情真是不可靠的東西。」

「爲什麼？」

「網島小姐剛才出去相親。」

「啊呀！」

「昨天剛給望月小姐弄得氣煞。今天又看到這種事。我越弄越不明道世界上的事了。」

「文子，你實在非浸在酒精裏不可了！」

▽反擊

不久，網島小姐竟厚着面皮來訪問時，文子小姐也不禁爲之一驚。

「那一天你特地來看我，真對不起你。」

「富士子小姐，你不是有喜事了嗎？」

「謝謝你。」

「啊呀！你竟不聲辯一聲，就這樣承認了麼？」

「目下正在進行之中。我特地來報告你。」

「那麼，此後我除了看你的背脊以外，和你沒有關係了。」

「這是什麼意思？」

說着網島小姐故意坐在椅子上。

「厚面皮！」

「文子小姐，你不是違反了約定麼？」

「這是我說的話呀。」

「讓我問你一聲，二人和一人那一種算多數？」

「唉！我氣得說不出話了。」

「等一會兒，望月小姐也會大模大樣地來吧。」

▽自尊心

二個人退出後，已經不是聯盟，而僅是個人的決心了。爽爽快地改變方針，服從多數自然也無不可，可是文子小姐覺得這樣太有損於自己的自尊心了。望月小姐因屬舅母和甥女的關係自然不足爲異，可是網島小姐也由鍋島夫人做媒人，那未免太說不過去了。和二人比較起來，自己決不見有絲毫遜色。給她們除外未免氣憤。

「姐姐。」

「什麼？」

「我越弄越不明白這世界上的事了。」

「這是姐姐的不是。我一直以爲是謀事的介紹，所以沒有親自去拜託望月小姐的舅母。不過她全視我們的態度如何而定。倘使你贊成的話，讓我去拜託她一下吧。」

「我不要。我也是有見識的人呀。」

▽總崩潰

「啊呀，這邊請。姐姐，姐姐。」

文子小姐慌忙引入鍋島夫人。姐姐也弄得手忙腳亂。夫人來訪的目的是關於文子小姐的婚事。

「實在不瞞你說，在三個人當中，不容易收拾的先解決掉了，所以文子小姐被排到後面了。」

這幾句開場白中了文子小姐的意。對方是鍋島先生之公司的青年職員，家庭又好，是鍋島先生一向特別照拂着的人才。更聽取了詳細的情形之後，姐姐懇求着說：

「一切務必拜託。」

其後，文子小姐把相親的照片改拍了三次，費了三星期的時間。

「姐姐，連我也這麼煞費心機，她們二人大概是畢業後馬上就從事準備的。」

富於自信的人始終是富於自信的。

(佐佐木 邦著)

作者介紹：佐佐木邦是日本最著名的幽默小說作家。他的那愉快的諷刺和高雅的幽默，在日本出版界中擁有廣大的讀者羣。英文學系出身的他，於明治學院畢業後，曾轉任教於各大中學，而由外國幽默小說的翻譯逐漸進入寫作的生涯。



粉紅蓮

徐碧波

像鳴春的家庭，本來可以不愁衣食，儘足溫飽，所以鳴春自以為世家公子，讀書不過捐個頭銜，對於真實學科，却一向十分馬虎，臨到考試，不是作弊，便是直抄同學的答案。

如此這般，居然也被他混學了業，試想這種大學畢業人材，要到社會上去找噉飯地，却確是難了。就是給他找到了，確着高的職位，材力夠不上，比較低微些的機會，又因為大學畢業生名義，不屑做。鳴春便在這個公例之下，所以畢業以後，老

休息在家裏。麗德那時已經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兒啼女號，着實覺得困累，丰韻已遠不如前。那知鳴春自己沒有賺錢本領，以作稍微資助閨房什用，却反而伸手向妻室要零錢化。麗德起初很慷慨的交給他，後來漸漸地匱乏了，同時也覺得夫婿，怎麼這們懶茸無能；一天言詞中，帶了一些規諷的意旨，他因為一向享受麗德溫柔的待遇，今天覺得變了樣，竟惱羞成怒起來，將沒有吸到半截的香烟，對地下一擲，居噙然了起來，說：「你自己不去對

鏡兒照照，還像在學校讀書時候的面龐嗎？居然還有資格搶白人家，那一套無理由的蠻話在對那個人說？」他說完話，就悻悻地走了出去。

麗德從來沒有瞧見過他這種猙獰面孔，和聽到他這們荒謬的言詞，疑他是瘋狂了，心裏一氣，連哭都哭不出來。第二天他帶了兩個孩子，辭別了翁姑，回到了娘家去。

蘇老泉先生說過的：「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必有所由兆。」這句話真是確切不移的。就是葉家出了這種怪展的子弟，那會使得家聲振作，當然這份人家，只有日趨衰落的途徑。所以離開麗德歸甯不到十天的一個晚上，鳴春因為喝了些酒，模模糊糊地躺在床上吸烟捲鬼，手一鬆，煙尾掉在被褥上面，便燒了起來，等到他自己發覺，惶恐跑去報警時，已滿屋煙氣瀰漫，鄉裏又是缺乏救火工具，所以不多時，竟釀成了全屋熊熊的姿態，後來竟悉遭焚如。這一場大禍，竟會使葉姓一份大戶人家破了一大半家產。

老主人後來查究禍首，却是他那寶貝的二兒子，也奈何他不得！只索瞥了一肚子悶氣，終日長吁短嘆地捱過了一個春季，便棄世而去。那一節事故，聞首便就提起，也不再重複講述，要注意的，就是那位葉寒瓊小姐。

寒瓊不因為生活困苦而輟學，後來也升入了大學，因為經費的關係，便去找到二嫂麗德那裏，和她商量，借宿一榻之地。麗德自經這雙重打擊之後，心念多灰，祇好好地呵護兩個孩子，在家侍奉自己母親。只逢節祀日辰，到葉家去探望婆婆一次，便即當天回家，輕易也不再回鄉裏去了。現在小姑前去商量，她是個深明大義的人，當然慨然允承。從此每夜姑嫂倆，談談說說，倒也十分投契。那時麗德的伯父，也已去世，遺下一個堂兄，名喚友竹的。倒很斯文一脈，常常到孀母家走動，禮貌殷勤，似乎和他爸爸的個性，大不相同。所以余太太也很鍾愛他，因為他將來便是自身的承繼子呢。

友竹人既和藹可親，不多時和寒瓊，

也十分熱，親親熱熱，彷彿一家人似的。可是人就是一樣多感情的動物，尤其是男女之間，經不起心電互印，加以時的累積起來。友竹和寒瓊，竟有一刻不能分離的跡象。友竹進過美術學堂，對於繪畫，又十分精工。寒瓊閒時，常到他書室裏去，看他揮毫落紙，有時幫同他調和顏色。這一種幽靜而美妙的生活，真要令人羨煞妬煞。他最擅長的便是畫一本並蒂粉紅蓮，一稿繪成，黏在牆上端相時，直覺得冉冉芙蓉，正在出水，而設色的雅麗明淨，尤覺使人欣賞不置。但是他不過借此消磨時光的，並不靠他為生活的。所以，隨作隨棄，而並不著上款識。寒瓊常常以為天賦美藝，棄之未免可惜，便逐漸代他收藏起來。而友竹却阻止她這樣作為。所以友竹一經畫成一張東西之後，忙在旁加了不

的興趣。但是友竹旁的都談，獨有對於繪畫，却規避得很嚴密，幾乎使寒瓊無從繞着圈兒轉到這項問題上去。寒瓊也曉他的旨趣，認為藝術家，應具的特異性情，便不再和他糾纏。有所談，終是迎合他的心理，終於不轉到繪畫問題上去。彼此能夠相解相諒，於是情感益發趨於熱烈了。關於婚姻大事，雖然沒有提到，而心心相印，已經都有未來夫婦的指望呢。

鳴春在家裏悶得慌，也不敢越地到余家去。並且因為天天受到經濟的煎熬，便被迫到了遍地黃金的上海，去找一個從前中學裏同學，聽說現在辦一家企業公司十分發達的曹梅生。他按照地址，直到公司裏去訪問時，已是十時二十分。可是守門的人，回說：「曹經理還沒有來。」鳴春問：「他要什麼時候來？」守門人有氣沒力的回答說：「那可不知道？」鳴春再要問時，這守門人已掉轉了頭，正和一個年輕女傭人在撩天；他只得快快回到寓所，舉目無親地徬徨了好久。午間就在小飯鋪裏胡亂吃了一頓麵食，算帳時，却要八十四元，他嚇了一跳，詢問館役時，又瞧到一副難看面孔，先相了一相鳴春，然後慢條斯理的道：「瞧你樣子倒很漂亮，怎麼市面也不清楚？現在米要兩萬元以外一担，你倘使吃了飯，恐怕回鈔候時；還要大驚小怪咧！」鳴春一再碰着頂子，心裏又悶損，便直着喉嚨道：「我是主顧，你怎麼這樣不客氣？要曉得做生意的人，只有和氣才會生財呢。」這時跑上來一個黑衣大漢，瞪出了既圓且大而眼白上滿佈了紅筋的大眼珠子，扯開館役，對鳴春道：「對你不客氣了，便怎麼樣？你有什麼顏色拿出來？」鳴春出其不意，半腰裏會有這們一個人出來和他搗蛋，曉得自己孤單地在五方雜處的海，暫時憑你理直氣壯，終門不過他們的，只得忍氣吞聲，擲下了八十五元，往外便走。但是那館役，又將他拉住說：「要另外給賞。」鳴春說：「有一塊錢多餘給你。」那人說：「一塊錢不值以前一個銅子，也好賞人嗎？快你自己帶回去泡白開水，我們却不要。」鳴春又受了一頓奚落，回想以前在校裏，惟我獨尊的風光，不禁悲從中來！出了店門踽踽地在路上走，目中所見的人熙來攘往，沒有一處不是擠擠軋軋，最奇的在一家醬園門口，見有男女老少，排了一個迴環曲折的隊伍，個個人延頸企踵。擠得像鐵匣裏的沙田魚一般，他又不知那輩人，在那兒玩什麼把戲？因恐鬧岔兒，便也不敢動問，走了開去。在路上忽然靈機一動，自咎笨拙

來。忙走進一家店舖，和顏悅色地先打招呼道：「謝謝先生們。可否借打一個電話？」他說完等了一回兒，那些夥計們，好像全是雙子，沒有聽到他的央懇。他等得不耐煩，再行請求道：「對不起，攪擾你們，借打一個電話」。那時才有一個比較年長些的店員，開口道：「我們這兒沒有電話，別人家去借」。他沒法走了出來，揩了一揩眼睛，回頭望這店家的門上，明明貼着一張白地紅字，而加着方框的紙兒，裏面寫上「注意！內有電話」。他到這時，覺着上海的遍地黃金，却沒有瞧到一些屑粒，而於一二小時當中，所受到教訓，却覺得勢利，強橫，欺詐的滋味，實在難堪。他退了一步想，假使全是這個樣子，上海還站得住這些成了羣，結了隊，像螞蟻行陣一般的人民嗎？這個謎，他也暫時保留了，不作空想。回到旅舍一檢點行囊，却只存三百多塊錢了。他頓時感到倘使找不到曹梅生，一定要流落他鄉。便加緊在寓所裏，打了一個電話去。聽到同音說：「曹經理吃飯去了，還沒有來。」問他「下午要什麼時候到？」又聽得同音說「可說不定」。剛想將自己的電話告訴聽話的人，請梅生來了，打個電話來的時候，那邊已經將線掛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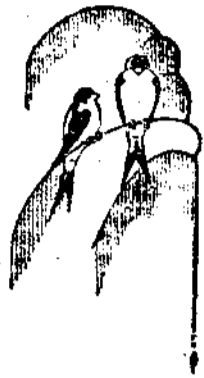
在三點鐘時候，鳴春硬着頭皮再去，因為路不認識，省得再問東問西，而且可以快一些到達，便叫喚人力車代步。而那車夫的討價，又嚇得他不敢領教。依舊問了路，經過過去，而這個時候，經過一家電影戲院，剛碰到散場，人頭滾滾，好像從一個大缺口裏在拋出來。真是男的西裝革履，女的脂香粉膩，說不盡的風光旖旎。他到這時，心裏却動了一動，想假使我在上海發了跡，怕也不是其中一份子嗎？便在這一轉念間，却被他發見了曹梅生的踪跡，原來曹梅生正臂彎裏，挾了一個人工美的美人，從台階上緩步走下，雍容華貴，好像新夫婦從禮拜堂裏結了婚，出來的樣子。他這時的機會，那肯錯過，候在旁，等梅生走近時連忙上去招呼。梅生倒嚇了一跳，仔細一看，見是鳴春，便洒脫了挾在女人臂彎裏那只手，和他揮了一揮說：「老朋友，你好啊？幾時來上海的？」這時鳴春，也覺得一部廿四史，無從說起，只呆瞧着那個女人說：「這位是嫂子嗎？」梅生哈哈大笑道：「我沒有這福氣。」那女人也發言道：「你又來了，我那兒有這樣福氣做你的太太？」鳴春忙轉過話頭說：「梅生兄，到那兒去？可是到公司？」梅生搖了搖頭，接着那女人說：「還

是到明光咖啡室去坐一下。」梅生點了點頭。招了鳴春，一同走進附近一家所謂明光咖啡館裏。

梅生只有一搭沒一搭的，和那女人說話。鳴春竟沒有進言的機會，自知在旁邊做討厭人，是大大可不必的。便約定了明天上午，十一時左右到他辦公室裏，去專誠拜訪。梅生等他走後，也便拋了那美人，到仙樂死舞場裏去，消磨他晚上的光陰。

葉鳴春那一夜的夢，却安甯了不少，常常從床上笑醒轉來。他雖然覺得曹梅生待他不很親熱，可是將自己的心度他人，倘使帶了一個女人，有他人來攪擾時，的確怪可厭的。明天在寫字間單獨相見，當然不是這樣了。何況我得了機會以後，上海是遍地黃金，黃金能夠到手，憑我的手腕靈活，難道女人不會跟我；這種游樂場所，也一定是我的世界。他這樣想得通，而企望又這樣的偉大，自然今夜夢魂，便甜適當中，帶上一重興奮反應了。第二天一清早起身，便去整了整容，又耗去八十元，雖然覺得有些捨不得，但是想着上海生活程度這們高，那有了職業，所收入的俸給，一定數目也鉅大，想到這裏，不由自主的，面部有了笑意。

（待續）



先生

王珏

現在我要告訴諸位一個先生的故事。

先生並不是在什麼學堂裏，挾着古文觀止踱出踱進，一步三擺的老學究；也不是拿着「哭喪棒」，走起路來皮鞋「喀吱喀吱」的洋裝先生；更沒有一些任何先生所特有的嚴威。可誰見了也都得尊稱他一聲「先生」！彷彿是曾經註過冊握着「先生」一稱的專有權似的。

先生姓什麼？誰也不知道，家住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多大年紀？更沒人知道。他像河裏永不為注意的水蠅！

整天的，先生坐在糟坊門口。大清早，七點鐘模樣，伙計阿貴來扛排門的時候，先生已安坐在一只長檯上，在他的大腿上擱着一只方木盒。

「先生，好早！」阿貴笑着招呼他。

他們認識了不止一天了：五年前的一个嚴冬，阿貴隨叔叔到糟坊當學徒的第一天，師傅叫他起身扛排門的時候，門外下着斜斜的細雨，黑茫茫的天還沒亮透。門邊，一個穿着黑衣服馬褂的，傀儡似的坐着。這，可險些把才第一天來上海的阿貴嚇得半死，背上的排門差些掉下來壓在那黑衣服人身上，但是，對方依舊一動不動。

「喂！你是……！」阿貴想，那人定是個半死人！

「我是個算命的！」嚇嚇的擠出了一句。

天慢慢地亮了，阿貴看清他腿上正擱着一只算命放木牌的文王八卦。

「店堂門險些掉下來！」阿貴喃喃的說。

「我不知道！」

呀！原來是個瞎子！此後，阿貴漸漸地成了先生的朋友，每晚關店門的時候，阿貴說：「天黑了！」於是先生站起那一天沒離開過的長檯，撐着它，左手拿着他唯一的生財之道，摸索的轉了個彎，消失了！誰也不知道他打哪來，往哪兒去。他的存在與否，是不為世上任何人留意的。

從學徒升到伙計，本來，像扛排門這一類的差使早挨不到阿貴頭上，可是，他還是要做……！因為這樣，他可以每天二次見見這不論寒暑風雨從未間斷休息一天的先生。

先生平時不常開口，很容易讓人誤會是個啞吧，就是主顧上門的時候，也祇說幾聲必要說的。雖然這樣，生意並不清淡，因為他的地位正在菜場的轉彎角上，每天早晨，那些買菜的，賣菜的，都走過他面前，都是他的好主顧。

別以為他老不開口，說話也是小聲細氣的怕嚇壞了誰似的，告訴你：阿貴才進店的那年冬天，手上滿生了紅葡萄似的凍瘡。照例，開飯添盛的事是歸學徒幹的，那天，當他捧着滿滿的一碗粥到三先生（滿了師的學徒，地位較老闖低二級，每月

有薪水拿，上一級的，是阿大先生，地位最低的是學徒，每月僅拿些微月規錢。面前的時候，碗微傾了下，裏面沸滾的粥燙痛了他紅腫的手，碗掉下來，粥潑得三先生滿身，阿貴的臉上挨着靶打，再要打的時候，阿貴逃出了店門，三先生罵着追出去，看見他正躲在先生旁邊，他恨恨的罵了聲：「窮鬼！」

「碰！」三先生的頭上憑空飛來了一只「彩球」，沒有打中他，掉到地下，裏面的木牌爭先恐後的跑出來，攤得滿地都是。先生巍巍的站起來。

「畜生！你是什麼東西！窮鬼？配你罵！」

周圍圍着好些糟坊裏的老主顧，大半也都是會照顧過先生的生意的，都笑了起來。並沒給木盒打痛，也不想和瞎子多計較的三先生，這一來可成了「騎虎難下」，他忿忿的走過去：

「先生的頭上見了紅……糟坊老闆走出來……」

第二天，去糟坊的，在櫃台上再也見不着三先生的影子。

先生仍安安穩穩的坐在門口，頭上好幾處貼着十字叉的橡皮膏，昨天發生的「血案」與他彷彿無干似的。漸漸的，紗布拿下……！這次後，阿貴就成了他唯一的朋友，要問他的身世，可仍是不回答的，提起那件事，他皺起眉，搖着頭說：

「我又做錯了事！唉！又是吃了脾氣太燥的虧！以後，再也不打抱不平了！」

此次後，果然他安坐在糟坊門口，五年中一次事也沒出過

老闆爲什麼會停三先生的生意呢？有人說，那是老闆娘的主意，因爲得罪了她尊重的先生，大概，她在做姑娘的時候，

先生會替她算過命，說，將來必嫁個開糟坊的老闆。

接連下了幾天黃雲雨，先生的生意清得可憐，平時，不下雨，坐在門口，要下雨，清早開了店門，把橈子移進點，雨就淋不着了。這幾天下雨，他除了能聽見「嘩嘩」的雨聲外，還聽見店裏：

「事情怎麼樣了？」

「老闆利金條買得並不多，也許危險不大！」

「店會不會盤給別人？」

「源隆泰那邊的爲什麼要收他，還不是要探我們老闆有多少？存在那兒？這樣，事發了，錢兜不轉的時候，這店不就穩了！」

「這年頭，除了糟坊老闆能賺錢，別的都受統制，我們老闆爲什麼偏要冒險做金條？」

「不是，是從前便宜時候買着玩的，這下，可遭了禍！」

「……………」

「……………」

這些，先生聽了莫名其妙，「他」是誰？也不知道，「反正是有錢人花樣多！」他想。生意沒有，肚子有點餓，店裏亂烘烘地有點異樣，先生願自坐着，他想：「窮了好！有了錢就是累，我有錢的時候，還不是和他們一樣。錢……這東西害了我一生，……不，……我要有錢，現在這世上早沒了我，沒錢的人，……是世上最自由的！……」

先生那件寒暑不易的黑衣服，顏色早變灰翻白了，換了幾天餓的身子，更瘦得竹竿似的。往日，他也有生意清的時候，那阿貴會設法，也從沒挨過這樣的大餓，轉彎處的大餅攤，又

不肯除賬，好些天沒聽見「先生」的親切的招呼，店裏的談話聲，他聽得出，嗡嗡地聲音可都變了樣，這，他還抱着木盒，支持坐着。

「我肚餓！阿貴，你……！」他無可奈何的站起來，面向着櫃台。

「優貨！再過一千年你也找不着阿貴了！人家顧得了你一輩子？！不要不識相，就在門口坐坐吧！」耳邊起了聲訕笑，聽得出，那不正是五年前罵「窮鬼」的粗聲音，接着又來了「別理他！」的陌生口音，他絕望了，猜出店裏定是出了什麼變卦，可又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對那發出粗聲音的方向，含着歉意的說：「我知道……我……！」

他回過身，默默地仍安坐着，他許是在抱怨上回的事？許是在懺悔以往那些不可告人的過失？

……晚上，糟坊學徒關店門的時候，一個穿着顏色翻白的黑衣人，靠在門背上。

「先生……！」
「……！」

沒有回音，推他，也不理，於是學徒慌張的走進店……！

一大堆人擁出來……！原來，先生死了……！
糟坊隔壁的人家，給和尚「唔唔啞啞呀呀」的唸經聲，吵得一夜沒好睡。

第二天，大餅攤老闆買了串長絛，掛在糟坊門口，正是平日先生所坐的地方，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會罵過他「優貨」的三先生，在對馬路香燭店裏買了部「

心經」上面寫着：

「三先生的朋友算命先生 用」
燒過後，他安心的嘆了口氣：「死鬼呀！是你自己餓死的，可千萬別……！」

糟坊的新老闆咆哮着：「晦氣！」却也無奈何，當夜雖叫了和尚唸經，還認為不夠，停了天業，叫了七個道士打醮，免得死鬼作祟，惹得店門口看熱鬧的閒人，擠得像春天河畔的蝌蚪！

有知道算命瞎子的人，紛紛傳說：「先生命好！怪不得平日那樣安安穩穩地坐着，原來他早算出死了有人辦後事！好福氣！」

萬國大藥房

門市批發 價廉貨齊 各國處方 配製審慎 電話購貨 接方迅速

• 經售各國名廠出品 •

• 自製家用特效良藥 •

• 總店 •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
電話九一八二五（四線）

• 支店 •

上海同孚路福州路
電話三九九四二號



農人們

契科甫原著
楊絢霄譯

奧爾伽戰戰兢兢地慢吞吞地說着，並且又像一個朝山進香的人那樣急速而敏捷地踱着。每天她都要像一個牧師那樣高聲地朗讀着福音書；雖然有許多地方她並不知道，不過那些聖字却使她感動得流淚，而且

「她是過河到地主的公館裏去的。和那些管家們！她真不要臉，而且還愛胡亂入道——真可怕呀！」

。縱使禮拜儀式要到九點鐘才開始，但他却老是站在那裏。

，當地唸那 Astche dondezehe 等一類字眼的時候，她的心臟總是跳動着。她相信上帝，相信聖母，相信相徒；同時，她的信條就是：對任何人——即使是德國人，吉卜賽人以及猶太人——作惡事就是罪孽。

長着黑色眉毛的斐喀拉，蓬着頭髮，投身到河裏，並且又像一個年輕而結實的姑娘似的，在水裏濺游着，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她挺不要臉——真可怕呀！」瑪爾亞重複地說道。

。當她高聲地朗讀那福音書的時候——甚至當她讀到那些她不了解的字眼而停下來的时候，她的臉兒就會變得慈祥，和藹而煥發。

河的上架着一條簡陋的木橋，鯉魚在橋下那清澈而透明的水裏泅泳着。在碧綠的灌木上閃耀着點點的露珠，投映在水裏。天氣溫暖而愉快。這是一個多末動人的早晨！真的，要不是爲了那貧窮，那可怕而絕望的貧窮——人們是無法離開他的——那末，在這個世界上，人生該是多末有趣呀！不過回頭看看那村莊，於是，那起憶力又喚醒了昨天的一切經過，而懼怕的暴瀆也就頓時消失了。

正在朗讀福音書的時候，那些信徒們便突然地移動起來，讓路給地主的家屬走。進來的是兩個穿着白色衣服，戴着闊邊帽子的姑娘，她們的後面跟着一個穿着海員服裝底肥胖而紅潤的男孩。他們的來到使奧爾伽感到快樂；她覺得他們畢竟是些受過良好教育，遵守秩序以及都雅溫文的人物。祇有瑪爾亞，偷偷地，憂鬱地望着他們，彷彿他們並不是什末人而是一些怪物——要是她不讓開，她就會給這些怪物踐成碎片呢。

當助祭用着一種低音歌唱的時候，她就覺得聽到有人在喊「瑪爾亞」，於是她便戰慄起來。

「你生長在什末地方？」瑪爾亞問道。

「那末，在這個世界上，人生該是多末有趣呀！不過回頭看看那村莊，於是，那起憶力又喚醒了昨天的一切經過，而懼怕的暴瀆也就頓時消失了。」

第三章 歌唱

「佛拉迪爾。我住在莫斯科已經很久，我八歲的時候便住在那裏。」

這幾個客人的到臨很快地便傳遍了這一個村子，所以在禮拜終了，這小屋裏也就擠滿了人。雷納基甫家裏的人，麻脫維基

，她正在那裏脫掉她的衣服。

女人們走近了教堂。瑪爾亞在門邊住了步，她怕走到裏面去，她也不敢坐下來

這幾個客人的到臨很快地便傳遍了這一個村子，所以在禮拜終了，這小屋裏也就擠滿了人。雷納基甫家裏的人，麻脫維基

「那就是我們的斐喀拉」瑪爾亞說

甫家裏的人以及伊理多甫家裏的人都走來探問他們在莫斯科的親戚底消息。蘇科佛村裏底每一個人，祇要他能讀能寫，都給帶到莫斯科去當茶房或者是擦靴匠；同樣，對岸的鄉下人却祇幹那焙製麵包的工作。

像這種風尚，還在奴隸解放運動以前就已流行。那時傳說在蘇科佛村裏，有個叫做魯卡·伊凡尼基的，是莫斯科某個總會小吃部的頭腦，他祇雇用他的同鄉人；這樣，輪流地，在他們獲得了權力之後，又起用他們的親戚，給他們安插在酒店和菜館裏。所以從那時起，本地的鄉民都把蘇科佛喚做坎姆斯卡佛或者是科魯甫卡。尼古拉在十一歲的時能就給帶到莫斯科的，由麻脫維基甫家裏一個名叫伊凡·瑪卡魯依基的——當時他是隱逸花園裏的司閘——代覓一個棲枝。所以，這時，尼古拉便朝着麻脫維基甫家裏的人鄭重地說道——

「伊凡·瑪卡魯依基是我的恩人；爲他日夜地向上帝禱告便是我的義務，因爲祇着他我才變成了一個好人。」

「我的聖徒！」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女人——伊凡·瑪卡魯依基的姐姐——含淚地說道。「那末，你可曾聽到過他的消息？」

「去年冬天，他在奧蒙的家裏，而道

一季，我聽說，他是在城外的某個花園裏……他已經老了。有一年夏天，他每天總得帶十個盧布回家，但是目今各處的生意都很清淡——這老頭兒也真倒霉呢。」

那些女人，年老的和年輕的，一致望着尼古拉，上那靛製的高靴以及他那蒼白的臉龐，隨即就悲愴地說道——

「你不是積財的人，尼古拉·奧薩浦伊基，不是擇錢的人！」

這時，所有的人們都撫着薩莎。薩莎已經度過了她那十歲的生辰，但却矮小而瘦削，她看來至多七歲。在那些穿着棉布長襪衫底黑黝黝的骯髒的鄉下姑娘當中，那個頭髮結着緋紅緞帶，白臉龐，大眼睛的薩莎看來就活像一個玩具——一個在田裏捉住而被帶到小屋裏來的可愛而奇怪底動物。

「她而且還會唸書呢！」奧爾伽倨傲地說道，溫柔地望着她的女兒。「隨便唸些什末，孩子！」她一面說，一面從角落裏拿出一本新約聖經。「高聲地唸，唸給這些正教徒聽哪！」

那本破舊的，笨重的，皮面的，四角彎折了的聖經發出一種出家人所特有的氣味。薩莎豎起她的眉毛，隨即用着一種宏亮而拖長的嗓音開始唸道——

「……當他們走了以後，在夢中看見上帝的天使走到約瑟夫面前，說道：『起來，把這年輕的小孩和他的母親帶走吧。』」

「這年輕的小孩和他的母親」，奧爾伽重複地說着。她的臉龐給歡樂激得緋紅。

「……隨即逃到埃及……他們就留在那裏，一直等到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你的時候……」

當唸到「等到」這兩個字的時光，奧爾伽再也忍不住她的情緒，於是也就開始哭起來。瑪爾亞學着她的樣，同時，伊凡·瑪卡魯依基的姐姐也跟着哭了。老頭兒一面噙着，一面胡亂地走動着，正想找件禮物給他的孫女，但他却不曾找到什末東西，祇是揮着他的手兒。當期讀完畢以後，客人也就紛紛地回到他們的家裏，他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而且還很喜歡奧爾伽和薩莎。

因爲那天正是星期日，所以全家也都留在小屋裏。這年老的女人，她是被她的丈夫，媳婦和孫兒女稱爲「老婆婆」的，躬自處理着一切的事情；她給煨坑生火啦，安排茶壺啦，她甚至還到田裏工作；而全時却又咕嚕着，說是她給工作累死了。

孝經講義

唐文治

三才章（天經地義民行萬世不刊）

曾子曰：其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案三才二字，見於易繫辭傳，五孝後繼以三才者，蓋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民則天地之經，即天人合一之道，人之所以肖天地也。若不孝，則自外於天地，無以立於天地間矣。賀蕭庚先生謂：天之三光有度，而以生物覆幬為常，故曰經。經者，常道也，地之五土有性，而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義之和利者也。得天之性為慈愛，得地之性為恭順，是即孝也。曰天地之經，民是則之，此則字根於天性之自然，曰則天之明，此則字本於學問之修養。聖人法天地，故能贊天地之化育，本孝道以順天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先王見發見字，即先知先覺，則天之明，以天治人也，見教化民，以人治人也，先之以博愛五者，以己治人也，博愛之謂仁，未有仁而遺其親，故曰莫遺其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終結之曰示之以好惡，蓋好惡公而民大順矣，所謂性情教育也。引詩師尹者，阮氏福謂孝教出於師，是也。大學言好惡繫矩，亦引此二句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朱注云：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嗚呼！好惡豈可偏私乎？

孝治章（人心和平自無災害禍亂厥本維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或問天子盡人不敢惡慢，而此專言不敢遺小國之臣何？曰：小國之臣，有執其國柄者矣，其心親我則民情悅。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注：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言明王孝治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或問諸侯惠及萬民，而此先言不敢侮鰥寡何？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可見鰥寡者，乃不忍人之政所宜先也，讀書無逸篇，詩丞民篇，可知之矣。或問孝以躬率妻子為務，而此先言不敢失於臣妾何？曰：大凡士庶人家，人子類能帥妻子以躬養其親，遠邇大夫以上，家畜臣妾，父子異宮事親之職，半分於臣妾矣，一有失手，則騰口說，造是非，而父母情志之鬱舒，遂懸於此輩之手，思之能無通身汗下乎？至此竟大義，專以和平二字作主。和平者，家國之根基也，易言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言終和且平，一家一國之和氣滋，未有不興且盛者，一家一國之戾氣積，未有不亂且亡者，災者，天災也。害者，人患也。禍亂作者，民皆好犯上，好作亂也。二十四史所載，殷鑒不遠，明王建極，修齊治平，保合太和，各正性命，首出庶物，萬國咸賓矣。有覺德行，鄭召注：覺，大也。大德行，惟大孝者當之。

中庸新解

胡樸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儒家之天，是最高之主宰，而道由天出，道家之天，則由道而出。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道是最高之主宰，天由道而出也。老子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大極也。二，兩儀也。三，天地人也。實則儒家之天，與道家之天，同是氣象學之天，所不同者道耳！儒家之道，在人倫日用事物之常，故僅推至氣象學之天而止，道家之道，乃宇宙之本體，太極是也。周敦頤太極圖說，雖本易繫辭，而曰無極而太極。已超過道家之思想矣。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生爲善，（余有善惡說一文，生爲善，殺爲惡，言之頗析，茲不詳。）生之爲性是也。性，从心生聲，心，古文作營。朱，古文作米，丹，篆文作冫，心中一點者，動物之心。朱中一點者，植物之心。丹中一點者，礦物之心。一點是生機之始，瓜仁杏仁桃仁是也。性者，生氣之未發而含藏於內者，未發爲性，已發爲情，情，从心青聲，青，从丹从生，根株是丹色，發生爲青色，所以少年號爲青年。情者，如艸木之發生爲青色，表見於外者也。小爾雅：命，予也。自天之付予言曰命，自人之領受言曰性，含藏於肉者曰性，發生於外者曰性。

說文：道，所行道也。引伸爲人所當行之事，亦曰道。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所當行之道，生活之路是也。率，述之借字，說文：述，循也。循性生生之氣，行其所當行之道。性，是生生之氣。道，是生生之事。

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內部，心肝脾肺腎，人之外部，耳目口鼻，以及皮毛筋骨肉血，有物也。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鼻能嗅，手足能行動，心肝脾肺腎，皆有一定之機能，以至飢思食，寒思衣，日出作，日入息，有則也。此即天命之謂性也。又詩大雅烝民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常也。懿，美也。淮南子：得天性謂之德。是德謂得於心，道謂見於行，必先有得於心，然後可見於行，此即率性之謂道也。孟子引孔子言，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道，即率性之謂道之道。陳奐毛詩傳疏云：上二句，天命之謂性，下二句，率性之謂道也。

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道雖人人共由之路，不有以教之，則不能各安其道，教，非別有所教，即修道以教之也。說文：修，飾也。有修飾修治二義，修飾其當行之路，而就其正道，修治其不當行之路，而去其邪道也。禮記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大欲大惡，皆是人性中所固有，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制儀，所以引導人性中之所欲。除去大性中之所惡，而納於軌道之中，此即修道之謂教也。史記禮書曰：人體安駕乘，爲之金

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醢臠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體安，目好，耳樂，口甘，情好，卽率性也，爲之，卽修道也。漢書禮樂志亦曰：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易長幼之序，爲制鄉飲酒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葬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制之於典冊者謂之禮，施之於人民者謂之教，教以禮成，謂之王道，王道不外乎人情，卽教本乎禮，禮本乎人之性，修道而制作也。荀子曰：禮起於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限，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必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荀子之論禮教，極爲明白矣，惟其專就性惡一方面立論，似乎對於性之認識，尙未圓滿。性者喜怒哀樂，皆不可見，有發而中節之和，爲達道，卽有發而不中節之不和，爲不達道，中庸不言不達道者，由修道以教後而言也，達道，卽制禮義以分之，養其欲而給其求，修道之爲教也。所以性可率而爲道，道必修而始可爲教，自來注者，皆忽略修道之謂教一句，而尤忽略一修字，注者雖多，每成爲玄理之空談，本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語可深味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古猶今也，中猶外也，毫無所異，惟修道之謂教，古與今，中與外。相異甚巨，道同而修不同，修不同而教不同，人不能離開生活，古今中外一致之道，中國古時，修飾其生活之道而爲禮教，節制其欲望，使人我之養，各如其分而足，易物質之欲望，爲精神之欲望，此中國古時修道之謂教也。西方亦顯顯立脚於物質點，努力物質之發達，以滿給人之欲望，此西方今日修道之謂教也，物質愈發達，欲望亦愈發達，致造成第一次歐洲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近代，雖學殖荒落，禮教凌遲，精神之欲望，尙未泯絕一般人之腦海，自學步西方以後，物質之發達，既不如人，精神之修養，又失教我，甚可懼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是生活之道，人不可一日離開生活，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天以生生不已之氣付予人，人領受之，而有生生不已之性，率循之，而爲生生不已之道，天不變，性亦不變，道亦不變，本書下文，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故曰，可離，非道也。此結上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兩句，自來解道字者，皆以甚深之玄理解之，而不知其非也。

▽ 滿堂花醉三千客 △

▽ 一劍霜寒十四州 △

民治私議

馬相伯先生遺著

馬相伯先生，通世界十餘國方言，環遊全球者數度，於各國政制，可爲我國取法，瞭然於胸，嘗就箇人主張，撰成「民治私議」，雖未必皆能適合國情，而老人憂世愛國之心，油然而見。以外間獲見者甚少，爰於其媳馬邱任我夫人及其孫女公子馬玉章文學士處假得鈔錄，刊布於次，相老中文論著不多，尤足珍貴已。

——編者——

吾國開化最早，而國事日非，其故安在？三代前征誅之局，已盡信書不如無書，三代後武力是視，戰勝者以土地爲戰利品，人民爲俘虜物，成則王，敗則寇，蓋自春秋戰國已相習成風，故齊人伐燕取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及至漢高，公然以首級論功，封戶行賞，提三尺劍，宰天下如宰肉而已，下至近今軍閥，有不共民妻，共民財者乎？此等心理不除，試思以俘虜之民之國，國於英美之如者，有立足之地耶？竊謂除之之道，非用民治不可，而民治則舍國會與總統制始無由，乃美總統威爾遜有言曰：「民治主義，今當受最後之試驗，其主義純潔，精神宏大，人人奮鬪之日至矣，其不奮鬪者，當絕之於斯人之徒。」此無他，民治者，民生主義也，其義在大學之生財與魯論之富之教之，故國會非他，所以代人民協議此也，總統非他，所以代人民執行此也，議而不行非也，行非所議亦非也，有互相鈐制之道焉，似可推行無弊，或謂總統制未免專制，不知多頭行政太遲緩，獨頭制始能應變應急，既有國會鈐制，斷無專制之虞。

一 歐美地大者，率用聯邦制，中國現有壹千玖百有餘縣，共三百府，參府同緯度者作一聯邦，聯邦可一百，再併三聯邦爲一聯邦，聯邦可三十餘，中國土地之廣，無過乾隆時，現或不足三百府，若將府大者兩府一聯邦，定可滿一百。

二 一聯邦一機廠，一府一縣另立小廠，爲修理檣廠及製造小件等，而民廠不禁焉，官廠出貨，大抵按部就班，以主顧皆預定故也，民廠若無新發明，斷無新主顧，由此耳濡目染，人民之耳目日新，工業日新，而國防之力，亦與之新且精。

三 忙漕可改契據稅，迨地畝（地畝法，方一里得五百四十畝，而牛蹊田埂或不止四十畝，故取之於民，止能作五百畝正，二百里得地三百六十度之一，見數理精蘊，一里一百八十丈，一丈三邁當零，可見我國丈尺，暗合天文地理，英國以十二常十，雖不便，亦不改。）丈量定，不知一人能得十畝熟田如日人否？否則宜殖民，不然，是不恥不若人也。法國一人十九畝六分零，無甚富，而民間之蓄積最多。我國人四萬萬五千萬，熟田有九十萬萬否？惟其無也，當設法開荒以補之，夫然後城廂與大鎮市，一畝一契，畝半以上兩契，鄉間田地，或五畝或十畝一契，一契若作十元，雖官衙寺院無例外，外國使館亦無例外，稅價按地方與旺定高下，假定一契十元，一縣之稅不難十萬，是二千縣有二萬萬之多，隨收隨存各縣官銀行生息，其貸出之息較輕，則農工商均受其益，或充國內大公司大工廠大建築作股本，則無有大公司大建築，不舉辦矣，又何須借外債乎？再國用歐美均有定製，一切官俸，軍餉，及海陸空軍餉重等，均歸財部分頭支給，至論歐美銀行無不過百萬者，美制行本三百萬者，例以二百萬存國庫

，國給四百萬法幣作行本，多給之二百，息甚微，萬一倒帳，有二百萬現銀可抵，故被倒者吃虧少。

四 各縣不動產買賣轉契稅，及中用等，由契稅員主之，可作聯邦廠基本及經費之用，不足則足以契稅，契稅之挪用，必經國會議准。

五 凡聯邦之充邦聯者，則海陸空宜有專廠，挪用契稅等，例同上。

六 邦制以縣為單位，各按地方形勢，劃為二三四區，區以衝要即交通便利者為縣治，縣以衝要為府治，府以衝要為邦治，邦以衝要為聯治，之四治者，當有堤塘幹路（譬如路寬七丈，一面掘三丈寬數丈深之溝，取土以加其高，在北方尤益水利。）聯絡交通邦尹下至縣尹，例用中學出身之士著，或久居有終身之意者。（能諳法律最好，否則聘用有道德之法學，代問民事訴訟，不然，律師多於鮑，是驅學子皆讀律也。）例外須經聯議會特准，惟其用土著，故日用較省，而政費亦可省。聯尹儼如總統，可就通國選之，且初創之人才，德勝於才，始足為後人法。再邦與府縣，地不等而位則等，等故養廉似可等，特公費因需要而差耳，如此則謀缺之心自淡，亦使有恥之道也。再各衙門離派交際應酬節禮婚喪喜慶等等，取締為是，民間往往有因喪葬而毀家者，甚無謂也，且與新生活似太相左，歐美人情，賀新年，紙半張，可法也。

七 縣尹以上至邦尹，皆兩年一任，人民願挽留者屬例外，到任卸任，滿任後或調任，均以聯邦會議定之，惟聯尹可三年一任，養廉可較豐，以崇體制，其到任卸任滿任後連任，或調任，均由聯內各邦議會電達之，得數多者，報總統認可乃定。

八 總統三年一選，不用公民公舉似不可，用則例如美國，又太廢時廢鈔，况我國土廣民衆，熟能認定一領袖，有政治才德者耶？竊思從縣尹至聯尹，應與科學文學著名者，就通國人才先選舉之，亦不避互相選舉，用記名投票，分一百聯邦以行之，票由各邦聯印就聯字票，分給各府，府於票首，各加蓋邦與府縣名，使不能私造，投票後，彙送聯議會，然後彙送國會，國會將彙送票數之多者，與自行投票之多者，一共若干千名然後發給通國縣公民，及什佰仟戶各用記名，在此若干千中，就一縣一區投票選之，無須離國離鄉跋涉也，即由各縣尹什佰仟戶等，監督彙齊標數多者二三十名，上之府尹，各府尹再以標數多者二三十名，彙送國會，國會先自行投票合併二者，揭其票最多者為總統，次多者為副，等多者由國會投票，決其為正為副，副為立法院長，不得干預總統行政，但總統出缺，例為繼承人，繼承滿三年而止。

九 總統得民心，國會能要求聯尹等，再續二年，二年滿決當另選，選舉法仍照第八條。

十 國會議員，一府一名，以各縣土著，及久居有財產，兼諳習地理歷史土產者為合格，合格數多者，由府議會投票決之，多者充議員，次多者按餘縣充秘書，有與議權，無出席權，且所與議若一致，議員當陳之國會，否則可電令撤換其他候補者，川資因遠近不等，悉由國庫負責，薪水各由本地負責，庶肯代民講話。

十一 人民自治，以土著什佰仟戶為領袖，什戶至少高小畢業，若中學畢業，亦可升任縣尹，其職任在通知所屬戶口國內外切實可靠的要緊新聞，及縣府邦聯與國會指令各件，使有母國及天下思想，而奸軌無可遁形，戶內人才，亦可默識。 佰戶應

中學畢業，應由什戶升任，職當留心幼稚園及小學等等，公家貼費造園造校，學宜偏重農與工一邊，並可組織農村工廠等。任戶非中學畢業不可，職當由什戶升任，而以升任縣尹為正途，應留心登記，什佰戶即其調查員也，調查費公家宜津貼之，凡所謂任佰什非定數，看地段所宜，多亦無妨。

十二 區有建設，如分段農村等議會，以什戶領銜，與所屬議員什佰戶等，及男女年滿四十者，皆得預焉。縣有建築，縣尹領銜，凡任佰什戶例應預焉，又年滿五十者，得預焉。府議會以府尹領銜，凡縣尹與什佰戶例應預焉，又年滿六十者得預焉。邦議會大都屬政治方面，邦尹領銜，府縣尹應預焉，什佰戶等，僅得預耳。聯議會聯尹領銜，邦府縣尹應預焉，又凡道德文章科學著名者，在縣在府在邦在聯，均得預焉，凡言得預者，不相強之謂也。

十三 一縣一高小，一府一中學，一邦一高中，一聯一大學，然後財力方充足，博士學士私立學校，及家塾聽之，惟宜按學部所規定，倘慮人才不齊，自有考試法齊之，城廂村鎮通設小學，小學為人民普遍之階級，教授普通文字，及家常科學文字，先授父兄親戚名，次形容詞，行動思想詞，字字圖聲為要，再次地理天文等等，與形容詞，造句即在其中矣，地圖北為上，南為下，先畫學堂，門，路，操場等，以示之，又吾國文規，莫妙於習對字，不獨可辨四聲，並可知死實虛活之用。

十四 國防非用徵兵制不可，外國名為血稅，蓋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用所係，官民所當死守也，學堂或高小或中學，雖有體操，至十五六身體發展，加以兵操一二年，使有任重與冒險之精神，亦男子所宜有，女子使習看護，修理，開車，及避炸彈，綠氣等等，勇者使守礮台，亦國防所應有。

十五 徵兵應縣歸縣，就學界一邊言，中學暑考後就徵半年，兵操當純熟，再練習四郊巡警，如習飛機等，不已成有用之國民乎？切勿忘民治者，民生主義，非征服他族之謂也，其願充國防者，可充巡警或充老兵，為兵教習，及就武職等，由此巡警皆邑人，下中校皆郡人，而兵皆子弟之兵矣。

十六 吾國商場，有二千縣之廣，用戶有四萬萬五千萬之多，所以一縣之出產，祇完地產稅，經過其他一切聯邦邦聯，永禁再抽稅，外國貨則不然，經一聯邦，加一關稅，此亦自然之理也，譬如經比國，經荷蘭，不再抽稅乎？我國國民，皆執袴子弟，只知買所無，無自造所無者，國民帶有外國貨者，亦然，庶使國人愛用國貨，惟本國所無，而亟須用者，可減關稅，至預定客貨，則萬萬不准。

十七 商人之責，在指導工人，國內之所好所尚，萬國之所好所尚，此豈可得之於一二人一二事哉？况吾國所最缺乏者，工人之智識與手藝，非特設國農國工學堂，用科學機械以化之，不能得歐美之所謂農與工也。

十八 憲法者，一國共守之法也，條例實簡，多則易忘易犯。一，規定國體。二，規定掌民之資格，治民之權限，及義務。三，人民對於國家，當盡之義務。四，如築路開路買民田，照時價加倍，出兵按英憲不能估民房，估民船，徵稅不得過其淨利十分之二。此舉一二，以見法者，上下均宜共守也。

十九 郡縣制漢初即有，名亦古，分邦分聯在使人耳目，心思精神易及易治，以縣為起點者，使改造接濟，皆易故也，譬如遇天災人禍，禍小者，以本邦本聯救濟之，大者非用百萬不可，則一縣出兵五百，或擔任五百兵費即足矣，或須百萬改造，亦出五百金即足矣，總之一人受虧，即有二千人為之報復，焉得不互相團結蟬蟬如耶？而後無愧為天下古今四萬萬五千萬的大國家，不然，縱有十幾舜在上，何以拾結此一盤散沙哉？



鄉諺證古

陳康祺撰稿
張壽鏞編次

照管 歐陽修與焦千之簡

呼曰：我曹快活矣。

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云：某不久出疆，欲

龍種 抄者案種字當係鍾字之誤。古琴操

無萬數 淇園札記：趙與皆賓退錄曰：諺

且奉託照管三數小子

卞和獻玉歌：空山獻歎涕龍鍾。韓愈

謂稱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也。

狼藉 孟子：豐年粒米狼藉，周條狼氏。

醉留東野詩：白首誇龍鍾。又作龍鐘

大馬留 敬止錄：僕從桀驚為大馬留。大

疏：不獨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又作龍種。新序孫卿曰：若盤石然

馬留猿猴也。宋人謂丁謂為說法馬留

警病 警，音毛。莊子徐無鬼篇：童子曰

，觸之者，龍種而退耳。

。猿猴之大者，更難約束也。壽鏞案

：適有警病。俗作毛，非。

沒離當 淇園札記：宋朱彥可談記：都下

：吾鄉又以無拘束之人謂馬留人。

比較 齊語：合羣叟比較民之有道者。

市井，謂作事無據者曰沒離當。今吾

過劍門 唐語林有透劍門技，俗語過劍門

事情 嵇叔夜與山巨源書：不切事情。

聲。吾鄉則入聲耳。壽鏞案：吾鄉以

，寬舉、訟獄、交易、假借聲勢、脫

計策 左太冲詠史詩：計策棄不收，塊若

出言作事而無分寸者謂沒離當，沒作

，求官

枯泚魚。

無。

漏財物為事。

啓問 史記游俠傳：邑中賢豪，居問者以

呆木大 俗謂不慧者曰呆木大。大，讀作

得人惜 俗謂人之可愛者曰得人惜。案：

十數，終不聽。

馱，去聲。輟耕錄院本，名目有此。

此三字見王君玉雜纂。

歡喜 戰國策：秦人歡喜，趙人畏懼。

記里鼓 敬止錄：笑言語弗明者曰記里鼓

抱佛脚 孟郊詩：垂老抱佛脚，敝妻讀黃

喜歡 晉書祖約傳：祖侯遠來，未得喜歡

。水東日記：永樂中，愈行之試記里

庭。

賀喜 急就篇顏氏注：賀喜者，言有喜而

鼓，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詞。音義

討便宜 寒山詩：盡愛討便宜。

可賀也。易林：賀喜從福，日利蕃息

相同，或本諸此。壽鏞案：吾鄉又轉

破靴黨 滄南樂府注：生監不守分者，曰

。語云：記里鼓，形容不快之意。

：破靴黨。

高帽子 通俗編：北史熊安世傳：宗道暉

快活 北史和士開傳：一日快活敵千年。

鬼畫符 元好問詩：兒輩從教鬼畫符。

好着高翅帽，大履，州將初寇，輒服

五代史劉昫傳：諸吏聞昫罷相，皆歡

死馬醫 猗覺寮雜記：世俗無可奈何，尚

以謁見，今謂虛自張大，其人譽已者，蓋本于此。

看三色 湛園札記：吾鄉諺語，看三色。

看三色「三」(抄者案此處漏一「三」字)字，出于韓嬰詩傳，呂氏春秋

淚從肚裏落。敬止錄：高宗德妃吳氏對上曰：大姐姐遠處北方，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

卮裏落下淚。

三百六十行 西湖志餘：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

看人眉頭眼下 敬止錄云：南北史：看人

眼睫。

丁相公畫一字 粉社蹟觚云：山堂肆考，載元丁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

判不復移，民稱之曰丁相公一字。

今吾鄉謂作事固執者為丁相公畫一字

。亦有僅呼丁相公者。知俗語必有所

自起。

卷二 釋言

臙 廣韻：脂，臙肥貌。凡人雄健者，亦

謂之臙。韻會：武貌。詩：駟介臙臙

。 駟(土了切) 廣雅：駟，身長貌。

駟雅：駟，駟也。郭注：今江東呼大

為駟。駟，駟也。方言：秦晉之間，

凡人之大謂之駟。

玉篇：駟，小長貌。敬止錄：身長曰

長駟。駟，長白一攀一駟。又曰：長

駟。

駟。

痠 背紫錄：身體疼，曰：痠，音酸。

痠(音琴) 集韻：痠，寒病。

注 襄陽閒評：浙人有注船注轆之說。(

案俗云：注浪，本此。)

身 正字通：痲瘡身也。案：俗謂痲瘡為

身。

寤(火滑切) 說文：寤，臥驚也。段玉

裁曰：廣雅：寤，覺也。義相近。今

江蘇俗語曰睡一寤。敬止錄：暫睡而

覺曰寤，音忽，或作寤。

皴 敬止錄：皮細起曰皴，皮細裂曰皴

。皴，七倫切，皴，音雀，杜詩：手

脚凍皴皴是也。

皴(音爵) 集韻：皴，手足膚黑。敬止

錄：手足堅皮曰皴。

皴 敬止錄：手足凍裂曰皴。又作龜，龜

，音軍。莊子：不龜手。漢書：手足

皴是也。

帛 鐘鼎字音帛，乳也。今人呼為奶；呼

乳娘為奶娘，亦有所自。

脫(音脫) 集韻：楚人謂乳為脫。敬止

錄：乳曰脫，亦作媠。

糝(匹寐切音算) 山海經：東始之山，

泚水出焉。其中多泚魚。一首而十身

，食之不糝。注：糝，失氣也。廣韻

：糝，同屁。下失氣也。

打清水網 委巷叢談：白手騙人謂之打清

水網。

一佛出世 隋經籍志：每一小劫，則一佛

出世。

看風使舵 楊萬里詩：相風使帆第一籌，

隨風倒舵更何憂。

瞎打把勢 直語補證：俗以無所憑藉，而

妄自炫赫者，謂之瞎打把勢。案：把

勢，本遂以東打鷹者名目。兼衙門行

杖。率以流人子弟及奴僕為之，見林

借遼金備考，打之名所由起也。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先以人類之原起，求之文字學中，然後再以文字學中，分容貌動作語言思想四項求之，人類由動物進化而來，猴爲人類之祖，在人類學中，已有許多證據，我不懂得人類學，茲不具言，而說文解字中，亦有人與高等動物相關係之文字，如尾微也，从到毛在尸後，仄人爲尸，尸卽人，據尾的組織，必最古之有尾，故制文字時，而有尸後到毛之思想，而造一尸後到毛之尾字，不然畜類獸類無一不有尾，而制尾字，何不从牛作牯？或从羊作羴，或从虎作𧆏？或从鹿作麇，而必制人之尸作尾者，必人類有尾，制造文字，以人爲貴，故从仄人之尸也。仄者，表示其尾在後也，尾訓爲微，當是人類雖有尾，不如畜類獸類之長大，故以微呼之而爲尾也，又甲文，僕作𠂔，象垂尾形，後代僕人之裝，每以尾飾之，尾漸消滅，野蠻人未甚進化，後猶垂尾，捕獲以爲給事之用，甲文僕字之𠂔，象垂尾形，後代僕人之裝，每以尾飾之，說文尾字下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飾系以尾，當是僕之裝，西南夷亦然者，野蠻人喜摹仿原人之形狀也，由尾字孳乳之字，爲虛爲屬爲彙，說文，屮，無尾也。（今作屮）从尾出聲，由微尾進化至於無尾，而有屮之一言語，然後造一屮字，屮本無尾之訓，引伸爲短義，淮南子詮言訓：聖人無屮奇之行，許注：屮，短也，屮之屮，是詘之假借，說文：屮，連也，从尾蜀聲，段玉裁云，取屮之連於體也，按段說非是，當是一羣之人，連貫而行，前人之屮，與後人相連屬形，有屮之一言語，然後造一屮字，屮从蜀聲，說文，蜀，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蜷曲，蜷卽目，小蟲，言蜀連貫而行，如小蟲之屬，屮从蜀聲者，亦取其連貫而行也。至家庭時代，遂用爲親屬字，說文：衆人小便也，言屮爲人之小便，必是古代相傳之說，（今屮字雖不用，而屮之一語，猶在一般人之口。）从尾从水，則人之有尾，極爲可信，人類由猴進化？卽此一尾字，與由尾孳乳之屮屮屮三字，已有一部分之證據，但畜類獸類，無不有尾，何以知其必由猴而進化，說文猴類之字有八，皆與人類之字，有幾分之關係，說文：猴，夔也，从犬侯聲，獲，大母猴也，善持人好顧眄。夔，禺屬，善援引，从虫夔聲，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夔食獸，似人，从首，已止久其手足，禺，母猴，以鬼，从由，狙獲屬，从犬且聲，狙獲屬，从犬會聲，此八字中，形聲字五，其三字象形兼意，考其字之組織，皆與人類有關係，獲好顧眄，夔善援引，此是猴類之動作，原人之動作，亦有相似之處，侯爲公侯，會爲會長，（會釋酒也，會長之義，由是而來。）且爲祖之古文，以人類之言語，而以名猴類，當是原人與猴相似，不僅外部之容貌與動作而已，是以猴類之字，多取人類之字以成之也，說文：僞，作也。（今本作誤詐，後遂用爲詐僞義，作僞之

僞，借爲用之，荀子書用僞）。从人爲，蓋爲是猴之動作，僞是人之動作，是人類之字，亦取猴類之字以成之也。至於變之似人，禹之似鬼，更屬易見，由以上諸字考之，足徵擬制文字之時，人猴相似之處，雖已遞變，而相傳之言語，猶在於一般人口耳中，故擬制文字者，尙能取而用之也。

據此，人類由猴進化，在文字學中，已得有相當之證據，惟此種證據，在說文解字中，發見尙不甚多，不能作原人有統系之研究，只能略據以考見人類之原起而已。我的意思，欲在文字學中，考見人類以後之進化若何？人類外部表見者，爲容貌，有容貌然後有動作，與人以可見，有容貌然後有語言，與人以可聞，人類內部之表見者，爲思想，有思想然後動作語言，有逐漸之進化，因動作語言之進化，而容貌亦逐漸進化，此爲考古學者，在地層中所得的資料，不能比例推測而知者，我據文字學所得之資料，分爲本來之容貌，遞變之容貌，自然之動作，人爲之動作，率性之語言，修飾之語言，感觸之思想，分析之思想八章。雖只有一個輪廓，但是古代人之容貌動作語言思想，可以得其遞變之迹，除在文字學上可約略考見者外，別無其他方法推測其萬一。吾不敢謂發前人之所未發，但自來學者，皆未注意於此而忽略之也。全文約五萬餘字，茲錄其大意，并其目如上云。

(二) 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言語

茲篇所考見者，爲古代之聲韻與言語，茲篇所謂之言語，與前篇所謂之言語不同，前篇所考證的，是語言心理之發生，與發展，爲人類學的，茲篇所考證的，是言語組織之發生與發展，爲音韻學的，立腳點不同也。自來聲韻之考證，古音家根據易詩及兩漢有韻之文，爲古音之研究，至清末極其發達，然此皆古人書中之聲韻，非古人口中之聲韻，言語之考證，自揚雄方言以下，其書頗多，雖比較是口中言語，但是後代非古代，揚雄方言雖較古，亦是晚周時代之言語，近世言語學之所研究者，似尙未及中國古代之言語，茲篇所考見者，半多古代人口中之聲韻與言語，古人已往，古人之言語，留於書本子者，雖有多少斷續的痕迹，然已不易考，至於古代人之聲韻，除了古音學家所用的方法以外，其他從何發見，此讀者所急欲問者也。

我研究此問題，先冥想文字何以有此音？知文字爲言語的符號，有言語而後有文字，文字由言語發生，文字之音，必由言語之音而來，蓋書之於手者爲形，宣之於口者爲韻，形必有其事物，音必擬其口舌，最初文字之音，斷不能離開文字之音，別造一音，此事之必然者也。繼又冥想言語何以有此音？知言語爲聲韻的變化，原人只一種單簡之聲韻，完全出於生理上之自然，與低等動物之聲韻，無甚差異，蓋無意識謂之聲韻，有意識謂之言語，無意識之聲韻，其發出也，純然由於生理之作用，經悠久之時間，則知某一次動作，卽有某一種之聲韻發出，又經悠久之時間，則以某一種動

作所發出之聲韻，爲某一種動作之表示，彼此皆以聲韻爲意識交通之工具，無意識之聲韻，遂變爲有意識之言語矣。如心有激烈的快樂，不知不覺中，有一啞之聲韻發出，即以啞之聲韻，爲激烈快樂的表示，爲啞之言語，而後造一啞字。又如心有激烈的痛苦，不知不覺中，有一警之聲韻發出，久之即以警的聲韻，爲激烈痛苦的表示，爲警之言語，而後造一警字。今日啞字警字，普通皆不用，而言語中亦無有及於啞與警者，而啞與警之聲韻，猶在一般粗俗人之口中，聲韻雖有變化，大致尙可推尋，自然之聲韻，既能略略表示志意，則人類賴聲韻之交通，而知識漸啓，於是有效物之音，效物音者，見低等動物，亦能發出一種聲韻，即以各種動物所發出之聲韻，爲各種動物之名稱，如牛羊之類，礦物植物，雖不能發聲，而敲之擊之，皆有聲可聞，則以敲擊所得之聲，爲各種礦物植物之名稱，如金石竹木之類，自然之音，效物之音而外。有一種狀況之音，狀況音者，既非實有其物可敲擊，而聆其聲，只得虛況其形狀而擬議之，如指一物而呼之曰大，自然有一種開張之聲韻，指一處而呼之曰高，自然有一種向上之聲韻，指一物而呼之曰小，自然有一種收斂之聲韻，指一處而呼之曰低，自然有一種落下之聲韻，此種聲韻，亦出於自然，而與自然之音不同者，自然之音，發於生理之動作，毫無意識，必歷久始成爲有意識之言語，狀況之音，必見其形狀，始能譬況，由於心理之自然發出，其發出時，已有意義，即爲言語，不必歷久始成言語也。其與效物之音不同者，效物之音，亦由心理之作用，亦是音一發出即成言語，必實有其物，始能效之，且一音只能成一言語，狀況之音，並非實有其物，且無其形，只有其狀。譬况其狀而爲音，一音不必限一物一事。又有一種轉移音，轉移者，其發生當在聲韻已成言語之後，以此言語之音，與彼言語有相連之關係者，則以此音轉移之，而以爲彼事物之稱呼，如門，聞也。聞其聲而開閉之，即以聞呼之門也。戶，護也。因保護室內，即以護呼之爲戶也。（古代無文字，只有聲韻，不能以文字發生之先後爲先後。）以聲發生之先後而言，自然音最先，效物音次之，狀況音又次之，轉移音最後。蓋效物音狀況音，已略有意識，轉移音在有意識之言語以後也。

由聲韻變爲言語，其言語即是聲韻，必極單簡，以一聲韻代表一言語，所謂單獨語也，單獨語者，不知合兩種聲韻爲一言語，每一事物，每一動作，皆以一種聲韻代表之，縮鼻之聲如歛，即以歛爲縮鼻之單獨語。多毛犬之吠聲如龍，即以龍爲多毛犬之單獨語。以聲韻變爲言語之慣例，聯合語謂之小牛，單獨語不曰父牛而曰牡，聯合語謂之母牛，單獨語不曰母牛而曰牝，聯合語謂之小牛，單獨語不曰小牛而曰犢，其一物一事，有一私名，並非其言語之疆界精密，以其無聯貫思想，不能以此聲韻，合彼聲韻，而爲一言語也。社會日以發展，事物日以增多，人類知識，亦日以開啓，以前一種聲韻之單獨語，不僅出於口者不便利，即入於耳者亦不明瞭，當然以一形容詞冠於名詞之上，如大牛小羊之類，以

孔子一子一之—進—退

何若

孔子批評蓬民伯夷等六人之後，自謂「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軻對於這可與不可，有過二次申說：一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再則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聖之時者也。」試先從孔子行事來考見他的「無可」。史記孔子世家說他「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審審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又繼續說，「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返魯之後，照史記所載，復與南宮敬叔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問禮之後，又返魯。司馬遷記孔子十七歲以後，三十歲以前事，實在含混可疑，所以司馬貞駁他說，「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這一點姑置勿論。孔子年三十五時，因魯亂適齊，這一次的事史記却記載得很清楚。齊景公早就佩服孔子，在齊問政，孔子所答又正合景公的心，景公本想封他，但是晏嬰出來反對，景公卒不肯用，祇「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又想害他，孔子便返魯。孟子所謂接淅而行，當是指的這一事，極言其去齊之速，正是可以速則速，不速恐怕不免於難了。去齊是「無可」的第一個證例，無可之故也不待說而自明了。魯定公九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爲中都宰時，孔子年五十。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少正卯，正在得意，爲政三月，果然大有政績；後來因季桓子受齊女樂，定公惑之，三日不朝，孔子便去魯適衛。據孟子說，「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似乎受女樂與不致膳不是一時的事，所以日本物茂卿疑孔子再逐於魯。可是孟子明明說孔子爲魯司寇，如果再逐，那受女樂一次，他做着什麼官呢？無微不至，司馬遷或者祇得把論語所記和孟子所記合在一起，斷爲一時的事。又難道司馬遷根據孟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一句話，便把不致膳一事接在受女樂之後，以見孔子非等到不可以止，不可以久不走麼？去魯是自動的，去齊是因爲被迫害，遲速自當有別；況且魯是「父母國」，魯國又多君子，總不至與他爲難，遲遲其行，是要慢慢地把情形看清楚，而不是貪戀。史記所載無論是否與事實相符，司馬遷是能夠寫出孔子的心事的。去魯是「無可」的第二次。第三次是去衛，但其實去衛凡五次。第一次是在魯定公十四年去魯之後。衛懿公致粟六萬，如孔子在魯得祿之數，這是招忌的，所以有人譖他，懿公人本糊塗，竟然加以監視，孔子恐獲罪，乃去衛。去了月餘又返衛，誰知懿公更糊塗了，「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而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這種做法，不管他有意無意，對孔子實在是侮辱，於是孔子適陳。適陳不久又返衛，而懿公老了，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欲適晉，不果而返衛。懿公雖老，却忽然間起戰陣之事，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話不投機，還等什麼，論語說他「明日遂行。」懿公不久便死，孔子年五十九了；及至由楚返衛，年已六十三，衛國更沒有想用他的人，而他仍然留在那里。衛國內部不穩，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以不知。原來衛人把孔子看錯了，這一問更甚於懿公問陣，他對衛國絕望了，於是「退而命載而行

「，自衛返魯。史記說他去魯十四歲而返平魯，在這十幾年中，五次入衛，然而每次去衛，都去得很速，應去便去，絕無留戀。回到父母國之後，已是暮年，還有更偉大的事業要完成，他自此不復求仕了。」

再就孔子的言論來看，「無可」的原則祇有三個。第一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對顏淵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稱贊蘧伯玉說，「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第二是戒患失。他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一語包含甚廣，鄙夫患失的後果真是不可勝言。第三是不為具臣。他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仲由）與求（冉求）也，可謂具臣矣。」古人所謂事君，即是為國服務，所謂道不行，即是主張不能實現，具臣戀棧，不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為，不能以不得已三字作為保持地位的辯護。孔子好易，以為知幾其神，所以說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他的接濟命載就是實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為聖人，否則充龍有悔了。」

孔子志在行道，所以又「無不可」。其行事可以考見的也不少。淫亂的南子可以見；九夷之陋也可以居；乘桴浮于海不是消極的逃避而是積極的尋求，子路聽說可以從行便喜，孔子許以好勇。古人說見南子是屈己求行治道；九夷雖陋，君子居之則化；至於浮海，我以為比居九夷更難，前路茫茫，要別闢新天地於海外，非大勇者不能也。想達目的，須尋途徑，如果有一線希望，他決不會灰心，有一點機緣，他立刻抓住，遲遲去魯，五次入衛，何嘗不是如此。栖栖皇皇，不是為佞，「疾固」而已。佛辟以中牟時，欲應召而往，子路反對，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勸孔子不可失時，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這句答話好像是敷衍，所以古人說是「以順辭免」，但其後公山弗擾以費時，執季桓子，陽貨參與其事，召孔子，孔子也欲往，對子路解釋欲往之故，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孔子明明想助陽貨了。佛辟陽貨都可與共事，何況父母國？何況衛國，弟子多仕於衛，那里有子路妻兄的家可住，又有賢人蘧伯玉為友，還有什麼不可？

接輿歌後趨而避，不知孔子當時有何感想，可惜不得與之言。對長沮桀溺的話最明顯，孔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路對荷蓑丈人留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這句話想必是孔子教他說的，就算是孔子自己說的也無不可。

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不是矛盾，更不是隨便，換言之，可則可，不可則不可，分界很嚴，可與不可，惟義所在而已。到傷心處，他才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大約係最後明知不可的長歎。他這種明知不可的明見，不苟不妥的進退，不特為當時人所不了解，就是最親近的弟子也常起誤會，農門對子路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我認為語帶譏諷，孔子沒有否認，却也沒有承認。說這句話的人其實未能真知孔子，祇是個皮相者，這種見解正代表當時一般人的謬見。凡有為者必見到有可為才着手，成敗是另外一件事。常人好以成敗論事而且論人，不知道成敗是終局而不是發端，常人見事敗而後知其不可，見可而進，由義而行，不計成敗，才是聖人。如果照農門的話，明知不可，還為個什麼？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是盲動，決不是「這個真孔丘。」古人說，「孔子有伯夷之清，有伊尹之任，有柳下惠之和，」抱一偏之見的真不可與論聖人之進退。

疇隱居士（丁福保）自傳

丁福保

疇隱居士，姓丁氏，名福保，字仲祐，無錫人。同治十三年六月廿二日生，少時肄業江陰南菁書院，閱四庫提要，讀書雜誌，漢學師承記等書，始識治學門徑，搜集各種說文，擬編說文詁林，同學中以汪榮寶衰父年最少，余自愧不如遠甚。旋補無錫縣學生員，治經史之外，兼習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等法。廿三歲八月，應試南京，吾父病肺而死，不及親自含殮，由是抱憾終天，絕意功名，誓不復再應鄉試者以此。至年終，窮甚，往某戚家，擬借錢度歲，而不肯開口，回家發憤讀史記貨殖傳，誦聲徹戶外，雖除夕元旦亦不輟，自以爲謀生之道在是，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己，旋爲堯實學堂算學教習，受業於新陽趙靜涵先生，習醫，兼習日本文字，長沙張文達公聘余入京爲大學堂譯學館算學兼生理衛生學教習，衰父爲歷史教習，余薦薛仲華以自代，遂來上海，刊書，行醫，又赴南京應兩江總督端制軍醫科考試，得最優等內科行醫證書，旋奉端制軍檄特派爲考察日本醫學專員，又奉盛宮保檄特派爲調查日本東京養育院岡山孤兒院專員，在日本得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遠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二書網羅古訓，博採羣籍，雖所引各條，原書大半散佚，然尙可以正經史傳注之譌脫，訂古今音韻之得失，其有裨於許氏說文之學，及編輯隋唐以前之佚書者，爲功尤鉅，惜其書吾國久佚，乾嘉諸老，未能一讀之也，其後卽以此書付石印，以廣其傳，三十七歲南京開南洋勸業會，余之醫書及各藥，皆得最優等獎憑。四十歲，余之醫學叢書，又在德國都耶萬國賽會，及羅馬萬國衛生賽會，得最優等文憑獎牌，又得內務部獎證。四十五歲以書籍捐入無錫第一高等小學校圖書館，及縣立圖書館甚夥。是歲余始茹素，箋注佛經。四十七歲，家慈棄養，吾康強慈惠之母氏，竟棄不孝而長逝矣！五十一歲，余流通佛書之初願，至此已告一段落，專心董理說文詁林。五十二歲，以七千元捐入宗祠，爲族人教育之補助費。五十四歲，纂修宗譜。五十五歲，次兒惠康創立上海肺病療養院於大西路，是年說文詁林出版，鈕惕生葉楚傖兩先生薦余爲江蘇省志編纂員，堅辭不就，昔年曾以三千元之息，捐助無錫平民學校經費，今平校輟辦，遂託華純甫先生以三千元撥入普仁慈善會，爲周濟孤兒寡婦之資焉。五十七歲，編說文詁林補遺百七十卷，回溯自三十五歲來上海，至今已二十三年矣，其所刊之書，若算學醫學，雖有數十種，皆帶時間性，時過境移，宛似已陳之芻狗，無足述者，所刊佛書二十餘種，惟心經精義，六祖壇經箋注，及佛學大辭典，稍有可存之價值，此外如陶淵明詩箋注，老子道德經箋注，靜坐法精義等，皆單本小種，不足掛齒，近十餘年來，專致力於說文詁林一書，所費三萬數千金，勞且靡矣。于右任先生曰：「說文解字爲研究國學必備之書，自遜清乾嘉以來，關於說文之著作，不下一二百種，學者如欲檢查一字，非遍檢各書不可，而單文零義之散見於各家文集，及筆記中者，一時尤難檢閱，今丁君編輯說文詁林，合原書一千餘卷，囊括有清一代許氏之

事，匯為淵海，檢一字而頃刻即得，得一字而各說咸備，凡古書中之所謂某為正字，某為借字，某為古文，某為異文等，昔人窮老盡氣而不得者，今費半小時即可得之，所以此書不僅集許學之大成，實亦治說文者最便利之捷徑也。」汪袁父先生曰：「往余嘗有志採集清代諸儒治許學之書，汰其繁蕪，撮其精要，為說文義疏，先仿焦理堂作孟子正義之法，排比羣籍，以為長編，率於人事，因循未果，每以為恨，今讀吾友丁仲祐先生所撰說文詁林，彙聚大小徐，及清儒臧玉林以下諸家，有涉說文之書，一百八十餘種，一千餘卷，條分縷析，繫諸許書，每字之下，一展卷間而衆說咸在，精粗詳略，罔有遺遺，此真余平日夢寐所求欲發憤自為而未能者，而仲祐以三十年之力成之，乃歎仲祐為學之篤，百倍於余，而此後學人治說文者，賴此書之成，得以不費日力，博觀衆家，憑藉既富，抉擇斯易，義疏之出，亦將且暮遇之，則仲祐之所以嘉惠藝林者，甯有涯涘耶？」吳稚暉先生跋詁林小精舍匾額後曰：「仲祐先生博精小學，又好禪理，頻年綜貫許氏書為說文詁林兩巨編，垂惠藝林，比述儀徵長沙而有餘，願先生止逃佛隱海市，如慧琳之滄蓋，以餘力治諸經音義，其韻致相髣髴，願小築曰詁林精舍，聊以寄意，其友吳敬恆作篆張之。」拙編說文詁林，雖失之駁雜，不足以當諸君之稱，然在余所刊各書中，當以此為最鉅矣。余家舊有古錢精品千數百枚，近又添買普通品六千餘元，凡歷代圖法之沿革，錢制之紛錯，以及源流正變，真偽美惡，無不一一嚴為辨別，於是頗有古錢嗜好。六十一歲，上海麻瘋療養院吳澍衛生事務所，各捐助國幣千元，次兒惠康籌備建築虹橋療養院，歷二年而工程告竣，全屋為鋼骨水泥，立方體式，其建築費及設備約三十餘萬元。是年冬季，彙刻古泉叢書。六十二歲，惠康於二月十二日奉內政部令赴歐洲調查各國防務設施及最新醫學，因請顏福慶先生為虹橋療養院代理院長，捐贈上海市圖書館書籍萬五千卷，又贈博物館古泉九百五十元，是年編輯古泉大辭典。六十三年，惠康得德國漢堡大學醫學博士位，經西伯利亞返滬。楊愷齡君約上海古泉專家組織古泉學會，舉余為會長。余患攝護腺肥大症，已多年，至十月始將攝護腺取出，十二月八日由醫院回家靜養，甫二日，忽得先兄中風逝世之信，終宵肉跳心驚，不能入睡，腹部創口，尙未收功，終以不克臨喪一慟為憾。六十四歲，捐贈古泉一份於光華大學。六十五歲，古泉大辭典出版。自八一三事變後，虹院病人因環境關係，悉數離去，而院內各項醫療設備，均由傷兵及難民醫院借用，至是有歸還者，因於五月一日遷入霞飛路葉鴻英氏花園，作為新醫院院址，其地約占十畝，可容病牀八十餘，原有心肺科外，兼設外科，骨科，婦產科，泌尿科，均由專家醫師主任，堪稱完備矣。終年研究食物療法。六十六歲，捐贈木版書二萬八千餘冊及古泉一份於震旦大學，震旦贈余免費學額二名，自中學至大學畢業，皆不收學費。古錢大辭典拾遺，古錢學綱要，皆出版。終年研究遺傳，及優生學，精神病學。六十七歲，編歷代古錢圖說，羣雅詁林，方言詁林等。吾家自先嫂先父舍妹大小二姪女皆死於肺癆病，余亦病肺幾死，故自三十歲後即歷年為防癆工作，今年惠康約上海各界領袖為防癆大運動。終年研究長壽法，余少而多病，甚瘦弱，願君小東以為將病瘵死，故余自少即實行體操，深呼吸，日光浴，冷水摩擦等，然人壽保險公司尚不敢為余保壽險也，伍廷芳博士謂余曰：「哺乳動物之壽命，不如飛鳥之長，其故因飛鳥之腸極不發達，不克多積糞，時時排泄，故無自家中毒之患，哺乳動物之腸極發達，能多積糞，而不排泄，其腸內實為種種腐敗菌醱酵菌之巢窟，由此等細菌之分解作用，而成為化學物質，

以吸收於體內，發現自家中毒症狀，以障害其健康。」此說已成鐵案，故腸內之積糞愈久，則中毒愈劇，其生命亦愈短，此飛鳥之壽，所以長於哺乳動物也，人亦為哺乳動物之一，如欲防其慢性中毒，宜每日將溫開水灌腸，使腸內洗滌清楚，可以延年却病，余篤信此說，遂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早晨，為開始灌腸之第一日，積至廿六年後，又於晚間添灌一次，至今未敢一日之或輟也。伍博士又謂：「素食戒殺，不但於佛教中為要義，即於衛生亦有大益，且蔬果富於各種維他命及鹽類，其滋養力遠勝於肉類。」余亦信奉其說，遂於民國七年實行素食，至今亦二十餘年矣。世人由衰老而死，皆為食物之慢性中毒，如不食肉類，專食蔬果，則中毒症狀，可去其大半，余擬多著此類書籍，以期普及社會云。余自十四五歲時，喜為詞章之學，後讀朱子小學近思錄等書，為宋儒之學，其後又為漢儒攷據之學，博而寡要，擇焉不精，泛濫十年，一無所得，又因世變日亟，謀生大難，於是乃專攻算學，先後為算學教習者凡六年，又兼習醫學，在上海為人治病者廿三年，節衣縮食，僅致小康，自五十八歲起，欲補讀少年未讀各書，以償素願，故杜門謝客，已不復為人治病矣，余天性魯鈍，口才體力，文章學問，事事皆不如人，故不敢為奔走資緣乘機獲利非分之為，而即此閉戶安居，有饘粥足以果腹，有蔬果足以適口，有布帛絮綿足以禦寒，有子女足以娛晚景，有奴僕足以應門戶，代灑掃，有小屋十餘間，足以蔽風雨，有老友七八人，每逢七日來復之初，咸集話林精舍，足以破岑寂，而為麗澤之資，有書十五六萬卷，足以消餘暇，而為溫故知新之一助，此種冷淡生涯，在十丈紅塵中，雖不為世所歎羨，而余則已覺享用之太過矣。嗚呼！年近七旬，寡過未能，讀書不克實踐，學道未能深入，欲以駁雜不純之學，以自文其淺陋，聊一覆視，輒自慙然，尚冀天假之年，一心學佛，痛改習染，庶得還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晚年懺悔，未知果有實效否耶？濡管綴辭，為之長嘯。

按丁先生，字仲祐，祐者，福也，與其名福保有連帶關係，上加一仲字，表示行二。蓋其尊人承祥公，（襲雲騎尉，入祀惠山報功祠。）生二子一女，長曰寶書，（光緒癸巳恩科副貢，精繪事。）次即先生，女名迎梅，適王君世昌。先生別署曉隱居士者，表示隱於壽人之間，蓋古人字多假借，曉人者，壽人也。因先生精算術，曾任京師大學堂算學教授故也。壽成與先生訂交已久，夙慕其能文章，著德，時往渠府請益，每逢七日來復之初，亦集於話林精舍之一分子，此稿係先生於民國廿九年所撰。（時先生六十七歲，今春秋七十一。）故前年創辦上海福幼院，收養難童，及親友為其預祝七十，先生主不傲壽，不發柬，不設筵，將壽儀完全捐助申報讀者助學金。及上海福幼院，而概贈「怎樣創造我的健康生活」大作一冊等事，概未列入也。

孫壽成識。

- ▽自古文人多坎坷，△
- ▽從來名士總清高。△
- ▽胡雪堂先生遺句△



帽不離頭的文豪

周越然

不論炎夏或者嚴冬，不論白天或者夜間，不論家居或者旅行，他的頭上總有一個帽子，不是呢製的睡帽，(Nightcap) 定是絨製的頭巾 (Skullcap)。他——他就是法國近代的大文豪法郎士 (Antoine France)——小說家，諷刺家，兼評論家，生於公曆一八四四年，卒於一九二四年。

他非獨喜好戴帽，並且喜好躺臥。他的帽子，好歹顏色不同，形式新舊不一；據說有好幾百頂，東丟西擲地都在臥室中間。他的床舖，更加糟了。他的床上，除了枕墊被服之外，還有圍巾，還有布頭；大的小的，破的爛的，統統堆在那邊。他這種好堆好擲，疏意的「態度」，不是天性，而是習慣。他的父親，是開設舊書舖的老闆。——家眷就在樓上。他幼時無人領帶，常常獨自一人跌跌倒倒地，顛頭仆仆地在舖中東奔西走。他所見到的，見慣的，無非亂堆之物，無非亂擲之物——剛巧收進來的，或者好久賣不出的舊書。他那個帽不離頭的習慣，也是幼時得到的。來掏舊書的顧客，決不與老闆行脫帽禮；老闆的小兒子更不必與顧客行脫帽禮。他從小戴慣了帽子，所以到老不能除去。

他的喜好躺臥，不是有病，不是身體不好。他自己極健，他最恨別人生病。一天，他的書記白樂生 (Jean Jacques Brousson)，忽然暈倒。病人尚未十分清醒的時候，他就說道，「請你不再把這種暈厥的情形，發現在我的面前。我所以

愛我的書記，因為他體健不病。倘然將來有相似之事發生，那末我對於他的感情，一定要減輕了——一定要冷淡了。」白氏插嘴問道，「倘然我再發暈，你怎樣辦呢？」他全不遲疑的答道，「我就不是你的雇主了——我祇好請你不再到我這裏來了。」

法郎士不問病，不用藥。他說道，「我不愛生病的人；他人苦惱，使我心痛。」他好女色，但是遇見了面如土色的婦人，不論他怎樣美，他必然遠避。

他的好色，並不高尚，並不上等。他喜歡「實事求是」，在街道上作買賣。他不玩「家」妓，而玩「街」妓——他五六十歲的時候，還要打野雞。他常常被警察拿住；到了警署，他拿出名片來，他們一定放他回家。不過他們見他到署裏來得太勤了，所以為他起了一個渾名，叫做「一種薩提兒」(Espece de Satyre) (卽色鬼或色情狂者)。他對於女子的觀念是這樣的：「不論那一個年少的婦女，總是好的，美的；但是先要把她送入洗澡室，再要把她送至牙醫處。」

他到了年老，灰色鬍鬚一大把的時候，對白氏這樣說道，「他們都讚美我的學問，但我除了戀愛之外，別的學問，我不再注意。人生是短的；讀書過多，實不必要。我現在所要專心研究的是戀愛。可惜我不能將愛神所暗示的，用我的筆明明白白地寫出來！悲哀的虛飾，滿佈於我國文學中——這種虛飾較中世紀拷問異教徒 (Inquisition) 的制度更加愚魯，更加殘

膏，更加難惡。」

據此可知他狼有意寫些色情文章，但是他沒有寫，他不敢寫。他的著作，全是規規矩矩的。他的劇本，我沒有讀過；我祇知道三種名稱：（一）「高陵處（地名）的新娘」，（二）「娶啞妻者的喜劇」，（三）「人祇能試」。他的演講，集成一冊，叫做「未明之曉」；我也沒有讀過。他的小說最多；英譯本有二十三種。我對於法國文學，已經「拋荒」好多年；現在不能把他們完全寫出來；我祇記憶下列各種：（一）「編織柳枝細工的婦人」（其中之貝齊資（人名）性情驕慢而輕視博學的丈夫，即指法氏的髮妻而言。舊時法人之妻，常以「烏龜」（Cuckold）罵他們的丈夫，但法氏在本書中，並未提及此稱）。（二）「友人的書」，（三）「細小的畢立（人名）」，（四）「生命之花」（這三冊書，都是自述，說他幼時怎樣瘦弱，怎樣怕羞，怎樣避生人而就書本。）（五）「班關島」，（六）「貝道克（人名）皇后」，（七）「天使之叛」，（八）「神明之渴」（這四種是譏諷小說，暗罵大革命時的荒唐行爲，加附一個主旨：正義之建立，決非殘殺所能）。（九）「高擬亞（人名）之意見」（批評本國政治與政客）。（十）「葛蘭克皮葉（人名）」（述窮人之各種痛苦，例如不能沿街求乞，不能明取暗偷，不能在橋下睡眠）。此外如「筮伊施」（言感化娼妓之難）與「鮑納（人名）之罪惡」（言一好書成癖之老人），我國十餘年前，頗多讀者，不過，我至今沒有把牠們細細的研究，——真荒唐呀！

法耶士所著的書，無不暢銷。他所得的版稅，真是不少。他自己建造的賽伊德別墅（Villa Suid），想係由版稅而成。賽伊德別墅中有一間精美的浴室。他並不以為洗澡之用；他把

牠作為收納本國人或外國人贈送到的書籍之用。他每日得到的贈書有好幾十種。他不開封，也不縫閱，一概堆在浴室中。等到房間堆滿了，他囑咐舊書者來清除；舊書者每次付他五十佛郎（Francs）以為代價。這種清除，他稱為洗澡。

法耶士的軼事，講述者共有五人：（一）白樂生（即他的書記），（二）葛師魯（Gsell），（三）賽谷（Segur），（四）高飛克（Goffie），（五）商革時（Shanks）。最後者——商革時——是美國大學教授，生平沒有面過法氏，但是他的著作倒是頂好，頂完美。

但他們所講述者，偏於法氏中年老年的事；少年的事，他們不知道，提得不多。他們五位中，沒有一個知道他結婚的日期及髮妻的姓名。他們知道法氏在婚姻中，曾經得到一個女孩子，名字叫葛葛祿提督德（Clothilde），後嫁與西薩利（Pichari）為妻。西亡於第一次歐戰中，葛亡於一九一九年。他們的兒子魯香（Lucien），當法耶士棄世時（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曾在床邊送終。

一八九一年法耶士與其髮妻正式離婚。他在一八六四年（前後）結婚，同居已經二十七年了。但是真正的同居不過八載；其他時間中，不過名義而已。他於二十八歲以後，由友人賴梅德（Lemaître）的介紹，認識一位有才的葛雅非（Caillavet）（姓）夫人。最初葛夫人見他壽頭壽腦，狠瞧不起他。法耶士與生人講話，口吃而出口不爽；他又胆小畏羞；所以葛夫人待他全無禮貌。後來葛與他漸漸地親熱起來了，——拋棄賴梅德而專重法耶士了。賴梅德是當時文學界之王（Lion-獅）。葛夫人決意另製一「王」，專為一己之用。她為法作種種介紹，幫他寫無數雜文——果然把他在文學界的地位提得狠高狠高。法

當然感激，葛亦甚為得意。兩人——一個是有婦之夫，一個有夫之婦——都有棄舊從新之心志。不過葛先生量度大；無論他們怎樣「鬧」，他假裝不見，假裝不知——他祇願買他的股票，做他的交易。法夫人到底是女人，氣量不大。他一知道丈夫有外遇，愈加吹毛求疵，愈加嚴密「管束」。到了一八九一年離婚之前，法葛兩人要作數分鐘的談話，非想盡方法，亦所不能。所以某日在大大口角之後，法郎士穿了睡衣，戴了睡帽，離開了家庭，離開了髮妻，獨自一人跑入旅館；不久，即提出離婚的訴訟。

葛夫人的氣量也不大，也極妒忌。法郎士見一個，愛一個。葛時時同他喚鬧。後來愈鬧愈兇，不得已遂互相分居。法於是時，因友人之招，到美洲去公開演講。

在半途中，他遇見一個少年女優——其年歲却配做他的孫女。他們兩人，一見如過，馬上就愛上了。那個女優與法郎士，同途同出，共食共眠，並且女優以法太太自居，而法見了朋友也稱她為「內子」。他演講的目的地，阿根廷 (Argentine) 共和國，狠注重男女之私，不贊成「苟合」行為。所以全體婦女，為禮法所拘，不能來聽講，而男子之來聽講者為數亦屬寥寥。此行法氏完全失敗。他回到法國之後，葛夫人又與他大鬧，大大的責問他，因為阿根廷報紙上曾經登載「法郎士同法太太來遊阿根廷」新聞的緣故。法和聲軟氣地哀求道，「原諒，請恕我！這都是白樂生書記鬧的鬼，……」語猶未畢，葛法兩人即出門乘汽車，作長距離的「攬風」去了。在那一次攬風的時候，我以為他一定不穿睡衣，但是他的睡帽無有不戴的，並且緊緊的戴。

X
X
X
X





寄瑣散葉

范烟橋

始自民四，即作日記，吳中兵亂，長物悉為宵小掠去，惟日記猶存。泊來海上，排日寫數十言無間，雖僅七閱春秋，而塵事歷歷，有如碎夢。擷取一二，以見趨止云爾。

治學富有經驗，相談甚洽，定逐日往佐事半日。機聯會囑余往華東電台，講「怎樣研究中國文學。」余在蘇州曾一度播音，自覺惴惴，殊不及當眾敷說為自然，至今猶然。

▽民二十七年三月△

於吳苑茶寮晤陳子清同學，知其所藏古墨，盡為人取去，二十年心血空費矣。於景德路「米舫」晤柳君然兄，設肆買賣書畫，因劫後城中藏家他徙，遺留於家者，多為鄰近攫取，聚而復散，有若萍蓬。君量力收羅，以歸同癖，聞頗有精好者。壁間忽見沈蓮舫丈贈家君山水一幀，價昂未贖回。

為顧明道兄所主之國學補習社講「文章作法」，聽者不多，却甚用心。

程小青兄與東吳同人從南潯轉展至彭縣，設學敦教，來書云彼處甚安謐，且山明花發，宜於藏修。周瘦鵬兄亦同往，常作詩自遣。與吾人勞勞海筮，相隔霄壤矣。

▽六月△

與陳孟孚兄坐小汽車赴滬，同行六人，雖行李簡約而已塞足一車。出平門，過常熟嘉定兩縣真如，從曹家渡入租界，至繁千第寓所。沿途檢查十二次，以吳塔為最煩瑣。

至機聯會，晤程守中兄，商「自修」週刊改進黨，囑余寫「古文新詮」及「應用文作法」。

晚赴青年會九樓國學會聚餐，識常州呂誠之先生，為史學家，終年茹素。晤衛聚賢先生，以吳越史地學會出版之「楚辭研究」見贈。從種種考證，謂屈原是假名，並無其人。離騷作者疑為淮南王劉安，其說甚新。

訪陳聽潮兄於「社會日報」，約余每日寫「流離話」數百言。

與徐子為兄合宴金鶴望師於大發食品公司。經理徐寄巖又曾為吾里麗則女學教師，去年尚任南京遺族學校教席，事變至滬，作相如生涯，自往市廛來置菜蔬，黎明即起，子夜始息，刻苦可佩。所治餽饌，為常州本色，而輕清淡雅近蘇州船菜。

▽四月△

楊惠慶先生介余為其妹錫珍女士學畫創立女學事，往晤於寶蓮路，其地小有花石，境殊清幽。女士長中西女學八年，於

▽七月△

與家人往中華礦儀館視朱學乾姨甥殯斂。學乾媚於學，畢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業，日前得僚婿霞仙電話，始知染濕溫傷寒。內子往探，已不能省人事。聞患病以來即禁食，僅注射葡萄糖汁，不能抵抗病菌，未免失計。余為諸表弟妹行撰聯輓之：

「當年隨傳外家，美德讓梨，勝事不常成苦憶。」

「今日流離孤島，罡風鍛羽，長才未展有餘哀。」

有畫家查烟谷者投函云，約鄭烟樵君作便面見贈，囑書一便面答之，因三人均與烟有緣。事頗風趣。

錢自毅年丈送弟子課卷來囑為潤飾，隔宿即了，得還箋云：「如此認真，一夕而至，令人驚服不置。」余答以箋云：「昔鶴望師評拙文，為『揚帆千里，速不求工。』蓋如謬謂『業船扯篷臭快』也。」

借小青赴趙眠雲鄭逸梅謝開臨三兄招宴，在其所主之國華中學，到二十餘人，皆舊識也。是日為七夕，星社之創為壬戌七夕，藉以紀念也。其地有廣場，宵坐招涼，至適塵懷。

▽八月△

屠守拙兄有銀婚之詠以素紙索題，口占七絕歸之：

「客裏相逢又換秋，不堪重話舊蘇州，羨君猶作銀婚詠，患難夫妻到白頭。」

有以蘭花便面索題者，報以七絕：

「正則離騷抒孤憤，所南墨妙寄哀思，何當歷劫山河後，縱對幽香怕詠詩。」

吳湖帆同學以山水為吳門派振緒，一時斂手驚服。近忽狂畫荷花，以便面見贈。並出眎包天笑先生題詩云：

「風定露清自在香，願張翠蓋避驕陽，平生不作汚泥染，

誰說蓮花似六郎。」

緣湖帆以瑣事，為人疑其出處，故為辯正。余乃步韻報之：

「蕙風微度沁心涼，不避朝陽况夕陽，未肯低頭存骨氣，莫從傳粉擬何郎。」

徐偉士同學謂昔年草橋中學軼事甚多，可作說部，囑余效章回體，余題名「草橋夢影錄」第一回擬目云：「玉帶河邊，躡躑多士。龍池庵裏，詭秘一僧。」當時草橋下有小河名玉帶，河邊有小庵曰龍池，居一日本和尚以木炭畫像為生，行蹤殊詭秘，借此作楔子。

烟谷兄來訪，跣足出迎，以畫扇索題，答以二十八字：

「清風明月用無盡，松蔭溪流境至幽，惟此紙間乾淨土，手摹心往滌煩憂。」

余與天笑先生湖帆兄合宴國學會會友於大西洋西登社，到二十二人，姜亮夫兄甫從法國考察歸，云歐洲人近頗多攻東方文化者，每謂中國文化從西方輸入，殊武斷可笑。然其研究方與精神，可以借鏡。渠會與友人合撰「扶桑考」見拒於教授會議，問之，別無理由，故學術亦隨國勢之強弱而重輕也。

吳子鼎先生繪高山流水圖便面見贈，答以小詩：

「殘水剩山着眼驚，已無琴趣託閒情，吳翁故作鏡吹曲，待取中原凱歌聲。」

▽九月△

張石川先生欲辦明星演藝訓練所，招宴大西洋西登社，所長為吳村兄，主任導師為陳大悲兄，堅囑担任講師，乃允於星期二講「劇本研究」一小時。歸題扇一詩：

「空山不見人，愈覺孤亭孤。此日吾母隱，遙岑淡欲無。」

連日兩脛浮腫，舉步滯重，龐公哲兄云：以赤豆蠶豆落花生同煮食之，可以即愈，蓋此三物皆含有維他命B，而腳氣病大都因缺少此項物質。

陳雅初兄以所得舊籍見假，中以徐虎發續本事詩張孟劬評注最有價值。孟劬遠於國學，曾與撰清史后妃列傳，故於勝國掌故殊熟。因逐條錄出，備他日加注於原書。

▽十月△

天津趙榮禎君寄蘭花黃烟來，託人轉呈家君，今日得報云馨香自異常物，數年未嘗此味矣。

赴明星演藝訓練所，口講筆記，學者二十餘，木屋板桌，簡樸之至，而程度不齊，勤惰不一，敷說甚難。

同事王守方兄於前年參加世界運動會，歷遊意大利德意志諸國，出手冊索題。

「壯游元幹喜君能，千里騏驎萬里騰。我愧蹉跎無一就，澄清孟博買車登。」

內阮沈文欽生子請為命名，余擬乳名「海湧」，學名「秉士」因今年生肖屬虎，蘇州虎邱一稱海湧山。而太白有「虎士乘金鉞」句，一則不忘故鄉，一則勵以虎虎有生氣也。

至湖帆處，見王時敏山水，款題繹翁社長，大約為西樓記作者哀子令也。索價千金。

▽十一月△

張雲搏先生助楊坤遠君刊行蘇州公報，招余輯副刊「玄妙

觀」，佳稿不可得，今日寫數千字為常，而銷行不廣，正所謂頂石曰做戲。雲搏先生擬改為週刊，余力憊惠之。

夜宴草橋同學於晉隆飯店，教師吳粹倫董伯豪兩先生均來。話薄談今，頗為歡洽，戲集唐成七絕：

「最難風雨故人來，欲飲琵琶馬上催，同學少年都不賤，鄉音未改鬢毛摧。」

因龐京周兄將入川，故第二句云。

朱慰元兄招赴陳少蓀君家午宴，識商務印書館秘書王仲明君，研究行書有年，以「標準行書之研究」見贈。中國書法，各隨其意為之，故各家互有參差，學者苦難率從，定一標準殊便，此與于右任楊千里之標準草書，同一意義。

介紹命相家朱遇僊設硯事

朱君遇僊，精研命理，而於相法，心得尤多，其所論過去未來之事，無不應驗，朱君久遊鎮江，知者頗衆，同人等與談哲理，無不靈驗悅服，因特留其在滬，並代為設館於派克路功德林內，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俾此間愛好命相者，知所問津焉。

介紹人 袁履登 潘仰堯 金觀賢 同啓
徐斯西 林康侯 吳蘊齋
聞蘭亭 陸東生

晚甘齋脞錄

何蒼同

▽兩拔貢砥柱一朝漢魏文章△

清汪容父中，文宗漢魏，馮回風先生亦蕪鬻於是，汪有子曰喜孫，先生長君小字亦曰喜孫，尤奇者，汪氏爲乾隆丁酉拔貢，先生則光緒丁酉拔貢也，蓋自清初，桐城盛行，雖曰義理詞章考據並重，但力尙簡潔，匪獨六朝之麗靡盡去，漢魏之華采亦闕，不圖百二十年來，乃有兩拔貢砥柱其間，不可謂非佳話也。惟汪氏好爲崖岸，時彥動遭譏彈，先生則溫溫循循，務事坦易，尤好提掖後進，斯爲異耳。先生與杜子美同於五十九歲告終，其生日則先東坡一月，十一月十九日也。嘗擬製聯曰：「先東坡一月生，與子美同年死。」可盡先生之生平矣。

▽一令尹思量兩縣毀譽公道△

魏伯植先生嘗謂余曰：蠡經江西新喻，見縣署書聯，有署名慈谿何慶祥者，亦知其人否？余謾曰：先五從父也，五從父用光緒丙子經元，挑選廣西北流縣知縣，以親老告近，改授新喻，調署貴溪，因祈雨中暑卒官，在兩縣均有循聲，時先君子方習舉子業，從赴新喻，凡酬應詞章之屬，多出先君子手，憶昔檢藏先君子手澤，曾見有題新喻縣署兩聯，一曰：「到此間誰不稱冤，是則是，非則非，要還他十分公道。」「勸爾等各自循理，好所好，惡所惡，休負我一片婆心。」又一曰：「人

間世猶是直道行，要使譽有毀無，遺自己一心，先須放正。」「天下事皆從牧令起，莫道官卑職小，把親民兩字，漫不思量。」不知魏君所見者，是否卽兩聯中之一？抑別有稿？佚不復得，蓋先君子于詩聯，隨處隨手爲之，不自愛惜，前者甬上某雜誌及四明日報所載之耦語，竟不能于遺稿中得之，言念及此。殷痛填胸矣！

▽脫劍雙雙王母諱懿德△

讀包天笑先生劍影樓筆記，知其齋題，實爲紀念其太夫人以金劍飲人之懿德，余家亦有一事，蓋有族人，以頁連急，無以卒歲，求濟于先君子，先君子亦無以應，先大母聞之，卽脫金劍授先君子以付，終不責償，并令兒孫毋彰其事，故先大母卒，先季父哀啓中，亦未敢及之。大母又嘗于曝書時，見有壽屏，詢所言敘，誦以告之，曰：此不僅致頌祝，且揚己善，已揚則人抑，烏乎可？卽諭誠毋爲此。故自大母五十至八十旬慶，卒不敢作壽序，親友饋贈，率書百齋圖進，七十歲時，梅綴翁調鼎爲書西王母傳，回風先生曾屬印以流傳，親書弁言以付小子，且曰：梅翁生平，書此只一，且出晚年，彌足珍寶，奈吾儕兄弟，連年逐食，未遑及此，所頁多矣，疚其可言耶？

▽捫蝨侃侃制軍納忠言△

海鹽沈菊均先生壽康，嘗佐閩督松壽幕府，辛亥革命事起，松壽問先生，大臣遇國變，宜何所取徑？先生曰：上則殉，中則隱，下則降。松壽曰：願取其上，先生乃密戒其左右，制軍如有事，勿出阻，俾成其志，松壽卒踐言而殉清。先生亦終未嘗仕于民國云。

▽屏門縣四耦輝映堂上△

嘗聞人云，河南督軍張福來家，廳門並懸楹聯四耦，如張屏幅然，此真生面別開者。年威部將，張以勇稱，王以智者，故張王之開府，乃後于閣齋云。

▽警蹕施一途怨起道旁△

年威上將軍在漢口查家墩設計逆總司令部，其勢已等弩末，而出入警蹕森嚴，一反故常，至有戎裝入人家露臺，手銃下注，以防不測者，吳氏在兩湖，輿論尚多歸美，至是而道露怨聲矣。

▽兩詩詠味居然逐臭到江邊△

民國十一年，余赴長沙，時沈菊均先生方主中國銀行，先生與吾家有姻連誼，邀赴玉樓東宴敘，至則首飭以辣子雞進，且曰：湘人有諺，「辣子雞與湯爆肚，令人長憶玉樓東。」不可不飽餐也，余性憚辣，以先生言，始淺嘗，終且忘其辣矣，烹調之美，遂移僻性，今來海上，日就餐于食堂，無日不具辣椒，雖園蔬不宜以辣調之者，亦竟滿置，乃致不能入口，視赴食為長途，同儕亦多病之，又嘗用臭豆腐豚肉，口鼻交受其

累，好事者乃為詩曰：「日見庖丁施辣手，」一不圖逐臭到江邊。」想玉樓東主人聞之，當氣奪矣。

▽一集繩芳定卜流譽垂海畔△

鹽遊軒歌者，胥為一時翹楚，主者盛丕華先生，擬錄文士贈什，哀為繩芳集，請高碧塵主弁其端，文曰：「紅棉酒家，聞飲座曰鹽遊軒，雕鑿藻井，釀為雲漪，綺室疏櫺，被以霞采，琴筑鏘鏘，逗風光之宛變，賓筵秩秩，互韶畫兮夕張，一時髦侶俊儔，裙屐年少，並乘輿而蒞止，或攜着而偕來，甘液醴茶，瓊臺輕論，綠醅紅友，巨擘堪斟，挹十步之芳秀，醅生春，寄四座以殷勤，黛痕解語，燭圍敷設，几席賦人，一女盈盈，忽奏曼調，鬢低香近，態遠意濃，蘭玉吐光，苔芝自逸，方其鶯喉乍展，清韻欲流，側豔隱嬌，駘蕩空翠，迸幽咽之音，眉都蹙恨，歌窈窕之曲，目亦絨情，薄暈含雷，端相增麗，輕聲帶澀，鼻煽有餘，宜乎羣情皆暢，豪襟共開，縱百結之氣血，揮千觴而莫憚已。（下略）」高碧為文，取經于周秦漢魏，惟小品則多出諸六朝，無非循其體之所宜而已。

繩芳集中，想多佳什，余目未之寓也。惟憶給葉伯允先生曾詠我兩律：「電絡星星燈火青，城開不夜門娉婷，清歌緩緩鳴先甲，薄酒惺惺老我丁，醉眼看他超換認，情懷到此入溫馨，莫將世事論成敗，導爾簾房雲母屏。」一霓裳新譜奏噉噉，絲管聲聲倚肉豪，一曲能避羣玉顧，九天爭唱念奴嬌，無冬無夏參差奏，非壽非蘭左右莖，夜如何其央也未？者番重識鸞輪袍。」

▽壽翁贈碗七十其孤△

嘗飯于友人處，適持壽碗，方且欣然，旋見鐫有七十孤慶，則又大奇。詢壽翁為誰？則其人雖以商起，左右亦頗多才士，如所謂梁園賓客者，則知為孤慶之訛矣，非才士筆誤，即典庶務者，檢收忽略，然苟遲壽壽辰或生日，也不致貽此笑柄。或曰：此公門下，識孤而壽孤者，亦未嘗無其人云。

▽各士作表千秋不朽△

鄧吳芝禮先生寶忠，覃研乙部，嘗著歷代治權分合系統表一書，自皇古八大帝迄清穆宗，首列帝號，次述世系，甲子，及紀元年數，復次略錄其時理亂得失，其下則割據並峙，一遵上例次第之，立論綦嚴，正閔昭然，得此一篇，數千年遞嬗興亡之跡，一覽無餘矣。其書刊于清光緒三十四年，迄今垂四十年，想藏弁者渺矣。其同邑蔡芝卿先生和鑒，則究極輿地之學，先生不識異國文字，獨能列舉諸風聲牙之外國地名，若數家珍，揮灑如意，在鄧君各校任教數十年，訓督不嚴而肅，學子無敢諱者，門徒萬千，多躋要津，先生薨末無所屬託，兩先生皆名諸生，薄舉子業，而專揖於實學，一不眩耀，雖古賢哲，何以加茲，蔡先生卒於昨歲，吳先生則墓木已拱矣。

▽妙語哄堂賜同舅父出身△

曙倚樓主淑耦王夫人之舅氏楊君來滬，朋從為之洗塵，高碧老人亦在座，老人與楊君誼屬中表，謂樓主伉儷曰：然則我亦舅也。時同座方談會左對耦相離事，曙倚樓曰：賜同舅父出身。陳君欽孫之夫人，亦楊之甥，與曙倚夫人魯衛之政也。陳君善飲，是日乃進小杯，主人數巡酒勸觴，陳君屢辭，適有閱某雜誌，見「我乃我父精蟲十萬分中之一蛻變而成之語。」高

呼曰：奈何以十萬分之一子之，宜其不飲也。衆瞳不知所云，出書示之，一堂哄矣。

▽各聯傳世權照城隍置社△

城隍之祀，由來久矣，禮八蠟，水庸居七，水庸即城隍也。唐時張九齡有祭城隍文，至明代，令行省府縣，為壇祭之，加封公侯伯等號以序次，封疆大吏府守縣令，朔望拈香，其位秩且出陽官右，不惟治鬼，兼以治人，蓋人不能役鬼，故穡役勿之及，而鬼能厲人，非城隍莫能制也。惟鄉聚村落，則例無城隍廟之設，潘四農為車橋城隍廟撰聯，有曰：「非郡縣而震威靈，大蠟有水庸，采其遺意。」「為都邑則立壇廟，成羣得置社，助之禮經。」稽古攷制，立言嚴正，非僅蕪其切合而已。

▽工具司文章之短長△

今人動謂古書與箋，不易領略，又謂文章隨時代而趨繁，愈近則愈冗長淺顯，專若稽古之文，今人非闕注疏，未易明矣，余以為此非時代為之，時代之工具為之也。古無紙筆，刻竹為簡，濡漆點畫，而成科斗篆籀，不得不求其簡，紙筆既興，行草又作，洋洋之文，始不為難，至於近頃，蓄水之筆，一繕千萬字，并沾染之勢而無之，字畫又競尚簡體，了的麼呢，充篇盈牘，乃無所吝，此豈物質與文化相生相剋之道耶？

▽字跡比人品之小大△

嘗聞人言，選尺之字，縮而小之，愈顯其妙，反之，以小放大，則一無勁剛之氣，此與由奢返儉難，由儉入奢易之語，適相逕庭，余曰：此言近矣，未臻至詣，人能大處落墨，則小節自不煩於繩削，斗筲之夫，故示大方，縮澀之態，終至畢露也。



雉尾集

屈彈山

▽斬木爲薪△

宋莊季裕雞肋篇云：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柢之微，斫擷皆徧，萌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嗚呼！此真南渡後行都一大事也。古今情形，相去不遠，滬濱住民，號稱五百萬，向恃石炭自北而至，戰事以還，舟車銳減，運輸困阻，即官力亦不易辦，於是代以柴木，余寓淞濱，見舟載以東者，悉係松楸之屬，不獨百年古物，多充燃料，即稗枝嫩孽，亦多捆載而來，蓋附近數十縣中，其墓木斬伐垂盡矣。

▽炭餅△

歐陽文忠言：有人遺我清香餅一篋。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云云。此即今日之炭盤也，亦可名曰炭餅，以歐陽之言證之，其物殆始於宋，今江浙人家，恆然一枚，置銅盒中，上承茶壺，則終日不冷，如嗜淡巴菰者，可時時就以取火，而余所不能忘情者，每逢暑日，剝新蓮子二百顆，盛瓷碗中，燂於其上，吳人謂之文火，漏刻初移，香氣噴溢，未幾純熟，則清甘馨柔，勝於酥酪，誠食譜中無上妙品也。

也。（又老學庵筆記云：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炭炭，是炭炭之稱，亦始於宋。）

▽王荊公詩句集聯△

曩寓嘉興，偶集竹垞詩句爲楹聯，凡十餘事，盡書之以贈禾人，今不復記憶矣。淞濱課暇，讀王荊公詩，亦戲集十餘聯如下：「春風已得同心賞，陳迹非無勝事尋。」「黃鳥數聲殘午夢，白鷗生意在滄波。」「妙質不爲平世得，舊巢猶有主人知。」「欲問廟堂誰鎮撫？卻因松菊賦歸來。」「花枝到眼春相照，鳴鳥窺人意轉閒。」「意氣未宜輕感慨，丹青難寫是精神。」「故家遺俗應多在，樂世閒身豈易求。」「一代官儀新藻拂，幾家清坐得軒眉。」「登臨更欲邀元亮，時物安能學計然。」「尚有閒襟尋水石，並包佳麗入江亭。」「早晚青雲須自致，歲時歌頌豈辭遙。」「身閒楚老猶能戲，年比馮唐未覺衰。」「青山呈露新如染，小雨含煙凝不流。」「嚼蠟已能涼世味，盡脂那更惜時名。」「久聞陽羨溪山好，最慰章濱父老心。」「江湖相忘知魚樂，度谷深追有鳥顏。」「高論頗隨衰俗廢，諫書平日皂囊中。」佳句不易璧合，合者未必句佳，此亦集句之難處耳。

▽泥孩玩具△

北宋時，鄆州田氏，以能造泥孩兒得名，態度百變，他處雖工效之，終莫能及，以五個或七個為一牀，大者尺餘，小者二三寸，當時一牀之價，售錢三十千，南宋時，田氏避難南下，今無錫慧泉亦出泥孩，豈其遺法耶？然所造人物，俗不可耐矣。又宋時盛行面具，以桂府所造者為最精，一副凡八百具，老少妍媸，無一相似者，今惟見戲劇中加官面具，猶有古意，他處多不用之。蓋今俗於藝術各具，率不經意，亦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一端也。

▽記宋人歲輸銀絹於金△

宋與金和，歲輸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即此一事，已足使宋人疲於奔命，宋與金之國界，為皖北之盱眙軍，宋於盱眙置歲幣庫，每歲臘月下旬，由樞密院派特使四人，管運銀錢，戶部派特使十二人，管運絹匹，下至庫手秤手，亦必全帶，運至盱眙後，加派將官一員，護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途中官吏飯食，由淮東漕司辦理，而銀兩絹疋，行篋甚夥，晚間必有安頓之所，金人概不招待，由宋盱眙官吏，自將竹木運往彼處，搭蓋棚屋，以便夜間貯藏，甚至廚房廁所，亦須自造，每歲前三日，政府特使先齎銀百錠，絹五百疋過淮，向金人所立交幣所呈樣，金人於所齎銀絹內，揀白絹六疋，銀六錠，分為三部，各派走馬使以一分送往燕京，一分往汴京，一分留泗州交幣所，以備參照，限期以兩個月結束，初次交絹，往往十退其九，則以金人秤尺非法，或其所用漢吏，又復仗勢，故意為難需索，始能滿其欲壑，始予通融，然猶十退四五，所退之

品，又須亟亟運回盱眙庫中，從事更換，宋官踰淮後，至北岸交幣所，約二百餘步，雖所距不遠，祇可徒步而往，如逢雨雪，則攝衣躡屐，泥濘亦自難行，盱眙故有一山，山有玻璃泉，宋官過此者，往往小作勾留，題詩而去，以誌感慨！由此一事觀之，則與強國談和平，亦大非易事也。

▽壁瓦蠶△

以生蠶苗鋪薦席下，可去壁蠶，見宋人筆記。是臭蟲宋人已名之曰壁蠶，當以其能久居木壁版中，多年不死，故云然。

▽吳中古坊△

葉石林云：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嚴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營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多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名德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園坊，今惟袞繡坊名猶在，其他各坊，已不復知其蹤跡，近十餘年，吳中以開拓街市為名，遇有坊表，輒曳倒之，宋明以來古坊，其僅存者，又已十毀七八，其意蓋在貨私，小人之無忌憚至此，良可慨已！

▽書籍用紙之變化△

吾國書籍，先以竹簡，繼以縑帛，後漢書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仍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

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魏晉以後，用紙大盛，竹簡遂廢，紙幅之長，殆有定尺，盡一紙而書之，遂成卷軸，故一部之書，有若干卷，余所見唐人寫經皆是也。以卷軸展舒之煩，亦不便於人，中唐以後，於是截紙以爲葉，乃有葉子格之稱，以葉子寫書者，取便翻帙，吳彩鸞寫唐韻已如此，宋代刊書，即用葉子格之法，其先裝潢，類似今之冊頁，謂之胡蝶裝，今中央圖書館猶藏有宋代原裝書也。其法與歐西書冊相同，自蝶裝之法廢，乃有綫綴者矣。然今猶稱爲卷，則名不副實已。

▽國文讀音之點發△

今歐西文字，其讀音有長短之別，往往字體之上，加一符號以爲識別，吾國讀字之法，亦有同其意者，但識別之法，加以一圈，古人謂之點發，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蓋外國字祇有長短音，而吾國字有四聲，故符號乃依其聲而爲之也。如好字，其初意爲美好，屬形容字，讀呼暗切。美好之物，心所喜愛，假借而爲動字，則其讀音變爲呼到切，於是好字之右肩上加以一圈爲好。惡字亦然，初意爲不善，形容字也，讀如烏各切，不善之物，心所憎厭，變爲動字，遂讀作烏故切，亦爲去聲，字右加圈作惡，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尙有第三讀法，則爲哀都切，惡字作平聲讀，遂書作惡，此嗟歎聲，或義同安與何也。又如樂字，初爲音樂之樂，或樂姓樂毅之樂，皆屬名字，讀如五角切，音樂令人快樂，故假借爲快樂之樂

，名字變爲形容字，樂字讀音，變爲廣各切，此字遂作樂，又音樂爲人所喜愛，故又可變爲動字，同校學生，相互合羣讀書，謂之敬業樂羣，此樂字爲動字，去聲，讀五教切，音效，論語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是也。若每字能知其初音，能知其變，則於國文文法，思過半矣。顏師古撰匡謬正俗，有云副本音劈，後人誤以爲副貳之副係其本音，而於詩不圻不副讀作劈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蓋顏意謂副字初音爲劈，無須點發，假借爲副貳之副讀付音者，應有點發，此所以匡俗之謬也，然由可知唐代讀書，頗重點發，今中小學校中教師，對於點發之事，絕不爲學生講解，而吾國文字，益覺其難於學習矣。

▽諱龜之由△

友人瑞安林大同，曾自題其書齋曰龜移，命余書榜，林君好奇士也，不以世俗之諱爲然，故有是名，然世俗之諱龜，果起於何時乎？南宋陸放翁管樂書堂而自題曰龜堂，元至正中，謝應芳自號龜巢老人，所著書即曰龜巢集，又有戴良亦自署其居曰龜毛廬，是宋元時皆不以爲諱也。王漁洋池北偶談云：諱龜自明代始，其言良是，蓋明以來絕無題名爲龜者，尋其所以致諱之由，則本於說文解字龜字下云：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爲雄，它即蛇字，是此諱應遙在於漢代，余嘗以此理論之動物學家，則謂龜鼈皆卵生之屬，絕無以蛇爲雄之事，不知許叔重之說，又本之於誰何也？然則俗之以龜習人者，不獨誣人，抑且誣龜矣。



上海名人論

俞珍

葉恭綽

上海是箇號稱五方雜處的地方，不但中國各地的人都有，連世界各國的人，也都齊全。形形色色，發生許多微妙事態！本篇所寫人物，都是大名鼎鼎人物，可以稱為中國名人，甚至至於世界名人，為什麼要稱上海名人呢？是因為目前居住上海的緣故。第一位先寫葉譽虎（恭綽）先生。

（一）多方面的由來

葉先生是一位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在政治上的關係，也是多方面的，因為他籍貫是廣東番禺，學於北平京師大學堂，又娶於江蘇無錫石塘灣大族孫家，所以他和南北人物，都能有密切的來往。

（二）交通系靈魂

說起葉先生，人們就想到交通系。其實交通系並非正式的政黨，不過大家認為隨民國成立以後，在政治舞台上有一些人物，聲氣相求，且成爲一種勢力，所以將他們看作一個系統了。又因爲這個系統

以郵傳部爲發祥之地，更以交通部爲關係中心，所以就稱之爲交通系。

葉先生在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不久便爲鄉黨前輩梁士詒先生所賞識，初任郵傳部路政司主事，後升任鐵路總局局長。民國成立，郵傳部改爲交通部，即任交通部路政司長。此後他在交通部的任務是：民國元年，創設鐵路協會，與朝野路界人士，研究鐵路學識，並且商討進行方法。民國二年七月，擢升爲交通次長，十二月，被任爲路政局局長，仍兼交通次長。

在袁世凱時代有三位次長是盛極一時，第一位便是交通次長葉先生，其他二位，陸軍部次長徐樹錚氏，和財政部次長張弧氏。葉氏政治上的聲望，可想而知。

民國六年七月，是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的時代，再任交通次長，兼鐵路督辦，郵政總局長。民國七年因與曹汝霖意見不能協調而辭職。民國九年八月，靳雲鵬出組內閣，葉先生代理交通總長，十年五月辭職；同年十二月，梁士詒內閣成立，任交通總長。十一年顏惠慶組閣，氏仍留任。

此時直奉戰爭發生，氏乃辭職，出國赴日本。至十三年冬，直系沒落以後，段祺瑞臨時執政府成立，再任北京政府交通總長。

十四年雖經段氏再三挽留，終於辭職。其間隱居甚久，不問政事。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孫科任行政院長時代。）國民政府任爲鐵道部部长，二十一年一月，辭職赴港。後又返滬。關於交通之著作有「五十年來之中國交通」，及「鐵路救國論」二書。從上面這略歷看來，就可知道葉先生和鐵路交通的淵源，所以有交通系靈魂之稱，葉生於一八八一年，算起來至今還未屆古稀，誰知道他日不再出山爲中國交通的發展做一番事業呢？

（三）溝通南北

我們前面說過，葉先生是和南北的各方面，都有過關係的，所以拉攏南北的使命，也以他最爲適宜。原來辛亥革命以後的南北議和，葉氏就是北方的代表之一。但他並不因爲本身的利害而有一點自私的動機，他更具有遠大的眼光，堅毅的魄力，卒使清廷推翻，民國成立，其功可謂不

小。

在張勳復辟的時代，葉在軍事交通上助段祺瑞策劃，復辟失敗，葉也有相當的勞績。

國民政府成立時，關外仍有割據狀態，葉曾有公開信致張學良氏，勸以大義，張之易幟，此信亦有極大作用。

我們試看葉氏除去在北京政府歷任要職以外，又於民國十二年（即由日本歸國以後）曾任南方軍政府之財政部長，十六年十二月張作霖就安國軍總司令職，十七年一月在總司令部設立外交，政治，財政三討論會，葉又被聘為財政討論會副會長，可見葉氏在各方面的關係之深，和他力促南北統一的原因了。

（四）外交歷史

葉氏並未出長外交，然而他在對外的交涉上，也曾盡過一番責任。第一是比利時在京漢鐵路的管理權，即由他再三折衝，促成收回。這還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事。其次是民國九年的時候，他在代理交通總長的任內，調整無線電信條約，廢止中國海軍部所訂的條約。

還有一次則在民國十四年下野以後，曾任特別關稅會議代表，為中國力爭主權。

葉出國凡二次，一是徐世昌任總統時，被任為觀察歐美的實業專使，返國以後，對於實業的振興，不遺餘力。另一次就是直奉之戰的時代，在直系威脅之下，他不得不赴日本一行。

（五）學術上的成就

葉氏是一位頭腦明晰，手腕靈活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手不釋卷無書不窺的學者。他在學術界上的活動，也應該一提。他是一位廩貢生，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曾任湖北農業學堂及方言學堂教習。此後在民國十年代理交通總長的時代，又兼任交通大學校長。造成交大在中國學術界之地位。民國二十一年辭去鐵道部部長以後，又任國學館館長，努力於整理國學。葉善為文章，與大公報胡政之氏交誼甚厚，因而常有文章在大公報發表。在這個時期，任中英庚款委員。

八一三以後，留居香港，刊印廣東文獻。六十歲的時候，友好要為他稱觴，他說「與其做壽，不如印書」，因而他的知友們為他刊印「遐庵類稿」，得者珍視。他對於詞曲是極有研究的，家藏各家詞曲極夥。尤其是長于書法，初取王覺斯（鐸）之用筆方法，繼而自成一家，晚年得着趙松雪贈巴碑墨蹟，採其精神，略其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亨得利

專售高表鐘總行

專售高表鐘等光學眼鏡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戈登路口

形體，近年他的書法稍有變化，便原因於此。他因為是當代大書家，（雖然也能畫，可為書名所掩。）所以平素喜歡收藏，而且抱着「人棄我取」方針，秦檜鐵齒的墨蹟，他都能得着，秦檜的遺墨，用珂羅版精印，裱成手卷送人，古人不以人廢言，葉先生可稱不以人廢字。

（六）富於感情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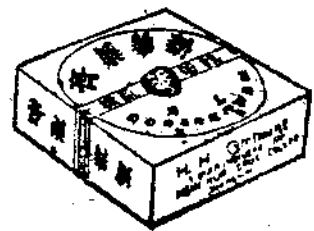
葉先生是感情豐富的人！我們可以拿兩件事來證明。第一件是許久以前的事，他的如夫人陳蘭香女士去世，特地在北平西山經營香塚，至今遊西山者，都感歎他是多情種子。第二件却是今年的事，他的同鄉王秋涓先生逝世，王是詩人，可是孤芳自賞，不肯標榜，因此沒沒無聞，葉先生首先解囊，替王印了一冊攝堂詩選，現在紙張印刷費用奇昂，人所共知，不敢問津，葉先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篤於友誼，可見一斑。錄其序文和題詩如下；（序）

凡，而秋齋固深自諱匿，與余亦極罕言詩，當世品詩者，遂竟亦罕及，蓋其性不諧俗，治學取友，皆至慎，視世之譁炫于譽者，蔑如也！其論詩猶與晦聞契，所作亦相似，獨秋齋深佛法，晦聞好詮詩經，為小異耳，晦聞歿，秋齋有牙琴之痛，余勸理所作，乃稍編集之，既卒，得其手稿一卷，曰攝堂詩選者，去取至嚴，有塗乙數四，未定者，所存尚不及蒹葭樓詩之半，秋齋其不自意遂止於是，抑矜慎過當，勇於刪削，都未可料？但觀其所存，其獲晦聞之知賞，誠不為媿。秋齋生前既過於自晦，若不為傳播，則或竟至湮沒，斯實吾徒之責也。因合諸朋舊為審刊之，以存其真，他日與晦聞詩並行，比之郊島之於韓，未觀之於蘇，其殆庶幾乎！斯亦秋齋之志也已。秋齋復工章草，世殆無與匹，著有章草例一卷，又輯北周造象二卷，皆待刊。（詩）成灰溢露一何常，視汝殘齋意久傷！性士懸知終自淨，情塵寧遣足相妨，兒嬉漫戀前游樂，死佚翻嫌獨寐長，剩撫南園詩卷在，蒹葭心事印微霜。

我把葉先生的略歷，平鋪直敘，素描一箇輪廓，佛頭着鬘，自知不免，希望葉先生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將來更有偉大的貢獻。

新華藥膏

H. H. Ointment



△主治▽

癬瘡，丹毒，化膿瘡，急慢性濕疹，疥瘡，面癩，痔瘡，化膿性膿疱瘡，各種皮膚潰瘍等症。

外科 姚瑟若醫師 經驗處方

藥學 劉步青藥師 指導配製

上海新華藥行發行

問世四載 到處有售

海內音書

蘇邱輯

海內音書，是本刊一種嘗試，空谷足音，得着各地來函一百餘封，尤足珍貴的，是林祝啟先生千里來書，和遠在內地龍泉，皖南等處的通信，不計篇幅長短，鈔錄在下面；

(一) 林祝啟先生來信

須彌先生大鑒：

接奉手教，甚幸！弟抵後即於麗水覓棲止，不料形勢告緊，乃於八月廿一日離去，而該地亦於廿六日失守，故應聘暨大事，已為泡影。(刻聞暨大亦已離建陽。)弟現於天台縣中執教，浙東情形欠安以後，行止尚在未知之天，奔波四月餘，人至辛苦，但於眼界則亦有所開擴。上海文化事業如何？諸文友好否？萬分望懷，遇冷觀兄請代致安。前約一事，容後奉辦，勿念。匆此即請編安。弟祝啟敬啟。九月一日。

(二) 浙江龍泉女醫生來信

沉：真是太久不和你通信了，想必你們在滬都安好吧！你今年高中畢業，將考什麼學校？分別了兩年多，由於我的筆頭太懶，竟使我倆疏遠多了，但是我相信我們過去的這段濃厚的友情，總不會就此輕輕的消失的哩！

到龍泉已有兩年多，進診療所亦將一年多了，所換得的，只是多認得了些人，多看到了些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怪事罷了。

現在我們每天固定的工作時間是七小時，上午是自七時——十一時下午是一時——四時。但是我因為是担任配藥的工作，所以雖在休息時間，遇到急病，也依然得去工作。

這裏的待遇，比店裏的職員較差，每月大約要少一千元左右。所以春哥每月的收入約有五千多，我只四千多點。此地的米價，是二十元一斤，所以我們現在生活還可過去，只是清苦一些罷了。

住呢，我們現在大半的同事都住在山上，有公家的宿舍，母親和我住在一個房間，春哥則住在店裏(也在山上)每天三餐都回來吃，吃的水也由店裏僱的工人挑，電燈也是自己的機器發電，所以比城裏的反而亮，山上還有公共食堂，店裏的同事去吃飯的很多，每月的膳費只一千〇五十元。(因為米是從別處帶來，所以比較便宜。)而家屬去吃的也很多。此外還有小菜場，專賣蔬菜牛肉，又有許多同事的家裏都養豬，每星期六就要殺一次豬，但是山上殺豬，往往買不到好的肉，或肚裏貨，(好的總給捷足者先得。)我們却總是到城裏去買的。我們家裏也養了好多雞，因為此地氣候太壞，時常會瘟雞，在平常養着生蛋，倒也很有趣，母親却也可藉此消遣，但是到了瘟的時候，却叫你吃都來不及哩！這次我們養了大大小小約有四十只雞，却在近一星期內，瘟得只剩六只了，你想多可惜呀！

在這窮鄉僻壤裏，求知的慾望，當然不夠滿足，因此不由

願起在上海讀書的幸福了，在這裏雖然也有圖書館，裏面的書，是少得可憐，我自己買了兩本物理學，化了二百五十元（還是去年托人到江山去買的。）此外向人家借了本化學，古文觀止，高級商業簿記，在暇時自己溫習，但總是有顧頭顧不了腳之感。我現在不敢存奢望，只願不要將學得的荒掉，也就好了，你說是嗎？

噲哩噲哩的講了一大堆，你會感到討厭嗎？暇時請你給我一封回信告訴我一點上海親友們的近況。並希望你寄一張你最近的照片給我，我想你決不會叫我失望吧！再談！敬祝學業進步！

秀上。八，廿三。在浙江龍泉

（三）皖南一位執教者來信

蘇兄：

我竟有這次長途旅行的機會，並且又適在秋高氣爽的時節，心裏非常快愉。當然來此的動機絕不是在遊玩，而是打算試試我有沒有較好的命運。

如今我安身在一所公立的學校裏，這個學校實施軍事和學課的教育，訓練一些高中以上畢業的資格的公務員，每期祇有六個月。目下第一期正在舉行結束，之後，有個短時的假期，隨即第二期的開始。

實際主持者是教育長友人丁君，此外的幾位高級職員，都是過去的熟人，和睦的相處。他們的意思擬聘我當校裏的秘書，待遇除供膳宿外，大致月俸八千元。

弟燕。八，十。

（四）致琳珈女士

琳珈小姐：

算起來已經有二年多沒給你信了，不知道這些日子裏，你生活得怎樣？聽說你已嫁了一位醫生，這是真的嗎？為什麼不給我一個消息呢？難道怕我會因此感到空虛不成？如果你真的在這樣想，那就錯了，當你離開我之後不久，小惠就來告訴我，說你除了我還有著好幾個「密切」的朋友，這不會全是中傷的，我知道。當然，所謂愛情，在某種人看來，可以是不必認真負責的一件事情，我自認是做了幾年的傻蛋，也就算了。我默默地祈禱那把人當傻蛋的人，能永遠幸福，你現在處在「清逸地，站在小溪畔或麥田旁邊唱一隻歌」的環境中，找到一位醫生做丈夫，誰都要向你表示羨慕的吧。

兩年來，在我臉上再也找不到一絲惜別的淚痕，我已經有了一種冷寂的脾性。同時我爲了家和別的事情，還在這個痛苦的泥沼中掙扎着。（可比不上你，爲了憎惡「垃圾桶和一張張醜臉」，捲捲鋪蓋就可以開路。）喝這杯時代的苦酒，是免不了要感覺痛苦的，不過我相信這痛苦是短暫的，是會過去的，只要自己的腰伸得直。因此你雖也曾經希望我能到「白鵝戲水，像詩一般的地方」來玩玩，我總爲了怕打擾你「幽逸的生活」，而沒有來成。

這兩年，對於我真像是過了二十年，兩年前那種安定的日子，已對我堅決的告別了。米價從二百元直漲到兩關，陽春麵從二毛錢漲到三十元。在這段時期中，我嘗過半年以上的失業滋味，我把所有可以變錢的東西，都一件件從我的手中轉到別人的手中去了。甚至還你親手替我織的那付藏青色的絨線手套

也變錢換了麵包！我不忍叫已上六十歲的爺娘亦過連薄粥都喝不飽的日子，於是不顧皮鞭木棍和辱罵，加入單幫的隊伍。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睡覺，都沒有一定。每天有一半時間是在火車中顛頓着，經歷着人間最卑賤的生活。但是像這樣的一種行業，竟還有着大批的「後備軍」。並且各處伸着一隻隻手問我要錢——是我用血汗和健康換來的錢！

之後，我曾脫下長衫去踏過三輪車，也曾做過文具社的跑街，也會在軍隊中當了二個月的上士文書，我遇到很多可愛的人和很多可憎厭的人，還聽到好些生動的故事。今年春天，我生了一場傷寒，幾乎送了命。四月份起，我在學校門口擺了一個攤子，販賣些文具糖果。琳瑯，你想想，我現在是已變成如此能幹的人了！或者是如此猥瑣的人了！我還準備隨時穿上或脫下長衫，我也準備隨時飛到東或飛到西。現在，除了將來的憧憬，似乎沒有會使我感覺懷戀的了。

又過中秋了，陰沉的天空，月亮竟躲起來了。你可還記得三年前的中秋晚上，我和你坐在園的池邊，那天，月亮是怎樣的向着我們笑呵？你還輕輕地唱着歌，但現在已不能聽到那種歌聲了，這裏充斥着色情的曲子。——真對不起，我似乎寫得太多了，也許你會不耐煩的。好，祝你和你的且快樂幸福！還有，要是我們能有見面的一天，請你千萬預備着這麼一杯喜酒，這是不能忘記的。

王啓行。十月一日夜深。

▽海大會應容衆納，△
▽世殘維競以兵爭。△

▽秋涓句△

明星金星筆

終身保用

透明空管
彈力堅強
吸水迅速
品質高超
式樣美觀
堅固耐用
書寫舒適
與衆不同

執筆書
寫時絕
無手指
沾水之
弊



明星金星工業社出品

發行所：新樂路一〇〇一號 · 電話：七〇七〇八號 · 總發行所：德西路九一九六號

此時此地

張超

在這個稱為非常時期的時候，回憶

沒有閒錢來囤米！

過去，難免滄桑之感，展望未來，則又尚

物價這樣貴，照理應該有價無市，可

雞絲煨麵罷了。這碗麵在老百姓眼睛裏其

覺遠遠，老百姓連肚子有時有人吃不飽

是你看看那些酒樓菜館，戲院舞場，還是

場裏却並不值錢，一個天堂，一個地獄，

，那裏有閒功夫去思前想後。過一天是兩

擁擠如常，不減往昔，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這中間的界限是怎麼造成的呢？

個半日，正該採取現實態度。現實，現實

？記者曾就此事，跟一個南貨業的朋友偶

關於改善民生的話，我們聽得多了，

，這就是我們「此時此地」的意趣。我們

而談起，他說別的我不知道，單說火腿吧

可是民生還沒有全部改善，而話却愈說愈

願以最現實的態度，來談談此時此地的形

，今年的生意，比往年格外好。你曉得這

多。話說得多了，事情就反而來不及做了

形色色，讓讀者忘記過去，且攔將來，抓

是什麼道理？這都是那些大小公務人員以

，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其中因果，雖然

住現在。

及候補公務人員買來送禮去了！他又說今

不得而知，然而事實總是事實啊！

X X X

過去的事，有歷史家替我們記錄，將

年中秋，月餅生意也格外好，幾家大公司

X X X

來的好處，我們這一代人未必能享受得到

十四日就銷售一空，無貨應市，也是這個

可是上面說了許多掃興的話，却看見

，所以最要緊的，還是現在。就拿物價說

道理。這些月餅是用來交換一官半職，或

李思浩氏就中國新聞協會的一篇演說，他

吧，有些肥賬的人，翻翻三年以前的賬簿

要求保持一官半職，或希望升上一官半職

說：第一。注重民間疾苦，不願求詳。第

，不免觸目驚心，然而觸目驚心有什麼用

的。其實也並不限於一官半職，連到凡是

二。造成清議之風。第三。獲得尊重輿論

處？米價在二大開盤旋，好吧，就是二大

有上司的人，有管得着的人，也得用幾盒

的保障。在此時此地，有人能發出這樣議

關以上吧，為什麼一定要回憶從前七八塊

月餅來點綴一下呢！

論，是不可多得的。

錢一担的日子！革命精神「義無反顧」，

X X X

▽紫薇當戶明妝出，△

只是兩只眼睛向前看的啊！然而看得太遠

好；舞票起碼一千元，在舞女眼睛裏據說

▽翠竹排雲細羽披，△

，也不是事，譬如說今年年底，米價恐怕

不過是一碗陽春麵的陽春樓子而已，五千

▽秋澗菊△

要漲到X萬元了，這種自己威脅自己的話

元不過一碗肉絲湯麵，一萬元也不過一客

，說子又有何用，老百姓既不准囤米，更

國·際·知·識

安納

▽幾個數字△

一個科學的世界，唯有數字最能獲得人們的信念。因為數字是事實，是最詳盡的事實，却又以最簡單的方式報告於人們的眼前。

我們現在願抄錄一些數字，以供讀者的研究。

里斯本九月十九日轉華盛頓電：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拉賽爾，十八日呼籲國民，必須負擔巨大國債，謂按現在情形，國債逐漸增漲時，則美國國債額必將達三千億美元之鉅。現在之稅收額，每年為四百二十億美元，是以除維持此鉅額之稅收收入外，更須減低政府之支出。日內瓦十月十一日轉華盛頓電，參議員塔虎，計算美國人民需時三百零一年，方能付清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期之戰費。

▽可怕的數字△

里斯本十月八日電訊，美評論家在塞特翰頓在對紐約之廣播中，說明▽一號對於倫敦之破壞情形：

被破壞致不能居住之民房，達九十萬家；若包括稍遭破壞之民房在內，則此數達四百萬家。假定此等被毀房屋，

每間平均按居住四人計算，則此次民衆，因被炸而流離失所者，將為三百六十萬人。此項數字，等於倫敦人口之半數。

▽小數字△

據溫利希最近轉美國情報稱：威士忌酒與葡萄酒，每瓶價約在五美元至二十美元。

食糧配給較戰前之消費量減少一半。一九四二年度據云較過去十年增產百分之二十五。

費城有食肉過剩，百萬磅之食肉因腐敗而遭丟棄。

自開戰以後，汽油規定每週每車分配一加侖。

生活費之昂騰，已達戰前的二倍。根據美政府公報之統計，物價昂騰僅及戰前的百分之四十。

美國已印發一萬元票面之紙幣。美國軍隊因健康之低落，每月有八萬軍隊歸鄉退伍。

▽再談兩小△

因小數字我們又想到兩三個小國的事。其一，據米蘭九月九日電：世界最小共和國聖瑪里諾(San Marino)頃復重申嚴守中立；此項文告，係於反軸心軍

在亞得里亞沿海迫近該國時發表。按此小國位於義大利境內，面積二十二方哩，與福爾利(Folini)及烏比諾(Urbino)兩省為鄰，靠近亞得里亞海岸。堪稱爲義大利諸共和國之魯殿燼光。政府有兩攝政，由人民選舉，任期六個月。軍隊九百五十人。第一次大戰之初，人口僅有七千三百零七人，現已增至二萬人。

這樣的小國，她重申中立有什麼用處？只看交戰雙方肯不肯保全這片乾淨土了。在烽火之中，有竭力避免牽入戰禍的小國；在烽火之外，又有時時玩火的小國，這就是南美的那些時常爲邊境而發生戰爭的國家了。現在我們再舉一個例吧。

據里斯本轉墨西哥京城路透社消息，哥斯達利加駐墨西哥大使館發表官方文告稱：「哥斯達利加與尼加拉瓜邊境，昨晚發生戰事，當時有尼加拉瓜難民一隊，企圖強行入境，以便發動對烏拉圭政府之革命。難民所乘之卡車抵達維拉圭薩達被警察扣留時，難民不服，向警察開火射擊，擊傷哥斯達利加人若干名。難民於開鎗後，仍繼續前進，尼加拉瓜難民另一隊，在哥斯達利加某處被扣，抄獲炸彈多枚，哥斯達利加境內，現有尼加拉瓜難民二萬人。」

這真是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談加拿大

楊 融



談起了加拿大 (Canada)，據說這一個名字，原係葡萄牙語，乃荒涼之意，又有人說這個名字脫化於北美大陸的土語，是「村」「鎮」之謂。在過去，加拿大原是一個不爲人所注意的地方，到了十六世紀，才有法國人大批前往，實行其殖民政策。

加拿大佔據北美大陸的二分之一，南與美國接壤，有五湖（即蘇必利爾、休倫、安大略、伊利、密哲安等五湖）爲界，其北境已屬北極地帶，西北角爲阿拉斯加，西臨大西洋，東臨太平洋。

在公元九八五年伊立克 (Eric the Red) 發現格林蘭後，一〇〇〇年其子利夫 (Leif Eri Koen) 又發現紐芬蘭，繼續前近，到達加拿大的諾法斯科細亞 (Nova Scotia)，更溯聖羅梭斯河西行，深入內地。

加拿大發現後，尙無人注意，後來法國開始移民，最初祇有二千五百人，居阿卡第 (Acadie)，一七〇〇年左右，有一萬五千人，盤據哈得孫灣 (Hudson bay) 沿岸的富庶地帶，此時英人亦漸注意此地，設哈得孫灣公司，專經營皮毛業，勢力日漸擴張，英法間的糾紛日多，一七一三年，雙方訂立烏脫勒支條約 (Utrecht)，英國得哈得孫灣一帶和阿卡第。一七六三年，又訂巴黎條約，英國得加拿大全土，而此時法國居民，有六萬之多，居魁北克區。

今日的加拿大，人口一千一百萬，以英人爲主，美國人亦日漸增多，此外，在聖羅梭斯阿的下流，仍有不少的法國人，總數約三十五萬，他們還保持着法國的傳統習慣，講法語，信奉天主教，各村鎮中均設法國制的初級小學，在渥太瓦，有法國的大學一所，全境有法文報紙二十餘種，期刊數十種，此種法國人，組織「加法協會」，解決種種問題。

在中部森林中，居紅種印第安人，漁獵爲生，北極地帶，都是住在冰屋中的愛斯基摩人。

自英國獲得加拿大後，在一八六七年，成立加拿大聯邦，爲英國四大自治殖民地之一，全境劃分爲九省二地方——西北地方和育空地方。設議會，內政外交自主，但須認英爲宗主國，軍事受英國支配，派有總督，代表英王主持一切。

加拿大是一塊大平原，僅在西北方面，有許多山脈，但因從前冰蝕的影響，被切成無數的丘陵。中部多河泊，最長的是馬更些河，長三千七百八十公里，爲北美第二大河，注入北極海，湖泊亦多，都是古代冰河侵蝕的遺跡。

加拿大的北部，屬寒帶區，地面廣大，地形複雜，氣候隨地方而異。中部爲大陸性的氣候，東部則較西部寒冷。

全境面積約九百五十萬方公里，但土地相當薄瘠，農產品以麥類爲主，而以小麥爲大宗，是世界第三產麥地。森林的面積甚廣，延至北部凍土帶，佔二十四萬方公里，每年輸出堅木極多。

運輸木材，都仗河流，在上流處伐木後，拋入河中，隨流而下。因木料產量豐盛，造紙工業甚為發達，有紙工廠七千餘所，我國的報紙道林紙，以前是仰仗瑞典芬蘭及日本，近十年來，所用的都是加拿大報紙。

加拿大的畜牧業尚盛，產牛、羊、豕等，野獸則有白熊、狐狸、貂、貓及長角鹿、麝鼠等，印第安人狩獵為生，每年可得二千萬元之毛皮，水產則為鱈魚、鮭魚，年產一萬一千萬元。

加拿大的礦藏，雖不豐富，然而金的產量，為世界第三位，同時也是世界第一產鎳地，產量佔全世界的二分之一。

至於加拿大的城市，亦值得一談，其——

政治中心為渥太華 (Ottawa)，是目前加拿大的首府，在西南渥太華河沿岸，聯邦政府與英總督府都在此地，然人口僅十萬，環境幽美，全國木材運輸，都集中於此地。

經濟中心為蒙特利爾 (Montreal)，在渥太華東，處渥太華河及聖羅梭斯河的匯合處，太平洋鐵道也通過此地，商業繁盛，人口有九十萬，是全國第一大都會。

外交中心為魁北克 (Quebec)，目前是最為人所注意者，近年來屢次有巨頭會議在此舉行。在昔日，却是加拿大的政治軍事中心地，因為當法國統治加拿大時代，魁北克即為首邑，係一名叫張伯倫者所建設，那時築有要塞，故有「美洲之直布羅陀」之稱，現在此城法人甚多，市上通行法語。

軍事中心為哈利法克斯 (Halifax)，在諾發斯科西亞半島上，是大西洋上的一個不凍港，距離英國本土的航綫，以此地為最近，更是英國大西洋海軍根據地。

貿易中心為溫哥華 (Vancouver)，在太平洋岸，輸出品有木材，紙張麵粉等，航輪頻繁，我國有華僑甚多。至於

加拿大對美之貿易地，有號稱「加拿大的芝加哥」之溫尼伯 (Winnipeg)，是最大的穀市，還有多倫多 (Toronto)，在渥太華西，全國第二大都會。

工業中心為漢密爾登 (Hamilton)，在多倫多西南，世界有名的尼加拉加大瀑布所在地，水量每秒鐘有八立方公尺，水力達六萬匹馬力，故利用此水力推動機器之工廠極多，製鋼業尤盛，有加拿大的北明罕之稱。

加拿大北部，伸入北極區者，有巴芬蘭，維多利亞，得文島，班克斯島，厄爾茲米爾島及巴里羣島，面積最大者為巴芬蘭，係一八五一年為探險家麥克婁所發現，班克斯島係一八一八年，約翰盧斯所發現。

至於北極圈內的地方，從春分至秋分，為晝半年，氣候和暖，而於秋分至春分，為夜半年，終日不見太陽，祇有北極光，黃綠的彩色，呈現天空，天氣極為寒冷，植物均不能生長。

介紹：

海市吟

記者

本刊中篇小說「聖女」作者譚惟翰先生，將其近年傑作十五篇，蒐集成集，名曰：「海市吟」，其中尤以「鬼」「榮歸」等篇為目前文壇上不可多得之佳作，「秋之詩」，更曾攝製電影，有口皆碑，愛好文藝讀者，不可不手備一冊。(每冊二百五十元，本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出售)



怎樣製造罐頭食物

何平慰

▽偉大罐頭廠參觀記△

水陸之物，供人服食，以產以生，胥關節序，經時而滅，即難復得，而人之所好，春新轉非所奇，過後倍致依戀，殆異于孔子所謂不時不食者矣。昔謀保藏，不外醃、曝、炙、浸，惟瓦缶之屬，究難持久。自罐藏之制興，而四時無不可得之物，且色香味三者，俱能不失其真，客至靡盤殮市遠之嘆，羈旅減秋風薄繡之思已。罐藏創始，蓋自泰西，其時當在十九世紀之初，法人阿培爾實為權輿，幾經改善，遂有今日，國中仿製，亦閱年所，上海一埠，業此者無慮數十家，偉大罐頭食品公司其一也。

余攻化學，夏弟則習農牧，課餘每喜隨師友參觀工廠，藉資觀摩，期明實在。曠昔之日，偕同學數人過往偉大廠參觀。廠位愚園路底，自兆豐花園下車，不百武抵焉。以先得介紹，投刺而入，絕無阻閉，并承殷勤指示，爰就見聞所及，撮錄於後：

廠內分製罐及食品兩部。一是鐵罐，皆出自製，而不仰給於人云。

製罐部有大冲床一座，其高逾尋，用電力發動，旋轉至疾。是日所見適製扁盒，云係裝置鳳尾魚之屬，另一機則在製圓聽聽蓋。一罐之成，步驟凡八，吾人啓罐取食，剎那已耳，又庸知即一數裏之微，而歷程乃如其不易也。

一、切片——鉛皮經切片機切成適當大小。

二、捲圓——鉛皮切就後，如製圓聽，則交捲圓車捲成圓形；如製扁聽，則摺成長方形。

三、摺邊——捲成圓形或長方形後，用另一車床摺邊。略予摺彎，使成凹凸狀，俾資接合。

四、接合——鐵片摺彎後，再依缺口之凹凸處合成圓筒，並加壓力，使不鬆開。

五、滾邊——將圓筒兩端用反邊車滾邊，略使外伸，以備裝置底蓋。

六、加線——將大小冲床製成之底蓋，反面處另加一橡皮線，備密封也，如是則空氣即無由侵入。此項橡皮線之置放，完全由自動橡皮線車行之。

七、加底——將底與圓筒用自動封罐車并合之，至此罐始告成，可用以盛食品焉。

八、打印——其蓋則用足踏打印機於其頂鐫刻商標，（該廠商標為V字）及其所編定食品之號碼。

食品部備有新式水蒸缸四只，用作湯煮菜蔬及果蔬之用。吾儕所見者，為製新鮮草莓，其製造之步驟有六：

一、揀選——草莓須經揀選，其不勻圓完整及稍有腐損者，悉剔除之，揀選工作，由女工任之。

二、洗滌——揀選既畢，盛以竹籮，用清水洗滌，泥污悉去，色彌鮮嫩。

三、湯煮——洗淨之果，置於水蒸缸中歷數分鐘，用金屬網撩起，置木桶中，以備裝罐間裝罐。

四、裝罐——裝罐係用人力，亦由女工任之。裝畢，由另一部分女工加入適當之糖液，然後加以預製之鐵蓋，送交自動封罐機封罐。

五、封罐——封罐係用自動封罐機，亦用電力發動，一經轉動，蓋即吻合，無事乎錫銻矣。

六、殺菌——罐封就後，由滑梯穿牆通至殺菌間，一一排列於特製之鐵盤中。盤之四圍及底，均用鉄條，俾由空隙傳熱，易於普及，然後投入殺菌缸中，歷時約半小時許取出，每一殺菌缸可容五盤。

飲品部尚有分豆機及剝豆機各一部，此項機械，用以製造豌豆之用。另有磁磚甑壹座，凡海陸禽畜，均由此甑蒸烹。

該廠主要出品，據聞為肉食、魚類、蔬菜、果蔬、調味品等。肉食以牛肉；魚類以鳳尾魚；調味品以番茄沙司及辣醬油為最著。惜乎近頃因原料，動力及銷途關係，出品較少，以致不克遍觀，窺豹一斑，彌增悵惘矣。

該廠之商標V，度為廠招譯名Vita之首一字。Vita（維太）者，蓋取義於生活素云爾。觀其製造之經過，力求潔淨，且多屬滋養之品，立名之旨，倘其無悖。至該廠規模，就予所曾參觀之廠，固非至宏，而其製造之精進，非特不後人，抑且有過之者焉。

* * * * *

紅粉膏

香粉膏胭脂

質色
香
皆佳
妙



新婦

顧仲彝

瑛 婆婆，你要是一走，你的兒子就不再是你的啦。（費太太就停步不走，瑛向家麒。）家麒，我們不用再欺騙自己，你媽不允許你把感情分成兩半，一半給她，一半給我，而我呢？不願意在她武斷的支配之下在她留剩下來的一點感情上跟你共同生活下去！

費 這簡直是侮辱！

瑛 婆婆，我對你老人家還是很尊敬的，不過這的確是中國千千萬萬的新舊家庭裏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因此得過且過，不了了之成為終身的痛苦，可是我，婆婆，就不願意犯同樣的錯誤，我要分析這個問題，我要乾脆的解決這個問題。（向麒）家麒，你現在總該明白，我並不在繞圓圈兒說話，我並不在用什麼技巧說服你，來浪費你的時間，我問你，你

要不要好好兒做人？好好兒做個有出息的人？要是你不想做！那麼我對你的愛只好從今天起，盡我的力量收拾起來……

麒 我不願意你這樣說話！

瑛 你現在還是跟我去呢？還是留在這兒？我並沒有意思要你丟棄你媽！不過在你對妻子，對孩子的感情還沒有立定根基之前，我不能讓你常常回這兒來，怎末樣！你怎麼說？

麒 我不知道怎麼說！

瑛 家麒，你就是這個毛病，什麼事不能下決心！

麒 你問得太突然，我平生從來沒有這樣突然嚇得我不曉得怎麼樣才好！

瑛（看表）還有充分的時間，你想一想再說好了！

麒 你說好好的做人，我當然應該

知道怎麼樣回答你，不過，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你對我的責任，我覺得你這樣過慮完全是神經作用，一種心理上的病態，你敢當我媽的面說這樣的話，我不能不驚駭！

瑛 這不是你的答覆？

麒 不是的，不過一個人的母親總是他本身的恩人呀！

瑛 你昨天晚上說過這句話，在我們研究醫學的人看來，母子的關係，僅不過是胚胎上的偶然現象吧了！沒有什麼神聖尊敬的地方，婆婆，你常常以生了兩個男孩子來自傲，你還對他們說三十年來你如何樣子的辛苦，你如何樣子的犧牲，來扶養他們長大成人，叫他們崇拜你，尊敬你，不過照我的觀察，你的性格實在不配做任何人的母親！

璣 瑛！

璣 (同時說話) 我不聽你說這種無禮的話！

費 讓她說下去，讓她說下去！要是她說不出理由要她自己認錯！

璣 我當然要說出理由來的！這也就是我要說的重要的意思！並且

我可以先說明我的態度，要是我要我的孩子也像婆婆要她的兒子

對她來對我，你們儘管拿出手鎗來打死我！因為我應該受這種處罰的。

費 (又走) 我不能一再受人家這樣大的侮辱！

璣 我絲毫沒有侮辱婆婆的意思！這完全是科學家客觀的理論！

璣 天哪！

璣 要是說到侮辱，我剛到這兒還真是個客人，就受了你多少不客氣和冷淡！

費 我沒有對你不客氣！

璣 你對我不客氣到了極點！還有一個問題，你聽我肚子裏有孩子

，你爲什麼要表示不高興？

費 我並沒有表示不高興！

璣 這個你不用賴！你怕家麒有了孩子，他對我的感情又加強了一層！你存心要把我和家麒拆開，

只要你做得到！

費 我沒有！我沒有！

璣 你不是想種種方法把家麒跟桂英拆開麼？

費 當然沒有！

璣 那麼你爲什麼向桂英和家麟兩方面說謊挑撥他們的惡感，家麟，她在桂英面前說你本來沒有意思娶她！

璣 媽！你沒有說吧！

費 當然沒有！

璣 我聽見她說的，並且在你們把桂英從池子裏救起來的時候，我

親耳聽見她叫你們回去怕你們招了涼。一個快要死的女孩子並不在她心上，她倒反而怕你們少穿衣服招了涼，我親耳朵聽見的！

璣 (顫抖) 媽，你不應該叫我們呀！

璣 她要她的兒子始終依靠她，仰

仗她，不讓你們自己獨立，她能

否認嗎？她看見你們想奮鬥，想在社會上自己找一條路走，她就

死命的反對，她能否認麼？她看見你們愛上了別的女人她就生氣，

她就會盡量的破壞你們的好事，她能否認麼？

費 (盛怒) 你滿嘴胡說！你滿嘴胡說！

璣 你儘管否認是沒有用的，我所說的全是事實，你代表我們中國的壞母親，自私自利，眼光短淺，

沒有國家民族思想的，吃兒子的

女老虎，養出了中國許多貪生怕死，只圖苟安，不求上進的男人。

璣 璣！

璣 許多外國人批評我們中國人，太軟弱，太圖眼前安樂，太沒有

胆量，太沒有冒險精神，其實却是這班母親造出來的罪惡，政府

要是能抓上一二個這種母親來開刀，做個榜樣，對於國家民族，是有極大好處的！

璣 真的嗎！

瑛 當然，也有好的母親，他們希望兒女做社會上有用的人，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去求發展，而做母親的等子女長大了，也不再管他們。由他們自己飛到外面去，她站在旁邊就像朋友一樣，看看他們，享受他們的成功，還有一種變態的母親，她老是牽着她孩子的手，小心他們着涼，睡了替他們唱催眠歌替他們塞緊被角，還恨不得替他們扣扣子，洗臉，當他們永遠是小孩子，婆婆，你就是這種變態的母親。你瞧瞧你的兩個兒子，你還不相信嗎？你把家麟毀了，你不送他到大學裏去念書，成天叫他在家裏陪着你，他什麼本事都不會，成天浪蕩着，這不等於你把他吃了，只剩下一個空殼子，外貌還像個男人，其實他自己一點主意也沒有，你看他憂愁得快發瘋了，他自己也明知道是多丟臉。還有家麒，要不是中學裏保送他到北大去念書，還不是跟家麟一樣麼？不

過，可憐的家麒，他本質上也就受了你的影響，多少也有一點腐化了，他老是在逃避最痛苦的現實裏求生活，自己騙自己，得過且過，苟安敷衍，真虧他在這樣環境裏，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現在他回家來了，要是我不來救他，要是聽從了你替他安排的計劃，明明是要把他的前程斷送完了，永遠沒有出人頭地的希望，所以像你這樣的母親，可以比吃人的野獸，多少有為的中國青年，都給他母親吃了，養成了依賴性的不求上進的浪蕩廢物！你看，江浙兩省的城市裏，全是這一類母親造成的土產品，而最危險的，最可怕的，就是這種溺愛自私的母親；桂英是很幸運的，沒有跟你的兒子結了婚，她昨天不是說到孩子麼？她說得很對，她說「生他們，愛他們，讓他們去。」

費 大少奶奶，你的高論領教了，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家麒兒有家麒兒的意見，各人有各人的見解，是不能勉強的，不過我希望家麒兒明白，這次娶的媳婦，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子，什麼科學家呀，總之是個不近人性，不通人情的女流氓。

瑛 (深惡痛極) 我不是女流氓。

費 你能給家麒兒些什麼？

瑛 我能給他的是堅苦的工作，發展自己的機會，獨立奮鬥的精神。他跟我共同生活，可以得到我作伴的樂趣，我愛情的安慰，我肉體的享受，這些都是他所熱烈要求的東西！

費 (作嘔) 哼，虧你說得出口！

瑛 你能給他這許多麼？

費 我給他母親的慈愛，恐怕你就不希罕吧！

瑛 慈愛是人人需要的，不過應該有一個範圍，我將來一定也愛我的孩子，但是決不出規定範圍。

費 你不出範圍是什麼意思？

瑛 我深深的愛孩子，我孩子也這樣愛我，但是我沒有佔為已有的野心，更沒有自私自利的念頭。



史可法

陶 泰

第四幕

說明

公率三百騎至揚州，時高傑方屯兵城外，堅欲入城，揚民畏傑殺掠。守城不納，傑怒，大肆殺掠，屍橫野，知公來，夜掘坎十百埋暴骸。且日朝公，辭色俱變，汗浹背，公坦懷待之，又訓以大義。傑大喜，公欲屯其衆於瓜州，並以二百騎贈之，傑謝去，公以此事詢於侯方域，侯曰：「興平伯有勇無謀，恐為人算。」公遂令侯隨之，時侯已從蘇岷生處接獲李香君之桃花扇，將回京致香君，聞公差遣，不敢違，終以國事爲重，而忘兒女私情。

時 弘光二年，夏秋之交。

地 揚州城外斑竹園，福緣庵。

人 蘇岷生，侯方域，史可法，汪思誠，兵士甲，乙，丙，丁，高傑，傑兵甲，乙，許瑾，史德威。

景

福緣庵後面的一間小廳，很是簡陋，庭院裏有修竹數竿，從門上可以看出，門外有走廊通外，門開在台的右後面，屋內有桌椅之類，簡而潔，壁上稍有字畫之類。

幕啓

半夜，剛打四更，殘月從門窗上射入微光來，庭外蟲聲唧唧。屋子內，祇有侯方域一個人在燭光下寫東西，門外有兵卒往來，另一兵從外走入。

兵 稟侯相公，有人求見！

侯 (擱筆) 看我？

兵 是的。

侯 不是已經四更了嗎？

兵 是的。

侯 是怎麼樣一個人？

兵 說是從南京來的。

侯 南京？快請！

(侯理文稿，兵出，率蘇岷生上)

蘇 方域兄！別來無恙！

侯 呀！是你，請坐，請坐，你怎麼會來？

蘇 弟自南京動身，昨天才趕到這兒，打聽史大人的軍隊還沒有到。城門關得緊緊的，不許人進出，城外又是殺得鷄犬不留，無處安身，祇好走回頭路，在離這兒二十里的一個鄉村裏宿了一宵，今天傍晚才知道史大人的軍隊已經到了這兒，所以連夜趕來找你。

侯 一路上有許多耽擱，所以到這兒遲了幾天。揚州人爲了怕高傑要進揚州，所以把城門都關起來了，連史大人到了這兒也祇好住在這破庵裏。蘇兄此來，必定有事！

蘇 的確有事，自從吾兄走了以後，阮大錢進了宮，說通了貴妃，立刻派人把李香君接到宮內，香君臨走，口吐鮮血，就把鮮血在扇子上畫成了桃花，叫人送給我，要我轉送給吾兄，做個信物，吾兄一定能明白她的意思。

侯 扇呢？

蘇 (從懷中出扇交給方域，目視方域)

(在這兒！)

侯 (戰慄地把扇子拉開，無限傷感，不忍卒看) 香君！方域一日不死！必

殺阮大鈞！

蘇 吾兄打算如何？

侯 弟決定今晚上等史大人一回來，就

向他辭行，立刻動身回南京。

蘇 吾兄一介書生，手無鋼刀，怎麼救

法！

侯 香君爲了我受這些苦，我豈能坐視

不救！兄請在弟的那邊屋子裏暫宿一

宵，明天清晨，當與吾兄同行。

蘇 兄意既決，弟也不想多說什麼，這

樣也好！

侯 來人！(兵入)送蘇相公到我房裏

去，甍生！勞你爲我長途跋涉，方域

香君如有重見之日，決不忘你的恩義

。

蘇 吾兄對我怎麼說這種話？

侯 快去安息吧！我還得等大人回來。

蘇 史大人不是今天剛到，怎麼晚上就

出去了。

侯 史大人永遠是這樣辛苦的。

(蘇下，侯出扇看，戰慄展扇，自語

侯 桃花！薄命的桃花！

(兵在外報)

兵 史大人到！

侯 急以扇納袖中，史可法戎裝上，後

隨汪思誠，及兵役二人，兵役至門外

即不再進，滅燈籠，史與汪相繼入，

史坐下，汪旁立，二人都默不作聲。

史 侯相公，疏文可曾完稿？

侯 現已寫好，請大人過目。(呈文卷

)

史 閱文卷，汪侯兩旁立，無語，史閱

文卷畢，還侯。

史 就這樣很好，現在已過三更，兩位

請去安息，明天清晨，高傑必定要上

這兒來，我要想一個對付他的辦法。

侯 是。

(二人均不走，好像都有話要說。)

史 汪將軍有話嗎？

汪 思誠覺得高傑這樣慘無人道，叫人

實在看不過去！

(可法不語，坐下，立起來在腰上拿

下寶劍，把劍出鞘在燭光下看，依舊

是默不作聲)

汪 (近前一步)大人，在這十里之內，

您可曾見到過一家人家？四郊曠野，

那兒不見到被殺死在地上的婦女，孩

子？今兒晚上，他知道我們到了這兒

，連夜在那兒掘地坎，埋屍首，這是

大人親眼見到的。大人，高傑這種行

爲，和流寇又有什麼兩樣？思誠敢問

大人叫這樣的人來駐守地方，怎麼樣

可以得到民心？怎麼樣……(可法仍

不語)大人，思誠斗胆，請大人以最

嚴厲的軍法處置高傑。

(可法把劍鞘翻過來，仍看劍不語

)

汪 思誠自隨大人以來，已將十年，大

人無論處理何事，都是公正無私，賞

罰分明，此天下人所共知，但是今兒

……(又近兩步)大人眼見到揚州城

外的荒涼，耳聞到四野怨鬼的慘號，

不爲揚州除害，也應爲天下人主持公

道，爲滿朝文武立一個榜樣，四年前

，大人當漕運都督的時候也曾到過揚

州，劾罷督糧道三人，那時候揚州上

下人仕那一個不說大人是一個好官？

是一個忠臣？這二次眼看到揚州人民

被高傑殺害到這個地步，而不把高傑

處分，揚州人民一定會埋怨大人，大

人十七年來的好聲望，不就毀在一旦

嗎？

〔可法置劍入鞘，如有成竹在胸。鼓打五鼓〕

可法 是什麼時候了。

思誠 天快明了！

〔可法回頭〕

可法 你們快睡去！我要想想。

思誠 思誠以為大人可以不必多想，明天高傑一到，就傳令下去，把他綁了

送法場。

可法 我自有主意，你去安息吧，天一亮，就來。

思誠 天已亮了，思誠也不想睡了。

可法 侯相公，高傑一回兒就到，你以為我應該怎麼樣對付他？

侯 唔！（突覺）。

可法 侯相公有什麼心事？

侯 沒有。

可法 那末可法剛才說的話……？

侯 方域是不懂大人的意思。（推託說句）

可法 我說高傑此人，應如何對付。

侯 方域方才聽了汪將軍的話，覺得此人該死！

可法 你們都是這樣主張？

侯 不過方域以為「可以用則大用，不可以用則殺之」是最好的辦法。

汪 依思誠看來，此人處事不足，敗事

有餘，是個十足的魯夫，並無用處。

可法 大明的滿朝文武皆以聰明太過，才有今天，可法以為在此國家中興之

時，寧願多幾個魯夫，却再不希望有

太聰明的人。

〔汪不敢再言，侯正擬進言，史德威，許達忽入，時天已明〕

史許 稟大人，高傑已經領兵前來。

可法 大概帶了多少兵卒。

許 大概有一百餘騎。

可法 吩咐兵士們不許多言，祇許整齊軍容，站在庵外相迎。（許史下）

〔可法取劍掛在腰邊，可法欲回營外走，侯方域攔住〕

侯 大人預備親自相迎？

可法 〔立停回身，自覺不妥〕不，思誠，你代我在庵外相迎。

汪 是。（很不情願地下）

〔侯擬吹燭，可法阻之。〕

可法 不，我留着有用。侯相公，請你傳我的意思下去，吩咐庖下備酒。

侯 大人難道把昨天晚上，這兒無菜佐飯的事忘了嗎？

可法 我記得，你祇管吩咐下去，叫庖下再來回覆我。

〔侯方域向外走，兵卒報〕

兵 高大人到！

〔可法行至門，高傑上，後隨傑兵四人，在門外立停，汪思誠後隨入〕

可法 與平伯別來無恙！

高傑 還好，還好，你呢？

可法 也好，也好。

〔二人都坐好，汪思誠站在可法的身邊。高傑把屋內左右看看。〕

可法 行軍簡陋，請別見笑。

高傑 〔像不懂可法的話般，又像是別有心事般，對於可法所說，根本就沒有聽見在說什麼，隨口〕唔……（又

覺不妥，改口）很好，很好。

可法 與平伯可曾到過這個破庵？

高傑 沒有，沒有。

可法 與平伯兵至揚州，為時不是已經很久了嗎？

高傑 不少了。

可法 現在駐兵何處？

高傑 城外十里。

可法 可法昨晚才到這兒，聽說知府馬鳴祿，關上了城門不許有人進出，與平伯比我早來，可知道是否爲了軍事

緊急？

高傑 那兒是這些事，老實對您說，他

們完全是爲了要反對我高傑，所以不許開城。

可法 究竟爲什麼呢？

高傑 我怎麼知道？他們聽說我要進揚州，就把城門關起來。新進士鄭元勛替我說話，要他們開城讓我進去，誰知道竟然爲了這幾句話，鄭元勛的腦袋被他們斫了，身體給他們斬了。我一聽不服氣，一定要把揚州打下，殺了那個姓馬的，才消了我的氣，才算

是代鄭元勛報了仇。

可法 與平伯也應該替姓馬的想一想，這是人民的公意，他有什麼法子不聽他們的話？他有什麼罪呢，況且馬知府也是朝廷要員，豈可亂殺。如果將軍一定要這樣做，這件事就交給可法如何？

〔高傑無語。〕

可法 可法以爲方今國家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將軍不能把這些事記在心上，要爲國家盡力才是。

高 這個，我姓高的也知道，不過，心裏可永遠不能叫我服氣。

可法 將軍屯兵城外，祇是爲了想攻城？

高 唔。（不安地）

可法 昨兒晚上，可法會趁着月色在城外走走，覺得揚州城外，另有一種別緻的夜景，就在外邊留戀了一個晚上，看見……

高 看見什麼？（汗顏）

可法 看見地方上很是安靜，雞犬無聲，靜得一個人影子也沒有，使可法倒有些害怕起來，心裏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將軍屯兵十里之外，可也是這樣的安靜。

高 這兒本來就是很荒涼。

可法 五年前，可法也會巡撫到過揚州，記得那時候揚州城的內外都很熱鬧，不料昨天一看，竟然都是面目全非了。大概是爲了這五年來兵荒馬亂，人民東逃西走，把這些地方都變了。

〔高急窘，汗下〕

可法 思誠！怎麼今天我們沒聽見鷄啼？（看燭）

思 大人是說沒有把燭火滅了？（熄燭）

思 思誠也奇怪，這兒簡直是雞犬無聲。

可法 （對高）將軍請別見笑，可法在軍中有令，聞鷄聲而滅燭，今天天雖大明，燭尚未滅，大該是爲了這兒的鷄不會叫吧！

〔門外有人爭吵聲，不許庖下進來。〕

可法 （怒）什麼事？

兵 稟大人，庖下要見大人，小的們說有貴賓在此，不許他進來，他却一定要進來。

可法 你問問他有什麼事。

兵 是。（下）

〔高傑莫明其妙，汗流下來〕

可法 時近秋涼，金風送爽，將軍怎麼流起汗來了。

高 多……多穿了幾件衣服。

可法 將軍爲國家之棟樑，中興大明，全在將軍，千金之軀，千萬保重，熱則減衣，寒則加衣，雖在軍中，不能疏忽。

高 是。

〔兵入〕

兵 稟大人，庖下因爲大人吩咐備酒，祇是有酒無菜，曾到四鄉採辦不但沒有葷腥，連蔬菜之類也找不着，祇有一方方的荒田。

高 （慚愧，拭汗，咳）史大人不必客氣。

▽憐君自有凌霄翮，△
▽偏向豪門寄此身。△

▽胡愛亭先生遺句△



拈花記

包天笑

第三十四章

人生運命不齊，尤其是中國的女性，女性中尤其娼門中人。墮淵加藤，悉聽人家的安排；其實也是運命之神，暗暗的從中採持。有的擇人而事，兒孫顯達，將來做到八座太夫人的。有的經大婦的凌辱，驅逐出來，憔悴以死。即如薇琴與蓮英兩人，都是由九花孃攜來海上。不料蓮英因所識非人，遭了橫死，而薇琴却豔譽蒸蒸日上。去年因在杭州，為警察所摧殘，而偏偏會遇到貴人如湯都督這樣的人，來相援救。主張定命論的人，必然說她是前途交着一番好運呀。

「不好了！」子丹笑着說：「李大塊

頭因為今天跑馬票輸了，要想在小牌九上翻稍了。我偏不上你的當，無論如何，我今天要持保守主義。辛苦地贏得來的，不讓它再輸出去了。」

這時除了詩晨湘籬以外，其餘的客，也繼續來了。

「擺檯面吧！」壽景澄吩咐：「大家肚子也有些餓了，就是要推小牌九，也等先吃了飯再說。」

不一回兒，薇琴的堂唱也回來了。見了左詩晨，便道：「二少！我在杭州，有個人託我寄信給你。」

「喔！是什麼人呀？」左詩晨有些茫然。

「你猜猜看！」薇琴却含笑不說出何人來。

「猜不着。」左詩晨道：「是不是你遇到了蘇三少，託你帶信來了。到底是什麼人呢？」

「二少！你這人沒有良心！託我帶信

的是一位你的老朋友，怎麼全不想起她了嗎？」薇琴道。

「噢！我知道了！你是不是遇到了香君？她怎麼說呀？」詩晨道。

「她給我說：在杭州實在沒有意思，她不久也要到上海來了。她問我：在上海見到左二少嗎？他還在報館裏嗎？她儂然到上海來，要來尋你，請你給她幫幫忙。」薇琴道。

「何消說得，當得效勞。」左詩晨道。

「老三！」鄭子丹道：「你這話說得，不大合時。你難道不知道左二少現在有所專屬嗎？」

「那倒不是那們講。」薇琴道：「新朋友果然要好，老朋友也不能忘記。因為香君託我帶了一個口信，我所以見了左二少，這個口信自然要帶到。況且二少是肯照應老朋友的，不比你，有了新的，就忘了舊的。」

薇琴再要想說下去，却被宛亭的話剪住了。

「大總統真的要到上海來嗎？那末

到了明天晚上七點鐘，左詩晨便到薇琴家裏來了。却見子丹，宛亭，景澄，以及子丹的老弟仲梅，都在那裏了。問問：今天跑馬票誰輸誰贏？知道子丹昆仲兩人，都是贏的，宛亭，景澄兩人都是輸的。這時宛亭正在那裏發起推小牌九，好像新年的餘興未盡。

們要上幼遊之表，還要預備組織大典籌辦處咧。」

要知道剛纔薇琴口中所說的香君，在杭州有花國大總統的尊號。左詩長從前在四子湖游玩的時候，一見傾心，曾沐白宮恩寵。這時他們那一班朋友們，都知其事了。而像蘇善生這班喜歡弄筆頭的人，還做了詩，歌詠其事，鬧得一天星斗。從前左詩長每到杭州，也常親見白宮，但到最近一二年，也漸次疏遠了。

現在聽得薇琴說：香君要到上海來，詩長自然對於元首，應當情殷報效。不過香君曾經說過幾次要來，而始終沒有來。大概她在杭州那個地方，有大總統的資格，到了上海來，便失其元首之尊了，而那時要創造一個天下來，也不是一時容易的事吧？

原來在距今三年前，左詩長是常常到杭州去的。自從滬杭鐵路通後，一天要開好幾班，而特別快車也祇有三個半鐘頭。杭州有了一個西湖，人家稱為中國東南的一個大公園，春夏秋冬，四時咸宜。倘然沒有友朋在那裏，也覺得寂寞寡歡，而這時，詩長在杭州的友朋很多，而且那些友朋，也是常常到上海來的。於是呼朋嘯侶，一年總有四五次到杭州的機會。

有一次，大概也是四月下旬的光景吧？左詩長到了杭州，到城站那裏的一個照相館，見陳列着一幅放大的美人照相，栩栩欲活，照得非常生動。那時蘇善生還沒有到平報館，而他的家中，已遷居到杭州來了。

「你識得此人嗎？」蘇善生笑嘻嘻的問他。

「不認識！」左詩長搖頭道：「難道是上海有什麼人，到杭州來游玩，留了這個驚鴻顯影嗎？我看她不像是個杭州人咧。」

「對啦！」蘇善生道：「這是此地久著聲譽的花國大總統，名字喚做香君。你說不是杭州人，倒給猜着了。這是你們的貴同鄉，與先生是蘇小鄉親。」

「上海那些洋場才子，鬧什麼花國大總統，不想杭州也有這個風氣。不過我知道杭州僅有暗娼，難道這也是暗娼中的元首嗎？」左詩長問。

「不！這是瓜山大總統。」蘇善生道。「瓜山是什麼地方，你又賣弄什麼隱謎見了。」

「告訴你吧！瓜山就是拱宸橋，在武林門外，那邊還是日本租借地咧。杭州地方，只是那邊有娼寮，她們的規矩，却和上海的堂子裏差不多。」

「哦！原來就是拱宸橋。你說了別名，我與杭州的地理不熟，自然知道了。「天涯何處無芳草」，不信拱宸橋，倒有這樣的人材。」

「你又見獵心喜了。」蘇善生笑着說：「不過我雖然住在杭州，拱宸橋却沒有去過。不然，我就陪了你作瓜山一行，也無不可。而且這個香君，我也只在照片上見過，於她本人，也沒有見過。這件事，別人都不熟悉，只有宛亭熟悉，停刻見我們問他，請他做一個嚮導員就得了。」

那一天中午，他們約在聚豐園吃飯，席間有李宛亭。蘇善生便把詩長想一見杭州花國大總統的事說了。

「這容易得很。」宛亭道：「你要什麼時候見她，便可以什麼時候見她，你只吩咐我就是了。」

「白宮深遠，非有禮官引導不可。我們吃了飯以後，何妨作瓜山之游，到那時也可以謁謁元首了。」左詩長道。

「這個不行。」宛亭搖首道：「拱宸橋離此太遠，約摸有二十里光景，而且那個地方，一無可游之處，還是叫她來吧。況且拱宸橋那個地方，除去了香君一人之外，別無可取之材。向來都是她移尊就教，到我們這裏來的，這個我可以給你辦到。」

大家在聚豐園坐定了，正在開襟小酌的時候，忽然見宛亭離座而去，不一刻兒，已輕笑吟吟的走回來了。

「不辱使命。」他向詩晨說道：「大總統一回兒就駕到，電話已經打通了。」

「宛亭！你辦事真可謂敏捷而又幹練，應該傳旨嘉獎。」蘇善生笑說道。「不過你怎樣的說法呢？使她可以馬上就來。」

「我就說上海來了一位客人，是你的同鄉，他一定要見見你，請你趕快就來。」

她問：「是什麼客人？見過沒有見過？」

我說：「你來了就知道，不必細問，趕快來吧！」

「教她到聚豐園來嗎？」子丹道：「從拱宸橋來，到底也要有好多時刻，她到聚豐園來，我們已經散了，怎麼辦呢？」

「這個我倒已經想到了。」宛亭道：

「詩晨兄不是住在新新旅館嗎？我已關照了她們，倘然聚豐園不在，便到新新旅館。我們在這裏，也有一兩點鐘的耽擱，恭候她一下子。倘然等不及她，我們這真散了，大家便到新新旅館。在平台上，喝些咖啡，小坐談談，豈不是很好嗎？」

「宛亭辦事真周到縝密，再加一個傳旨嘉獎。」子丹道。

「拱宸橋到城站，不是有火車可通嗎？」

左詩晨問。

「有是有火車可通，但是有一定時刻，未免多所耽擱。我是叫她們坐了長途黃包車來咧。」宛亭道。

他們在聚豐園這一頓飯，吃了有一點半鐘時刻，預備就要散了，辰光也差不多到兩點半了。

「我們不必等候大總統。」宛亭說道：「我已關照好了。等她來了，請她到新旅館來吧。」

誰知剛要走出聚豐園，一輛人力車，飛也似的來了，宛亭眼快，一看正是香君。

「好好！你來的正好！我們大家都要到新新旅館去了，我們一同去吧。」宛亭便問了一問人力車是多少價錢，酌量多開銷了他幾角錢，說道：「長途辛苦，很勞大總統的駕了。」

「四少！你又尋開心了。我接到了你的電話，馬上就來，一點兒沒有耽擱呀。」

香君對於宛亭微微一笑，目光却瞧着別位朋友，因為這許多朋友中，有幾位是她認得的，有幾位是她不認得的。

「我來先給你介紹一個人。」宛亭攜着香君的手，到左詩晨面前，說道：「這位是左二少，是從上海來的，也是你的貴同鄉。他在上海，就已久慕大名，這次到

杭州來，一定要來拜訪你。本來他是自己要到拱宸橋來的，我們說：大總統偶然也駕臨湖上，拱宸橋那個地方，我們不大熟悉，所以我特為打了一個電話，請你過來，果然你來得好快呀。」

左詩晨這時細看香君，却見是一個修短適中的身材，玲瓏嬌俏，年紀還不過十六七歲，鵝蛋式一張粉臉，兩頰飽滿，白嫩得吹彈得破，兩條淡淡纖細的柳眉，上覆稀疏的劉海髮，愈加顯得秀韻天成，妙目澄如秋水，不過微小一點，却也不損其美。身上穿了一件鸚哥綠絲絲紗衫，繫着澹墨紗褲子，雪白的絲襪，襯托得淨無纖塵。只是在她的後面，却跟着一位四十餘歲模樣黃瘦的娘姨。左詩晨想：這一位定是大總統的侍從武官了。

香君聽了宛亭如此說，便道：

「阿呀！不敢當！各位老爺們要叫我來，只要打一個電話來就是了。拱宸橋那種小地方，是不足以褻瀆你們來的。」

左詩晨見她鄉音未改，吳語輕圓，還帶着幾分嬌俏的聲音，知道是道地的蘇州人。因想：她在蘇州和上海，都可以做生意，何必跑到杭州拱宸橋來呢？但想門身世，各有不同，而她們自己又沒有自主之權，往往要特為離開了故鄉，以求發展。她

們有她們的原因，豈是你能理想得到呢？

「我說坐黃包車來，比較是快一點。」

李宛亭道：

「快是快了。」香君笑道：「可是坐得人也腰酸背痛咧。」

「我聽得拱宸橋離此地很遠，坐車子來，怪吃力的吧？」詩晨道。

「也還好！」香君笑笑說：「我是和李四少說着開玩笑的。左二少是幾時來的。」

「我昨天晚上坐夜車來的。」詩晨道。

「左二少昨天晚上來了，今天上午，就託我來尋你，總算是至誠的了。」宛亭道。

「我也一接到你的電話，馬上進城，也可以算至誠了。」香君說着，格格地笑着。

「好了！」蘇善生道：「至誠碰至誠，自然是再好也沒有了。」

說得大家全笑了。

「怎麼樣？我們還是大家到新新旅館去吧。」李宛亭提議。

「香君小姐！吃過飯沒有？」子丹道：「我們不要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也許你沒有吃過飯吧？」

「謝謝大少！我早已吃過了。」香君道。

「就算吃過，車子上這一頓，肚皮也早已顧空了。我們且到了新新旅館再說，

好在新新旅館有大菜，吃些點心也便當，我們到了那裏再說吧。」宛亭道。

於是他們雇了幾輛人力車，一羣人都到新新旅館來。那新新旅館便在孤山對面，由錦帶橋過去就到了，那地方比較是湖

上一個幽靜的地方。它是一座洋式的房子，却也並不十分宏麗，但是收拾得頗為清潔。前面是一個平臺，安置了許多桌椅，

可以起坐，可以進餐。子丹和宛亭是常常來的，所以那輩侍者們都認得他們。因為這裏是帶有一點上海風，那些侍者，也都是甯波人，不似此地杭州人，全是土風。

恰巧這一回詩晨到杭州來，他們預先給他在新新旅館裏定好了房間。便是要游湖，它那門前也就是沿湖的，非常便當。

新新旅館的茶房，見他們來了不少人，便在平臺上安排了好幾張藤椅，搬上了兩隻小圓桌來。諸人也便解衣寬坐，隨便坐下。

「不差！香君小姐遠道而來，肚子一定餓了，請稍為點幾樣菜，隨時點點吧。」因為詩晨自己住在新新旅館，便以東道主自居。而况香君的進城來，李宛亭以

詩晨的名義，所謂上海來的客人左二少請她來的，自當任招待的義務。

「不餓呀！二少！謝謝奈！不餓呀！」香君一邊連聲的推辭。

「稍為吃一點，領領情，好嗎？而且你們阿姨也許餓了。」左詩晨便握筆在手，說道：「你喜歡吃什麼？說出來，我叫他們馬上去做。」

香君拗不過詩晨的殷勤，只得點了一個雞絨鮑魚湯，一個烟燻魚，一個紅酒青果燻水鴨。那位侍從武官的阿姨，也來一碟子蝦仁蛋炒飯。那時候，詩晨漸漸地和香君接近了。因為香君年紀雖輕，善於酬應，而且總是笑臉迎人。尤其是嬌憨天真，掛着一臉子的孩子氣。

那時蘇善生便發起道：

「怎麼樣？日長如年，我們膩在這兒做什麼？這樣的天氣，我們何不逛湖去？詩晨和香君，你們也可以到船上去傾談呀。」

大家便立起身來，說道：「贊成！贊成！」好在新新旅館門前，便有幾隻划子停在那裏，他們專做旅館裏客人的生意，有一定的價錢，不必再與他們斤斤論值了。客人們自己開銷船錢的也有，託旅館裏代付的也有，都覺得很為便利。

這時雇了兩隻划子，銅欄干，白遮陽，非常漂亮。大家搶着爭先下船，却留下兩個位子給詩晨與香君，讓他們兩人並肩坐下。舟子搖動划槳，兩船銜尾相接，徐

徐的便向西冷橋搖出去了。只見這時候，湖裏東船西舫，往來如梭。有的攜着酒棹，在船中猜拳行令，有的帶着絲竹，在船中高唱低吟。而且每船中也都有幾位妙年女性，真個玉笑珠香，鶯啼燕語。左詩晨因想到地有湖山之美，便和神仙一般，覺得上海這個地方，徒見烟塵抖亂而已。

左詩晨正在沉思的時候，便依在他傍邊的香君開口了。

「二少！你府上住在上海嗎？」

「是的！我家裏住在上海，已有七八年了。你到過上海沒有？」

「從前雖然到過一次，却只是匆匆經過，那時年紀還小，只不過十一歲咧。以後就沒有去過，幾次要去，幾次都蹉跎過去了。」

「還有什麼煩雜，現在滬杭火車，每天就要開好幾次，當天去了，連當天回來也可以做得到。」

「既然去了，那有當天回來之理，至少總要白相幾天。不過我們吃了這碗飯，實在太不自由，那裏有這功夫閑逛？」

「白相幾天，那該是不要緊吧？實在我們住在上海的人，覺得上海簡直沒有什麼好玩，我們倒覺得杭州是一個最好白相的地方。就像今天，我們在這裏逛西湖，

非常舒服寫意，上海那裏會有這樣的一日？一天到晚，似乎很忙，也不知道是忙些什麼事。我們是沒有法子，職業在上海，只好住在上海。倘然沒有職業，我倒羨慕住在杭州了。杭州至少有一個西湖，還有幾位好朋友，而且還有你，——香君小姐。」

「噯！我算得什麼呢？二少在上海難道沒有要好的人？我只好給你們的府上太太，當一個小丫頭子，也不要咧。二少說：杭州有個西湖好玩，我們玩得膩了，那西湖也不過如此。而且我是很討厭杭州人，……」香君說到那裏，連忙掩了一掩口。

幸虧李宛亭，鄭子丹都在別一條船上，這條船上，並沒有杭州人。加着她說話聲音很低，耳語囁囁，別人也聽不出。她繼續說道：「像我們拱宸橋那個地方，再壞也沒有的了。所見到的都是那些齷齪苛刻的商人，實在叫人受不了。還有杭州的軍界中人，……咳？真是說不盡言。幸虧我還有一點小面子，他們不敢怎樣我，其惡的姊妹們，真是吃盡他們的虧。我想上海總不至於如此，到底是一個大地方呀。所以有機會，我總想到上海去看看。」

左詩晨知道她雖然酷慕上海，却也是有為而發。本想問問她的身世，為什麼你會到拱宸橋來的呢？像你那樣的人材，何

地不可去，為什麼埋沒在這個小地方呢？而且你到底是討人呢？做包帳呢？但是她的侍從武官就坐在對面，這位名為侍從武官的人，也就是一位監察委員咧。而且左詩晨又想到：我與香君，還是今日第一次見面，認識得還不到幾個鐘點，便問到了那種事，未免交淺言深吧。

一回兒功夫，便到了三潭印月，大家嚷着到岸上溜搭溜搭。因為坐在那種划子裏，也是很吃力，大家上岸去鬆鬆腿。

走了一程，宛亭向着詩晨低低說道：「我在那邊船上，瞧見你們兩人促膝談心，大概是談得很入港。要不要作進一步的談判，兄弟願效微勞。」

「香君人倒很不錯，如小鳥依人。」左詩晨說道：「她喜歡作娓娓清談，也很見她的天真。你說見我們促膝談心，但是我們語不及私，有什麼入港不入港呢？我們還是初相見咧，你却說進一步談判，那裏有這樣的開特別快車的呢？」

「不過她也不是對於任何人都好談話的人。」李宛亭說：「我曾經介紹過幾位朋友，她並不如此。對於閣下，天有他鄉遇故，相見恨晚之感，因此我敢說此話。至於開特別快車，在她們拱宸橋，原是無足為異的事，不過大總統却又作別論。待

我來試探一下，便可以知道白宮意旨了。不然，她們趁末一次火車，讓她們回去，我們再圖異日的发展。」

「不要了吧！」左詩晨道：「你知道我是一個有黏性的人，到處沾花惹草，却生了無數障礙，我想還是省事一點吧。」

但是李宛亭覺得這事是很有興趣似的，大有玉女於成的意思，儼然以月老自任。「願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了姻緣」，這不是西湖白雲庵月下老人祠中的一副對聯嗎？李宛亭這時捉了一個空兒，便和香君去說了。和香君耳語了多時，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只見香君羞紅滿頰的說道。

「你不知道，誰知道呢？」宛亭道。

「四少！你不知道我不是自由身體嗎？」

香君急出了這句話來，又俯首不語了。

「喔！我知道了！你還有監察人在這裏，我和她說去。」

李宛亭又和她跟來的那個姨媽去說了

「四少的意思甚好，但是三小姐的事體，完全還是她娘做主的，我不好做主呀。她的阿姨如此說。」

李宛亭起初以為這事是極便常的，似乎可以包拍胸脯的，不想却觸了一個暗礁。依照了李宛亭的意思，便要想立刻打電話給香君的假母，似乎非做到不可。不然，好像他也失了一個面子。但是左詩晨却極力勸告：

「何必如此呢？我們來日方長，何妨留有餘情。況且我明天早車就要回上海的，未免也太局促了。」

他們從三潭印月出來，沿着公園，樓外樓，兜了一個圈子，仍舊回到新新旅館。在船中依然是左詩晨與香君並肩而坐，他們好像比先愈加親熱了。香君把半個身體倚在左詩晨肩上，隨着划船的姿勢，一傾一側，左詩晨也握着香君的手不放。

「二少！聽說你明天早車就要回上海去的嗎？」

「是的！我上海有事，不能多耽擱。」

左詩晨道：

「那末你什麼時候再來？你來了以後，要打電話來叫我的呀。李四少曉得我的電話，否則我抄一個電話號碼給你。」

「我知道！」左詩晨道：「倘然到杭州，我便立刻打電話給你，不知你能否立刻就來？」

「自然立刻就來，比了今天來得還要

快。」香君道：「不過你到底幾時來，你說一個日子，使我免得盼望。」

「至多隔開一兩月，我又要到杭州來了。」左詩晨道。

「一兩月？到底一月還是兩月呢？我希望你下月即來。」

「我也巴望常常到杭州來，杭州又是這樣一個好地方。但一時之間，不能抽身，也是無法。總之我不來則已，一來我就打電話給你，決不說謊。」

「你要來時，最好先寫一封快信給李四少，或者鄭大少，教他們給你先定好了房間，再由他們打電話通知我，我到車站上來接你。這不是很好。」

左詩晨想：這一杯酒，第二次來是喝定的了。她不是替我在安排嗎？她既替我安排，她不是也給自己安排了嗎？倘若再來，那是決無問題。但倘若不來，則未免事負盛意了。這也好！譬如做文章一般，若是開門見山，有何意味，惟其迂迴曲折，始見文境之深幽。可是這時候，左詩晨又墮入綺障中了。

到了新新旅館，香君主僕兩人，便預備回去了。左詩晨叩問李宛亭，香君道：「一次，說：最多開銷二十元。現在左詩晨命加倍開銷，而跟來姨媽的開銷在外。」

陽已斜掛柳梢，遙聞火車站嗚嗚汽笛之聲，她的孃姨新催香君，而她却還有依依不捨之情。

「剛纔說的話，不要忘記呀。」香君向左詩長附耳說道：「先寫快信來，叫四少打電話給我。」

「知道！知道！」左詩長點頭答應。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說道：「你有照片嗎？我編輯的雜誌上，要你一張照片。」

「照片嗎？杭州的照相館。家家有我的照片，你託李四少好了。或者你要怎麼樣姿勢的，我也可以特為給你去照。」香君說時，忽然在裏面衫子上，取出一種似

鈕子一般大，磁面印有她面孔的紀念徽章的東西，後面有一支別針，便插在左詩長衣襟上，說道：「這個送與你吧！」

左詩長一看，她那種印有照相的紀念徽章，乃是人家一個要人出喪時，把

逝去的人的照相，印在那種紀念徽章上，而凡是來賓，衣襟上都插有一枚，怎麼也玩起這個來呢？這是她以孩子氣覺得好玩，而照相也就欺哄她了。但也未便說穿，終覺是美人之貽。

這時候，門前黃包車已經叫好了，送她們直達城站。

「二少！再見呀！早些來呀！不要忘記呀！」

一片嬌鶯之聲，輕颺於湖堤之上，漸漸的兩乘車子，沒入於夕陽影裏，綠樹叢中。

左詩長這時忽忽若有所失。



號三九五一路寺安靜 所行發
○六八一六 話電

「斷不」

帶褲帶背璃玻明透

牌心中

最優 質品 最 全 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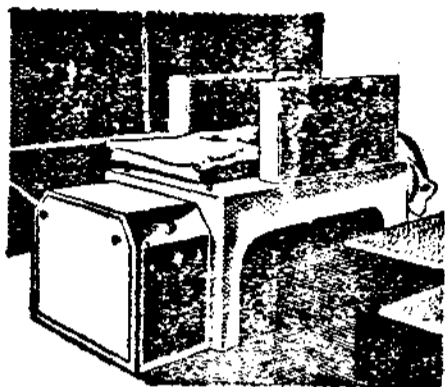


最大 規模 最久 籌備

• 單保立出 • 用保責負 • 意滿選挑 • 多繁色花 • 邊鑲新最 • 子辦性彈 •

室一一六號一五路東廣
三九二三一話電

品出廠工化新中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二十五章

梁寒山等火車開行出站以後，回到房間裏，床鋪早經侍者舖好，打了一個盹，看看天已晌晚，電火通明，沒精打采的走上飯廳，找一個單人的座位坐下，一看對面四人座位上，擺着兩雙杯箸，梁寒山心中納罕，莫非盧文鈞也在車上？不去管他，叫侍者開了一客西餐，剛吃了一半，果然看見盧文鈞披着一件舊袍子，慢慢地走了過來，後面跟着一位西裝畢挺態度昂藏的中年人，盧文鈞一眼看見梁寒山，便道：巧極了，您在那兒上車？我是在新站上車的，您大概是在南滿站上車吧？梁寒山唯唯稱是。盧文鈞又道：昨兒晚上，在韓慕樓那兒，鬧了一宿，他屢次提起您的大名，說再三留您，也不能留住，我想您也有知己之感嗎？梁寒山道：我是一知半解，算得什麼！盧文鈞便向後面跟着的中年人，介紹給梁寒山道：這位是霍林東先生，和您是同業，我想，您或者也知道霍先生，這時霍林東，就走上前來，梁寒山連忙走出座位，和那人握着手，說：霍先生，您全英文大家，一般人都說您是「活打字機」，做一篇英文論說，寫一篇訪問記，頃刻成功，真所謂「文不加點」，我聽了十分佩服，想不到今天會在火車上叨教。霍林東也說道：梁先生的小說，全國聞名，我也久仰。盧文鈞對梁寒山道：梁先生您有酒興嗎？我們這邊還有兩個空座位，請您過來喝一杯好嗎？

梁寒山道：這幾天每日應酬，精神疲倦，今晚想早點休息，明天上午，我來見先生。梁寒山便把西餐吃完，拿帳單簽了一個字和房間號數，走出來對着盧文鈞和霍林東呵一呵腰，便回房休息。一覺睡到上午八點鐘，忽忽地盥洗完畢，便去尋盧文鈞的房間，在第三節的頭等車裏，方才尋着，一看房門已經鎖上，便問侍者盧總長在房裏嗎？侍者答道在飯廳裏，梁寒山省得麻煩，也不上飯廳，回到房裏，單叫一客牛奶麥糊兩片吐司，泐一壺紅茶，當着早餐，吃完了不多時，正捧着茶杯出神，忽然有篤篤兩聲敲門，梁寒山趕忙把門推開，一看正是盧文鈞和霍林東兩位，盧文鈞道：你這個單人房間很方便，可是小一點，地小不足以回旋，請到我們那兒去坐一會吧。梁寒山道：剛才我已經到先生那兒去過，先生上飯廳去了，沒有遇着，現在我到先生房間裏去。盧文鈞因為站在門外，也不再客氣，就先走了，梁寒山跟在後頭，到了房間，南天北地，中外古今，談得高興，不知不覺又談到韓慕樓身上，梁寒山問盧文鈞道：韓慕樓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可惜少念一點書，但是常識到很豐富，爲什麼弄得烟色兩虧，憔悴得懶懶無生氣呢？盧文鈞笑道：梁先生，你跟他他是初交，不知道他的底細，他怎麼會成爲癮君子的？其實還是壞在女色上面，別人對於女色，鑽頭覓縫去求，他却是安安穩穩坐在家裏，自然而然有人送上門來，我常常對他說，像您這樣年青，貌美，現在雖然不美，大致却也不

差，再加上位尊，多金，比潘驢鄧小閒還要強，憑這八個字，在脂粉隊中，還有什麼說的，女人大都有虛榮心的多，真正學問高越，當然也有孤芳自賞，不會同流合污，但是究竟意志薄弱居多，就拿眼前的四小姐說吧，根本韓慕樓沒有意思討她，四小姐也不願意嫁他做小，居然弄假成真，造成一位說她是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說她不是姨太太，却事實擺在眼前，是姨太太的局面，害得四小姐的父親，在天津各大報上，登着廣告，說是四女淫奔關外，多麼難看，說起這四小姐的父親，梁先生您想必也知道，在交通系裏也算是個人才，久辦鐵路，資格很老，他的大女婿武逢月，從法國學航空回來，到小韓手下投效，當一個參謀，一方面也辦報，由他的引綫，便把他的小姨四小姐獻給小韓，世無魯男子，到口的饅頭，誰能不吃，可還是小韓算是好的，沒有始亂終棄，四小姐也很有耐心，任憑家庭之間，怎麼難處，也能受得了，可是在我們第三者的眼光看來，小韓和四小姐雙方並沒有十分的追求，何以促成好事？說句不好聽的話，是一般幫閒的人物所造成，梁先生，我記得四書上有一句「違君之惡其罪大」，中國的一般要人，都是可以為善的人，但是他們的部下，給他儘量的一遷，便把好好的，人，造成許多話柄，梁先生，你冷眼旁觀，看我的話對不對？

梁寒山道：先生和韓慕樓，交非泛泛，深知其人，我不過和他杯酒言歡，那能像先生知道的深切有味。霍林東道：想不到韓慕樓的天份實在高，這回我第一次會見他，談話當中夾着幾句英語，居然很能應付，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好好的念過書，真可算是一個天才，可是他的鴉片癮和瑪啡針，一天不能解除，他一天不能振作。說着火車已到山海關，這時候奉天還沒有易幟，山海關上，仍舊是掛着五色旗，關外却是青天白日旗，迎風

飄展。此時凡是奉天的免票，到了山海關，除了特別派司之外，其餘的免票，都應該下車去買票，這一回，車上有幾個八太爺，身上的款子不夠，硬不肯買票，並且在車站上鬧了起來，大有打毀票房之勢。這一片吵鬧之聲，驚動了盧文鈞，忙問站在旁邊的當差，說什麼事起鬧？當差說明原委，盧文鈞道：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下去看看，是幾個人要補票，上我這兒拿，奉軍的名譽，素來有點兒欠缺，再要鬧下去，登上了報，多麼難看！當差便下去辦理此事，一回兒領着七個奉軍，走到盧文鈞面前，齊齊地立正，行了一個軍禮，盧文鈞趕忙站着，對他們說：大家都是弟兄，出外身上不能不多帶幾個錢，你們一共幾個人，身上究竟還有錢嗎？有一個大兵道：我們一共十四個人，並不是大家身上完全沒有錢，如果打了票，到了北京，錢就不夠花，所以我們不肯打票。盧總長笑道：話也不錯，可是軍紀要緊，這兒我送你們五百塊錢，大家拿着零花吧！一個大兵說：這怎麼可以呢？總長已經替我們打了票，不能再叫總長花錢！盧總長道：這沒有什麼，希望你們到了北京，保全奉軍的名譽，千萬不要逛窩子！一個大兵道：我們都是直魯豫的人，雖是奉軍，可不是奉天人，大概總長也知道，奉軍營中，直魯豫三省的人要佔一大半。說着又向盧文鈞行了一個敬禮，退後一步，轉身就走。霍林東笑道：盧總長你真是十萬金鈴，護花有主，別的都不吩咐，單要他們不逛窩子，可見得你對於窩子兒，特別關心。盧文鈞笑道：你不知道奉軍的名譽，什麼都不壞，就壞在砸窩子，大概你不大逛窩子，所以不知道這些事。霍林東笑道：那兒話，我也是老逛窩子的人，有一次在窩子裏打牌，進來兩個大兵，拿着一塊錢，說：我們下一道，弄得我沒有辦法，幸虧窩子兒應付得好，她說這是打麻將，

不是推牌九，說好說歹，才把他們敷衍出去。還有一回，是晚上，我到西城去看一個朋友，坐車子回家，在半路上迎面來了兩個戴皮帽子的奉軍，突然向我叫一聲「站着」，我想不對，站不得，關照拉洋車的捨命狂奔，那奉軍看見我們倉皇而去，反而拍手大笑，也沒有追上來，不知是什麼用意，敢情是要動槍吧！梁寒山道：別的都怪，怪來怪去，是我們到現在還是採用募兵制度，當兵的拿它當作職業，要養家活口，不知道是義務，決不是根本辦法，霍林東道：現在中央已經定出徵兵辦法！先抽壯丁了，再入伍訓練，將來軍隊總有一番大大的改革。盧文鈞看看天色已晚，便向梁寒山道，今天晚上，可以請你喝杯酒，吃飯吧？梁寒山不便推辭，祇得說：奉陪奉陪。次日到了北京，盧文鈞有汽車來接，霍林東是和他一車而去，盧文鈞要送梁寒山回寓，梁寒山道：我的行李是十分累贅，我雇兩輛膠皮車拉回去，先生千萬不要客氣。盧文鈞見他固辭，也不勉強，便和霍林東上了車，點着頭向梁寒山道別而去。梁寒山叫脚夫拾了行李，走出站去，遇着許多洋車夫，上來把他包圍在當中，梁寒山究竟是老北京，對車夫道：我祇要兩輛車，一輛放行李，一輛坐人，拉到西城去，不用講價，拉到了自然會多給。於是揀了兩個年青力壯的車夫，坐了上去，到了家，喊當差的出來，叫他加倍的開發車錢，洋車夫當然沒有話講。梁寒山走進書房，打開抽屜一看，有十幾封信，都沒有拆，當中可沒有張梅仙的，心想張梅仙常常來信，近來為什麼久不來信呢，正在這兒納罕，當差進來說有電話，走過去一聽，是個女人的聲音。

x
x
x
x

糖腸潤味美製煉汁菓

菓道



主治：腸部燥熱，便秘，大便夾血，瘡便，久病或孕婦之便秘，久病或孕婦之便秘，久病或孕婦之便秘。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蔗糖 正牌煉乳



替代舶來。優越一切
育嬰效力。無異人乳

上海正德煉乳廠出品

編後小記

▽本刊發行既已三年，語云：「三年有成」，本刊同人殊不敢謂有成，而作故步自封之想，仍冀碩彥名流，時錫弘著，不僅保聲譽而不墜，更願獲邁進于方來。本刊園地公開，羣策羣力，跂足以俟。

▽馬相伯先生深通數國方言，中文著作較少。相老雅負衆望，其文字雖吉光片羽，咸足珍貴，蒙其姪婿馬邱任我夫人以相老最後遺墨「民治私議」見賜，外間獲讀斯著者甚罕，亟爲刊布，以廣流傳。

▽丁福保先生老成碩望，平生治學孟晉，攝生有方，處世接物，皆足取法，讀其「自傳」，益增親切有味之感。

▽本號有女作家作品三，一爲大夏大學汪麗玲法學士，中西兼擅，流利清新。一爲持志大學朱淇綠法學士，朱鴻遠律師之女公子，秉承家學，文采斐然。一爲久執教鞭之王珏女士，不願標榜其學歷，各有千秋，毋俟喋喋。

▽滬江王治心教授，有「農家學說與社會主義」，「歷代文體的沿革」兩篇，研究有得之言，不同凡響。名作家趙而昌先生小說「接木記」，均爲篇幅所限，未及刊載，留待下期，謹致歉忱。

握科學之樞紐！

陣容堅強

研討細密

大型月刊

曙 光

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筆鋒犀利

思想前進

集文藝之大成！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册八十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發行人 錢 須 爾

發行所 上海鳳陽路三六弄四八號
大衆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三一

印刷 國光印書局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〇號
電話三三七四三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大鵬書報社

▽大衆改訂廣告刊例△

封面	每方	二寸半高	五千元
封底	每方	二寸半高	一千六百元
封裏	每方	二寸半高	一千四五百元
封底裏	每方	二寸半高	一千三百元
目錄前後	每方	二寸二分高	一千二百元
目錄上頁	每方	二寸二分高	一千元
目錄下頁	每方	二寸二分高	一千五百元

▽以上係每次刊登價目△

富樂色
衫襯



膠領軟硬適度
衣身寬大舒適
做工精細挺括
式樣美觀大方

FLOSSOL
Shirt

品出部衣內廠染印濟同

宣傳部登記證第...
警察局特高處登記證C第一〇七六號

郵政登記證三八六號第一類新聞紙

每冊定價...券捌拾元



醫藥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備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易辨認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百利福步藥風寒熱特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佛西利 CRISIVAL 味日如著的止咳化痰劑
- 膏油疥癬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癬濕疹癩癬等皮膚病
- 受密而得 HELMITOL 治尿管淋濁之最佳良藥
- 方杜兒 ELDIFORM 治無道瀉之最佳良藥

